武俠世界



第32年

8

$12.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撰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擒虎記」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名追捕手蕭原幾經追踪，終於把「黑虎」岑大壯擒獲，可惜負責扣押犯人的保安隊長收受了岑大壯的賄款，不但把岑大壯放走，還欲殺蕭原滅口，幸而蕭原吉人天相，逃過大難，繼續窮追岑大壯，途中，蕭原結識了何婉芳，對她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決定出手相助，結果揭發出連環命案，而把何婉芳也牽涉在內，經蕭原鍥而不捨、盡力追查之下，終於把兇徒緝捕歸案。故事情節緊張、曲折，陰謀陷阱，觸目皆是，喜讀雲劍飛先生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長篇連載小說「七殺刀」由今期起開始刊出，本篇乃歐陽雲飛先生繼「血劍屠龍」之後另一新作；石中蓮所著「三丰鬥七星」也在本期刊出，佳作連篇，不容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龍氣震江湖」。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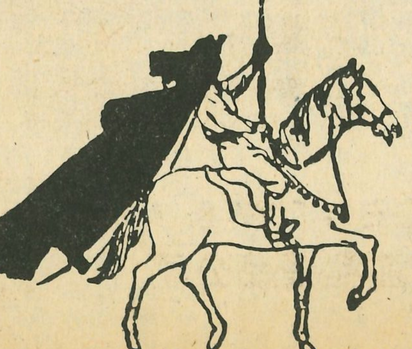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8期

（總號16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擒虎記

雲劍飛·文
可飛·圖

保安隊長　貪贓枉法

蕭原用鎗緊緊地抵在黑虎岑大壯的太陽穴上，由於太用力的關係，黑虎岑大壯的腦袋被抵得歪貼在桌面上，齜牙咧嘴的，雙手僵硬地擺放在桌面上，十指就像痙攣那樣曲彎着。

茶居內外的人都被這一下突如其來、驚心動魄的一幕弄得驚愕地看着蕭原與岑大壯，弄不明白蕭原爲何用鎗緊抵着黑虎岑大壯。正因爲不明白箇中的底蘊，所以，那些人雖然有點驚怕，仍然好奇地看着，膽小的則縮在一邊，閃縮地看着。

蕭原以快速熟練的動作，從身上拿出一副手銬，將黑虎岑大壯的雙手反扣起來，這才吐口氣，將抵在黑虎岑大壯太陽穴上的鎗移開。

看着連連喘氣，像是癱了般的岑大壯，蕭原冷厲地道：「岑黑虎，你終於被我捉到了，看你還能夠跑得了。」

岑大壯仍然沒有將腦袋抬起來，斜着眼，看着蕭原，「蕭原，除非你一鎗打死我，否則，我始終會逃脫！我不會讓你順順當當地將我押回去的。」

蕭原用鎗嘴在岑大壯的頭上敲了一下，冷冷道：「岑黑虎，我若是不能將你押回去受審，讓你逃了，我從此不姓蕭。」

岑大壯被蕭原敲了一記，痛得他蹙眉皺鼻，縮縮脖子，啞着聲道：「蕭原，咱們走着瞧吧，你一定會做我的灰孫子的。」

蕭原不想再跟他鬥嘴，伸手抓住他的衣領，將他拉起來。「廢話少說，跟我走！」推着岑大壯往外面走走。

一直縮在一旁瞧着的老闆忽然衝出來，將兩人攔住，「……別走……還未結賬啊！」

蕭原怔了一下，原本緊扣着鎗機的手指，悄悄放鬆下來。「多少錢？」

老闆早已溜了岑大壯所坐的那張枱子上的碗碟一眼，飛快地算出數目來：「一個大洋另二毫四個銅板。」

蕭原在心裏暗道一聲：「他吃了甚麼東西，要那麼多錢？」張口欲問，回心一想：「管他吃了甚麼東西，是怎樣算的，又不是我付錢，管他多少錢。」忙對那個老闆道：「算清楚了？」

那老闆猶豫了一下，點點頭。「一個不多，半個不少。」

蕭原二話不說，伸手便往岑大壯的身上掏摸。

岑大壯本能地縮縮身子，但當他想到沒有可能抗拒，馬上停下來，到了口邊的話也咽回去，任蕭原在他的身上掏摸。

很快地，蕭原便從岑大壯的身上摸出一把大洋來，將兩個大洋放在老闆的手上，慷慨地道：「不用找贖了。」推着岑大壯往外走。

那個老闆先是怔了一下，繼之連連向蕭原躬腰答謝。

岑大壯却叫起來。「蕭原，你他媽的拿我的錢來慷慨……」

蕭原用力推他一把，喝道：「你心痛甚麼？押到縣裏，你身上縱使有千萬，還不是被那些丘八搜刮個乾乾淨淨？多謝也沒有一聲啊，你如今不過多給了幾毫子，便賺得連聲多謝，那個化算？」

岑大壯頓時啞口無言。但他很快便說道：「蕭原，與你打個商量好嗎？」

蕭原道：「你想收買我，放你走？」

岑大壯扭頭道：「是！你捉我回去，只不過得到七百個大洋，我給你二千個大洋，怎麼樣？」不等蕭原答他，他又說道：「那幾乎是三倍錢，你捉我回去，是爲了那筆賞金，二千比七百，你不會捨多取少吧？」

那知道蕭原却說道：「岑黑虎，你說對了，我確是寧願取少捨多。」

岑大壯氣結地雙眼一翻，口裏吐出一句髒話來。

蕭原沒有理會他，推着他往前走。

驀地，一聲斷喝從側背那邊傳來：「站住，將手上的鎗扔掉。」

蕭原心頭震動了一下，急忙扭頭張望，只見一隊保安隊奔到來，那十多個人手上的鎗皆對準了他，領頭的一個，手上拿着一支駁殼鎗，緊張地指着他。

吸口氣，蕭原急急叫道：「你們是保安隊？」

領頭的那人點點頭。「咱們是鎮上保安隊的，你是甚麼人？拿着鎗在鎮上亂抓人。」

蕭原聽那人那麼說，心頭定下來。「我叫蕭原，是一個追捕手，被我抓住的這個人，在龍口鎮犯了大案，被省府懸賞通緝，我身上帶有通緝文告，還有省府簽發給我的緝捕文書，我從龍口鎮追到這裏，無意中發現了他，來不及通知貴隊，恐被他發覺走脫，所以先下手抓住他。」

領頭那人似乎仍有點懷疑，遲疑了一下，道：「將緝捕文書及通緝告示拿出來，我要看看。」

蕭原將手上的鎗插在褲頭上，從身上取出兩張摺疊得比巴掌小不了多少的紙摺來，那個領頭的人馬上叫一個手下走前去拿取。

在驀然響起喝叫蕭原將鎗扔掉的喝聲中，黑虎岑大壯臉上泛起一抹喜色，睜着一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事態的發展，及至那個領頭的人在看那張通緝告示，他才頹然垂下頭來，一臉失望之色。

說眞的，剛才那一段時間，他眞希望可以乘亂溜脫，可惜，大失他所望了。

領頭那個人仔細地看過兩張文告後，再走前去，拿告示上所繪的圖像，與黑虎岑大壯對照了一下，証實沒有出入後，才將那兩張文書交還給蕭原。「蕭老兄，對不起，誤會了你。小

姓王，賤名廣田。」說時臉上露出抱歉的表情。

蕭原笑笑。「王長官，不要這麼說，應該那樣做的。若我猜得不錯，你是隊上的隊長。」

王廣田點點頭，帶點驕傲地道：「嗯，蕭老兄，你好眼光！」一頓，拿眼瞄着搭拉着腦袋的黑虎岑大壯。「這傢伙不是吃了豹膽熊心吧？居然膽敢搶劫軍火！嘿嘿，眞看不出，蕭老哥，我眞懷疑他有沒有那個本領。」

蕭原曲指敲敲岑大壯的後腦勺。「王隊長，你別小看他其貌不揚，這傢伙的膽量比天還大。你倒說得對，憑他一人，確是沒有本領搶劫那批軍火，不過，那一次他是約集了二三個悍匪作案的，不但劫走了暫屯在龍口鎭的那批軍火，還打死了九個看守軍火的士兵，傷了十多個，這件事令督軍大人大爲震怒，親自下令派一連軍隊追剿那批悍匪，結果，在一處叫虎爪坳的地方，追上那伙悍匪，並將之圍堵起來，那一戰，算得上全殲了那伙悍匪，點算之下，却發覺走脫了一個，那個漏網之魚就是他。」說到這裏，用手戳了一下岑大壯的頭，才接說下去。「對於追捕逃匪這種事，軍隊不大擅長，於是，便由省府發下通緝令，務要將這傢伙緝拿歸案不可……我追了他足有二十三天，終於在這裡追上他，這傢伙大槪以爲我追不上他，居然在鎭上露面，被我發現了……結果，被我捉住了。」

「蕭老兄，我眞佩服你，了不起！」王廣田對蕭原豎起大拇指。「蕭老兄，請到隊部坐坐，有甚麼要兄弟幫忙的，只管開口，只要辦得到的，兄弟一定幫忙。」

蕭原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啊，我正有事想請你幫忙。」

王廣田伸手拍了一下蕭原的肩頭，熟絡地道：「蕭老兄，走吧，很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

話才說完，他已招呼兩個部下過來押着岑大壯，他則一手拉着蕭原，往來路那邊走去。

＊　＊　＊

對於蕭原的請求——幫忙僱一輛馬車，王廣田滿口答應，蕭原也慷慨地拿出二十個大洋，請隊上的弟兄喝酒。

那一頓酒喝得很高興，蕭原與王廣田也相談甚歡，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這麼多年來，蕭原第一次喝醉了。

說是醉了，未免說得嚴重一點，其實，他大約只有八分酒意，但連日來的奔波疲累，加上已捉住岑大壯，不免鬆了口氣，再加上那八分酒意，還有對王廣田的信任——要是連保安隊也不信任，那還有甚麼可以信任的？自然放下心來，這幾個原因，令他才躺在客房的床上，馬上便呼呼大睡了。

蕭原睡得很沉，沒有做夢，鼻鼾聲有節奏地起落着。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間，他被人猛力搖醒。

從沉睡中驚醒過來，蕭原張眼看到床前站着一條人影，馬上下意識地伸手往身側的床上摸去。「誰？」他詫聲問道。

那人影伸指在唇上一按，「殊」了一聲，然後低聲道：「蕭老哥，快起來跟我走。」

蕭原努力想看清楚那人的臉目，但却辦不到，因爲房內太黑了。「跟你到那裏去？你還未答我。」

「沒時間說了，請你快跟我走，他們隨時有可能將你綁起來，活埋掉！」那人影邊急促地悄聲說話，邊往房門那邊張望，眼中透出焦急驚恐之色。「我叫徐信，是隊上的一個隊目。」

蕭原聽那人影那麼說，心頭震動了一下，霍然坐起來，盯着徐信，道：「甚麼人要害我？」

徐信目光閃了閃。「是咱們王隊長！蕭老哥，你再不走，可能走不了，那時後悔就遲了。」

蕭原猶豫地看着徐信，張口欲言，徐信跺跺脚，發急地道：「你既然不信我，那你繼續睡吧，我不想死，你若是有良心的話，待會被他們抓住，不要說我曾來通風報信。」話未說完，急急往房門那邊走去。

蕭原兩道眉梢剔了剔，霍地跳下床，疾聲道：「等等，我跟你走。」

徐信立時停下來，待蕭原穿上鞋子，立刻向他打個手勢，示意他跟他走。

蕭原躡足跟着徐信，疾快地走出房外，外面靜悄悄的，一片黑暗，隱約聽到此起彼落的扯鼾聲，沒有其他的動靜。

蕭原心裏不禁生出一點思疑。

徐信帶着蕭原，往黑暗中躡足走去，輕捷得沒有發出一絲半點聲响。

蕭原跟着徐信從隊部的後面偸走出去，閃閃縮縮、曲曲折折地走出鎭外，來到一處樹林前，徐信一頭走進去，在一棵樹下停下來，透口大氣。「蕭老哥，這裏比較安全，歇一歇吧，你有甚麼話，問個清楚吧。」

蕭原將一直摸在鎗柄上的手移開，吐口氣，低聲道：「徐老哥，到底是甚麼回事？」

徐信先往林外望了一眼，才忿忿地道：「王隊長爲了錢，答應那個逃犯岑大壯殺死你，放他走……」

雖然蕭原早已料到幾分，聽聞徐信那麼說，仍禁不住倒吸一口氣，疾聲道：「岑大壯答應給錢王廣田？」

「嗯。」徐信點了一下頭。

「他身上只不過帶着二十多個大洋，王……隊長就爲了那些錢，甘願枉法殺人？」蕭原訝異地看着徐信。

徐信搖搖頭。「你以爲他身上只帶着二十多個大洋？王廣田會爲了二十

多個大洋而幹出犯死罪的事？」

蕭原目光灼灼地看着徐信，等他說下去。

徐信咽下一口口水。「姓岑的逃犯身上還帶着上千的大洋票子，都收藏在那條內褲的褲襠內，他答應王廣田，若放了他，他便給王廣田一千五百個大洋，先給八百大洋，餘下的，要王廣田派人跟他去取，或是親自跟他去拿。」頓一下，又說道：「一千五百個大洋，可不是小數目，咱們幹一輩子也掙不到。拿了那筆錢，可以建大屋、買田地，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不貪的才是傻瓜！若是我，也會答應姓岑的……」

「徐老哥，那你爲何救我？」蕭原口裏這麼說，心裏在打着轉。

「我是看不過眼，才冒險救你的。」徐信帶點激動地道：「你知道嗎？王廣田爲了免除後患，決定殺死你，偸偸地埋了，那就沒有人會找他的痳煩，他以後便可以翹起二郎腿過日子。」

「你不怕他找你家人的痳煩嗎？」蕭原問。

「我是孤家寡人一個，他要找痳煩，只有衝着我來。」徐信道。「不過，我不會讓他知道是我放走你的，我這就趕回去。」

蕭原還想說話，徐信已向他揮揮手，匆匆道：「蕭老哥，你自己小心啊，王廣田發現你逃了，一定不會就這樣放過你的，他一定會派人追殺你……」話聲未落，人已往樹林外面竄出去。

蕭原欲叫不及，只好眼巴巴看着徐信竄出林外。

呆了一會，蕭原馬上轉換了一個地方——躲到距那片樹林子不遠處的一片蔗地裏。

他並不是躲在蔗地的深處，而是坐在蔗地的邊沿，透過蔗樹的空隙，可以望到鎭內的動靜，雖然夜色很黑暗。

他這樣做，是爲了小心起見，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總之，小心駛得萬年船。

望着黑沉沉的夜空，蕭原有一種做夢的感覺——剛才發生的一切是一場夢。

也因此，他覺得太過戲劇性了，令人難以接受。

對於王廣田這個人，蕭原對他頗有好感，怎麼想也察覺不到他會是那麼樣的一個人——見錢眼開的人。

徐信，現在他想起來了，確是保安隊的一個隊目，王廣田曾向他介紹過這個人，吃飯喝酒的時候，是坐同一張桌子。

與徐信只不過是一面之識，他爲何甘冒生命之險，救他逃出保安隊部？他不大相信徐信對他的解釋。

當然，那也並不是沒有這個可能，但是，這種人在世上只是極少數，徐信不像是這種人，所以，他才會懷疑徐信救他的動機。

他懷疑徐信救他脫險，其中是有甚麼陰謀。

其中的一個可能是：徐信受王廣田指使，假扮見義勇爲救他脫險，實則，是要他知「險」而退，倉皇逃離這個地方，那他們這一次的貪贓枉法便人不知，鬼不覺，岑大壯給他們的那筆錢便可以袋袋平安。

因爲，若他不去找他們，便沒有人可以揭發這件事。

另一個可能是：將他的逃走，說成是畏罪潛逃，這個罪名可大了，那是可以格殺勿論的。

總之，有無數種種的可能，若要弄清楚事情的眞相，那就只有潛回鎭上，冒險查個清楚明白。

蕭原決定留下來，查出眞相。

若是王廣田他們以爲他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脫險後，倉皇逃離這個地方，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要是那種人，也就不會幹追捕手這種玩命的生涯了。

還好他的好拍檔——形影不離的匣子鎗沒有掉失，一鎗在手，有甚麼事不敢幹。

驀地，沉寂的夜空中，响起狗吠聲。

狗吠聲將蕭原從沉思中驚醒過來，雙眼一睜，仔細聆聽，狗吠聲是從鎭上傳來的。

倏地，鎭上有燈火閃亮，狗吠聲更急更兇，鎭上似乎起了一陣騷動。

蕭原定定地注視着鎭上的動靜，心裏估計，極有可能是保安隊的人發現他失了踪，慌忙展開搜索。

不一會，他隱隱聽到從鎭上傳出來的陣陣嘈雜聲，間中夾雜着幾聲吆喝。

燈火越來越多。

蕭原不由緊了緊手上握着的匣子鎗。

突然間，他看見兩條火龍急速地向鎭外移動，一條往西，一條往南。

往南的那一條，正是衝着他這面而來的。

原來，他躲匿的地方，正是南面。

蕭原並沒有馬上轉移地方，仍然呆在蔗地內，緊緊地注意着那條快速地向這面移動的火龍。

那條火龍才出鎭外便停下來，立刻散開，點點的火光有如四散飛舞的螢火蟲。

蕭原知道，那些「火光」是在附近展開搜索。

大約一刻鐘左右，那些火光又聚攏成龍，快速地向前移動。

蕭原一直注視着那條火龍的動靜，直到那條火龍移動至距離他約半里左右，他才竄出蔗地，避開那條火龍，往左邊竄去。

他並不是轉移到別的地方躲藏，

而是向鎮上竄去。

他要乘鎮上「空虛」的這個機會，找王廣田查問個清楚明白。

還有，他決不會讓岑大壯就這樣逃之夭夭。

眨眼間，他的人影已隱沒在黑暗的夜色中。

* * *

王廣田一直煩燥不安地在室內走動着，不時往室外看了一眼，希望見到派出去追捕蕭原的部下趕回來向他報告好消息——捉到或是鎗殺了蕭原。

可惜，每一次他往外望，都令他失望一次。

他眞後悔沒有在答應了岑大壯的收買後，馬上殺了蕭原。

徐信沒有向蕭原撒謊，王廣田確是被岑大壯收買了，以一千五百個大洋的代價，私放岑大壯。

白花花、响噹噹的大洋，有那一個不喜歡的？

俗語有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王廣田只是一個普通人，所以，他也不例外。

後悔之餘，他又往好的方面去想：說不定，姓蕭的在逃脫後，生怕被咱們搜索追捕到，因此倉皇逃竄了，不敢再回來。

對於蕭原之逃脫，他在想不出蕭原何以忽然失踪的原因之餘，他懷疑是有人向蕭原通風報訊。

知道他接受岑大壯賄賂的人只有四個，他們都得到好處，王廣田肯定洩漏風聲的，必是那四個部下的其中一個。

他決定不管找不找到蕭原，待派出去追捕蕭原的部下全部回來後，馬上查清楚這件事。

驀地，外面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王廣田立刻急步走到門口，疾聲道：「誰？」

一條人影慌張地奔來。「隊長，不好了……」

王廣田心頭一跳，厲聲喝道：「甚麼不好了，快說清楚。」

那條人影奔到近前，王廣田立刻一眼看出那是兩個陪伴(實則是看守)岑大壯的兩個士兵的其中一個，心頭頓時又劇跳了一下，不等那個心腹手下答他，立時又疾聲問：「阿山，發生了甚麼事？」

阿山喘口氣，急促地道：「隊長，姓岑的逃了，阿魚被姓岑的殺了，鎗也被拿走了……」

王廣田一聽，幾乎沒有跳起來，雙眼一睜，兇厲地道：「怎會被他跑了的……你兩個不是……看着他的嗎？你兩個是幹甚麼的？吃飯拿餉的呀……」下面是一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

阿山噤若寒蟬地站着，不敢吭聲。

「你啞了嗎？怎不說話？說呀！」王廣田氣得咬着牙，賞了阿山一巴掌。

阿山挨了一巴掌，幾乎站不穩，不敢有所表示，撫着熱辣辣的臉頰，慌不迭道：「隊長……我與阿魚怎知道他會逃走的……他與我們一直有說有笑的……後來我到茅厠拉屎……回到屋子，便……發現阿魚死在地上，是被勒死的……姓岑的傢伙失了……影踪，我在屋外找了一遍，找不到姓岑的，馬上趕回來向你報告。」

「他媽的，都是蠢蛋！」王廣田氣怒得破口大罵，「兩個人看守一個人也看不住，我操你娘的！」猛地一掌擊在門板上，發出砰的一聲震响。

阿山的身子抖了抖，低下頭不敢看王廣田。

王廣田又在門板上擊了一拳，才怒氣稍息，吐口氣，喪氣地道：「你知道嗎？被姓岑的跑了，那等於不見了七百個大洋，等於見財化水！阿魚又被殺死，那等於雙重損失，你明白麼？」

阿山遲疑了一下，才壯着膽道：「我……知道……我也不想被他跑了的……隊長，這不能全怪我啊。」

「算了！」王廣田沒好氣地揮揮手，「我沒有全怪你，他媽的！眼見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鷄飛跑了，怎不心痛。」

「隊長，他跑不遠的，我帶人去將他抓回來。」阿山自告奮勇的道。

王廣田被他一言提醒，馬上道：「嗯，你說得對，說不定可以將他抓回來。」

阿山精神一振，挺起胸膛。「是！隊長！」話聲未落，轉身往外面跑去。

王廣田看着轉身快步往外面走去的阿山，咬牙切齒。「姓岑的，你不要被我抓回來，嘿嘿，我不將你的油水搾乾，再剝你的皮，拆你的骨才怪！」自語聲中，又一拳擊在門板上。

* * *

蕭原不但成功地潛回鎮上，並且順利地摸到保安隊部外面。

他看着一隊士兵急匆匆地走出隊部，往鎮北面奔去後，才悄沒聲息地翻墻進入隊部裏。

他翻入的地方，是隊部的大天井，在頭進與二進之間。

他弓着身竄到天井內唯一的那棵大樹下，先往頭進那邊張望了兩眼，發覺隊部內靜悄悄的，他猜測保安隊的人手可能全都出外搜索追捕他去了，這可是天賜良機。不過，他却擔心王廣田也跟着部下出外去搜捕他，那他就撲個空了。

跟着他往二進那邊張望。

那邊也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心裏不禁嘀咕起來，莫非隊部內一個人也沒有，姓王的也去搜捕我？

就在這刹那，一下鎗聲驀地响起。

槍聲是自二進裏响起的。

跟着是一聲怒喝：「姓岑的，你好大膽，居然敢潛回來殺我。」喝聲中，幾下鎗聲接連响起。

蕭原立刻像一頭夜貓子般，往二進疾竄過去。

* * *

第一下鎗聲是岑大壯開的。

那是王廣田聽到一下異動，走出室外察看，一步才走出室門外，便挨了一鎗。

也幸好他沒有完全走出室外，要不，那一鎗極有可能並不是射在他的左肩臂上，而是射在他的左胸上。

他身子一側，乘勢歪倒入室內，忍着痛破口大罵，跟着朝鎗彈射來的方向連開四鎗。

鎗聲才歇，只聽岑大壯發出一陣冷笑聲。「姓王的，你太貪得無厭了，你他媽的，以為我是一個笨蛋，看不出你想搾乾我的錢財，然後殺死我，再拿我的屍體去領奬？嘿嘿，你既不仁，我當然不義，我不但要殺死你，也要取回你拿去的八百大洋票子！」語聲才落，即時响起一串急驟的鎗聲。

鎗聲中，响起王廣田的怒罵聲與還擊的鎗聲。

刹那間，槍聲大作，好不熱鬧。

* * *

蕭原竄入第二進裏面，一眼便瞥到一條人影匿在一根墻柱的側面，向斜對面的一個房間不停射擊。

而房間內的人亦不示弱地還擊。黑暗中，只見鎗火閃吐，煞是好看。

蕭原食指一扣，向匿在墻柱那面的人開了兩鎗。

他肯定那人影就是黑虎岑大壯。這一點，他是從岑、王兩人的喝駡中聽出來的。

那條人影在冷不防之下，似乎中了一鎗，發出一聲痛叫，縮回柱後。

房間內的王廣田乍然聽到外面有人趕來「支援」，以為是自己的部下，忍痛喝道：「一定要將姓岑的堵着，別讓他跑了，最好別打死他，抓活的。」

蕭原沒有答理王廣田的喝叫，匿在一根石柱後，不敢稍露分毫。

因為，就在他竄到那根石柱後的刹那，匿在墻柱後的岑大壯像發了狂般，朝蕭原開鎗射擊，子彈射擊在石柱上，發出使人心悸的異响聲，石屑紛洩四射。

房間內的王廣田立刻乘這空隙，向岑大壯射擊。

岑大壯却停止了射擊。

蕭原馬上探臂向岑大壯那邊開鎗。

兩道曳閃的流光有如鎖鍊一樣，封鎖着岑大壯匿藏着的那根墻柱。

岑大壯根本無法還擊。

「外面的弟兄是誰？千萬別讓姓岑的逃犯跑了，我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看他還能跑得了！」房間內的王廣田咬牙切齒地呼喝。

蕭原沒有理會王廣田的呼喝，他要盡快捉住岑大壯，然後再與王廣田算賬。

在連串的射擊下，躲在墻柱後的岑大壯一點動靜也沒有，子彈將墻柱及附近的墻壁射成蜂窩一樣，蕭原正欲竄撲過去，一團物事驀地從墻柱後飛出來，向他這邊擲過來，蕭原一眼瞥及之下，大吃一驚——那物事的外形像個手榴彈，急不迭往後竄撲開去。

那團物事落在柱子前面的地上，發出「卜」的一下聲响，沒有爆炸開來。

蕭原撲出丈外，疾滾了兩滾，滾出外面，趴在地上，並沒有聽到爆炸聲，他立時知道上了岑大壯的當，被他騙了，手一撐，從地上竄起來，撲回去。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飛快地攀上墻柱那邊的一個窗口，翻了出去。

蕭原急忙向那人影開了一鎗。但却慢了一點，射不中那條人影，子彈射在窗沿上，發出「卜」的一下悶响。

蕭原猛抓向那個窗口，但馬上便窒住，悶着聲叫道：「不好了，他跑了。」

蕭原這麼叫，是想將房間內的王廣田引出來。

王廣田果然從房間內衝出來，黑暗中，他看不清楚蕭原是誰，還以為是自己的部下，一眼看到蕭原站着，發急地喝道：「你站着幹麼？快追呀，那傢伙往那裏跑了？」喝聲中，往蕭原站着的地方跑去。

蕭原伸手往那個窗口一指，說道：「從窗口跑了。」

王廣田在發急之下，居然聽不出蕭原的口音有異，直至衝到蕭原的身前，才猛然省悟，脚步一窒，詫聲道：「你是誰？」

蕭原閃電般一把抓住王廣田握鎗的右手，同時間手上的鎗亦已抵在他的腰脅，沉聲道：「王隊長，這麼快便忘記了我嗎？」

王廣田聞言渾身一震，睜大雙眼瞧着蕭原，駭然道：「是你？」

在這麼近的距離下，互相看得清楚對方的面目，蕭原看見王廣田的臉上露出如見鬼魅的驚駭神色。

冷笑一聲，蕭原逼視着僵木的王廣田。「王隊長，想不到吧！」

王廣田驀地一脚踢向蕭原的胯下。

蕭原早有防備，左脚一抬，擋住王廣田那一脚，左手用力一扭，王廣田身子一扭，痛得叫出聲來，手上握着的鎗也鬆脫落地。

「王隊長，你若再妄動，我便不再客氣！」蕭原以手上的鎗用力往王廣田的腰助間戳了一下。

王廣田痛得身子往上一挺，倒吸一口氣。

「你……你想怎樣？」好不容易，王廣田才艱難地說出話來。

「你貪贓枉法，我要教你得到應得的懲罰。」蕭原狠聲道。

「蕭……老兄，萬事好商量……」王廣田驚急地道，但他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外面突然响起一陣吆喝聲及急促的脚步聲，他的臉色頓時變了。

隨着那一陣急促雜亂的脚步聲，人聲紛紛。「王隊長，發生了甚麼事？」

「甚麼人膽敢在隊部內開鎗？會不會是那個假冒捉拿逃犯的匪徒？」

「他媽的，這還得了，王隊長不知怎樣了？」

蕭原聽着，這才知道，王廣田將他說成匪徒，那就怪不得他的部下聽從他的命令，黃夜追捕他了。

他憤怒得幾乎想一鎗斃了王廣田，吸口氣，強將那股怒氣壓下去，冷笑一聲，大聲向外叫道：「不錯，我就是被貴隊長王廣田誣蔑爲匪徒的那個人！不過，王隊長會親口對你們說清楚，他由於貪贓枉法，才誣陷我是匪徒的。」

話聲才响，從外面奔進來的人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和混亂，跟着人影閃現，衝入十多個人來，手上的鎗均對準了蕭原。

蕭原夷然不懼，鎮定地道：「各位別亂來，王隊長在我的手上，我死了，他一定會陪我一起到地府報到。」

「不要輕舉妄動，」這些人中立時有人發出喝聲。「弄清楚再說。」

聽口音，蕭原認出那是救他逃脫的徐信。

那人果然是徐信。

這一小隊士兵是他屬下，他是在聽到隊部响起鎗聲，急忙帶人趕回來的。

至於爲何他這一隊人能夠最先趕回來，那就只有他才清楚了。

聽出那人是徐信，蕭原的心定了很多。

王廣田沒有吭聲。

驀地，堂屋光亮起來。

原來有人在外面拿了一盞大油燈進來。

那盞油燈是洋貨，很光亮，在燈光下，堂屋內的人都清楚地顯現出來，互相看得清清楚楚。

蕭原看見那十多個士兵都緊張地拿鎗指着他，在這種情形下，不免有點緊張。

——若是那些士兵中，有誰控制不住自己，向他開鎗，那不是沒有可能的，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太危險了。

他立刻將王廣田推到身前，沉聲道：「你們都將鎗口移開，要不，我便一槍打斷他的一條腿！」他口中的「他」，當然是指王廣田。

那些士兵面露猶豫之色，沒有立刻照他的話去做。

徐信即時開口道：「都將鎗口移開，要不，若是有人走火，很容易傷了王隊長。」

那些士兵這才將鎗口向下移。

蕭原向徐信投以感激的一瞥。

徐信也向蕭原眨眨眼，突然喝道：「蕭原，快將王隊長放了！你跑不了的。」

蕭原道：「我根本就沒有打算跑，要跑，在岑大壯跑時，我早已跑了！」

他說的話，是說給那些士兵聽的。

接着他又說道：「我不是匪徒，我確是從省城來的追捕手，你們這位王隊長爲了一千五百塊大洋，貪贓枉法，收受了岑大壯八百個大洋，餘下的七百大洋待事情過後，逃匪岑大壯再去取錢交給他，而他則答應放了逃匪岑大壯，並來個殺人滅口，將我殺死，然後誣蔑我是匪徒，那就沒有人追究了……」

「弟兄們，別聽他亂說！」一直搭拉着腦袋的王廣田突然抬起頭大叫：「他是胡說八道，編出來的……」

「住口！」蕭原大喝一聲，將王廣田的話喝斷。「我胡說八道？你才亂說胡言！你知道我怎會逃脫的？當時我喝醉了酒，沉沉大睡，要不是有人將我叫醒，將事情告知我，我走得脫嗎？只怕這時候已被你們偷偷埋了。」

那些士兵聽蕭原那麼說，頓時起了一陣騷動，臉上均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

蕭原一直拿眼看着徐信。

徐信知道蕭原要他說話，以証實他所說的是事實，微微向蕭原點了下頭，揮揮手，大聲道：「靜一靜，聽我說。」

那些士兵馬上靜下來。

王廣田倏地抬起頭，看着徐信。

徐信避開王廣田的目光，正想說話，外面忽然响起一陣人聲及脚步聲，忙扭頭往外面望去，原來有一羣人正急急走進來，看清楚，是另一隊士兵，簇擁着鎮長莫元亨走進來。

徐信忙高聲道：「莫鎮長，你來了，眞好啊！」

鎮長莫元亨聞聲抬眼看着徐信，邊走進堂屋，邊問道：「徐隊目，發生了甚麼事？」

徐信道：「莫鎮長，王隊長被一個叫蕭原的人抓住，力指王隊長貪贓枉法，收受了一個被他捕捉到的逃犯岑大壯一筆錢，私放逃犯岑大壯，並想殺人滅口，欲將他殺死，幸得有人暗中通知他，救他逃脫，他這一次回來，是要戳穿王隊長的不法行爲……」

「有這種事？」莫鎮長看着蕭原。「你是甚麼人？」

蕭原道：「我叫蕭原，是從省城來的追捕手，我身上帶着省府簽發給我的緝捕逃犯岑大壯的公文，那可以証明我的身份，還有一張省府懸賞緝捕岑大壯的告示。我在日間於鎮上抓獲

岑大壯後，曾將之交給王隊長仔細看過，那知道他却爲逃犯岑大壯所收買，岑大壯答應給他一千五百大洋，條件是王隊長放了他……王隊長發覺我逃脫後，便反口誣蔑我是匪徒，欲將我捕殺，我心有不甘，所以便冒險潛回鎮上，找他算賬，將他的枉法行爲揭露出來。」蕭原慨然無懼，將事實說出來。

莫鎮長聽完蕭原所說，將信將疑地轉眼看着神色頹然的王廣田。「王隊長，你有甚麼話說？」

王廣田遲疑了一下，叫道：「鎮長，別聽那傢伙胡說八道，我幹了這些年，有那一次出過差錯的？我的爲人怎樣，你們都很清楚，我豈是那種貪贓枉法的人，你們別聽他的。」

莫鎮長沉吟了一下，轉對蕭原道：「口說無憑，我不能……聽你一面之詞……」

王廣田的臉上頓時現出一抹喜色。

蕭原不慌不忙，伸手一指徐信：「莫鎮長，我說的，徐隊目可以作証，是他通知我，助我逃脫王隊長的毒手的！我之所以知道王隊長貪贓枉法，欲殺我滅口，也是他告訴我的。」

蕭原此言一出，頓時引起一陣哄動，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徐信的身上。

王廣田也像一條挨了一棍的毒蛇般，惡毒地瞪視着徐信，只不過臉色却是一片煞白。

莫鎮長看着徐信：「徐隊目，他說的可是眞的？」

徐信最初有點慌亂，但很快便鎮定下來，挺挺胸，昂起頭，慨然道：「不錯，蕭老兄說的都是眞的。」頓了一下，掃了衆人一眼，又說道：「我告訴蕭老兄的，都是我看到，聽到的，王隊長財迷心竅，爲了那筆錢，不但答應私放逃犯岑大壯，還要殺死蕭老兄！我覺得王隊長這種所爲太過份了，我不忍心蕭老哥死得不明不白，所以便暗中通知他，帶他逃出鎮外……至於我怎會知道內情，那是因爲王隊長要找幾個人幫忙，我是其中的一個，王隊長答應在這件事辦妥之後，給我們每人一百五十個大洋，並答應日後有機會，升我們的職……」

「徐隊目，還有那幾個人？」一個姓余的隊目問。

「還有陳大山與何魚。」徐信道。

衆人一聽，頓時嘩然哄叫起來。

這時王廣田臉如死灰，垂下頭，不敢面對衆人。

莫鎮長至此相信了，嚴厲地看着王廣田，「王隊長，你還有甚麼話說？」

王廣田已無話可說。

「王隊長，你幹出這種干犯法紀的事，我不得不依法處置！」莫鎮長嚴厲地說，一副鐵面無私的樣子。

其實，隊上的人都知道，王廣田是莫元亨的心腹，要不，他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內連升三級，從一個班長升做隊長。

徐信馬上對兩個部下道：「蘇明、蔡光，上去將王隊長押起來。」

那兩個隊員答應一聲，但却猶豫了一下，才上前去，從蕭原的手上，將王廣田看押起來。

至此，蕭原才鬆了口大氣！從身上取出兩張文件來，遞給莫元亨。「莫鎮長，這兩張文件請你看一遍，那可以証實我的身份。」

雖然莫元亨心頭悶着一口氣，却不好不看，伸手接過，將兩張文件看了一遍，交還給蕭原，強笑道：「蕭先生，幸得你揭穿了王廣田的枉法行爲，要不，大家都被他蒙在鼓裏，還以爲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好人，不知今後他還會幹出多少枉法犯法的事來，謝謝你！」

蕭原接過那兩張文件，放回身上。「莫鎮長，那個逃犯岑大壯在他們趕來之前逃了，應該逃得不太遠，我不知道他爲何要回來找王隊長算賬，他被我打傷了，請你派人跟我去追捕他。」

莫鎮長正想說話，徐信已自告奮勇道：「鎮長，我帶人跟他去捉岑大壯。」

莫鎮長點點頭。「嗯，你帶人跟蕭先生去吧！」

蕭原馬上與徐信帶着一隊士兵，急急往外走。

* * *

循着窗下地上發現的血漬，蕭原與徐信那一隊一路追下去。

他們追到鎮沿的幾間屋子前。

遠遠地，他們便已聽到這附近的狗隻在不安地吠叫，蕭原懷疑岑大壯就躲在附近，說不定躲在其中一間屋子內。

若是，那就棘手了。

縱使將岑大壯找出來，未必可以捉到他，因爲像他這種悍匪，一定不會束手就擒的，萬一他挾持屋內的人做人質，那就奈何不了他。

蕭原將他的懷疑對徐信說出來，徐信認爲有可能，於是，他們便在附近搜索起來。

找遍了附近可以躲藏的地方，都沒有發現，於是，他們便挨家逐戶拍門，搜查每一間屋子。

結果，仍然一無所獲。

蕭原不甘心，叫徐信派人爬上每間屋子的瓦面查着，說不定，岑大壯會躲在其中一間屋子的瓦面上。

幾個士兵爬上那幾間屋子的瓦面查看，那裏有岑大壯的影子？

至此，蕭原不得不罷休，與徐信帶着那隊士兵追出鎮外。

蕭原他們走後，那幾戶被吵醒的人家各自關門睡覺，漸漸地，四周又沉寂下來。

就在蕭原他們離去約一刻鐘左右

，在其中一座房屋後面的一個茅廁內，有一個人從半埋在地下的大糞缸內冒出來。

這個人就是岑大壯。

乾嘔了一會，他走出糞缸，全身濕透，沾滿了糞液，臭不可當。

他急急解下掩住嘴巴鼻子的布帶——那是他撕下的一截褲管，長長地透了口氣。

為了不被蕭原他們找到，他居然不怕臭，躲在糞缸內，想想也叫人作嘔，只有他這種人才會這樣做。

不過，他若不是躲在糞缸內，根本就無法不被蕭原他們發現。

蕭原他們在附近搜索時，他已經躲在糞缸內，全身浸在那些中人欲嘔的糞液裏的，只露出腦袋，當一個士兵搜查那個茅廁時，他馬上連腦袋也沒入糞液中，那個搜查的士兵做夢也料不到，有人會不怕熏臭，躲在糞缸內，他見茅廁內沒有人，馬上走出外面，透口大氣，吐了口口水——那個茅廁好臭。

悶嘔了一會，岑大壯全身像是虛脫了般走出茅廁，左右張望了一眼，往左邊的豬欄走去。

走到豬欄前，他看到豬欄旁邊放着一隻木桶，頓時心頭一喜，只渴望桶內有水，急急走到木桶前，一眼看到桶內有大半桶水，他高興得差點大聲歡呼，立刻跳入桶中，身子往下一縮，浸沒在水中。

岑大壯的身子在水中晃動，雙手在頭臉上抹了幾下，馬上站起身，長長地透了口氣，跨出桶外。

身上雖然仍有臭氣，但不像剛才那麼濁臭，洗去身上的糞液，總算好受了一點，他猶豫了一下，張眼四下打量一眼，便往鎮外急急奔去。

＊　＊　＊

由於王廣田貪贓枉法的事情被揭露，莫鎮長不得不依法將他法辦，送到縣裏收監。

至於王廣田收受岑大壯的八百大洋，則有四分一落入他的袋中。

那是他與縣長大人暗中協議的結果——他得四分一，縣長得四分二，餘款則充公。

那是當時官場的一種陋習。

王廣田被革職法辦，保安隊長一職自然要有人補上，結果，以徐信揭發有功，廉法正義，補上那個空缺。

至於與王廣田同流合污的阿山和阿魚，由於兩人不是主謀，加上阿魚已死，阿山得以從輕發落，革職外，監禁了十五天。

徐信當上保安隊長後，頓時意氣風發。

就在他接任隊長一職的當天晚上，他特意請蕭原到鎮上那家得記飯店吃飯。

蕭原婉拒不了，只好赴約。

酒酣耳熱之際，徐信拍着蕭原的肩頭，親熱地道：「蕭老哥……要不是你……這一輩子我也別想……幹上……隊長這個……職位……謝謝你的……幫忙……」

聽他說得舌頭打結的，蕭原才知道他已有了八九分酒意。

所謂酒後吐眞言，蕭原不是糊塗人，從徐信的話中，他恍然明白到自己被徐信利用了。

他心裏感到很不是滋味。

徐信之所以救他，原來是有私心的，目的是「借刀殺人」，利用他來打倒王廣田，他便有機會取代王廣田的職位。

徐信可謂處心積慮了。

不過，仔細一想，要不是徐信通知他，使他逃出王廣田的毒手，他活不到現在，因此，他雖然不齒徐信利用他，但救了自己他一命，却是事實，也就不跟他計較。

但是，他已對徐信這個人完全改觀。

對徐信的感激之意，也已完全消失。

蕭原厭惡他，因此，他不想再喝下去，移開徐信的手，淡淡地說道：「徐隊長，你醉了，別喝了，結賬走吧。」不理會徐信的叨喃，招手叫來伙計，結賬離去。

徐信雖然有八分醉意，還曉得搶着付賬，蕭原也不跟他爭。

走出店外，蕭原便跟徐信分手，返回客棧。

若不是厭惡徐信利用他來打倒王廣田，他不會讓徐信一個人返回隊部的。

他決定明天便離去這裡，追捕黑虎岑大壯。

＊　＊　＊

岑大壯出人意表地往回逃。

他這個舉動，大反常理。

一般來說，大多數逃避追捕的人，都是落荒而逃，逃得越遠越好，最好逃到追捕的人找不到的地方，岑大壯却往回逃，那不是自投羅網？

別人若是這麼猜，那便錯了。

他之往回逃，就是要大出蕭原意料之外，蕭原要是繼續追下去，那他就可以擺脫蕭原的追捕，鬆一口氣，從容地逃到別的地方。

這便是他奸狡之處。

另一方面，他也想取回藏在某處的錢，由於他身上的錢大部份已給了王廣田，只剩下幾十個大洋，用不了多久，要是沒有錢，那就寸步難行，何況，他已打算逃到一個心目中認為可以落腳的地方，再作打算，那更加不能沒有錢。

他收藏的那筆錢，藏在玉林縣一個隱蔽的地方，那個地方叫金龜背。

天色拂曉的時候，他摸入一條村子外面的果林中，找到一間小屋子，他估計是看守果林的人居住的，於是決定闖進去，找一套衣服換上。

他的手上緊握着匣子鎗，全力將

兩扇屋門撞開，闖進屋內。

在撞門之前，他已暗中決定，無論內裡有多少人，都會將之殺死滅口，免得屋內的人洩漏他的行藏。

可是，屋內却空無一人。

他雖然有點失望，但也感到高興。

這可以省去他一番工夫，也不怕會在殺人時，驚動村子內的人，所以，他有點高興。

失望的是，他不能以殺人來發洩心中的那口污氣——對於浸在臭氣熏天的糞缸內，他一直憋着一口烏氣，很想找到一個發洩的機會。

很快他便在屋子內翻搜出兩套衣服，拿了其中一套沒有破損的換上，再搜尋了一遍，除了半碗吃剩的冷飯外，甚麼也找不到，他氣得想將那半碗剩飯摔在地上，才舉起手，馬上便窒住。

原來，他感到肚子餓得很。

口裏吐出連串髒話，狠吞虎嚥般，他將那半碗剩飯塞進肚子，總算暫時抑止飢餓。然後，他將屋內的東西弄得亂七八糟的，才拿回原先那套破衣服，離開屋子，繼續奔逃。

而他肩臂上的傷口，在逃到果林前，已採摘了幾棵止血鎮痛的生草藥，搗碎後敷在傷口上，包紮好了。

對於他們這種以劫掠為生的人，大都對一點刀傷跌打的草藥有認識，以前，他們有甚麼損傷，都是採摘生草藥來敷治的。

他雖然盡量避開在大路奔逃，但却不能不吃，雖然可以獵取鳥獸充飢，但有時候，他也不得不到一些墟鎮上填飽肚子，買些乾糧。

第四日，他已逃返玉林縣。

龍口鎮就在玉林縣內。

而龍口鎮就是他犯案的地方。

一個被當地通緝的匪徒，居然膽敢潛回去，那確是教人意想不到。

金龜背是一座不太高的山上近山頭處的一塊大岩石。

那塊大岩石的外形有點像一隻大龜背，因此當地人便稱之為金龜背。

那座山也被當地人稱做金龜山。

金龜山在玉林縣的邊沿，距金龜山約二十里，有一個叫天井墟的地方，那是一個墟鎮，有近二百戶人家，是附近一帶地方的唯一市集。

像這種遠離縣城的墟鎮市集，當然有自衛隊，而且在墟鎮的周圍設有碉樓，那是用來防範土匪劫掠的。

這種地方，自然張貼有緝捕黑虎岑大壯的告示，因此，岑大壯不敢在鎮上露面。

他只好躲在金龜山腳下的一片樹林子內，待到晚上，便登上金龜背，取回他埋藏的錢財。

經過幾日的敷治，他肩臂上的傷口快痊癒了。

呆在林子內，眼巴巴地等待天黑，不但無聊，也難奈，何況，現在離天黑還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最初，岑大壯還滿有興趣地在思忖取了那筆錢財後，拿來幹些甚麼勾當，想遍了，也想不出幹甚麼好，禁不住懊喪地摑了自己一巴掌。

事實上，他是甚麼也不曉得幹，因為，他除了殺人放火，打家劫舍外，甚麼正經事也幹不來。

他可說是一個天生的土匪賊頭。

「他媽的，別的幹不了，那就幹回老本行。」他在嘴裏叨喃着，但馬上又搖搖頭，否定自己說的話。

原來，他對老本行已生出一種強烈的恐懼。

那是因為他看到伙伴在軍隊的追剿下，紛紛慘死在鎗彈下，他們那伙本來有二十多人的，結果，只死剩自己一個，那天，那一幕被軍隊剿殺，身邊的伙伴被射殺的慘酷景象，令他悚目驚心，自己僥倖逃一命後，經常做惡夢，每一次夢醒，全身都被汗水濕透，心跳氣喘，幾乎抵受不了。

也因此，他曾發誓，若是能夠逃過緝捕，決定不再幹殺人放火的勾當，洗手幹別的生涯。

苦惱地甩甩腦袋，他又自語道：「若是不幹老本行，那幹甚麼？」

抓抓那像亂草一樣的頭髮，驀地一拍大腿，岑大壯又自語道：「沒甚麼可幹的，那就甚麼也不幹，拿着那筆錢過活，足夠我過下半生。」

「甚麼也不幹，豈不是很無聊？」他立刻又搖搖頭。

但很快又雙眼一睜，眼中放出光來：「我可以娶兩三個老婆，生幾個兒女，那不就可以打發日子了麼？那筆錢足夠我娶十個老婆。」

「唔，就這麼辦。」他用力揮了一下手。「三十多歲了，也該成家立室，開枝散葉了。」

想通了這個難題，岑大壯感到渾身輕鬆，但也有點累，於是決定睡一會，要不，眼巴巴等待天黑下來，那太悶了。

於是，他爬上一棵大樹，倚坐在一個大樹椏上，閉上眼睛。

＊　＊　＊

岑大壯又做惡夢了。

仍然是那個揮之不去，驅之不散的惡夢。

他看見身邊一個伙伴的臉上爆洩出教人悚目驚心的血花，有幾點還濺在他的臉上，熱辣辣的灼痛，他居然忍不住痛叫出聲……

「誰！」一聲疾喝將他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全身一震，睜開眼張望。

他的心頭頓時劇跳了一下。

有幾個手上拿着長短鎗的漢子，閃閃掩掩地向他這邊奔來。

他馬上將鎗抽出來，雙手抱住橫椏，身子往下一轉一吊，跟着雙手一鬆，躍落地上。

他躍落的地方是樹後，那幾個傢伙應該無法看見他，但跳下地時自不

免發出聲响，大概被那幾個漢子聽到了，馬上加速地掩奔前去。

由於那幾個漢子不時被樹木遮掩了身子，因此，岑大壯無法看清楚那幾個人的面目。

他正想開口喝問那幾個是甚麼人，那幾個漢子突然向他開鎗射擊。

鎗聲將他到了口邊的話堵回去。

鎗彈射在樹身上，必剝作响，樹屑洩飛，岑大壯忙縮回樹後，身子一蹲，探手掃射了七八鎗。

換來的，是一陣更猛烈的回擊。

岑大壯咒罵了一聲：「他媽的，那幾個到底是甚麼來頭！糊裏糊塗的便幹起來，眞他媽的窩囊。」

「弟兄們，寧可殺錯，不可放過，管他是誰，一定要殺死他。」那幾個漢子中有一個大聲吆喝。

鎗彈不停地向岑大壯掩藏的地方射擊。

岑大壯聽見對方的吆喝，馬上聽出對方是他的同路人——土匪，但心頭却沒有因此而放鬆下來。因爲，他從對方的吆喝聽出，對方不管他是甚麼人，也要殺他。換言之，要是他無法逃脫那幾個漢子的掩殺，今日就是他的死忌。

咬咬牙，口裏吐出一句髒話，岑大壯狠狠地向那幾個漢子掃射了幾鎗。

那幾個漢子已一邊還擊，一邊散開來，向岑大壯藏身的那棵樹包抄過去。

那幾個漢子逐漸逼近。

岑大壯心裏着了慌，若繼續這樣下去，遲早會被那幾個漢子包抄起來，那時候，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必須在那幾個漢子還未包抄過來之前，覓路脫身，要不，今日死定了。

眼珠一轉，他想出了主意。

朝左邊掩過來的兩個漢子開了三鎗，岑大壯立刻從地上撿起一顆石頭，吆喝一聲：「他媽的，炸你媽的個稀巴爛。」手一揮，向右邊掩過來的三個漢子扔去。

他想來個故技重施，像那日在保安隊部內那樣，以鞋作手榴彈，嚇窒了蕭原，得以從容逃脫。

可惜，他忘記了如今是白天，並不是黑夜，那天因爲是在黑夜，甚麼也看不清楚，因此，蕭原才會上了他的當。

如今是在白天，雖說樹林內比外面陰暗，但仍然可以看清楚林內的情形，從右邊掩抄過去的三個漢子就沒有上當，因爲他們一眼便看出，扔出來的不是手榴彈，而是一顆石頭。

因此，那三個漢子沒有被嚇窒，繼續向前包抄。

岑大壯不由倒吸了口氣，把心一橫，咬着牙將鎗膛內的子彈一口氣射光，趁着那幾個漢子暫時被阻的瞬間，飛快地換上一匣子彈，打量一下情勢，決定冒死往右邊衝去。

他先向右邊的三個漢子一連開了三鎗，接着猛地從樹後標出去，一邊開鎗射擊，一邊疾衝過去。

不過，他並不是盲目衝過去的，而是盡量利用那些樹木遮掩自己。

那三個漢子料不到岑大壯膽敢以一敵三，亡命地向他們衝過來，頓時亂了陣脚，起先還拚命開鎗射擊，欲阻止岑大壯向他們衝過來，眼見不成功，岑大壯又來勢兇猛，無不着慌，各自往後閃退。

岑大壯眼見這一招奏功，心裏暗喜，繼續往前猛衝，逼得那三個漢子連連閃退。

本來由中路及左邊進逼掩抄的幾個漢子，曾設法阻嚇岑大壯的衝擊，但却不奏效，只好拚命追截。

岑大壯使用一招破釜沉舟，逼退右邊的三個漢子，眼見已脫出對方的包抄之勢，馬上改變方向，斜向右方竄奔。

那三個漢子眼見岑大壯竄逃，立刻停止退却，往前追去，不停地時隱時現的向岑大壯開鎗射擊，希望可以將他射倒，或是阻止他繼續竄逃。

由於樹木頗密，岑大壯竄逃時又盡是利用樹木作掩護，而且左竄右閃，那幾個漢子居然無法將他射倒。

不過，不知那幾個漢子是甚麼人，爲何非要殺死岑大壯不罷休，他們一直緊緊地追逐岑大壯。

岑大壯有如喪家之犬，沒命地竄逃，偶爾擰身向後開一兩鎗，阻嚇那幾個漢子的追擊。

岑大壯終於竄逃出林外，左右打量了一眼，往左方落荒而逃。

待到那幾個漢子追出林外，已失去了岑大壯的影踪，幾個漢子在附近搜索了一會，一無發現，在林外商量了幾句便返回林內。

看那幾個漢子的裝扮，不像是當兵吃餉的，倒像是土匪。

若是土匪，那眞是大水衝倒了龍王廟，自家人打自家人了。

* * *

岑大壯肯定那幾個漢子是他的同路人——土匪。

他是從那幾個漢子的舉止行動看出來的。

因爲，若是當兵的，斷不會不分青紅皂白便趕盡殺絕，這種所爲，只有土匪才會那樣做。

不過，他却怎也想不明白，那幾個漢子怎會對他趕盡殺絕。

這一次的遭遇，簡直是莫明其妙。

雖然想不出箇中的原因，但他却敢肯定，那幾個漢子必然有甚麼圖謀，以爲被他偷聽到，所以才會不問分青紅皂白，欲殺他滅口。

那伙人到底有甚麼圖謀？

這一點，引起了岑大壯的好奇。

越是想不出，越是好奇，越想弄

個清楚明白，就因爲這樣，他決定追踪那幾個漢子，看看他們要幹甚麼。

主意既定，他立刻朝那幾個漢子隱沒的方向追下去。

原來，他逃出林外後，並不是落荒而逃，而是從左方折返林內。他這一着，可說大出那幾個漢子意料之外，因此，那幾個漢子還以爲他竄逃了，怎麼也想不到，岑大壯就在他們附近，一直暗中窺視着他們的行動。

* * *

天色終於暗下來。

暮色像一張無形的魚網般，不動聲色地慢慢籠罩大地，僅餘的一點夕照猶在那面網中掙扎，極力不被一下子掩沒。

從那條泥土路上，通往天井墟的那個方向，快速地走來一行人。

那行人一共有九個人。

那九個人的其中六個，肩上背着鎗，或是腰間掛着短鎗，前三後三，護着中間的三個人。

中間的三個人中，只有一個穿長衫，其餘兩個的肩頭上，均背着一個包袱。

這行人邊走邊往左右張望打量，這情形，不用說，是在提防有意外發生。

六個帶鎗的人護着當中的三個人，只要不是白痴，也能看出這行人不是普通人。

「來了。」在前路左邊一處土丘上，响起一聲興奮的低叫聲。

「沉着氣，別作聲！」另一個聲音低喝。

土丘上頓時沉寂下來。

在土丘後面約十多丈外的一棵大樹上，匿着一個人。

樹上的人却在注視着土丘上那些人的動靜。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黑虎岑大壯。

他不是一直暗中跟踪那伙在樹林內欲殺他的土匪麼？那麼說，土丘上的那些人，就是那伙土匪了。

一點也不錯，匿在土丘上那些野草荊叢中的人，正是那幾個欲殺岑大壯的漢子。

他們確是一伙土匪。

他們這一次要對付的獵物，正是那一行越走越近的人。

那行人又是甚麼人？

那是縣裏最大那家銀樓的二老闆及押運一批大洋票子的保鏢及伙計。

那個穿長衫的人就是二老闆，姓谷，名金城。

那兩個背着包袱的，就是銀樓的伙計。

至於那六個帶鎗的人，其實是鎮上自衛隊的人，谷金城出錢僱他們護送返回縣城的。

至於他們爲何會揀在這個時候返回縣城，那全是谷金城的主意。

至於其中的原因，谷金城沒有說，所以，沒有人知道他葫蘆內裝的是甚麼藥。

據知情的人所知，谷金城這一次是要押運價值一萬大洋票子返縣城，而那筆鉅款，是天井墟李氏一族積了七年公田所得，請托祥與銀樓打造一尊五尺高的神像，餘款則用來購買鎗械。

祥與銀號不但經營金銀買賣、錢銀兌換，亦兼營鎗械買賣，而後者，只有與銀號有交情的老主顧才會知道。

至於這一趟的買賣，利潤當然深厚，要不，祥與銀號也不會接下這宗生意，還派出二老闆谷金城親自到天井墟接洽這宗生意，然後親自押解那筆款項回縣城。

谷金城一行人越走越近了，暮色漸深中，藏在土丘上的野草荊叢中的那伙土匪，隨着那行人的走近，也爲之緊張起來。

那個土丘距泥土路約三丈左右，不太高，約五六丈高，土丘的下半部是風化石，寸草不生，只有土丘頂的那一截長有野草荊叢。

祥與銀號那行人終於走到土丘下的那段路面。

護送錢款的六個漢子都不由自主地抬頭往土丘上張望。

驀地，土丘對面的路旁，响起了一下鎗聲。

走在前面的三個帶鎗漢子中的第三個，應聲發出一聲痛叫，跌倒地上。

其他人頓時如受驚的兔子般，慌不迭地伏下，拿鎗的漢子紛紛向發出鎗聲的地方開槍射擊。

那個地方自响了一鎗後，便沒有再响起鎗聲。

响起鎗聲的，是土丘頂上的那伙土匪。

這一着，自然大出谷金城等人的意料之外，一陣鎗聲過後，至少有三個人趴在地上不動。

剩下的五個人慌忙掉轉鎗口，向土丘上還擊。

可是，土丘上的土匪由於居高臨下，佔了地利，在一輪猛烈的射擊之下，那五個還能動的人被壓得抬不起頭來，只好胡亂向上開鎗。

土丘上有人衝下來。「所有人趴在地上別動，要不，一個也別想活。」從土丘上衝下來的人中有人厲喝。

「別聽他的！」趴在地上的谷金城大叫，「他們是土匪，不會放過我們的。」

其餘四個人（包括那兩個背着包袱的伙計）拚命往土丘上面開鎗射擊，盡力阻止那些土匪衝下來，不過却阻止不了。

因爲，土丘上的土匪分成兩伙，一伙在土丘上向下射擊，掩護另一伙往下衝的伙伴，在這種情形下，谷金城等人如何阻擋得了。

眼見幾個土匪快要衝下來，谷金城知道頑抗不了，馬上下令撤退。

於是，他們且戰且退。

他們將五個人分成兩撥，輪流掩護撤退。

那些土匪怎肯讓到口的肥肉飛掉，緊追不捨，撤退中，一個揹着包袱的伙計受傷倒地，背上的包袱跌在地上，忙爬起來想抓住那個包袱，却被三四道槍火所阻，在逃命要緊之下，他只好捨了那個包袱，又爬又跑，總算追上谷金城四人。

這時候，天色已逐漸黑下來。

谷金城四人帶着那個受傷的伙計，落荒而逃。

不過，他們是向着天井墟那個方向跑的。

那伙土匪得到那個伙計遺下來的包袱，但他們仍然追下去。

他們當然是想搶到另一個包袱。

但是，由於天色已黑，谷金城等人又盡量利用樹木草石等物掩藏還擊，令那伙土匪無法追得太接近。

突然間，遠處傳來狗吠聲。

那些窮追的土匪一聽，頓時警覺地停下來，不再追擊，抬眼往狗吠聲傳來的方向望去，夜色黑暗中，仍然隱隱望到不太遠的地方黑漆漆的一片，其中有高聳的樓影，他們馬上便認出那是碉樓！

換言之，那個地方是一個鄉鎮，而附近一帶，除了天井墟外，沒有別的鄉鎮，那地方絕無疑問是天井墟。

那伙土匪雖然有點不甘心，但却不敢冒險追下去，立刻掉頭就走。

事實上，天井墟那面確是有人衝出來，往這邊飛奔前來。

從天井墟衝出來的是一隊自衛隊，人數約在二十人之間，每一個人都拿着槍械，那伙土匪要是遇上他們，說不定會走不了。

谷金城與那隊自衛隊很快便會合上，谷金城喘着氣，只說了一句話：「那些土匪好厲害，差點撿不回一條命，你們快追下去。」

那隊自衛隊立刻朝土匪竄逃的方向追去。

谷金城等人則改奔爲走，走向天井墟。

惡虎詐瘋　乘亂溜脫

今晚是一個悶熱的夜晚。

就連山頂上也只是偶然有一絲無力的風吹過，幾乎吹不動野草樹葉。

這麼悶熱的晚上，就連蚊蟲野獸也耐不住，紛紛出來活動，透口氣，乘個涼。

在一片連綿的山嶺中，其中一個山頭上，有火光閃動。

那是一堆篝火。

火堆的旁邊，坐着九個赤着膊的漢子。

九個漢子雖然赤着上身，仍然一身汗。

那是因爲他們坐在火旁的緣故，火光發出的熱力，令他們流汗。

那麼可以將火熄掉的啊，那不是涼快多了？

但是，火是不能熄滅的，因不但可以驅趕蚊蟲，也可以用來阻嚇野獸不敢走近，所以，在荒山野地，篝火是少不了的。

「老大，不知包袱內有多少大洋票子？」一個留着短鬚的漢子對一個正在解開包袱的漢子說道：「可惜只搶到一個包袱，要不，那就發財了。」

那個蒜頭鼻、招風耳、餓狽眼的漢子抬頭道：「阿青，你急甚麼，打開包袱，不就知道有多少錢了嗎？若包袱內有一半大洋票子，也已不錯了。可別人心不足蛇吞象，幹咱們這一行的，最忌太過貪心，很容易會連吃飯的傢伙也賠上！」

那個短鬚漢子唯唯連聲。

坐在匪首左邊的一個漢子開口道：「阿青，老大說的是至理名言，你要緊記在心，才能夠混下去。」

說着話，匪首老大已將包袱解開，出現在衆人眼前的，是一個不太大，却很厚的油紙包，老大微微呼口氣，打開那個油紙包！

油紙包在九個漢子的注視下，打開來了。

那是厚厚的一疊大洋票子。

九個漢子禁不住吸口氣，眼中射出興奮的光芒。

「是大洋票子！」阿青禁不住脫口歡呼一聲。

其他人都呼出一口大氣來。

「他媽的，剛才那一刹問，眞害怕油紙包內包着的是一疊草紙！」一個大細眼的漢子重重地呼口氣。

老大將那疊票子拿起來，每人分了一小疊，算算各人手上的票子數目，再加起來，不就知道總數有多少了嗎？

八個漢子各自伸手接過一小疊票子，就着火光計算起來。

這一靜下來，附近便只有嗡嗡的蚊鳴聲及火堆中不時爆發出的「必剝」聲。

「我這疊票子一共是三百零七個大洋。」那個阿青數得最快，馬上將數目說出來。

「我這裏是四百九十一個大洋。」另一個漢子接口說。

接下來，其他漢子紛紛報上數目。

老大一筆一筆地加起來，然後大聲道：「總數是五千七拾三個大洋！」

「老大，咱們搶到的是一半有多啊！」一個大口漢子興奮地道。

「要是再有幾單這種生意，咱們就可以洗手不幹了！」另一個塌鼻樑的漢子滿足地道。

阿青立刻道：「阿松，沒出息，再幹幾單便洗手不幹，那有多少錢……」

「阿青，你太貪心了。」老大打斷阿青的話。「你不會沒聽過『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這句老話吧？幹咱們這種生涯的，要見好就收，要不，終不免沒有好下場！我確是決定了，再幹多幾單買賣便洗手不幹，找個地方安安穩穩地過生活。」頓一下，掃了各人一眼。「有那一個不願意的，說出來，我不會勉强他，分了錢後，可以繼續幹下去！」

八個漢子互相看了一眼，其中有七個先後舉起手來。「老大，我們一直跟着你幹買賣，你怎麼說，咱們便怎麼做！」

沒有舉手的是阿青。

不過，當他看見其他七人都舉手表示贊成老大的話，猶豫了一下，有點不情願地舉起手來。

老大看在眼內，看着阿青，說道：「阿青，你不要勉强附和，日後分了錢，你仍可以幹下去，我們不會阻止你繼續發財。」

阿青眨眨眼，沒有說話。

氣氛有點僵悶起來。

「老大，要是再找到幾隻像祥興銀號那樣的肥羊，咱們很快便可以洗手不幹了！」那個叫阿松的漢子首先將手上的票子交還給老大。

其他的人也跟着將票子遞給老大。

老大一一接過，用油紙包起來，再用那塊布包好。

所有人的目光，均注視着老大的動作。

驀地，火堆中發出一聲頗響亮的爆響聲，各人禁不住震了一下。

一聲厲喝就在這時候傳來，「通統不准動，誰動便打死誰！」

衆匪頓時又驚震了一下，各自動了。

只不過，他們的「動」有先後之分。

兩下槍聲即時响起！

最先動的兩個人應聲倒下。

那是老大與阿青。

其他人臉色驟變，頓時窒住！

一條人影像鬼魅一樣，從丈許外的一棵樹後的地上一下子閃冒起來。

「都將手舉起來，要不，我在那一個的身上開個彈洞！」

其他七人雖然心裡不忿，但眼前的老大與阿青是最好的榜樣，他們都不想死，只好不甘願地舉起手來！

那人影雙手握槍，指着七個土匪。「一個跟一個轉過身來，喂，你先！」那人影朝大口漢子吆喝一聲。

大口漢子不敢不從，舉起雙手，慢慢轉過身。

其他的一個跟一個，轉身面對着那條人影。

火光映照下，依稀可以看見那條人影的輪廓！

「老兄，你是甚麼人？」一個滿嘴鬍子的漢子問道。

七個匪徒看見那人只有一個人，似乎鎮定了一點。

他們都在心裏暗忖，七個對一個，就算那人的槍法再快，也不可能一下子同時射倒他們，因此，他們都在蠢蠢欲動。

幹土匪的，有那一個是怕死的？

唯一的問題是，他們七人必須一齊行動，但又不能明顯地互相表示，那只有暗中以眼色神態來傳達彼此的意思了。

不過，他們都面對着那個人，火光下，他們每一個舉動及臉上神色變化，肯定逃不過那個人的雙眼，因此，七個人雖然心意相同，却不敢明顯地表示出來。

若是有一個帶頭發難，其他的一定會一齊行動。

問題是，誰肯做出頭鳥？

那幾乎可以肯定是死定的，老大與阿青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七個人雖有反抗之心，但却不敢妄動。

「我是你們的行家！」那人影冷厲地道。

「你這不是黑吃黑？」一個臉上有幾顆痲子的匪徒尖聲道。

「說得太難聽了。」那人搖搖頭。「你們搶劫人家的財物，我搶劫你們，天公地道，不是嗎？」

七個匪徒頓時啞口無言。

一會，有一個匪徒問道：「你夠膽一個人吃我們九個人，一定不是無名之輩，可否將大名說出來？」

「可以！」那人毫不猶豫地道：「我叫岑大壯！」

「你就是黑虎岑大壯？」七個匪徒無不動容，幾乎同時脫口叫出來。

那人點點頭。「不錯，想不到你們也聽聞過我這個人！」

「我們怎會沒有聽聞過你的大名！」大口匪徒道：「那次，你們搶劫龍口鎮軍火庫那件事，誰不知道！」

另一個匪徒接口道：「岑老大，我們誰不佩服你們的膽識！聽說，你們被軍隊追剿，只有你一個走脫？」

岑大壯點頭道：「不錯，我岑大壯可不是那麼容易死的！」

「岑老大，如今你只得一個人，我們老大又死了，我們都佩服你的膽識，想跟着你，好嗎？」大口匪徒突然說道。

其他匪徒怔了一下，紛紛附和大口匪徒的話，願意跟從岑大壯。

岑大壯猶豫了一下，遲疑地道：「你們這麼看得起我岑大壯？」

「岑老大，咱們說的是心裏話，如有假話，天打雷劈！」大口匪徒馬上劈神誓願。

其他六個匪徒齊聲道：「岑老大，咱們一心一意跟着你！」

岑大壯掃了七個匪徒一眼，半晌，才說道：「好吧，我答應你們，將手放下來！」

七個匪徒一聽，臉露喜色，互相看了一眼，噓口氣，放下手來。

豈料就在這刹那，岑大壯剛垂下的雙槍突然抬起來，槍嘴噴出一連串槍火。

七個匪徒做夢也料不到，岑大壯剛答應他們跟着他做買賣，言猶在耳，立刻便翻面下殺手，七個人來不及拔槍反抗，隨着那連串的槍聲倒下。

岑大壯的臉上滿是獰惡之色，看着七個匪徒倒下，口裏罵了一聲：「他媽的，以爲我是蠢蛋傻瓜，會相信你們說的話！七個對一個，只怕我才將槍插在腰上，你他媽的便亂槍將我射死了！嘿嘿，想騙我入甕？做他媽的大頭夢！」

「呸」地一聲，向其中一具屍體上吐了口口水。

岑大壯邊走前去，邊又道：「就算你們是眞心跟着我，我也不幹，一個人獨得，總好過八個人均分，我爲甚麼要跟你們分享那筆錢？」

跨過一具屍體，繞過火堆，岑大壯走到死去的老大身邊，輕蔑地吐了口口水，彎腰伸手撿起地上那個油紙包！

他的眼中閃射出興奮、貪婪的光芒。

兩下便打開油紙包，那疊票子便出現在他眼前！

他馬上拿起一張，吞口口水，展開來，睜大眼看清楚票子上的銀碼。

那是一張六十四個大洋的票子。

他拿起第二張。

這張的銀碼較大，數目是一百五十一個大洋。

接下來，他飛快地數了一下那疊票子有多少張。

一共是一百六十四張。

他在嘴裏計算着：「一百六十四張，就算平均每張只有三十大洋，合共也有四千多大洋，哈哈，再加上那一筆收藏起來的票子，下半世斷了腳，我也不愁沒得吃！哈哈……」岑大壯樂得忍不住大笑起來。「看來，我開始走運了……」

「朋友，你的確是走運了！」一聲冷沉的語聲驀地响起！「不過，你走的不是好運！而是惡運！」

岑大壯一聽，渾身劇震了一下，急不迭伸手去抓槍！

「別動！」那語聲又沉又狠！「將手垂下來，要不，你會變成一個馬蜂窩！」

岑大壯那隻右手一窒，慢慢垂下來。

他之所以這麼聽話，是因爲他在這瞬間，看見十多條人影突然間在夜色中像鬼魅般閃現出來，呈半月形圍着他，每個人手上的槍都已對準了他！

在這種情形下，他怎敢不聽話。

要是妄動，換來的只會是槍彈。

他還不想死，雖然心裏又驚又駭。

他看出說話的是半月形當中那個手握短槍的人。

那是唯一穿着長衫的一個，不過，下襬却翻起來，掖在一根束腰帶上。

「你……們是甚麼人？」岑大壯緊張地看着那些人。「只要你們放我走，這些錢全給你們！」

那個穿長衫的人開口道：「你就是在玉林縣龍口鎭械劫軍火庫那伙土匪中，唯一的漏洞之魚岑大壯？」

岑大壯點點頭。「是，朋友是……那一路的？」

他希望那些人是同路人，那還有一綫生機。

「果然是一個悍匪！」穿長衫的人冷笑一聲。「多謝你替我們解決了地上那幾個傢伙！」

岑大壯呆了一下，疑地惑問：「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穿長衫的人笑笑：「我是縣裏祥興銀號的二老闆谷金城，他們是縣裏偵緝隊的！」

岑大壯一聽，腦袋「轟」地响了一下，恍似當頭响了個悶雷，全身一陣發冷。

「岑大壯，你終於落網了！」站在谷金城身邊的一個漢子開口說道：「難得你在落網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替我們解決了這伙土匪！」

其他人發出一陣哄笑。

岑大壯臉如死灰，對那陣哄笑聲充耳不聞，「谷老闆，你想不想得回這包票子？」揚了揚手上那疊大洋票子。

谷金城正想開口，岑大壯已接着說道：「這疊銀票至少也有四千大洋，不是一筆小數目，你們若是答應放了我，我交還這疊銀票給你，要不，我會將它丢到火裏……」

不等岑大壯說完，谷金城笑道：「你想用那疊票子來威脅咱們？你想錯了！你扔吧，我們不會放過你的！」

岑大壯雙眼一睜，厲聲道：「谷老闆，我可是說得出，做得到！」

谷金城一點也不緊張，「別光說不做，燒給我看看！」

岑大壯把心一橫，拿了一小疊掉進火裏。

火舌很快便將那些票子吞噬了。

岑大壯以爲谷金城必會大聲喝止他，那知道谷金城與身邊的那個人哈哈大笑，其他人亦跟着笑起來。

岑大壯看見他們在笑，一時間摸不着頭腦。

難道谷金城眞的不在乎幾千塊大洋？

岑大壯不相信。

但是，谷金城爲何不阻止他燒票子？

谷金城馬上解答了岑大壯心裏的疑問。「岑大壯，燒啊，爲何不將手上的票子全部丢進火裏燒了？我也不心痛，你心痛甚麼？哈哈……瞧你那副傻樣，告訴你吧，那些票子是假的，眞的早已偷偷運回縣城了！我這一次冒險押運假的大洋票子，是與偵緝隊合作，希望可以誘出那伙專門截劫商旅貨款的土匪暗中跟踪他們，然後一網打盡，想不到你却替咱們全部解決了這伙土匪！哈哈……你不信那些票子是假的？拿一張看個清楚啊！」

岑大壯聽谷金城那麼說，一顆心直往下沉，原本他還以爲可以憑着手上那疊票子，要脅谷金城放他走，那知道票子是假的，那他這一次是逃不了，若是被押回去，肯定會被處死，絕無生望。

利那間，他的手腳一陣發冷，呆住了。

好一會，他才抖着手，拿了一張票子，看看是不是假的，但不論怎麼看，也看不出其中的破綻。

「岑大壯，你看不出來嗎？哈哈，要是看得出來，怎能騙那伙土匪上當？」谷金城得意地笑道：「給你說穿吧，你仔細看一下，右下角那個印鑑是假的，並不是財政部的印鑑！」

岑大壯依照谷金城的指點，細看右下角的印鑑，果然不是財政部的印鑑。

谷金城沒有騙他，那疊票子確是假的。

難怪對方一點也不緊張！

拿着那疊票子，岑大壯像個傻子一樣，目瞪口呆。

站在谷金城身邊的那個人，是偵緝隊的一個小隊長，姓馬，他吩咐兩個手下走上前去，將岑大壯鎖起來。

突然間岑大壯像發了狂般，大笑起來，邊笑邊將手上的票子往空中一撒。「假的，哈哈……全部是假的……」

那些票子在空中片片飛舞，煞是好看，但也多少遮擋了谷金城等人的視綫。

谷金城等人看見岑大壯突然間像是發了狂，都帶笑地看着，沒有覺得有甚麼不對勁。

狂笑中的岑天壯手舞足蹈，驀地一跤跌倒下去！

谷金城他們仍然不以爲意。

他們以爲，十幾支槍指着岑大壯，岑大壯是玩不出甚麼花樣來的！

那知道岑大壯居然在衆目睽睽之下，玩出花樣來了！

岑大壯在跌倒下去的刹那，身子往後一滾，雙手已拔出插在腰上的雙槍，左手槍閃吐出的槍火，向那兩個走上前來的偵緝隊員射去，右手槍吐出的一串火舌，則射向谷金城等人。

那兩個走上前去的偵緝隊員中槍跌倒。

谷金城等人大驚失色，左歪右倒，狠狽地趴在地上，僥倖沒有被射中。

他們立刻忙亂地向岑大壯開槍射擊。

岑大壯在谷金城等人閃避槍火的刹那，有如一頭夜貓子般竄起來，向後竄撲。

待到谷金城等人向他開槍射擊，他已經竄撲出二丈過外，撲落地上，立刻往外疾滾！

那一陣射向他的槍火，在他的身上射過。

跟着他又猛竄起來，接着一滾，滾下山頭！

原來，在他身後二丈多三丈外的地方，便是山頭的邊沿。

谷金城等人緊接着發射的第二輪槍火，居然追不上岑大壯竄躍的身形。

眼見岑大壯滾下山頭，谷金城等人呼喝着追上前去，衝到山頭邊沿，衆人往下望，只見山頭下面是很陡的崖坡，岑大壯這麼滾下去，只怕不撞死，也會手足折斷。

由於下面黑黝黝的，谷金城等人都看不見滾下去的岑大壯的影踪。

「他媽的，看不見他，也要向下開槍射去，希望可以射死他！」谷金城咬着牙，首先向下面開槍。

姓馬的小隊長與他的部下也跟着發狠地向下射擊。

一時間，槍聲在夜空中震响不息。

往下射了一輪槍火後，衆人有一種解恨的感覺，自然也管不了是否射中岑大壯。

那一輪槍火，算是交了差。

姓馬的小隊長將槍插回套子內，轉身往回走，檢查那兩個中槍倒地的部下是否還活着。

還好，那兩個偵緝隊員只是受了傷，死不了，但却傷得頗重，姓馬的小隊長馬上吩咐其他手下替兩人包紮傷口。

谷金城吐口氣，拍拍姓馬的肩頭，「馬兄，雖然被岑大壯走脫了，但却解決了地上那伙土匪，總算可以回去交差，說不定還會受到嘉獎。」

姓馬的揉揉眼，打個呵欠。「谷老闆，本來已經到手的七百個大洋，眼看着從手心裡飛走了，眞不甘心！」

「算了吧，一個人吃多少，早已註定，認命吧！」谷金城拍拍姓馬的肩頭。

姓馬的苦笑一聲：「谷老闆，我要是像你那樣身家豐厚，也會說風凉話！」

谷金城臉色一沉，不悅地道：「馬兄，我可不是說風凉話啊！」

姓馬的知道自己失言，忙道：「谷老闆，是我說錯了，你就當沒有聽到吧。」

谷金城不好過份，放緩語氣道：「馬兄，算了，我很明白你的心情，這時候距天亮不遠了，咱們就在這裏歇息一下，待天亮後，走下去，看看姓岑的是否死了，若找到他的屍體，一樣可以拿回去領賞。」

姓馬的點點頭，馬上大聲吩咐部下在山頭休息，待天亮後，才下山回天井墟。

＊　＊　＊

天亮了。

姓馬的小隊長立刻催促那些部下爬下山，搜尋岑大壯的下落。

從山腰一直搜索到山脚下，都找不到岑大壯的屍體，倒是在幾處地方發現了血漬，這情形很明顯，岑大壯滾下山頭後，雖然受了傷，却沒有死，乘黑竄逃了。

姓馬的雖然有點不甘心，也只好收隊返回天井墟。

＊　＊　＊

在谷金城等人返回天井墟不久，下午時分，蕭原來到天井墟。

他是一路追踪岑大壯而來的。

本來，他是往前追的，但追了半天，他便發覺追錯了方向，細想了一會，判斷岑大壯極有可能往回逃，於是立刻往回追踪，結果証明他沒有猜錯。

因爲他在往回追的途中，追查到岑大壯的踪跡。

當時他向一個在路邊擺賣茶水糕點的老婆婆詢問，是否有一個像岑大壯形貌的壯年人光顧過她，結果，那個老婆婆雖然老掉了牙，仍然記得有那麼一個形貌的人光顧過她。

蕭原就是循着這條綫索，一直追下去的。

天井墟的自衛隊長丁雙喜與蕭原有過一面之緣，蕭原本想馬上去找他打聽岑大壯的踪跡，由於實在飢餓，便改變主意，決定塡飽肚子後，才去找丁雙喜。

蕭原隨便找了家食店，要了一碗牛肉飯，匆匆吃下那用海碗盛載的牛肉飯，喝了幾口茶後，馬上結賬離去。

剛走出門外，蕭原却與一個人撞個正着，由於撞得頗猛烈，蕭原幾乎被撞倒，斜退了兩步，才穩住身形。

與他相撞的那個人却被撞得發出一聲呼叫，跌倒在地。

本來蕭原想責備那人走得那麼冒失，但當他一眼看見那人是個女子，渾身襤褸，而且跌得頗重，那口氣頓時消散，同情之心油然而起。

他急忙搶上幾步，伸手扶起那女子。

那女人却驚恐地往後縮，蕭原看見她的臉上有傷痕，忙溫聲道：「大嫂有跌着嗎？跌得痛不痛？」

那女子閃了蕭原一眼，一骨碌爬起來，畏縮地道：「先生，別怪我，我不是有心撞倒你的！」

蕭原見那女子一副可憐相，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大嫂，妳別怕，妳又不是存心撞我的，我怎會怪你。」

「先生……你沒有事……我要走了。」那女子說着話，身子一個閃縮，從蕭原的身邊閃過，慌不迭往前奔。

蕭原扭頭瞥了一眼那女子的背影，搖搖頭，嘆口氣，繼續往前走。

只不過，他心裏像有一根刺，覺得很不舒服。

他覺得那個女子實在可憐。

才走了兩步，迎面驀地傳來一聲斷喝：「賤人，妳還跑，看妳跑得到那裏去！」

一陣風般，一個漢子從他身旁掠過。

在那漢子從身旁掠過的刹那，蕭原看見那人一臉兇神惡煞的，不禁替那女子擔心。

眼前的情形，只要不是白痴也看得出，那個漢子是追着那個倉皇奔跑的女子。

街上的行人都停下來觀看。

前面奔跑的那個女子聞喝扭頭回望一眼，頓時嚇得臉色大變，驚叫一聲，沒命地往前跑。

可是，她那裏快得過那個漢子，眨眼間，那漢子已追近！

「賤人，還跑？再跑，便打斷妳雙腿！」那漢子兇惡地吼叫。

那個女子嚇得渾身一震，脚步一窒一蹌，跌倒在地。

但她立刻奮力爬起來，往前沒命地奔跑。

可是，她很快便被那個漢子追上，漢子手一伸，一把抓住那個女子的頭髮，口裏罵了一句髒話，一脚將那女子踢得跌在地上！

那女子仍然拚命掙扎，嘶聲尖叫：「放開我，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那漢子口裏惡罵：「賤人，臭貨，妳是我的人，妳他媽的膽敢跑，不給妳一點顏色看看，妳不怕！」說畢，右手劈劈啪啪地往那女子的頭臉上招呼，一隻脚也往女子的身上亂踢！

那女子仍然不停地掙扎，嘶聲哭叫：「你打死我吧，我死也不跟你回去，我受夠了！」

「賤人，你以爲我不敢打死你？倒要看看是妳的皮肉硬，還是我的拳頭硬！」那漢子在怒罵聲中，握起拳頭，沒頭沒腦地打下去。

那女子居然沒有呼救。

那些觀看的途人雖然看得議論紛紛，搖頭嘆氣，看不過眼，但却沒有人挺身出去阻止。

蕭原再也看不下去，疾步往回走，伸手架住那個漢子的拳頭，怒叱道：「朋友，你這算甚麼？當街打女人，還算是男人嗎？」

那漢子打得性起，冷不防被人阻止，頓時怒上加怒，扭頭朝蕭原惡狠狠地道：「放手！我的事，關你甚麼事！你管不着！」

「路見不平，甚麼人也管得着！」蕭原沉着臉，怒視着那漢子。

觀看的人不由人心大快，喝起彩來。

那漢子見途人向蕭原喝彩，更加羞怒。「他媽的，你這傢伙，我的事也

蕭原等人看到床上已咽氣的林培，不禁呆住。

是你管的！找死！」放開抓住女子頭髮的左手，一拳揮向蕭原的臉上。

蕭原冷笑一聲，「老兄，你是咎由自取！」上身往後微仰，避過那漢子的拳頭。

那漢子仍然不知好歹，一脚踢向蕭原的下體。

蕭原眼見對方如此狠毒，不再客氣，右腳倏抬，一腳踏在那漢子的腳背上。

那漢子痛叫一聲，痛得彎下了身子！

蕭原哼了一聲，怒叱道：「簡直不是男人，只會欺侮女子！」

話聲未落，那漢子怒吼一聲，一頭撞向蕭原。

蕭原料不到那漢子會來這一着，在途人的驚呼聲中，急忙偏閃開去，仍然被那漢子撞中腰側，斜跌出一步。

但他馬上便一個旋身，飛起一脚，踹在那漢子的屁股上。

那漢子本就收勢不住，加上蕭原那一腳，頓時像餓狗搶屎般，往前跌撲出去，「叭噠」一聲，重重地跌趴在地上！

觀看的途人發出痛快的叫好聲。

蕭原不再理會那漢子，走上前去，扶起地上那個眼腫鼻青、爬不起來的女子。

「大嫂，妳傷得很厲害啊。」蕭原扶起那女子，看見那女子臉上青一塊，腫一塊的，心裏一陣難受。

要不是蕭原扶住她，那女子幾乎站不穩，她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倔强地道：「不要緊，挨慣了，死不了的，先生，謝謝你。」咬着嘴唇，努力不讓眼淚流下來。

蕭原心裏一陣難過。「大嫂，那人是妳的男人？」

那女子點點頭，又搖搖頭。「他不是人！」

觀看的路人看見那女子被打成這個樣子，都同情地搖頭嘆氣，指責那個漢子。

「他爲何打你？」蕭原問。

那女子用力咬着嘴唇，眼淚却汨汨地流下來，咽聲道：「他要將我賣給別人，我不順從，跑出來……」

「他爲甚麼要將妳賣給人？」蕭原鄙夷地瞥了趴在地上哼哼唧唧想爬起來的男子一眼。

那女子似有難言之隱，欲言又止。

「賤人，原來妳有漢子，怪不得敢跑出來！」那漢子終於爬起來，臉上鼻損唇破，好不狼狽，戟指着那女子惡聲怒罵。

蕭原雙眼怒瞪，怒喝道：「龜蛋，你再胡說八道，放臭屁，我便對你不客氣！」

那漢子畏縮地退了半步，色厲內荏地道：「你夠狠，咱們走着瞧，有種的，不要走……」接着又指着那女子罵

道：「賤人，妳以爲有人替妳撐腰，我就奈何不了妳？妳等着看！」

罵完，蹣跚地往一條橫街走去。

觀看的途人都朝那漢子發出噓聲以及嘲罵聲。

那漢子不敢回頭，急急走入橫街。

那女子輕輕掙開蕭原的扶持，感激地道：「先先，多謝你的幫忙，我一輩子也會記住。」移步欲走，才走了一步，便欲跌倒，蕭原忙搶前一步扶住她！

「大嫂，妳傷得很重啊，我扶妳進這家食店內坐坐。」蕭原也不管那女子是否同意，扶着她，走進他剛才光顧過的那家食店。

食店的老闆及伙計都看見那女子遭一個男人毒打，惻忍之心人皆有之，對她頗爲同情，那個老闆馬上吩咐一個伙計倒來一碗熱茶，好讓那女子喝幾口，回回氣。

那些看熱鬧的人雖然散去了大部份，仍然有小部份圍在食店門前，瞧着女子，未肯離去。

那女子一直垂下頭，用力咬着嘴唇，雙眼瞧着地面，不言不語。

蕭原勸了她幾次，她才肯喝兩口茶。

蕭原看出那女子是個倔强要面子的人，沒有詢問她被打的原因，那個老闆却好奇地連問幾次，那女子却不理不睬，弄得那老闆很沒意思。

看見那女子那麼可憐，蕭原不忍心就這樣離去，皺着眉頭想了一下，才道：「大嫂，妳在這裏還有甚麼親戚？我送妳去，順便敷治一下身上的傷。」

那女子搖搖頭，咽着聲道：「除了……甚麼親人也沒有……」說着，突然痛哭起來。

蕭原見那女子哭得那麼凄涼，心裏一陣難過，忙安慰她道：「大嫂，別哭，我知道妳很傷心，但哭也不是辦法，妳身上的傷不能不料理……坐在這裏會礙着人家做生意，這麼吧，我扶妳去客棧，反正我也要去投棧……妳不用擔心房租錢，我會替妳付的，好嗎？」

那女子止住哭聲，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蕭原馬上扶起那女子，走出店外時，蕭原對那老闆道：「老闆，打擾你做生意，對不起。」

那老闆客氣地道：「好說，好說。助人爲快樂之本，這位大嫂那麼可憐，看着也教人心酸，坐一會沒關係，倒是先生你宅心仁厚，沒得說，一定有好報的！」

圍在門外的人紛紛交口稱讚蕭原之俠骨仁心。

在那些人的讚許聲中，蕭原扶着那女子，向墟內唯一的那家客棧走去。

* * *

替那女子請來跌打醫師，料理了身上的傷勢後，蕭原見到那女子衣衫襤褸，幾乎衣不蔽體，遂叫客棧的一個伙計買來兩套衣服，要那女子換過。

那女子換過一身乾淨衣服，洗了臉，將頭髮梳理好，整整齊齊地出現蕭原的眼前，蕭原幾乎認不出眼前的人就是那個女子。

眼前的女子雖然說不上貌美如花，但也生得端端正正，眉清目秀，但身子較瘦弱。

換過衣服後的她，比先前較爲害羞，低下頭，不敢看蕭原。

蕭原看着那女子好一會，才回過神來。「大嫂，快坐下……咳咳，妳換過衣服，我幾乎認不出是妳。」

那女子微微抬眼瞥了蕭原一眼，感激地道：「先生……你是世上最好的人，我不知怎樣才能報答你的恩德。」說着話，眼睛紅起來。

蕭原最怕別人對他說感激的話，忙道：「大嫂，快坐下來才說話，以後千萬別再說感恩報答的話，我最怕，渾身不舒服的！」

那女子在一張欖子上坐下來，用衣袖揉揉眼睛，咬着嘴唇，極力不讓自己哭起來。

「大嫂，那個男人是妳的甚麼人？對妳那麼兇！」蕭原想起那個漢子對那女子拳打腳踢的情形，不由心裏有氣。

那女子用力吸口氣，啞着聲道：「他是……我的男人……不過，還未成親……我是他家裡的童養媳。」

蕭原聽那女子那麼說，才知道她的身份——她是那個人的童養媳，還未成親，自己叫她大嫂叫錯了！

蕭原不由對那女子更加同情。

因爲做人家童養媳的，若不是家窮，做父母的斷不會將女兒送給人家做童養媳的(對方當然要付一點錢)，做父母的，那一個不疼愛自己的兒女。

而做童養媳的，很多會受到婆家的虐待，縱使沒有受到虐待，自小離開了父母，也夠凄涼的了。

沉重地嘆口氣，蕭原道：「妳……姓甚麼，剛才我稱呼錯了，眞不好意思。」

那女子絞着雙手，咬咬嘴唇，道：「我姓何，名叫婉芳，未知先生怎樣稱呼？」

「原來是何姑娘！」蕭原跟着報上姓名：「我叫蕭原，是從省城來的，認識這裏的自衛隊長。」

「蕭先生。」何婉芳輕脆地叫了一聲。

「何姑娘，請恕我多管閒事，那男人姓甚名誰？他爲何要拉妳回去？」蕭原極想知道事情的眞相，才好決定是否繼續幫到底。

何婉芳用力咬咬嘴唇，說道：「他叫劉錦福……他拉我回去，是要將我賣給一個債主……嗚嗚……」她已哭得

無法再說下去。

蕭原安慰何婉芳：「何姑娘，別傷心，他居然連老婆也要賣，簡直不是人！」

何婉芳抹抹眼淚，哽咽着道：「我不願意，於是跑出來，他便追我，硬要拉我回去……嗚嗚……眞命苦，跑了出來，舉目無親，不知怎樣才好……倒不如死了算了。」痛哭失聲。

蕭原聽她說要死，慌忙道：「何姑娘，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妳還年輕，千萬別想到死，甚麼事不可以解決，若要我幫忙，只管說出來，我一定盡力幫忙！」

何婉芳好不容易才止住哭聲，抹去臉上的淚水，凄然道：「蕭先生，謝謝你……除了死，我想不出解決的辦法……他不會放過我的！」

「何姑娘，妳別擔心，我會對付他的！」蕭原拍一下胸口，接着改變話題：「是了，何姑娘，他家既然能夠養……童養媳，家境應該不錯的啊，爲何要賣妳？」

何婉芳吸吸鼻子，說道：「以前，他家確是家境不錯的，只有他一個獨子……他父母待我也不錯，但也寵壞了他，自小到大，他便欺負我……年前，他父母本來想替我……與他完婚的……那 知道……却先後得病死了……他本就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父母一死，沒了管束，他便爲所欲爲，最初還是偸偸地賭，父母死後，他便越賭越厲害，除了賭之外，還去……嫖，只差沒有吹……就這樣，不到一年時間，便將家產賭光，要不是還要回家睡覺，他會將屋子賣掉……輸了錢，他便拿我來出氣，不是打便是罵……今天，他要將我賣給一個債主，要不是你，我便會被他打個半死，然後拖回去賣了……」她邊說邊哭泣，聽得蕭原心裏很難過。

「何姑娘，妳是否願意離開他？」蕭原動了俠義之心，決定幫她脫離苦海。

何婉芳咬着嘴唇，用力點一下頭。「我寧願死，也不讓他將我賣給人家……可是，我甚麼親人也沒有，求助無門……再說，當年他父母是將我買回來的……他有權將我賣掉……」說到這裏，又悲泣起來。

蕭原忙道：「何姑娘，別傷心，我可以幫你，給那個禽獸一筆錢，讓他還債，那妳不就可以自由了嗎？」

何婉芳一聽，頓時止住悲泣，驚詫地看着蕭原，一臉不相信的神色。

「蕭先生，你說的可是眞的？我沒有聽錯吧？」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是眞的，妳沒有聽錯！」

「蕭先生……我與你不相識，你爲何肯幫我？」何婉芳臉上露出疑惑之色。「你不是……買下我吧？」

對於何婉芳懷疑他另有居心，蕭原一點也不生氣，誠懇地道：「何姑娘，我之所以幫妳，並沒有不艮居心，我是看不過眼，不耻那個禽獸的所爲，不瞞對妳說，我也是父母雙亡，但我比你好，還有一個疼惜我的姑媽，沒有受過甚麼苦，對妳的遭遇，我很同情……所以才幫妳，妳離開那個禽獸後，若是有甚麼人可以投靠的，只管去投靠，我不會干涉妳。」

「蕭先生，你是大慈大悲的菩薩，遇上你，是我的……運氣，你這樣幫我，我做牛做馬也報答不了你的恩德，請受我一拜。」何婉芳既感激又感動，霍地跪下去，向蕭原叩拜。

蕭原急忙站起來，上前將她扶起。「何姑娘，別這樣，我受不起，說眞話，我幫妳，並不想妳報答我，明白嗎？」

何婉芳的身子輕輕抖動了一下，掙不脫蕭原的扶持，瞥了蕭原一眼，臉上忽然紅起來。

蕭原原先還不察覺，及後看見她羞赧地垂下臉來，臉上羞紅，才驚覺地慌忙放開手，發窘地道：「何姑娘，我……不是有意的……請妳別見怪。」

何婉芳仍然垂着頭，低聲道：「蕭先生……怎會呢……你不受我拜謝，我心裏不安。」說着又要跪下去。

蕭原伸手欲扶，但却馬上驚覺地將手縮回，閃開去，發急地道：「何姑娘，別這樣，妳若是跪下，我馬上出去！」

何婉芳聽他那麼說，半跪下去的身子才挺直起來。

蕭原不想聽何婉芳對他說感恩載德的話，想起要去找自衛隊的丁雙喜隊長，於是對何婉芳道：「何姑娘，妳在房間內休息一下，我去自衛隊找丁隊長，請他與我一起去找那個禽獸，當面說清楚，給他一筆錢，從今以後，妳便與他沒有爪葛！」

「蕭先生，你眞是個好……」何婉芳感激得哭出聲來。

蕭原忙道：「何姑娘，妳好好休息一下，別離開客棧，我很快便會回來！」

說完，急急走出房間，將門帶上。

* * *

自衛隊部內，正在忙着張羅酒菜，準備今晚飲慶功酒——慶祝縣裏派來的偵緝隊剿滅了一伙專門劫掠商旅的土匪！

能夠剿滅那伙土匪，當然值得慶祝。

而谷金城二老闆及那一小隊偵緝隊員是當然的主角。

蕭原來到自衛隊部時，看見裏面的人忙忙碌碌的，一片喜氣，還以爲在辦喜事。

走進裏面，拉着一個從身邊走過的年輕小伙子，問道：「阿哥，你們在辦甚麼事？這麼忙碌的，不是辦喜事吧？」

那年輕人咧嘴一笑。「老兄，是有

事辦，但不是辦喜事，是擺慶功酒！」

「慶甚麼功？」蕭原好奇地問。

「慶祝縣裏的偵緝隊與咱們合作，剿滅了一伙土匪。」那年輕人興奮地道，接着上下打量一眼蕭原，問道：「老兄，你來找誰？或是有甚麼事？」

蕭原道：「我是來找丁隊長的。」

「丁隊長在裏面。」那個年輕人看着蕭原。「你是丁隊長的朋友？」

蕭原點點頭。「阿哥，可否代我通傳一聲？」蕭原朝那年輕人笑笑。

那年輕人點點頭。「老兄，你等等。」跟着往裏面走去。

未幾，只見丁雙喜快步從裏面走出來，一眼看見蕭原，立刻高聲道：「蕭老兄，是你，甚麼風吹你來的？不是爲了黑虎岑大壯那個逃匪來的吧？」

蕭原一聽，心頭跳了一下，急急迎上去。「丁老哥，你怎會知道的？你不是聽到甚麼消息吧？」

蕭原雖然與丁雙喜只有一面之緣，由於那一次頗爲投機，因此兩人便成了朋友。

丁雙喜與蕭原互相伸手相握。「何止聽到消息，縣裏偵緝隊差點還捉住他！」

「又被他逃了？」蕭原失望地問。

丁雙喜點點頭。「本來已捉住他，却被他裝瘋扮狂逃脫了！」

「縣裏偵緝隊可有繼續追捕岑黑虎？」蕭原緊張地問。

「他們在岑黑虎滾下去的地方搜索了一會，找不到他，便收隊回來，沒有再派人追捕他。」丁雙喜道：「呀，只顧說話，忘了請你坐下，快請到裏面坐下再說。」丁雙喜拉着蕭原往裏面走。

蕭原只好跟着他走進裏面。

在裏屋內，原來坐着谷金城、姓馬的小隊長兩人。

丁雙喜替三人互相介紹一番。

蕭原這才知道那個小隊長名叫馬新。

馬新的頂頭上司——偵緝隊長牛榮與蕭原是相認的，蕭原與馬新說起，頓時親切起來。

蕭原與馬、谷兩人說了一會閒話，便說到黑虎岑大壯的身上，馬新頓時不甘心地將昨晚捉到岑大壯，後來又給他逃了的經過說出來。

蕭原聽完馬新的叙述，可惜地道：「馬老哥，岑黑虎雖然沒有跌死，肯定受了重傷，逃不遠的，你們若是繼讀搜索下去，說不定會找到他。」

馬新後悔地一拍大腿，「唉，當時我們又累又睏，只想回墟上好好地睡一覺，那有耐性再搜索下去。聽你那麼說，我眞後悔不繼續搜下去，七百個白花花的大洋，想想也叫人心痛！」

谷金城却道：「馬兄，別貪得無厭，這一次你也不是一無所獲，剿滅了那伙土匪，回到縣裏後，有二百大洋的奬賞也不少了。」

馬新搖搖頭，「谷老闆，區區幾百個大洋，你當然不看在眼內，但對於我來說，可是個大數目！二百個與七百個相比，少了三倍有多，想想也不甘心！」

谷金城笑笑，不再說話。

馬新却對蕭原道：「蕭老兄，你若是捉到姓岑的逃犯，替我揍他兩拳出口氣！」

谷金城笑說道：「馬兄，要不要蕭老哥分你一份賞金？」

馬新居然道：「那便最好不過，說眞的，你若是捉到岑大壯，我們也有一份功勞，要不是我們逼他滾下山，受了傷，蕭老哥不會那樣容易捉到他！」

谷金城料不到馬新會這麼說，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馬兄，虧你說得出口！」

馬新怔了一下，也覺得自己說得太過份了，當下忙笑道：「蕭老哥，別當眞的，我不過說笑吧了。」

蕭原笑說道：「馬老哥，說眞的，我該分一份給你！」

馬新尷尬地道：「蕭老哥，別說笑了……不過，不說又怎有得笑？哈哈……」說罷，竟自個兒笑起來。

蕭原陪着笑了幾聲，轉對丁雙喜道：「丁老兄，有一件事，我想請你幫忙。」

丁雙喜客氣地道：「蕭老哥，別客氣，有甚麼事，儘管說出來，我能夠幫忙的，一定幫忙。」

「謝謝你。」蕭原道：「是這樣的，我遇上一個女子……」蕭原便將遇上何婉芳，看不過眼那個男人的所爲，決定幫何婉芳「贖身」的原因，說了一遍。跟着又說道：「我想請你與我一道去找那個傢伙，當面與他說清楚，給他一筆錢還債，以後姓何的女子與他各走各路，再沒瓜葛，你願意幫這個忙嗎？」

「媽的，那個姓劉的眞無良！不是男人，這樣的事也幹得出，眞羞耻！」谷金城首先駡起來。

谷金城雖然是個商人，爲人却豪爽，不是那種有錢便昧着良心的人。

丁雙喜也駡道：「劉錦福這傢伙眞不長進，居然弄到要將媳婦賣掉，簡直不是人！蕭老哥，你是個外地人，也肯仗義幫忙那個可憐的女子，我要是不幫這個忙，還是人嗎？沒問題，我跟你去找劉錦福，好好教訓他一頓！」

蕭原恐怕何婉芳有事，忙說道：「丁老兄，我想你這就跟我回客棧，然後與何姑娘一起去找那傢伙！」

丁雙喜看一眼天色，爲難地道：「蕭老兄，天快黑了，難得你來到，就在這裏喝完慶功酒，才回去找何姑娘，好嗎？」

谷金城接口道：「蕭老哥，相請不如偶遇，急也不在一時，喝完酒，再辦那件事吧！」

馬新也道：「蕭老兄，你就留下來，喝完酒再回去吧。」

蕭原却擔心何婉芳在客棧內等他，若遲遲不回去，恐怕她會胡思亂想，又或是出事故，因此婉拒了丁雙喜他們的好意。「丁老兄，馬老兄，谷老闆，心領了，我擔心何姑娘不見我回去，會胡思亂想，又或是會出甚麼意外，你們喝個痛快的吧，我還是回客棧去看看，改天，我請你們好好地喝頓酒！」

爲怕丁雙喜他們挽留他，蕭原立刻朝三人抱拳一拱，轉身往外走。

丁雙喜追上他，說道：「蕭老兄，這樣吧，你怕何姑娘久等，那你回去後，與何姑娘到隊部來，喝完酒，我與你及何姑娘一起去找劉錦福，好嗎？」

蕭原想想，不好再推却丁雙喜的好意，遂點點頭。「好吧，我回客棧帶她來隊部。你們不用等我，先喝吧。」

丁雙喜拍拍蕭原的肩頭。「蕭老兄，快去快回，別要我們久等。」

蕭原也拍拍丁雙喜的臂膀。「不要送，我盡快回來。」說完，快步走出隊部。

*　*　*

才走進客棧，蕭原便感到有點不對勁。

客棧內的人——老闆與伙計都閃閃縮縮地看着他。

蕭原心裏頓感不妙，急急往房間走去。

還未走到房間前，有人在後面叫住他。「這位蕭爺，請你停步，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說。」

蕭原停步，扭頭向後望去，原來是客棧老闆。

客棧老闆今年五十出頭，小時讀過幾年私塾，算得上是個讀書人，因此說話較斯文。

「吳老闆，甚麼事？」蕭原轉過身，看着客棧老闆。

吳老闆摸摸鼻子，又哼了一聲，才說道：「蕭爺，是這樣的……與你一起來投棧的那個姑娘……」

蕭原心頭震了一下，雙眼陡睜，疾聲道：「可是出了甚麼事？」

吳老闆震了一下，急忙道：「蕭爺，別緊張，是這樣的……你出外不久，有幾個人闖進來，其中一個說是……何姑娘的男人，要帶她回家，我見他們來勢汹汹的，便對他說，何姑娘是跟蕭爺來投棧的，我不認識你，也不知你是甚麼人，你要帶何姑娘走，不是不成，但要等蕭爺你回來後當面說清楚。那幾個人却聲聲要馬上帶何姑娘走，並且硬往裏闖，我與兩個伙計極力勸阻，他們都不聽，結果被他們闖進去，撞開門，硬是將何姑娘拉走……我急得甚麼也似的，却不知道往那裏去找你……你回來時，本應立刻告知你的……又怕你責怪咱們……但是，總要告訴你的……蕭爺，你不會責怪我們吧？」吳老闆有點惶恐地看着蕭原。

蕭原氣得一拳擊在墻上，脫口駡道：「媽的，光天白日，强拉人去賣，還有國法麼？」

吳老闆見蕭原怒氣冲冲，嚇得退縮了一步。

蕭原見嚇着吳老闆，有點過意不去，忙放緩語氣說道：「吳老闆，別驚怕，我沒有怪你，那個男人確是何姑娘的男人，不過還未成親，但是他却要將何姑娘賣掉還債，眞不是人！」

吳老闆一聽，一顆心頓時放下來。「連老婆也賣？那還是人！早知這樣，拚了這條命，也不讓他帶走何姑娘！」

「吳老闆，我不跟你說了，我要去找那個傢伙，要不，那傢伙將何姑娘賣了，那就無法救她脫離苦海……」蕭原話未說完，已匆匆往外走。

*　*　*

由於不知道劉錦福住在那裏，走出客棧後，蕭原馬上站住，一時間不知往那裏去找才是。

略爲猶豫了一下，他立刻拔腿往自衛隊部跑去。

這時已是傍晚時候，不少人家已點了燈。

蕭原往自衛隊部跑去，是要找丁雙喜。

他認爲丁雙喜一定知道劉錦福住在那裏，因爲丁雙喜認識劉錦福這個人。

蕭原一口氣跑到隊部，只聞裏面傳出一陣猜拳鬥酒之聲，好不熱鬧。

他一頭跑入隊部裏面，雙眼一掃，看見丁雙喜與谷金城、馬新等人坐在最裏面的一張桌子，忙高聲招呼一聲「丁老哥！」

丁雙喜剛好放下酒杯，聞聲抬頭一看，見是蕭原，立刻站起來，招手道：「蕭老兄，你來了，快來坐下喝酒！」

蕭原三步兩脚疾走過去。「丁老兄，我不是來喝酒的，我是來找你打聽劉錦福那傢伙的住址，我要去找他！」

丁雙喜呆了呆。「蕭老兄，不是說好了，先趕回來喝酒的嗎？」

谷金城却聽出不對勁，接口道：「蕭老兄，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呼口氣，說道：「劉錦福帶了幾個人到客棧去，强行帶走了何姑娘！」

「媽的，這還成甚麼世界！」谷金城霍然站起來，「姓劉的未免太兇狠了！」

馬新也開口道：「姓劉的硬是要將老婆賣掉，眞是丟盡了我們男人的臉。」

「丁老兄，你一定知道姓劉的住在那裏，快告訴我，遲了恐怕來不及阻止姓劉的將何姑娘賣掉，可能會害死何姑娘的！」

丁雙喜似乎有六七分酒意。「劉錦福……住在墟鎮西面那條叫慈孝里的

巷子內，嗯……我想一下，好像是第七家，對對，沒有錯。」

「丁老兄，我對墟內的街巷不大認識，你可以派個人帶我去嗎？」蕭原不想打擾他們的興緻，不敢要丁雙喜帶他去。

丁雙喜却道：「蕭老兄，他們都喝得興高彩烈的，我喝夠了，我帶你去！」

蕭原還想客氣，丁雙喜已推開櫈子。「客氣甚麼，我答應幫忙便一定幫忙，我不是沒有口齒的人！」跟着對谷金城、馬新等人道：「失陪了，你們請繼續喝。」拉了蕭原便往外走。

背後突然响起谷金城的聲音：「兩位，等等，我跟你們一道去，我要見識一下那個姓劉的是否長了一副禽獸樣子！」

蕭原扭頭想對谷金城說話，谷金城已搶着說道：「蕭老兄，我知道你想說甚麼。酒，甚麼時候也可以喝，這種事，可不是時常遇上的，既然遇上了，若是袖手不管，那還是人嗎？」

蕭原聽他那麼說，抱歉地道：「谷老兄，擾了你們的酒興，眞對不起。」

谷金城追上蕭、丁兩人，伸手拍拍蕭原的肩頭。「蕭老兄，見面也是朋友，既是朋友，說甚麼客氣話！」

蕭原想不到谷金城是一個那麼爽朗義氣的人，頓時對他大生好感。

說着話，三人已飛快地走出隊部。

馬新與他的手下仍在繼續喝酒。

* * *

劉錦福不在家中，蕭原異常焦急。

丁雙喜這時已酒意全消，他也很擔心何婉芳的命運，急急向隔鄰的一戶人家詢問劉錦福是否曾回家、甚麼時候出外的，有沒有帶着何婉芳。

隔鄰那戶人家的男人說：「劉錦福自午後與童養媳吵架，兩人一跑一追離開屋子後，便一直沒有回家。」

蕭原一聽，急得不得了。

要是何婉芳有甚麼不測，他一輩子也不會安樂的。蕭原恨不得立刻找到劉錦福。

丁雙喜似乎也知道事態嚴重。「與他這種人交往的，當然不會是正經人，走，我們去找一個人，他一定知道劉錦福將老婆賣給誰！」說着，他便當先往巷子外面走去。

蕭原與谷金城急急跟在後面。

「丁老兄，像劉錦福這種人，只有賭才會敗去家產，並欠下一身債，你帶我與蕭老兄去找的人，是不是開賭的？」

「嗯。」丁雙喜點點頭。「我帶你們去找的人叫大鼻九，劉錦福就是在他開的賭檔內輸掉家產的，那傢伙一定知道劉錦福將老婆賣給誰。」

三人越走越快，最後跑起來，跑過兩條街，穿過四條巷子，丁雙喜終於在一間屋子前停下。

那間屋子看上去並不怎麼大，蕭原懷疑這麼樣的一間屋子怎能開賭。

「到了。」丁雙喜扭頭對蕭、谷兩人說。

谷金城疑惑地看看丁雙喜。「丁老兄，那個大鼻九就在裏面開賭？」

丁雙喜點點頭，上前拍門。

裏面立刻有人問：「誰？」

「我，丁雙喜。」

兩扇門立刻打開，一個漢子探身出來，朝丁雙喜點頭笑道：「丁隊長這麼有興緻，一早便來賭兩手？」

丁雙喜板着臉。「大鼻九在嗎？我是來找他的！」

「在，在。」那漢子兩眼骨碌碌地溜着谷、蕭兩人。「九哥在裏面，這兩位是……」

丁雙喜一把將他推開。「說了你也不認識，看着門吧！」一腳踏進屋內，但立刻又停下來，扭頭對那漢子道：「劉錦福來過嗎？」

那漢子搖搖頭。「他身上連個銅板也沒有，賭甚麼？賭手指！」

丁雙喜不再理會那漢子，走進屋內。

蕭、谷兩人跟着走進去，那漢子隨即將門關上。

蕭原與谷金城走進屋內，發覺屋內的情形與他們猜疑的相符，屋子確是不大，走進門內是一截堂屋，擺放了枱椅等雜物，後面便是房間，聽不見賭錢時吆喝之聲。

兩人疑惑地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又不好問丁雙喜，只好悶不作聲，跟着丁雙喜往屋裏走去。

丁雙喜一直走往屋子裏面——其實是向後門走去。

後門是虛掩着的，丁雙喜似乎很熟悉這裏的形勢，伸手將後門拉開，走出去。

蕭、谷兩人亦步亦趨，走出後門，發現那裡是一個小天井，天井的左邊有一道門，丁雙喜往那道門走去。

至此，蕭、谷兩人才知道開賭的地方並不在走進來的屋內，而是在天井隔鄰的那間屋內。

丁雙喜在門上敲了四下，那扇門立時打開來。

丁雙喜才走進去，門內那人一眼看見是丁雙喜，不由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陪着笑道：「丁隊長，是你，這麼早啊！」

丁雙喜板着臉道：「大鼻九呢？」

那人忙道：「原來丁隊長是來找九哥，他在房間內。」

「嗯！」丁雙喜向裏面走去。

在丁雙喜走進去的刹那，屋內那些正在賭得高興的賭徒不約而同地停下來，驚疑地看着丁雙喜，及至聽他說是來找大鼻九的，才又繼續賭下去。

蕭原與谷金城跟着丁雙喜走進去，只見裏面很大，擺放了五六張賭桌，可能由於時候還早，每張賭桌只有

三五個人在賭。

偌大的一間房屋內，除了賭桌之外，甚麼也沒有，顯得頗寬大，在屋裏左邊的一個角落，有一個很小的房間。

丁雙喜向那個房間走去。

房間的門是開着的，丁雙喜一腳踏進房間內。

房間內的兩個人馬上站起來。

是一男一女。

男的大約三十多四十不到，臉皮像橘子皮那樣，最觸目的是那個比常人大很多的鼻子，不用說，這人就是丁雙喜要找的大鼻九！

那個女的年約三十出頭，一副騷貌，本來是坐在大鼻九的大腿上的，現在則尷尬地垂下頭來。

大鼻九陡然睜大的雙眼在看清楚走進來的是丁雙喜後，馬上收斂，咧開嘴巴笑道：「丁隊長，是你啊，快請坐！」

丁雙喜似笑非笑的，兩道目光從大鼻九的身上溜到那女人的身上。「大鼻九，好艷福啊，這麼快便搭上這一個……」

大鼻九尷尬地乾笑兩聲：「丁隊長，別笑我了，這麼早來找我，有甚麼事？」一眼看見跟着丁雙喜走進來的蕭、谷兩人，大鼻九兩道目光馬上射在兩人的身上。

那個女人被丁雙喜那句話說得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尷尬死了，將頭垂得低低的，不敢看丁雙喜一眼。

丁雙喜不理會大鼻九的目光，說道：「劉錦福賣媳婦的事，你不會不知道吧？」

大鼻九兩道目光仍然看着蕭、谷兩人，乾笑道：「丁隊長，怎麼不介紹那兩位朋友……」

丁雙喜臉色一沉：「我兩位朋友沒有興趣認識你，只想知道劉錦福要將媳婦賣給誰！」

大鼻九身子震了震，急道：「敗家福要將媳婦賣給林培，他欠了林培六十多個大洋，沒錢還，只好……」

「媽的，原來他要將媳婦賣給林培！」丁雙喜咒罵一聲。「林培今晚有來嗎？」

「沒有。」大鼻九搖搖頭。

丁雙喜不再逗留，轉身向蕭、谷兩人招呼一聲：「兩位，我們去找林培！」

無良惡漢　販賣媳婦

丁雙喜與蕭原、谷金城在林培的家中找到林培。

丁雙喜與蕭、谷兩人找到的林培時，林培已經死了。

他是被人用刀斬死的。

致命傷是頸側的那一刀。

那一刀斬得頗深，連頸側的血管也被斬斷，流了一床血。

原來，林培是死在房間內的那張床上，身上只穿着一條牛犢短褲。

他的手上，緊緊抓着一塊撕下來的衣布。

他的手臂及胸膛上，更有被指甲抓破的血痕。

丁、蕭、谷三人看着林培的屍體，呆住了。

之前，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林培會被人殺死！

蕭原看清楚林培手上抓着的那塊衣布，心頭不由震動了一下，倒吸了一口氣。

他認出，林培手上的那塊破衣布，與何婉芳身上所穿的那套衣服是一樣的。

他記得很清楚，他替何婉芳買了兩套衣服，兩套都是花布衣服，一套淺紅、一套紫黃，何婉芳換上了紫黃的那一套，而林培手上抓住的那塊衣布，正是紫黃色的，花式與何婉芳穿在身上的那套衣服相同。

丁、谷兩人看到蕭原神色有異，不由都看着他。「蕭老兄，有甚麼不妥？」谷金城忍不住問。

蕭原沒有說話，指指林培手上那塊布，跟着扳開他的手指，拿出那塊布來，仔細地看着。

他恐怕認錯了，要仔細地辨認清楚。

實則，他心裏是不願意相信，林培手上那塊破衣布，是從何婉芳身上撕下來的。

不情願相信是一回事，事實上，他在仔細看過後，認出那塊衣布確是與何婉芳身上所穿的那件衣服是相同的。

「蕭老兄，你認得這塊衣布？」谷金城見蕭原沉吟不語，心裏已猜出端倪，但也沒有說出來。

丁雙喜道：「這是塊花布，可能是從女人身上的衣服撕下來的。」

話聲未落，他馬上如夢初醒般大驚小怪地道：「蕭老兄，敗家福不是將媳婦賣給林培嗎？這塊花布會不會是從敗家福的媳婦身上撕下來的？」

谷金城瞥了丁雙喜一眼，沒有說話，因他認爲丁雙喜問的那句話是多餘的。

蕭原不好不答。「丁老兄，這點極有可能，我認出這塊花布與何姑娘身上的那套衣服是一樣的！」

「赫！」丁雙喜雙眼一睜，表情豐富，差點沒有跳起來。「這麼說，豈不是她殺死林培的！」

谷金城忍不住開口道：「丁老兄，這塊花布就算是從那個……何姑娘身上撕下來的，也不能斷定她就是殺死……林培的兇手！」

「谷老兄，你這麼說便錯了。」丁雙喜認眞地道：「眼前的情形是林培被人殺死了，而他的手上則緊緊抓着一塊從敗家福那個媳婦身上撕下來的花衣布，那不是明擺着，敗家福的媳婦在抗拒林培的強迫時，不知怎的，可

能是錯手殺死他，驚怕之下逃去了。」頓了一下，又道：「你們看看，林培身上只穿着一條牛犢褲子，這情形，任誰也看得出來，他想要敗家福的媳婦，要不，他怎會只穿一條牛犢褲子，死在床上？」

蕭原與谷金城都沒有吭聲，因爲兩人都覺得丁雙喜所說的話極有可能，因此，兩人找不到別的理由反駁丁雙喜的推斷。

不過，谷金城不大相信何婉芳是殺死林培的兇手，他重新看了看林培的屍體一遍，指着林培頸上的致命傷口，道：「丁老兄，你看看，林培頸上這道傷口這麼深，我以爲一個驚慌駭怕的女子，斷不會有那麼大的力氣斬得那樣深，而且懂得在致命的地方，所以我懷疑兇手另有別人。」

蕭原覺得谷金城說的也不無道理，正想說話，丁雙喜已不以爲然地道：「谷老兄，一個人發起狂來的時候，別說是女人，就算是一個老太婆，也有氣力斬得那麼深！至於你所說不懂得斬在致命的地方，那有可能是她那麼巧，一刀斬在那地方，意外地將林培一刀殺死了。」

蕭原這時心亂如麻，事實上，他一直在心裏責怪自己，要不是將何婉芳留在客棧內，那就不會被劉錦福將她帶走，也就不會發生這件兇案，姑勿論何婉芳是否是殺死林培的兇手，眼前的情形，擺明了她的嫌疑最大。因此，他心裏有一種感覺，若她有甚麼事故，是他害了她。

深深吸口氣，蕭原努力地將心裏的煩擾壓下去。「丁老兄，眼前的情形，確是何姑娘的嫌疑最大。不過，也有可能另有內情。一個女子在殺了人之後，沒有可能還能鎮定得連殺人的兇器也帶走，我們何不在屋子內各處搜尋一下，看看能否找到兇器！」

谷金城第一個贊成，丁雙喜雖然不大以爲然，但却不好反對，三人於是在屋內搜尋起來。

三人搜遍了整間屋子，都找不到兇器。

最奇怪的是，林培家中的菜刀仍好好地擺放在廚房內。

對於這一點，谷金城提出他的見解。「丁老兄、蕭老兄，你們都看到，林培頸上的致命傷是被利器所斬的，不可能是柴刀或是斧頭所斬的，兩位認爲然否？」

丁、蕭兩人點點頭，同意谷金城的話。

事實上，林培頸上的傷口，確是只有刀子一類的利器才能弄得出來的。

谷金城繼續說下去：「兩位，林培頸上的傷口既然只有刀子一類的利器才能弄得出來，那麼，兇器最有可能是菜刀，而何姑娘決不可能在身上帶着一把菜刀或是刀子之類的利器，因爲，她沒有可能在客棧內拿到菜刀，那麼，她身上不可能藏着刀，她要斬死林培，只有在屋內拿取，而屋內最現成的利器是菜刀，但林培家中的菜刀沒有遺失，仍擺放在灶間，那麼，何姑娘若是殺死林培的兇手，那她拿甚麼來殺死他？」

在谷金城說第一句話時，蕭原已猜到他下面所說的是甚麼，而他的想法也與他一樣，因此，谷金城才說完，蕭原馬上道：「谷老兄，我的見解與你一樣，我懷疑殺林培的兇手另有其人。」

丁雙喜沉吟了一會，不得不同意谷、蕭兩人的見解：「兩位說的不無道理，不過，若兇手另有其人，那麼會是誰？」雙眼來回看着兩人。

蕭原道：「有可能是劉錦福。」

丁雙喜馬上道：「蕭老兄，若劉錦福膽敢殺死林培，他就不用賣媳婦了。」

谷金城却道：「丁老兄，話不是這樣說，或許，他不甘林培佔了自己的媳婦，又或是見財起貪意，惡念頓生，下手殺死林培。」

蕭原急於想找到何婉芳，況且，在這裏胡亂推測，等如浪費時間，不可能得到確實的答案，更不能捉到兇手，他不等丁雙喜再開口，馬上道：「兩位，咱們在這裏說到天亮，也不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要捉兇手，首先要找到何姑娘、劉錦福兩人，才能從他們口中知道當時的情形，捉到眞兇。」

谷金城首先同意蕭原的提議。「對，當務之急，就是盡快找到他們。」

丁雙喜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同意，於是，三人離開林培的屋子，到隔壁拍開一戶人家，着那戶人家派個人火速趕去隊部，通知隊上的人趕來，處理這裏的事情。

那戶人家聽說林培被殺，大驚失色，馬上派了一個男丁趕去隊部報訊。

之後，三人便去找何婉芳與劉錦福。

* * *

蕭原三人很快便找到劉錦福。

三人是在距林培的家不太遠的一個茅厠旁邊，發現劉錦福的。

不過，劉錦福已經死了。

他是被人殺死的。

致死的原因是被人在喉頭上狠狠地割了一刀，割斷喉管，那還活得了。

現場沒有打鬥掙扎的痕跡，因此，蕭原三人推斷，劉錦福是被人從背後冷不防一刀割斷喉頭致死的。

從劉錦福倒斃在茅厠旁邊，三人還推測劉錦福是在解手後，從茅厠走出來時，被兇手殺死的。

爲了一個何婉芳，接連出了兩條人命，在丁雙喜的記憶中天井墟好久未發生過兇殺命案，丁雙喜只覺心驚肉跳，頭皮發炸，沒了主意。

幸好蕭原經歷和偵辦過幾宗這類命案，算得上經驗豐富，而谷金城雖然是個生意人，但却見多識廣，爲人素有膽色及主見，要不，他也不敢以身作餌，剿滅了那伙土匪，兩人在附近一帶搜索了一遍，結果，在附近發現了血漬及幾個鞋印。

不過，那些血漬與鞋印對偵查沒有多大作用。

蕭原與谷金城商量了一會，決定叫丁雙喜趕回隊部，派人抬走劉錦福的屍體，並在附近展開搜索，看看能否找尋到別的綫索。

丁雙喜已六神無主，兩人那麼說，他立刻照辦，馬上趕回隊部。

蕭、谷兩人留在現場，等候隊上的人趕來。

在等待中，蕭原一直擔心何婉芳的安危。

他擔心何婉芳也遭了毒手！

自發現林培的屍體開始，直到如今，他仍然不相信何婉芳會殺人。

他焦灼不安得站不定，來回走動着。

谷金城居然看出來。「蕭老兄，你可是擔心何姑娘的安危？」

蕭原停下脚步，嘆了一聲。「谷老兄，不擔心是假的。老實說，她若有甚麼……我會不安的，要是不把她留在客棧，那就不會弄出連串的事故來，好像是我害了她。」

谷金城拍拍蕭原的肩頭。「蕭老兄，你是我認識的人中，心腸最好的一個……放鬆點，別心焦，俗語有謂生死有命。她要是遇害了，你着急也沒用，救不了她，她若是不該死，那一定還活着，那你豈不是白焦急一場？一句話，放開點，那就心安了。」

蕭原覺得谷金城說的不無道理，呼口氣，感激地道：「谷老兄，謝謝你的開解，你是一個很特別的商人！」

谷金城笑笑：「蕭老兄，老實對你說，我根本就不喜歡做生意，平生最喜歡結交爽快的朋友，也喜歡冒險，要不是祖上遺留下來的生意，不管不成，我早已到外邊去闖蕩了。」一頓，他又道：「蕭老兄，我聽丁老兄說，你是省城有名的追捕手，不知有多少悍匪巨盜曾落在你的手上，無一漏網，想想那種日子，也夠驚險刺激，唉，我眞羨慕你幹的追捕手生涯！」

蕭原笑笑，道：「谷老兄，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幹咱們這一行的，簡直是玩命，說不定在那一次會死在匪徒的鎗下，要不是爲了生活，那一個願幹？在旁人看來，幹咱們這一行的確是驚險刺激，賺錢又易，他們却不知道咱們在追捕匪徒的過程中，不但要歷艱險，還得吃盡苦頭，一個不小心，便會喪生在荒山野嶺。谷老兄，你若是經歷過一次，保證你發誓一輩子也不再幹。」頓一下，又道：「就像我這一次追捕岑大壯吧，一直追踪了他二十多日，才在一個叫玉田鎮的地方捉到他，那知道鎮上的保安隊長却貪贓枉法，收受了岑大壯的賄款，不但私放了他，還打算殺我滅口，要不是一個姓徐的隊目想扳倒他的頂頭上司，取而代之，暗中通知我，救我脫出險境，我已經死在玉田鎮上了。谷兄，你說，這種生涯有趣麼？」

谷金城聽蕭原說完，愧然道：「蕭老兄，你說得沒錯，我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若不是聽你說，我還以爲那是很刺激有趣的。我以後也不會那麼想了，不過，我仍然很佩服你。」

蕭原吁口氣。「谷老兄，你才教人佩服哩，這件事本來與你無關的，你却連酒也不喝，跟我去管閒事，實在感激你。我幹了這麼多年捕手生涯，到過不少地方，見識過不少人，有錢而又見義勇爲的人，我沒有見識過多少個，你是其中的一個。」

谷金城連連搖頭道：「蕭老兄，你太誇獎我了，我還不是與其他人一樣，只不過我生性好動，好奇心又重，由於我自小過着安樂的生活，所以長大了之後，對冒險刺激的事情特別感興趣，才會這般多管閒事，其實，我是不知死字怎麼寫，若是有一天教我遭遇到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歷，說不定我會變得怕死，以後再也不敢去冒險。」

蕭原握握谷金城的手。「谷老兄，無論如何，你這一次的幫忙，我會永遠記着。」

「蕭老兄，你這麼說，我眞是受寵若驚。」谷金城也握住蕭原的手。「能夠認識你，我很榮幸。你要記着我，那你日後有機會到縣裏去，別忘了到祥興銀號找我喝酒聚舊……」

蕭原忙道：「谷老兄，難得你當我是朋友，日後有機會到縣城，一定去拜訪你。」

谷金城認眞地道：「蕭老兄，當眞的啊！」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谷老兄，能夠認識你這個朋友，就算捉不到岑大壯也是值得！」

谷金城沒有再說話，只是用力握了一下蕭原的手。

* * *

經過徹夜的搜索，仍然也找不到何婉芳。

蕭原很擔心何婉芳的安危，雖然一夜沒有睡，仍然沒有一點睡意。

丁雙喜認爲何婉芳一定已逃出了鎮外，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馬新與他的手下，是唯一沒有參加搜索的，他認爲，何婉芳一定是殺人兇手，要不，她爲何會失去踪影，不到隊部來投案？

谷金城却不同意馬新與丁雙喜的看法，他認爲，在未找到何婉芳查明眞相之前，最好別妄下判斷。

蕭原同意谷金城的看法。

本來，今日馬新便要帶隊返回縣城，由於發生了林、劉兩人被殺的兇

案，職責上，他是要着手偵辦的，所以，他雖然不大願意，也只好留下來。

對於那兩件命案，他可說是茫無頭緒，只好虛應故事地派出手下，繼續偵查找尋何婉芳的下落。

蕭原與谷金城早已向林培的左鄰右里查問過，據那些鄰居說，他們均沒有聽見甚麼及看到甚麼，只有一個十多歲的小童曾走出屋外小便的時候，看見一個女子從林培的屋內慌急地跑出來，小孩子那裏懂得，只是奇怪地朝那女子看了一眼，便返回屋內。

蕭原與谷金城都認爲，那女子極有可能是何婉芳。

對於整件兇案，他們所知道的就只有這麼多，換句話說，對於這件案子，他們仍然沒有頭緒。

蕭原與谷金城曾與丁雙喜查問過那些與林培及劉錦福過往甚密的朋友，但却得不到甚麼線索。

昨晚發生的那件命案，已經傳遍了整個墟鎮，自然引起一陣恐慌和議論。

吃過午飯後，蕭原與谷金城決定全力追尋何婉芳的下落。

那是唯一能解開此案之謎的鑰匙。

* * *

經過差不多半日的查訪，蕭原與谷金城終於查到何婉芳與住在鎮沿的一戶人家最談得來。

那戶人家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

據說，那個寡婦由於沒有所出，爲人頗孤僻，但却與何婉芳頗投緣，視她如女兒一樣，有甚麼好吃的，必會留些給她吃，而何婉芳有甚麼委屈，也會向她傾訴。

蕭原與谷金城認爲這是一條綫索，說不定，何婉芳曾找過那個姓梁的寡婦，雖然天已開始黑下來，兩人仍然去找梁寡婦。

梁寡婦的屋子很大，蕭原與谷金城根據那間屋子，推測梁寡婦家境不俗。

梁寡婦的大門半開半掩着，堂屋內黯黑一片，沒有點燈，也不見人影，蕭、谷兩人不好貿然走進去，於是在門外高聲叫道：「梁大嬸，梁大嬸，妳在屋內嗎？」

屋子後有人漫聲應道：「誰啊？甚麼事呀？」

蕭、谷兩人聽聞屋內有人，於是走入屋內。

未幾，兩人便聽到屋後响起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隨着脚步的移動，一個婦人從裏面走出來。

蕭、谷兩人正想開口招呼那婦人，那婦人已愕然瞧着兩人，驚詫地道：「你……兩個是甚麼人？我不認識你們……」

蕭原忙陪笑道：「梁大嬸，我們是從縣裏來查案的（由於他們的身份頗尷尬，所以，兩人只好冒認是縣裏辦案的人員，免得要費一番唇舌解釋），我姓蕭，叫蕭原，他姓谷，叫谷金城。」

梁大嬸聽聞兩人是縣裏來的「長官」，忙客氣地道：「兩位長官，請坐啊，找我有甚麼事呀？我可沒有犯事啊。」

谷金城和氣地道：「梁大嬸，我們沒有說你犯了事，妳有聽聞昨晚發生的兩件命案嗎？」

梁寡婦坦然道：「聽說過，怎會沒有聽說，這多年來，墟鎮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麼駭人的殺人案子，我聽了，心裏不舒服了半天。」

「梁大嬸，那你一定聽聞劉錦福的童養媳何婉芳與那兩件殺人命案有關吧？」蕭原接口問，一直注視着梁寡婦的神情變化。

梁寡婦馬上點點頭。「鎮上的人都在說着這件事，怎會沒有聽聞，但我不相信阿芳是兇手。」

「梁大嬸，妳爲何這麼肯定？」谷金城立刻問道。

梁大嬸遲疑了一下，才道：「阿芳是我自小看着她長大的，我很疼愛她，她是個乖順的孩子，很怕事，別人殺鷄也不敢看，長官，你們說，這樣的一個孩子，怎會殺人？說她殺人實在冤枉。」

「梁大嬸，聽說妳跟她很要好，把她當作女兒一樣，」蕭原兩道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梁寡婦的臉上，「她在失踪前有找過你嗎？」

梁寡婦馬上搖搖頭。「沒有，她沒有找過我，我一直擔心她是否出了事，唉，那孩子好命苦啊，自小便被賣給劉家做童養媳，受劉家那個不長進的孩子欺負，沒有一天好日子過，姓劉的那個敗家子還要將她賣了，她曾向我哭訴過，可惜我沒有那麼多錢幫她……嗚嗚，怎麼我們做女人的都那麼命苦……」梁寡婦竟悲苦地哭起來。

蕭、谷兩人聽着，心裏一陣難過。

待梁寡婦哭聲稍歇，蕭原才溫聲道：「梁大嬸，我們不是來拘捕何姑娘的，我們只想幫她，我們與你一樣，都不相信她是殺人兇手，你要是知道她在那裏，請告訴我們，只有找到她，才能夠幫她……」

梁大嬸沒待蕭原說完，已急不迭道：「長官，我眞的不知道她在那裏，我一直替她擔心，要是她來找過我，我早已叫她去投案，洗脫自己的嫌疑。」

谷金城正想開口說話，却被蕭原阻止了。「梁大嬸，那麼不打擾妳了，何姑娘若來找妳，請妳告訴她，我蕭原想幫助她，叫她到隊部找我，千萬記着。」邊說邊站起身來。

梁寡婦沒有留二人再坐一會。「長官，若是見到她，我會轉告她，兩位長官慢走啊。」

蕭、谷兩人客氣一句，走出梁寡婦家。

梁寡婦將兩人送出門外，返身走入堂屋，點亮了一盞燈，然後走入裏面，未幾，端了飯菜出來，一個人坐在堂屋內吃飯，兩扇大門敞開着。

* * *

離開梁寡婦的家後，才走出不遠，谷金城便忍不住對蕭原道：「蕭老兄，你相信梁寡婦的話嗎？」

蕭原搖搖頭。「谷老兄，你可有留意到，梁寡婦在說話時，兩眼一直不安地轉動着？」

谷金城點點頭。

蕭原接着說道：「因此，我懷疑她知道何婉芳的下落。」

「我也是這麼想，」谷金城道：「蕭老兄，那你爲何不搜索她的屋子？」

蕭原搖頭道：「谷老兄，換了是你，你會不會將她收藏在屋子內？」

谷金城雙眉一剔，搖頭道：「不會，那樣做很容易被附近的人發覺。」

「所以，我才不搜她的屋子……」

蕭原一句話未說完，谷金城已搶着道：「但却暗中監視梁寡婦的動靜，是不是？」

「谷老兄，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蕭原道：「希望我們的推測沒有錯，那就可以從梁寡婦的身上查出何姑娘的下落。」

谷金城連連點頭。「蕭老兄，我們馬上暗中監視？」

蕭原點點頭。

「晚飯怎樣了？」谷金城摸摸肚皮。

蕭原沉吟了一下，道：「這樣吧，這個時候，梁寡婦不會離開屋子的，你在附近監視她的動靜，我去買點食物回來，好嗎？」

谷金城點頭。「你快去快回，我在附近監視。」

蕭原馬上拔脚便走。

谷金城找了個隱蔽的地方，監視着梁寡婦那間屋子。

* * *

梁寡婦一直沒有離開屋子。

深夜，她才熄燈關門。

蕭原與谷金城在附近監視，少說點，也已站了個多二個時辰，站得腿也痠了。

看着梁寡婦那間陷入黑暗的屋子，谷金城低聲道：「蕭老兄，咱們怎辦？」

蕭原道：「谷老兄，我留在這裡繼續監視，你回隊部好好睡一覺吧，很感激你陪我跑了一天……」

谷金城不等蕭原說完，已連連搖頭。「蕭老兄，這怎行？昨晚你也沒有睡過，你這麼說，是不將我看作朋友了。」

蕭原忙道：「谷老兄，我正是將你當作朋友，才……」

谷金城馬上道：「既然你當我是朋友，那就不要叫我回去睡覺，你應該聽聞過『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這句話吧？我要是獨自回去睡覺，那還夠朋友？」

蕭原感動地道：「谷老兄，你眞是個夠義氣的朋友！」

谷金城道：「蕭老兄，是朋友，便別說這種話。這樣吧，既然我們不知道要在這裏站多久，咱們輪流睡覺，那就不用兩個人都眼巴巴地望了。」

蕭原道：「好啊，就照你的話去辦，你先睡，若沒有動靜，一個時辰後，我叫醒你。」

谷金城還想說話，蕭原已搶着道：「就這樣決定，谷老兄，你若再爭持，那就不夠朋友了。」

谷金城聽他那麼說，只好依言，在附近拿了兩綑禾草回來，鋪在地上睡覺。

不到一盞茶時間，谷金城已睡着了。

蕭原聽見谷金城發出輕微的鼻息聲，禁不住大大地打了個呵欠。

昨晚奔走了一夜，沒有闔過眼，今日又跑了一天，不累不睏才怪。雖然又睏又累，蕭原還是強撐着。

事實上，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何會那樣緊張着意何婉芳的生死下落。唯一的解釋是，他與何婉芳的身世相似，因此才對她大爲同情，不自覺地盡全力去幫助她。

他對何婉芳的幫助，完全沒有半點私心，所以他沒有想到其他的。

一個人無聊地等待着，既枯燥又難耐，加上又累又睏，蕭原幾乎支持不住，有兩次竟不自覺地打起瞌睡來，幸好他馬上警覺，要不，在他打瞌睡時，梁寡婦若是恰好離開屋子，他就懵然不知了。

梁寡婦的屋子一直沒有動靜。

好不容易，蕭原捱過了一個時辰。

蕭原正想叫醒谷金城，但見他睡得那麼沉，又不忍心叫醒他，掩着嘴打了個呵欠，甩甩腦袋，强自振作精神。

驀地，他聽見梁寡婦屋後响起一下輕悶的狗吠聲，最初，蕭原不以爲意，接着心頭一動，半夜三更，必是有甚麼東西驚動了狗隻，狗隻才會吠叫，而狗隻只輕吠了一下，那表示驚動狗隻的是牠熟悉的人或畜牲，要不，牠不大聲吠叫才怪。一念及此，他不由自語的道：「會不會是梁寡婦從後門偷偷溜出外面，驚動了她養的狗，向她吠叫，發覺是主人，馬上停止吠叫？」

既然有這個可能，他當然要去看一下，要不，若是眞的，那就錯失了機會。

他馬上將谷金城搖醒。

谷金城雖然睡得很沉，但一搖便醒，而且一下子便清醒過來。「時間到了？」他低聲問蕭原。

蕭原搖搖頭，用手指了一下梁寡婦的屋子，悄聲道：「有動靜，快跟我

來。」

話剛說完，立刻疾快地朝梁寡婦的屋後走去。

谷金城立刻明白過來，頓時精神一振，急急跟着蕭原。

走到梁寡婦的屋後，蕭原一眼便瞥到一條人影轉沒在巷子那一頭的右首轉角處，忙將身子閃掩起來，跟在他身後的谷金城很機警，馬上閃沒在蕭原身後。

蕭原悄聲對谷金城道：「我看見一條人影轉沒在巷子那頭的轉角處。」說完，一下子從墻角後閃出去，往巷子那頭走去。

在走到梁寡婦那間屋子的後門前，蕭原停下來，伸手輕輕推了一下那道後門，那扇門悄沒聲息地被推開來，蕭原忙將那扇門帶上，朝谷金城點點頭，立刻放開脚步，疾快地往前走。

谷金城一步也沒有落後，心裏很興奮。

剛才，蕭原輕輕將梁寡婦家的後門推開一點，那就探出那道後門是虛掩着的，梁寡婦要是在屋子內睡覺，斷不會不關好後門的，換言之，後門虛掩，那只有一個可能——梁寡婦從後門溜出外面，人在屋外，自然沒法將後門自內門好，只好虛掩着。

絕無疑問，剛才轉沒在巷子那端轉角處的人影，就是梁寡婦。

梁寡婦深夜偷偷外出，一定有古怪，其中的一個可能是，她去探望何婉芳。

蕭、谷兩人一直暗中跟着前面那條人影，由於恐怕被前面那個人發現，兩人不敢跟得太貼近，以至有兩次差點失掉前面那個人的踪影。

從前面那條人影的身形來看，應該是個女子的身形。

不知不覺間，蕭、谷兩人跟着那條人影走出鎭外，來到一間很小的庵堂。

那人影在庵堂前停下來，回身向來路看了一會，才轉身舉手拍門。

接着，庵門半開，那條人影一閃身走了進去，庵門立刻掩上。

蕭、谷兩人匿在老遠的一棵樹後看着，等了一會，才從樹後閃出來，掩向庵堂。

兩人掩到庵堂前，先繞着庵堂走了一轉，看看是否可以潛入，要是不能，只有叫門進內查看了。

兩人發覺可以從庵堂的後面潛進去，那裏是一個天井，雖然墻很高，他們總有辦法攀上去的。

兩人選擇在墻角處攀上去，由蕭原在下面墊起谷金城，只要往上縱身，應該可以攀抓住墻頭。

由於谷金城要踏在蕭原的肩頭上縱身往上躍起，蕭原必須要站得很穩，因此，他必須要借助墻壁來穩定身形，而站在墻角下，兩手各自按住兩邊的墻壁是最能夠穩住身形的，所以，兩人才會選擇從墻角攀上墻頭。

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谷金城總算抓住墻頭，蕭原立刻用雙手托住他的脚底，用力往上一托，谷金城借勢往上一引，攀上了墻頭。

蕭原接着抓起一根早已找到的竹桿，舉起來，讓谷金城抓住，待他用雙手抓牢後，蕭原便抓住那根竹子，雙脚踩着墻壁，一步步往上攀。

這樣往上攀爬，兩個人都要花大氣力，幸好兩人都支持得來，蕭原總算攀上墻頭。

兩人伏在墻頭上，喘了幾口氣，才抓着墻頭，將身子垂下，然後放開手，跳下去。

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自然會發出聲响，蕭、谷兩人不理會是否驚動了屋內的人，立刻竄向庵堂的後門。

庵堂的後門是關着的。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蕭原退後一步，運起全身之力，一脚蹬在門栓的部位上。

「砰」然一聲大响，那扇後門硬是被蹬開來——門栓被蹬斷了。

谷金城立時衝進屋內。

在那扇門被蹬開時，屋內响起了一聲驚怕的呼叫聲，接着，有人顫聲喝問：「甚麼人亂闖庵堂靜地？」

谷金城與蕭原不回答，從那條通往前面的甬道衝前去。

那條甬道的左首是三個房間，甬道的前面是一個小廳，小廳的前面才是庵堂。

兩人才衝到小廳子，兩個道姑正好慌惶地從庵堂匆匆走進來，一眼看見蕭、谷二人，驚得慌叫了一聲，退了一步，恐慌地瞧着二人。

「你……你兩個是甚麼人？」當先那個道姑年約五十多歲，蒼白一張臉，壯着膽，向兩人喝問。

眼見兩個男人深夜從後院闖進來，兩個道姑居然沒有被嚇得暈倒或是尖聲驚叫、奪門出外呼救，還敢從庵堂走進來查看，這兩個道姑的膽量可算不小。

谷、蕭兩人忙朝兩個道姑友善地笑笑。「兩位道姑，不用怕，我們不是盜賊，是從縣裏來查案的，偵查昨晚發生的兩件命案。我們之所以從後面闖進來，是因爲跟踪一個可疑的人，看見他進入了庵內，我們恐防會有甚麼事發生，所以才闖進來，請你們不要見怪。」谷金城說的話有眞有假。

蕭原接口道：「我叫蕭原，他叫谷金城。」

兩個道姑一聽，頓時張大了眼，直瞧着兩人。「你就是……蕭原？」

蕭原心頭一動，點點頭。「兩位道姑怎會知道我這個人的？莫非有人告訴你們？」

兩個道姑互相覷看了一眼，仍然由站在稍前的那個道姑說話。「不……我不過……一時口快……說了那句

話……我並沒有聽聞過你……的名字。」

蕭原從她的神態眼色，看出她在說謊，他却沒有追問下去，只是單刀直入地道：「是梁寡婦告訴妳的，是嗎？」

那道姑臉色驟變，蕭原接着又道：「我們看見那條進入庵內的人影，正是梁寡婦。」

谷金城接口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那位道姑口裏唸了一句道偈，才說道：「兩位長官，先前進入庵內的，確是梁施主。」

「她是來看望何婉芳姑娘的，是嗎？」蕭原緊接問道。

那個道姑又唸了句道偈。「不敢隱瞞，梁施主的確是來看望何姑娘的。」

「她們在那裏？」谷金城扭頭往後面那一排三個房間望去。

「梁施主已帶何姑娘離開。」道姑不急不慢地說。

「妳怎不早說！」谷金城氣急地說，欲往前面走去。

蕭原一把拉住他。「她們去了那裏？」

「聽說，她們去自衛隊找你。」道姑答。

「眞的？」蕭原心頭一寬。

「修道人不打誑語。」道姑說。

「走了多久？」蕭原問。

「就在你們撞開後門前，她們剛好離開庵堂。」那道姑說：「我才將門關上，便聽到撞門聲了。」

蕭原忙對那道姑道：「驚擾了，對不起，明天請叫木匠來修理好被我踢爛的木門，費用由我支付。」說完，拉了谷金城急急往前面走去。

兩個道姑忙跟在後面，送兩人出庵後，將庵門關上，然後到後面察看那扇後門破損得怎樣。

* * *

蕭原估計何婉芳必是聽了梁寡婦的話——說他與谷金城在入黑時曾去找過她，出於對他的信任，才離開庵堂，到隊部去找他。

因此，蕭原無暇詢問那兩個道姑何婉芳怎會躲藏在庵堂內，他只想趕快追上梁、何兩人，親眼見到何婉芳的人，他的心才會落實。

而另一個原因，是他恐怕何婉芳在往隊部的途中會發生意外。

離開庵堂後，蕭原與谷金城一路奔跑，希望可以追上梁、何兩人。

跑出頗遠，也沒有發覺梁、何兩人的踪影。

蕭原懷疑梁、何兩人走的是另一條路，畢竟梁、何兩人是本地人，熟悉道路，可能抄小路趕去隊部。

谷金城也感到有點不對勁，開口道：「蕭老兄，追了這麼遠也追不上她們，那兩個道姑會不會騙我們？」

蕭原遲疑了一下，搖頭道：「不會吧，出家人不打誑語啊，她們若是說謊，會損道行的。」

「但是，就算她們走得再快，我們也應該追得上她們呀！」谷金城道。

蕭原心頭跳動了一下，擔憂地道：「她們會不會……遭到意外？」

話未說完，沉寂的黑夜中，突然傳來一下悶促的慘叫聲。

蕭、谷兩人頓時脚步一窒，心頭驚跳了一下，扭頭往叫聲傳來的地方望去。

那地方距他們約十數丈外，黑黝黝的，看不清楚那裏的情形。

蕭、谷兩人只是窒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同時轉身拔腿往那邊奔去。

兩人是拚盡氣力往前奔的，速度很快，一口氣便奔到發出叫聲的地方，兩人即時看清楚，那裏是一間破敗的茅屋，屋頂經已掀掉了，有一堵墻也損塌了，黑暗中，兩人看到有一條人影在破墻那個方向閃沒。

同時，兩人也聽到破屋內响起「悉嗦」的掙扎聲及微弱的呻吟聲。

兩人一頭衝入茅屋內。

在奔往破茅屋的時候，兩人已將鎗拔出來。

蕭原比谷金城先一步衝進破茅屋內，因此，他第一個看見茅屋內，有一條人影在地上掙扎着往塌墻那邊爬去。

那條人影在蕭原衝入破茅屋時，自然亦發覺了他，頓時停止爬動，扭頭看着衝進來的蕭原。

蕭原一眼便認出那個爬在地上的人，正是梁寡婦。

破茅屋內雖然黑暗，由於茅屋頂沒有了，天上有黯淡的月光，所以蕭原仍然可以一眼便認出那個人是誰。

「梁大嬸！」蕭原吃驚地叫了一聲，撲過去。

這時，梁寡婦也認出衝進來的人是蕭原，急不迭道：「蕭長官，快追，快追！」她艱難地抬起手，指着塌墻那面。

蕭原本來想問梁寡婦何婉芳怎麼不見了，話到口邊，聽她那麼說，看見她艱難地用手指着前方——塌墻的那面，他頓時將話咽回去，扭頭對跟着衝進來的谷金城疾聲道：「谷老兄，你照顧梁大嬸，我去追！」話未說完，他已像一支箭般射出茅屋外面。

谷金城猶豫了一下，急叫道：「蕭老兄，小心點啊！」

眼前的情形，蕭、谷兩人都已看出來，梁大嬸與何婉芳極有可能是被人挾持到這間破茅屋，欲殺兩人，可能梁大嬸捨命與那個人糾纏，好讓何婉芳脫身逃走，結果，何婉芳逃脫了，梁大嬸却被那個人刺或斬傷了(蕭、谷兩人都看見梁大嬸的身上有血)，而且傷得頗重，那個人的目的極有可能是何婉芳，因此才會捨梁寡婦而追何婉芳，也所以，梁寡婦才會在負傷後，仍然奮力掙扎往前爬，並對蕭原那

麼說。

蕭原正是這麼猜想，才立刻追出去。

若事情眞的如他們所想的那樣，那麼，打傷梁大嬸、正在追殺何婉芳的人，極有可能就是殺死林培、劉錦福的兇手。

而何婉芳若是被那個人追上，那她就危險了。

＊　＊　＊

蕭原一直追下去，終於追上前面那條人影。

他立刻疾喝：「站住，不准動，要不我便開鎗！」

那條人影即時窒住，不敢再跑。

蕭原放慢脚步，跑上前去。

驀地，站着的那條人影身子一矮，扭身探臂，鎗火閃吐，砰地一聲响了一鎗。

蕭原在那人身子倏矮的刹那，立即警覺地斜撲開去，匆忙間，向那條人影開了一鎗。

鎗聲在沉寂的夜空中响起，份外响亮。

那條人影的反應也不慢，在開鎗的刹那，身子一歪，斜滾落地上。

因此，兩人雖然各自向對方開了一鎗，均射不中對方。

蕭原與那條人影撲倒滾落地上後，各自在地上打滾了一轉，兩人手上的鎗嘴幾乎是同時閃吐出鎗火，互相向對方射擊。

這一次，蕭原向那人開了兩鎗。對方向蕭原開了四鎗。

雙方都似乎射不中對方。

蕭原在開了兩鎗後，立刻往外滾，待到對方鎗聲一停，他猛地從地上竄起來，撲過去，邊衝去邊向那人開鎗射擊。

那條人影連滾數滾，身子在地上一趴，接連向蕭原開了數鎗。

蕭原被逼得無法往前衝，撲倒在地上。

這時候，墟鎭內狗吠人吵，燈火點點閃亮，不用說，墟鎭上的人都被鎗聲驚醒了，驚疑慌惶之下紛紛起床，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蕭原撲趴在地上後，不停地向那個人射擊，希望可以壓制住對方，令對方無法逃竄，待到鎭上的自衛隊趕到，那人就逃不了！

這裡本就距墟鎭不遠，就這一會之間，只聽吆喝聲不斷傳來，幾點火光迅速地向這邊移動。

一匣鎗彈射完，蕭原馬上換上一匣，斷續向那條人影射擊。

那條人影間歇還擊，由於被蕭原的鎗火壓制住，無法竄逃。

那幾點移動的火光已迅速接近，只要繼續壓制住那人，那人就逃不了。

驀地，那人一口氣向蕭原猛烈地射擊了八九鎗，連串的鎗火壓得蕭原一時間無法繼續開鎗射擊。

那條人影即時從地上竄起來，朝右後方飛竄。

蕭原急忙向那飛竄的人影連開三鎗。

那條人影倏地身子歪晃了一下，却沒有跌下來，身形很快便穩定，繼續往前竄奔。

這一次，他的身形彎得更低，而且並不是直綫往前竄奔，改爲左閃右竄，這就令蕭原更難射中他。

蕭原雖然鎗法如神，但在黑夜中，視綫當然不及白天那樣淸晰，這當然增加了射中那人的困難，加上那人左閃右竄，身子又彎得很低，在這種情形下，無論鎗法如何準確，也很難射中那人。

蕭原眼見很難射中那人，立刻從地上跳起來，發足追趕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很奸狡，發覺蕭原向他追來，馬上停下來，回身向蕭原射擊，阻止蕭原追趕他。

蕭原確是被那人的鎗火阻截住，不得不停下來，待那人再往前跑，才繼續追趕那人。

就這樣，蕭原追逐那人，一直追下去。

一隊人在蕭原追下去後才跑到來，火光下，走在前頭的兩個人是丁雙喜和馬新。

原來是他們帶了鎭上的自衛隊及縣裏那些偵緝隊的人手趕來。

他們趕來後，却不見一個人影，不由怔住。

「丁老兄，一個人也不見，駁火的人一定是見我們跑來，於是溜了。」馬新連喘兩口氣。

丁雙喜不停地四周打量着。「馬兄，我們立刻分散開來，在附近搜索一下，說不定駁火的人剛溜走，跑得不太遠。」

一個隊員插口道：「丁隊長，駁火的會是甚麼人？會不會是那個姓蕭的？」

馬新一拍大腿。「有可能，蕭老兄與谷老闆出去後，一直不見他們回來，說不定他們查到甚麼……查出兇手，剛才就是他們與兇手駁火。」

丁雙喜隨口道：「馬兄，你不是說，兇手極有可能是何婉芳麼？她一個女子，那裏弄來鎗，還有本領與蕭老兄、谷老闆駁火？」

一句無心的話，令馬新臉上訕訕的，他又不好發作，只好岔開話題。「丁老兄，你不是說要分散人手在附近搜索嗎？」看見丁雙喜點點頭，他又馬上道：「那你我各帶所屬部下，分頭搜索吧。」

丁雙喜連聲說好，兩人正想將各自的手下分開來，一下鎗聲就在這時响起。

丁、馬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聲道：「走！」領頭往响起鎗聲的地方跑去。

丁、馬兩人的部下急不迭跟着兩

人跑。

＊　＊　＊

响起鎗聲的地方，是那間破茅屋內。

開鎗的，是谷金城。

原本，他是想將受了傷的梁大嬸抬回墟鎭上的，當他替梁大嬸包紮好身上的傷口——頸側被刺了一刀（不太深）、左手臂及腰側亦被刺傷，由於流血太多，加上驚恐的關係，她居然暈了過去。

這一來，令谷金城手足無措，幸而看到鎭上有人趕到蕭原與人影駁火的地方，靈機一觸，朝天開了一鎗，將那些人引來這裏，那就有足夠的人手將梁大嬸抬回墟鎭上。

他這一招果然奏效，丁、馬兩人以爲駁火的人在那裏，飛一樣的奔來，當發覺破茅屋內只有谷金城和一個暈了的梁大嬸，丁、馬兩人雖然有點失望，但也有點喜出望外。

「谷老闆，是你，你怎會在這裏的？」馬新驚喜地搶上前去，握住谷金城的手道。

馬新說的是實話，谷金城整天沒有回隊部，他確是擔心死了，要是谷金城有甚麼三長兩短，回縣城後，他怎樣向谷金城的兄長——祥與銀號的大老闆谷金池交代？

谷金城擔心梁大嬸的傷勢，無暇與馬新多說，急忙道：「你們來了就好了，梁大嬸受傷很重，暈了過去，丁老兄，請你派人將梁大嬸抬回墟鎭，請個醫師替她醫治。」

丁雙喜却問道：「谷老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梁寡婦怎會受傷的？蕭老兄是與你一起的啊，怎麼不見了他？」

谷金城着急地道：「救人要緊，快叫人將梁大嬸抬回去救治，我們邊走邊說，說不定，梁大嬸知道兇手是誰，必須要救活她！」

丁雙喜聽谷金城說梁大嬸可能知道兇手是誰，頓時緊張起來，立刻吩咐四個士兵抬起梁寡婦，盡快返回鎭上。

在返回墟鎭上的途中，谷金城將整件事情向丁、馬兩人詳細地說出來。

兩人聽完谷金城的話，丁雙喜吐了口氣，道：「谷老兄，聽你這麼說，你與蕭老兄的推測對了，殺人兇手不是何婉芳，而是另有其人，極有可能就是想殺死何婉芳的那個人，幸好你們查出何婉芳的下落，並及時追上去，發現了梁寡婦，要不，若讓那個人追上何婉芳，將她殺死，那她就死得寃枉了，咱們也別想抓到眞正的兇手。」

馬新心裏雖然不是滋味，口裏却說道：「谷老闆，這一次全靠你與蕭老兄，才能偵破昨晚的命案，我差點寃枉了好人。」

谷金城道：「馬兄，說破案，還言之過早，我不敢保證蕭老兄能夠捉到那個人。」

馬新乾笑一聲。「谷老闆，蕭老兄就算捉不到那個傢伙，只要救醒梁寡婦，等她說出刺傷她的人是誰，不就知道兇手是誰了麼？兩件命案不就偵破了？」

谷金城道：「馬兄，你別這麼篤定，我不過說梁大嬸有可能知道兇手是誰，萬一她不知道，如何去抓兇手？怎算破案？」

丁雙喜插口道：「不管如何，案子總算有進一步的發現，總算有點頭緒，是不是？」

谷金城與馬新點點頭。

一路說着話，由於走得很快，像是眨下眼般，他們已返回墟鎭上。

經過一個醫師的救治，梁寡婦終於醒過來。

衆人都鬆了口氣。

不過，梁寡婦却顯得很虛弱，只說了一句話：「我沒有死嗎？」便又闔上眼睛。

丁、馬兩人急於想知道梁寡婦是否知道兇手是甚麼人，馬新急不及待地問：「梁寡婦，妳知道兇手是誰嗎？」

梁寡婦微微睜開眼，又再闔上，口齒欲動，谷金城見狀，忙說道：「馬兄，讓她休息一會才再問她吧，她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怎樣回答你？」

那個醫師也道：「梁大嬸確是很虛弱，不宜多說話，有甚麼事，還是待她休息過後，再問她較好。」

馬、丁兩人聽醫師那麼說，只好聽從，留下兩個自衛隊員看着梁寡婦，然後離開梁家，返回隊部。

谷金城一直很擔心蕭原會否不小心，被那個與他駁火的人射傷或是打死，他又不想對丁、馬兩人說，只好悶在心中。

還是丁雙喜說出來：「谷老兄、馬兄，不知蕭老兄是否捉到那個傢伙？」

馬新道：「我倒希望他捉住那個人，免得我們費時費力，到處追查。」

谷金城在心裏哼了一聲，對馬新的自私極之不滿，但却沒有說出來。

丁雙喜也道：「我也是這麼想，不過，這麼久了，蕭老兄還不回來，我眞擔心他出了事。」

谷金城在心裏道：「這還像句人話！」口裏說道：「丁老兄，要不要派人去找蕭老兄？」

丁雙喜道：「我是想派人去找他的，但又不知他追到甚麼地方去了，到那裏找他？」

谷金城想想，丁雙喜說的也是，便不再說話，心裏希望蕭原快快回來，並捉到那個人。

＊　＊　＊

蕭原終於回來了，是在天亮前回來的。

不過，他是一個人回來，沒有捉到那個傢伙。

看到蕭原平安回來，谷、丁等都放下心頭大石，鬆了口氣。

丁雙喜與馬新見蕭原捉不到那個人，心裏有點失望。

谷金城高興地對蕭原說：「蕭原，你回來就好了，眞擔心你會出事。」

蕭原笑道：「那個傢伙雖然奸猾，但是，憑他還不夠本領打倒我。」

「蕭老兄，被那個傢伙溜了？」丁雙喜忍不住，還是要追問。

蕭原點一下頭。「那傢伙好狡猾，可能很熟悉那一帶的地形，左躲右藏的，終於被他溜脫了，不過，我也打傷了他，他溜不遠的，遲早也會捉到他。」一頓，他馬上又問：「梁大嬸怎樣了？」

谷金城道：「還好，雖然傷勢頗重，還活着。」

蕭原舒口氣。「我眞擔心她會死，這麼好的人若是死了，那眞是天無眼！」接着又問：「何姑娘有找過我嗎？」

谷金城與丁、馬兩人同時搖搖頭。「一直不見她的人影，我倒想她來找你，找到她，說不定會破案。」丁雙喜道。

「希望她沒有出甚麼事。」蕭原道：「既然她肯與梁寡婦來找我，她一定還會來找我的。」

馬新打了個呵欠，「蕭老兄，你與谷老闆自昨晚便沒有睡過，又奔波了一整天，就算是鐵造的也熬不住，快去睡覺吧，有甚麼事，睡醒後再說。」

他這麼說，表面上是關心蕭、谷兩人，實則，是他想快點躺在床上睡覺。

丁雙喜也道：「是啊，我差點忘了你們兩夜一日沒有睡覺，兩位快去睡吧。」

說完，馬上帶蕭、谷兩人到客房去。

蕭、谷兩人確是又累又睏，馬、丁兩人不說還好，一提起，兩人頓時感到眼皮沉重，有一種虛脫的感覺，來到客房，才倒在床上，馬上沉沉睡着。

* * *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剛好是吃午飯的時候。

他是餓醒的。

昨天他只吃了一頓午飯，便一直沒有東西下肚，加上昨晚那一場追逐戰，消耗了不少體力，算起來，已經有一整天沒有吃東西了，不餓醒才怪。

他坐起來，看着對面床上仍然沉沉睡着的谷金城，奇怪他怎會睡得那麼沉。

蕭原下了床，穿上鞋子，走出房外準備洗個澡，再好好地吃一頓。

原來，昨晚由於太累太睏，他也懶得洗澡，倒在床上便睡。

才走到房門口，躺在床上睡得正沉的谷金城忽然醒過來，張眼看見蕭原，急忙坐起來。「蕭老兄，甚麼時候了？」

蕭原料不到谷金城突然醒過來，怔了一下，扭頭答道：「近午了，怎麼忽然醒來了？」

谷金城摸摸肚皮，苦笑道：「餓醒的。」

蕭原不由也笑起來。「我也是，本想叫醒你的，看你睡得正沉，不敢叫醒你。」

谷金城邊下床，邊道：「肚子實在餓得厲害，要不，我可以睡到今晚。蕭老兄，走，我們洗臉後，好好地去吃一頓。」

蕭原邊往外走，邊道：「我正是那樣想。」

兩人洗了個澡，頓時精神爽利，本來要找丁、馬一同去吃飯的，一個隊目告訴他們，丁、馬兩人早已到外面吃飯了，兩人只好走出隊部，找家飯店吃飯。

那頓飯吃得痛快極了。

蕭原連盡了三大碗白飯。

谷金城也吃了兩大碗。

飯後，兩人又喝了一杯酒，飽得肚子發脹，感到好舒服。

由於記掛着梁大嬸的傷勢，只坐了一會，兩人便結賬趕往梁家。

來到梁家，門前及屋內仍有自衛隊員在看守，以防有人對梁大嬸不利。

兩個隊員都認識蕭、谷兩人，沒有阻攔兩人進內看望梁大嬸。

梁寡婦躺在房內床上，沒有睡着，看見兩人進來，想掙扎坐起來，蕭原忙搶到床前，阻止她坐起來。「梁大嬸，躺着別起來，妳的傷好點麼？」

梁寡婦抓着蕭原一隻手，激動地道：「我的傷不要緊，多謝你們昨晚趕來救了我。何婉芳怎樣了？她逃脫那人的毒手嗎？」

蕭原道：「何姑娘應該逃脫了，我追上那個人時，看不到她的影子。梁大嬸，妳放心吧，她不會有事的。」

「她沒有去找你？」梁寡婦心急地問。

蕭原搖搖頭。「沒有，她大概驚慌過度，躲起來，不敢露面去找我。」

「那孩子怎麼那樣命苦，多災劫。」梁寡婦眼圈紅起來。「我眞擔心她出了甚麼事，眞敎人心焦。」

谷金城插口道：「梁大嬸，昨晚到底是怎麼回事？」

梁寡婦一眼認出谷金城正是昨晚替她包紮傷口的人，感激地看着谷金城。「谷長官，謝謝你昨晚救了我。」

谷金城搖搖手，道：「別這麼說，應該的。」

蕭原也想知道昨晚是怎麼回事，也忍不住道：「梁大嬸，昨晚那個人爲何要殺妳與何姑娘？」

梁寡婦眼中頓時泛起驚悸之色，吸了口氣，才道：「我也不知那個人爲何要殺我與阿芳，不，其實他是要殺

阿芳，昨晚，我向阿芳說了你們對我說的話後，阿芳似乎很相信你，馬上答應跟我到隊部去找你，那知道離開庵堂，才走出不遠，突然間竄出一個男人來，用鎗指着我與阿芳，要我們跟他走，不准叫。最初，我以爲他是打劫的，哀求他放過我們，願意將身上的三個大洋給他，那知道他拿了錢後，仍然不肯放過我們，押着我們走到那間破茅屋，喝令我與阿芳坐在地上，接着走到我們身後，我忍不住扭頭張望他要幹甚麼，一眼看見他從身上拔出一把刀子來，插向阿芳，我驚駭得尖叫了一聲，用力將阿芳推開，那一刀便插在我的手臂上，痛得我幾乎暈了過去，不知怎的，我却不怕，死命抱住那人的雙脚，叫阿芳快跑，阿芳本來不想跑的，她不忍心扔下我……那孩子的心腸很好，若不是我拚命叫她走，她是不會走的，結果，她流着淚走了，我拚命纏着那個賊人，好讓阿芳走得更遠，我已經老了，死了便算了，阿芳才十九歲，這麼死了，多可惜！結果，我拚死與那賊子糾纏，被那賊子在身上刺了幾刀，若不是你們趕到，我一定被那個賊子殺死！」

梁寡婦說完，連連喘了幾口氣。

蕭原見狀，忙對梁寡婦道：「梁大嬸，妳累了，歇歇再說。」

待梁寡婦氣息平服暢順後，谷金城才問道：「梁大嬸，妳知道昨晚那個賊人是甚麼人嗎？」

梁大嬸搖搖頭。「認不出，那賊人的臉上蒙着一塊布，將大半張臉孔遮起來，只看到他那雙凶光閃閃的眼睛。」

蕭原問道：「何姑娘可有告知妳，前天她在客棧被劉錦福帶走後，發生了甚麼事情？那個……林培是否她殺死的？」

梁寡婦立刻擺擺手，道：「不是阿芳殺的，她沒有殺人，她那有膽量殺人。她告訴我，林培是劉錦福殺死的！當時，那個林培正將她拉入房中，强將她按在床上，就在那時，劉錦福突然出現在林培的身後，在他的背上斬了一刀，阿芳嚇得差點暈了過去，林培挨了一刀，轉身撲向劉錦福，阿芳就在那時跳下床，慌忙地往外跑，以後的事情她便不知道了，她一直跑去找我，將事情告訴我，我馬上將她帶往志蓮庵，庵裏的師太一直與我是深交，她答應讓阿芳暫時住在庵內，阿芳由於害怕的關係，加上她不忍心讓劉家絕後，無論如何，她都是劉家養大的，而且，阿福的父母對她不錯，所以，她不忍心告發阿福，但又恐防阿福不放過她，便躲了起來，她根本不知道劉錦福已被人殺死，後來我告訴她，她才肯去找你們，那知道，在路上遇上那個賊人，差點沒命！」

聽完梁寡婦的話，蕭、谷兩人總算知道兩件命案的一半內情——林培是被劉錦福殺死的，至於敗家福又是被誰人殺死的，却仍然是一個謎。

谷金城說出他的見解，道：「蕭老兄，那個欲殺死何姑娘的人，極有可能是殺死劉錦福的兇手。」

蕭原皺着眉頭，沉吟着道：「但是……那個兇手爲何要殺死何婉芳？照說，她根本不知道劉錦福被殺，當然不知那個兇手是甚麼人，那個兇手根本無理由殺何婉芳的啊！」

谷金城抓抓頭。「你說得對，我怎麼沒有想到，我剛才說的根本不成立。」

「到底那個傢伙爲何要殺何婉芳，這個謎要是能夠解開，那就知道那個傢伙是誰了。」蕭原吁口氣。

「可惜梁大嬸看不見那人的樣貌，要不，就可以查出那個人是誰。」谷金城帶點可惜地說，但他馬上又振奮地道：「說不定何婉芳認出那個傢伙是誰呢！」

「希望她能認出吧！」蕭原道：「眼前，最要緊是盡快找到何婉芳。」

梁寡婦即時開口說話：「長官，請你們大發善心，快點找到阿芳，我眞擔心她出了事。」

「梁大嬸，妳不用擔心，好好養傷吧，我們一定會找到何姑娘的。」蕭原安慰梁寡婦。「打擾妳了，我們這就去找何姑娘。」

梁寡婦欲起身，却被蕭原阻止了，只好說道：「兩位長官，我不能送你們出去，請別見怪，兩位慢走。」

蕭、谷兩人客氣一句：「怎會呢，好好養傷吧。」二人走出房間。

才走出房外，兩人便看到丁、馬兩人走進屋來，忙向二人招呼。

丁、馬兩人看到蕭、谷兩人，感到很意外，丁雙喜道：「兩位原來來了這裏，我還以爲兩位仍在沉沉大睡，怎麼不多睡一會？」

谷金城笑笑，道：「我們倒是想睡個飽的，無奈餓得厲害，餓醒了，只好起床去吃飯，兩位已先走一步，我們吃完飯後，便來看望梁大嬸。」

「問出甚麼嗎？」馬新立刻問：「她可知道兇手是誰？」

谷金城搖搖頭，道：「她根本不知道兇手是誰，連那個人的樣貌也看不見，不過，據她說，何姑娘告訴她，殺死林培的兇手是劉錦福，至於殺死劉錦福的是誰，何婉芳就不知道了。」接着，將梁寡婦告訴他們的話，一一說出來。

丁雙喜吁口氣：「兩件命案總算破了一件，不過，剩下來的一件棘手多了，不知從那裏下手偵查。」

蕭原道：「去找那個大鼻九問一下，他那種人與他來往的人都是不三不四的人，總會聽到一點消息的。」

「對，我怎麼想不到！」丁雙喜頓時精神一振！

馬新却道：「兇手殺了人，又怎會張揚，那些混混未必聽到甚麼消息。」

谷金城看了馬新一眼，不以爲然地道：「話不是這麼說，問一下，總比不問要好，要不，怎樣偵查出兇手是誰？」

馬新被谷金城說得心裏滿不是味兒，但又不好發作，只好悶不作聲。

丁、蕭兩人馬上看出來，但也不好說甚麼，丁雙喜忙岔開話題。「蕭老兄，聽谷老兄剛才所說的話，欲殺何婉芳的人既然不大可能是殺劉錦福的兇手，那會是誰？眞是越弄越複雜。」

蕭原道：「丁老兄，別灰心，只要找到何婉芳，說不定可以從她的身上查出兇手是誰。」

「她要是也不知道那個傢伙是甚麼人，怎樣去查？」丁雙喜苦着臉道。

谷金城却明白蕭原話中的意思。「丁老兄，就算何婉芳不知道那個人是誰，那個人既然要殺她，不殺了她，是不會罷休的，若是找到何婉芳，咱們可以用她作餌，誘那個傢伙下手殺她，那不就……」

丁雙喜用力拍一下腦袋。「唉，我就是蠢蛋，這點也想不到，這倒是個好主意，咱們要盡快找到何婉芳。」

蕭原道：「我與谷老兄去找何婉芳，丁老兄，你們去查問一下大鼻九那些人，好嗎？」

丁雙喜連聲道好，蕭原與谷金城馬上去找何婉芳。

離開梁家後，蕭原與谷金城商議了一下，決定先到志蓮庵去看看，說不定，何婉芳會溜回庵中躲起來。

命案迭生　天網難逃

來到志蓮庵，進入庵內向那個年老的一青師太道明來意，一青師太對兩人說，何婉芳自從離開後，便沒有再來，並反問蕭、谷二人，何婉芳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兩人不想一青師太擔心，只對她說何婉芳沒有去找他，並對一青說，若何婉芳返回庵中，請她轉告何婉芳盡快到自衛隊去找他。

一青連聲答應，蕭、谷兩人便離開志蓮庵。

走出庵外，兩人不由停下來互相對望——兩人都不知道到那裏去找何婉芳。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到那間破茅屋去看看，好嗎？」

谷金城也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同意蕭原的提議。

兩人於是向破茅屋那個方向走去。

來到那間破茅屋前，兩人聽到裏面有「悉嗦」的聲響傳出來，蕭、谷二人不由放慢了腳步，互望了一眼，各自抽出鎗來，朝對方點點頭，分別往茅屋的兩邊抄去。

蕭原抄向草壁倒塌了的那一邊。

谷金城則向那個沒了門的門口掩去。

谷金城比蕭原先一步掩到門口，聽見裏面傳出掙扎聲與呻吟聲，不知裏面發生了甚麼事，一閃身，衝入破茅屋內。

破茅屋的一角地上，確是有兩個人在「肉搏」着，兩個人的下半身都是光裸的，露出大腿與屁股，壓在上面的一個在拚命地動着，下面的那一個，雙手緊抱着上面那一個的腰臀，雙腿蹬踢着，發出急速的呻吟聲，乍看上去，還以爲兩人在搏鬥。

雖然谷金城還未成親，但却對男女之間的事早有經驗，他一眼看見那兩個在「肉搏」的男女，頓時驚愕得呆住，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那兩個在牆角地上「肉搏」的人，確是一男一女，這情形，不用說，那雙男女在破茅屋內苟合。

那雙男女正在緊要關頭，警覺有人衝進來，嚇得頓時僵住，停止了所有的動作，扭頭望向谷金城。

人影一閃，蕭原出現在塌牆的那一邊，目光一掃，看見牆角地上那雙男女，先是呆了一呆，繼之感到好笑又尷尬。

那雙男女更是難爲情得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鑽進去，尤其是那個女的。

要是那樣站着，看着那雙男女，不但令那雙男女無地自容，自己也怪難爲情的，因此，蕭原忙招呼谷金城退出屋外。

谷金城如夢初醒，急忙走出門外。

蕭原也從墻角邊縮回去，看見谷金城向他走來，不由向他扮了個鬼臉。

谷金城無聲地笑着，臉上的表情滑稽古怪。

屋內那雙男女在兩人退出屋外後，慌不迭穿上衣服離去。

屋外，谷金城低聲對蕭原道：「蕭老兄，走吧，免得他們走出來看見我們尷尬難堪，我們也不好意思啊！」

蕭原點點頭，但馬上又搖搖頭。「他們在這裏苟合，應該不是甚麼正經人，說不定從他們的口中，問出一些跟那兩件案有關的綫索來。」

頓了一下，又道：「特別是那個男的，一臉流氣，可能是個二流子，待會嚇嚇他，說不定沒有白走一趟。」

谷金城聽蕭原那麼說，覺得他說得也是，點點頭。「嗯，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說着話，發覺屋內那雙男女仍未出來，谷金城便喝道：「還不出來，旣幹得出，怕什麼？」

蕭原聽着，不由笑起來。

說眞的，他跑過那麼多地方，見識過不少奇怪的事情，却還是第一次撞破別人在野外苟合，算得上是一件新鮮事。

「悉悉嗦嗦」地，那雙男女終於閃閃縮縮地走出來，男的走在前，女的

走在後，遮遮掩掩的。

「老兄……有……什麼事……呀？」那個男的硬着頭皮開口說話，但却低着頭，不敢看蕭、谷兩人一眼。

那個女的一顆頭幾乎垂到胸前，散垂下來的頭髮遮住了她的臉，一雙手用力地揑住衣角。

蕭原看見兩人那種驚慌羞慚、尷尬不安的樣子，心裏有點不忍，谷金城已瞪眼喝道：「什麼事？你們幹的好事呀！」

那雙男女渾身震了一下。

「你們叫什麼名字？」谷金城喝問。

兩個人囁嚅着，就是說不出來。

終於，那個男的說了：「老……兄，求求你們，放過……我們吧……要是……被人知……道……不得了的……」

谷金城仍然板着臉。「旣然有膽幹出來，有什麼大不了的，這種傷風敗德的事，决不能姑息。」

「噗」地一聲，那個女的跪下來，哭道：「求……求你們……高抬……貴手……放過我……們吧……我們以後……也不……敢……」

蕭原看着，心裏實在不忍，開口道：「你們成了親沒有？」

那個男的搖搖頭。

女的只是哭泣，沒有表示。

不用說，那個女的已經成親，有丈夫的，出來偸漢子。

本來，若兩人還未成親，倒情有可原，但如今那個女的出來偸漢子，確是傷風敗德，那就非要懲戒他們一番不可了，蕭原不忍之心一掃而空。

「你兩個也可謂不知羞恥了，你想我們放過你們……」下面的話，他故意不說下去。

那個男的馬上哀求道：「請高招貴手！」

谷金城沉聲道：「你兩個不會不知道，幹出這種事會浸猪籠的。」

兩個男女一聽，大驚失色，那個女的更是連連叩頭，男的哀告道：「兩位請大發善心，放過……我倆……大恩大德，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

谷金城與蕭原對望了一眼。「聽着，放過你們也可以，不過……」

「不過什麼？」兩個男女異口同聲問道：「只要放過我們，就算做牛做馬也願意。」

「不用做牛做馬。」蕭原道：「只要你兩個老老實實說出你們知道的事情，令我們滿意，便不爲難你們。」

兩個男女滿口答應。

蕭原咳了一聲，道：「兩日前發生的兩件命案，你們聽到些什麼消息？」

那個女的急急道：「只聽見林培與敗家福被人殺死，兇手有可能是敗家福的童養媳，只聽到這些，其他的都不知道。」

那個男的不作聲。

「你知道些什麼？爲何不說話？」谷金城朝那男人喝問。

那個男人眉頭聳動了一下，吞吞吐吐地道：「我知道的，與……她說的一樣……所以……不說話。」

蕭原一直注視着那男人的神色變化，看出他說的不是實話，當下喝道：「他媽的，我看出你一定知道一些事情的，你不說出來，那好，我們押你兩個回墟上……」

「不要。」那個女的急叫，接着埋怨地對那個男人道：「你知道什麼，就快說吧，你想……浸猪籠嗎？」

那個男的全身震了一下，舔舔嘴唇，急急道：「我聽說……九哥……收藏了一個人……不知道……是否……與兩件命案有關連……」

「那個九哥？」谷金城追問。

「就是……叫大鼻……九的……」那男人吞吞吐吐的，「請……不要對人說……是我說的。」

「你聽那個說的？」谷金城又問。

這一次那男的說得很爽快。

「大……九哥的兄弟大耳牛說的。」

大概他想淸楚了，旣然說出了大鼻九收藏了一個人這件事，正所謂一件穢，二件臭，還顧忌什麼？

「你怎知道大鼻九收藏的那個人，與命案有關？」蕭原問。

「是我自己猜想的。」那男人道：「那個人要是見得光，爲何要藏在……九哥那裏？恰好又發生了兩件命案？」

蕭原覺得那男人說的有點道理，遂點點頭。「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遲疑了一下，抬眼看見蕭原兩道犀利的目光緊緊盯視着他，不敢不說，「我叫王阿昌。」

「眞的？」谷金城問。

「是眞的，他確是叫王阿昌。」說話的是那個女人。

「好！我姑且相信你。」蕭原語氣很沉。「這一次放過你們，妳（他指着那個女的）旣然有丈夫，還勾三搭四，不知羞恥的嗎？你們若是繼續偸偸摸摸的，就算我們這一次放過你們，你們遲早也會被人知道的，那時候，嘿嘿……後悔就太晚了。」

兩個男女異口同聲道：「我們以後也不敢了，謝謝你們高抬貴手。」

「走吧。」谷金城鄙夷地揮揮手。

那雙男女千恩萬謝，急急離去了。

待那雙男女走遠後，谷金城用力呼口氣。

「他媽的，想不到會看見……那種事，眞是倒霉。」

蕭原笑笑：「我也是第一次遇上。不過，聖人也說食色性也。其實，男女之間這種事，說不上十惡不赦的，但是，他們這樣做，當然不對，確是傷風敗德，但也不至於要浸猪籠這麼嚴重。」

谷金城却不同意蕭原的說法。「蕭老兄，那雙狗男女做出這種醜事，還說不該浸猪籠？特別是那個女的，有

丈夫還去偷人，簡直淫賤敗行，若不懲戒他們，還有禮義廉恥嗎？」

蕭原想起谷金城是一個衛道之士，他不想在這種問題上與他爭辯，於是說道：「谷老兄，別再說那件事了，我們還是去找那個大鼻九，找出那個王阿昌所說的那個人吧，說不定，藏在大鼻九那裏的人，就是殺死劉錦福的兇手。」

「嗯，不管是不是，去調查一下，不會有錯的，就算那個藏在大鼻九家中的人不是兇手，這種見不得光的人，不會是好東西，要不，何須躲藏起來。」

蕭原馬上向墟上走去。「谷老兄，走吧。」

谷金城急走幾步，追上蕭原，兩人疾快地向墟上走去。

* * *

蕭、谷兩人本來想回隊部找丁雙喜一起去找大鼻九的，兩人回到隊部不見雙喜，問隊部的人他們都說不知道，只知道丁雙喜與馬新帶了幾個人外出去了，至於去了甚麼地方，丁雙喜沒有說。

蕭、谷兩人只好自己去找大鼻九，但却不知道大鼻九住在那裏，只好請一個知道的隊員帶他們去。

那個隊員很想知道兩人何事找大鼻九，蕭、谷兩人却不對他說，只好悶在心裏。

來到大鼻九那間屋子前，蕭、谷兩人問清楚那間屋子就是大鼻九住的，便叫那個帶路的隊員阿和前去拍門。

大鼻九這間屋子並不是開賭場的那一間，而是他眞正的家——睡覺的地方。

阿和拍門，無人回應，再拍，屋內仍然沒有動靜。

阿和轉身對蕭、谷兩人道：「沒人應門，大鼻九可能不在家。」

蕭原走上前，看了一眼那兩扇門。「既然他不在家，怎會在裏面門上門栓，外面不上鎖？」

那個隊員阿和呆了一下。「蕭爺，你不說，我還不在意……但是，屋內若有人，怎會沒有人應門的，除非……」

谷金城着急地道：「快撞門！」

阿和雖然沒有說出下面的話，谷、蕭兩人却知道他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指：除非大鼻九出了意外。

蕭原不等谷金城撞門，已經側着身，全力撞向那兩扇門。

「砰」然一聲大响，兩扇門被撞開來，蕭原也乘勢衝了進去。

谷金城恐防有意外，抽出鎗，跟着蕭原衝進屋內。

屋子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兩人迅速搜查了屋子一遍，什麼人也沒有，大鼻九確是不在屋內。

那麼他在離開屋子後，怎樣在裏面將門栓上？

答案很快便找到。

大鼻九那間屋子是有後門的。

後門在外面鎖上。

換言之，大鼻九是在後門離去，所以，前門便門上門栓。

阿和看着兩人，問道：「撞破了大鼻九的門，怎辦？」

谷金城不以爲然地道：「沒什麼大不了，賠他一根門栓不就成了。」

蕭原問阿和：「這個時候他會到那裏去？」

「很難說，」阿和道：「這時候他的賭檔還未開，有可能去找朋友，或是去吃晚飯。」

蕭、谷兩人聽阿和那麼說，不由同時往屋外望了一眼，發覺外面暮色瀰漫，原來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那時候的人習慣早睡早起，爲了省點燈油，更主要的是，天黑後，幹什麼也沒有在天黑前那麼方便，因此都習慣在天未黑時吃飯，當然，也有少數人會在天黑後，甚至很晚才吃飯。

「墟上有那幾家飯店？」谷金城問。

阿和邊想邊說：「有老蘇記、人和記、有男記，還有……一家牛記，一共有四家。」

「那一家最好？」蕭原問。

他是估計像大鼻九這類人，可能好吃好喝，那就會到最好的地方吃喝，所以他才會這樣問。

阿和馬上道：「當然是人和記，那裡地方又大，炒的菜又好味道，要去，誰不想去人和記，但是那裡的價錢也最貴。」說着話，連吞了兩口口水。

蕭原看在眼內，知道阿和很想去人和記嚐嚐那裏的飯菜，於是說道：「既然已是晚飯時候，走，我們去人和記吃飯，順便看看大鼻九是否在那裏。」

說完，便往屋外走去。

走出屋外，見阿和帶上那兩扇門，便與谷金城邊說話邊往前走，走了幾步，發覺阿和沒有跟來，扭頭回望，看見阿和往另一邊走去，忙叫住他。「阿和，你去那裏？」

阿和自卑地道：「我回隊部……」

蕭原忙道：「回去幹嗎？一道去人和記吃飯啊，你不帶我們去，我們怎知在那裏？」

阿和一聽，頓時精神一振，驚喜地道：「蕭爺，你們要我……一起去？」

谷金城笑道：「來吧，當然一起去啊，一頓飯，我還請得起。」

阿和高興地道：「多謝兩位，我帶你們去。」急走幾步，在前面帶路。

* * *

阿和沒有誇張，人和記飯店確是頗大，人客很多，看來生意不錯。

三人走進飯店，立刻有一個伙計迎上去招呼三人。「三位請到那張桌子坐。」帶着三人去向一副空座頭。

蕭、谷兩人邊走邊留意店內的食客，低聲問阿和：「大鼻九在嗎？」

阿和早已看遍了店堂內的食客，搖搖頭。「不見他，沒有來。」

「吃完飯再去找他。」谷金城馬上給阿和一顆定心丸。

坐下後，蕭、谷兩人點了幾個菜，還叫了一瓶米酒。

阿和顯得很興奮，大概他還是第一次到人和記吃飯吧。

人和記炒的菜確是美味可口，阿和吃得津津有味，還喝了一杯酒。

這頓晚飯，三人吃得很愜意，特別是阿和，他吃得最多。

雖然只是一頓飯，阿和對蕭、谷兩人的平易近人，對他像朋友一樣，很是感動，對兩人大生好感。

酒足飯飽，蕭、谷兩人一再問阿和吃飽了沒有，阿和早已飽得吃不下，連說飽了，兩人才結賬。

會過賬後，三人走出店外，阿和對兩人道：「兩位，是不是去賭檔找大鼻九？」

蕭、谷兩人點點頭。

阿和馬上走在前面帶路。

驀地，阿和停下來，扭頭對蕭、谷兩人低聲道：「大鼻九。」

蕭、谷兩人聞聲止步，緊張地望着阿和：「在那裏？」

阿和指了一下斜對面走着的四個人，低聲道：「對面街那四個。」

谷金城急問：「那一個？」

「走在第二，大鼻子的那個。」阿和道。

蕭、谷兩人由於從未見過大鼻九，所以並不認識他，要不，早已認出他來了。

兩人往對街那四個人望去，走在第二的人，那一個鼻子很大，應該是大鼻九。

「蕭老兄，我們過去截住他。」谷金城急不及待。

蕭原一把拉住他。「等一等。」跟着對阿和道：「待會我們截住他，他要是問我們是什麼人，你就說，我們是縣裏偵緝隊的人，知道嗎？」

阿和遲疑了一下，才點點頭，好奇地問：「你們找大鼻九有何事？」

蕭原見大鼻九等四人越走越遠(大鼻九四人是與他們並行向前走的)，忙道：「現在沒有時間與你說，待會截住大鼻九，你就會知道。」

說着話，已與谷金城快步追上前去。

阿和急急跟着兩人。

* * *

蕭、谷兩人一前一後，截住大鼻九四人。

對於蕭原突然截住他們，大鼻九四人有點愕然。

走在前頭的那個漢子雙眼一瞪，沒好氣地道：「喂，快走開，幹嗎擋着我們的去路？」

那漢子生得黑黑實實的，粗眉大眼，一副惡相。

蕭原沒有答理那漢子，直看着大鼻九。「你就是大鼻九？」

大鼻九的鼻孔「哼」了一聲，橫眼看着蕭原。「嗯，你又是什麼人？」

就在這時，走在大鼻九左右的兩個人已發覺谷金城在後面堵着他們，頓時緊張起來。

「我叫蕭原。」蕭原一口說出自己的姓名。

阿和就在這時從對面急急走過來，大鼻九輕蔑地瞧着蕭原。「管你燒圓燒扁，快走開，要不，要你爬着走。」

阿和急說道：「大鼻九，別亂來，他們是縣裏偵緝隊的人。」

大鼻九一聽，臉色倏變，眉梢抖動了一下，頓時堆起笑臉。「啊，原來是縣裏偵緝隊的長官，失敬了。」接着轉對阿和道：「阿和，你怎不早說啊，差點開罪了兩位長官。」

阿和看一眼蕭原，沒有說話。

大鼻九跟着轉對蕭原道：「長官，未知找我有什麼事？」

蕭原單刀直入。「聽說你收藏了一個人，我們想你帶我們回去看看那個人。」

大鼻九臉色又變，道：「長官，我沒有收藏什麼人啊，請問長官是從那裏聽來的？」

蕭原臉色一沉：「你到底帶不帶我們去？」

谷金城在後面厲聲道：「不是要我們請你們往自衛隊部，招呼招呼你們，你們才肯帶我們去吧？」

大鼻九與那三個漢子同時臉色遽變。這些，都逃不過蕭原那雙銳利的眼睛。

「長官，一定是有人與我開玩笑，或是整蠱我。」大鼻九發急地道：「幹麼我收藏一個人？眞荒謬。」

「大鼻九，究竟你帶不帶我們去？」谷金城厲喝。

大鼻九臉色一變，委屈地道：「你們既然硬說我收藏了一個人，我只好帶你們去看看。」接着對那三個人道：「走啊，帶兩位長官回去看看。」

那三個漢子原來是大鼻九的手下。阿和認出三人中的一個叫大脚八，另外一個叫石仔，第三個叫豬八戒。

蕭原叫大鼻九帶他們回去看那個收藏起來的人後，忙閃開一邊，讓四人帶路。

那知道就在蕭原往旁閃開的時候，走在當中的那個大脚八猝然向他飛脚踢去。

那傢伙的腿脚確是粗大，而且脚法也不錯，不但快，而且凌厲有勁。

雖然蕭原早已暗中防備，却料不到那個大脚八的脚法如此犀利，吃驚之下，急忙閃跳開去。

但是仍然被大脚八的一脚擦着大腿側，身子一晃，斜蹌出一步，大腿側隱隱作痛。

大脚八左脚才落，右脚又踢向蕭原。

這傢伙確是有兩下子，不過，他的第二脚不但踢不中蕭原，還挨了蕭原一記刀掌，劈在他的照面骨上。

論身手，蕭原當得上高明兩個字，第一脚被對方擦着，那是因為沒提防，又是在大出意料之下，才會着了道兒，第二脚時他已防備着，反應自然够快，怎會再讓對方得逞？

大脚八顯然也料不到蕭原身手如此敏捷，第一脚得手後不免生出輕敵之意，怎料到蕭原乃是一個技擊高手，結果不免吃虧。

大脚八痛得「喔」地叫了一聲，彎倒下去。

蕭原不再理會大脚八，衝向大鼻九。

原來，就在大脚八向蕭原出脚襲擊的時候，石仔也一個轉身，一頭撞向谷金城。

谷金城急忙偏身一閃，那知道石仔那一招是虛招，突然間雙臂一張，抱住谷金城的腰。

大鼻九就在那剎那，往對面街衝去。

而那個猪八戒亦早已將阿和纏住。

從大鼻九不肯帶他們去找那個躲藏起來的人這一點看來，姑勿論被他收藏起來的人是什麼人，也值得去查看一下。不願別人查看的人，極有可能不是好人。

蕭原才往對面被街衝過去，一眼看到大鼻九竄入一條橫巷內，疾喝道：「站住，要不開鎗。」

大鼻九充耳不聞，身子一閃，竄入橫巷內。

蕭原連忙抽出鎗來，但却沒有開鎗，飛一樣追入巷內。

竄入巷內的大鼻九已差不多飛奔到橫巷的另一端。

蕭原一眼看見巷內沒有別的人，立刻朝大鼻九開了一鎗。

鎗聲在巷內震響，頓時引起一陣狗吠與驚叫。

剛才，蕭原因為不想驚嚇了附近的人家，以及可能會誤傷了別人，才沒有開鎗，追入巷內，看見巷內沒有人，不怕會誤傷無辜，再加上恐怕被大鼻九逃脫了，所以他才開了一鎗。

那一鎗，他並不是射向大鼻九的身體，而是從他的頭上射過。

子彈「嘯」地從大鼻九的頭上射過，大鼻九陡覺頭皮一陣發麻，嚇得他急不迭撲在地上。

原來，那顆子彈幾乎是貼着他的頭皮射過去的。

「別跑，再跑，我一鎗打死你。」蕭原厲喝。

巷子內的人家急急關門閉戶，恐慌不已。

大鼻九却不聽，猛地從地上竄起來，弓着身往前奔。

蕭原又向大鼻九開了一鎗。

「砰」的一聲，大鼻九應聲身子一跳，跌倒下去。

原來，蕭原那一鎗射向他的脚側地上，子彈擦過他的脚側，射穿他的褲管，射在前面的石板地上，彈然有聲，洩起火花石屑。

這一次，大鼻九不敢再跑，他見識了蕭原鎗法之犀利。

蕭原恐防他再跑，喝道：「再跑便射斷你的腿。」

蕭原放慢脚步跑上前去，跑到近前才停下來，喝道：「站起來，舉起雙手，老實點，要不，你的手脚肯定遭殃。」

大鼻九的身子震抖了一下，慢慢爬起來，將雙手舉到頭上，不敢妄動。

「大鼻九，你不敢帶我們去找那個藏起來的人，莫非那個人是土匪盜賊？」

大鼻九渾身一震，急急道：「我不知他是什麼人，他身上有鎗，威脅我，若我洩露他的藏身之處，或是告密，他便會殺死我……那個人好兇，所以，我怕……」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巷口那端傳來，蕭原扭頭望去，一個人急奔前來，認出是谷金城。

谷金城跑上來，喘喘氣，正想說話，蕭原比他先開口。「谷老兄，你沒事吧？那三個傢伙怎樣了？」

「跑了一個，兩個被我們捉住，阿和看着他們。」谷金城一口氣回答：「我沒有事，他媽的，想跟我動手，被我拿出鎗來一指，他們嚇得腿也軟了，乖乖地舉起手來。」頓了一下，接着又道：「蕭老兄，這傢伙不是想跑麼了？怎麼不跑？」飛起一脚，踢在大鼻九的屁股上，喝道：「跑啊，怎麼不跑？你他媽的，你跑得了嗎？」

大鼻九被踢得往前跌出一步，哼了一聲，不敢跑。

谷金城的氣消了一點，對蕭原道：「蕭老兄，怎樣處置這傢伙？」

蕭原還未答話，大鼻九已慌恐地道：「別……亂來，我……帶你們去找那個人。」

谷金城得意地朝蕭原擠擠眼，喝道：「還不快走。」

大鼻九趕緊答應一聲，蕭、谷兩人押着大鼻九走出巷口。

他們向看守着大脚八與石仔的阿和交代了幾句，看着阿和押着兩人往隊部走，蕭、谷兩人才押着大鼻九，去找那個藏着的人。

為防大鼻九會在途中使詐，蕭原將大鼻九的褲頭帶抽掉，讓他用雙手提着褲子走路，那就不怕他逃跑或是使詐了。

＊　＊　＊

大鼻九帶着蕭、谷兩人來到一間獨立的屋子前。

屋子位於鎮沿，附近是一片樹木及菜地，據大鼻九說，那間屋子是他的祖屋，自父母死後便空置了，已有四五年沒有人住。

他收藏的那個人就躲在屋內，一日兩餐，都是由他親自送去，每晚吃飯時候，帶去的飯菜足够那個人吃兩頓。

蕭原問過大鼻九，那人叫什麼名字，為何會找上他，要他收藏自己。

大鼻九說，那人自稱姓林，至於幹什麼則不肯說，身上衣衫破爛，拐着一隻腿，有很多傷痕，臉上長滿了鬍子，加上滿是污漬，看不清楚他的樣貌，一雙眼很兇，由於他身上有鎗，所以他不敢不收留他。

至於那個人怎會找上他，全因為他的一個弟兄。

他那個弟兄是他的結拜兄弟，姓古，名叫艮。

古艮雖然不務正業，但却早已娶了妻子，並生了兩個兒女，他的家靠近鎮沿，一晚，半夜時份，那個自稱姓林的漢子不知怎的，弄開了他家後門，潛進屋內，用鎗指着他一家四口，脅迫古艮收留他，找個地方給他躲藏，並答應給他們一筆錢，他還爽快地先給了古艮五十大洋票子，古艮雖然看出姓林的不是好人，但看在錢的份上，加上妻兒被挾持，只好答應姓林的收留他，但他的屋子不大，加上日間門前人來人往，很難不被左鄰右里發現，而姓林的曾威嚇他們，若是他被人發現，便會殺了他全家。思量之下，古艮想起拜兄大鼻九有一間祖屋空置着，地點又僻靜，正適合躲藏，便對姓林的說出，姓林的想了好一會，才答應跟他去找大鼻九，結果，大鼻九便被拖下水，將姓林的收藏在祖屋內。

當然，他也得了姓林的好處，一張數目四十大洋的票子，姓林的還答應兩人，待他傷好後，取到錢，會好好地報答兩人，但也警告兩人若是出賣他，他決不會放過他們，並會反咬一口，說兩人是他的同伙，死也要拖他們一道嚐一下監牢的滋味。

兩人都是出來混的人，看出姓林的不是善與之輩，並不是虛聲恫嚇，大鼻九雖然後悔，但騎虎難下，想退已太遲了。

這就是他收藏那個姓林的前因後果。

谷金城聽完大鼻九的話後，曾懷疑那個自稱姓林的便是那晚逃脫了的岑大壯，蕭原也認為不無可能，心裏加了幾分警惕。

大鼻九想上敲門，但却被蕭原阻止，他打手勢要谷金城看着大鼻九，跟着，他繞着屋子走了一轉，查看了附近的地勢後，才示意大鼻九上前敲門。

他查看過那間屋子是沒有後門的，屋子的兩旁及附近雖然有窗，但開得很高，並不容易，屋內的人若打算從窗口逃脫，只要堵着門口，那個姓林的便無法逃出去。

大鼻九在門上輕輕敲了五下——先二下，跟着一下，然後再二下。

蕭原與谷金城一個閃在大鼻九的身後，一個躲在門邊，只要門一打開，便推開大鼻九衝進屋內。

門內立刻有人低聲問：「誰？」

「我，李九，送飯來。」大鼻九也輕聲回答。

兩扇門輕輕拉開來。

蕭原正想一把將大鼻九推開，門內已驟然閃出一個人來，一把將大鼻九拉入屋內，跟着鎗火閃吐，響起「怦怦」兩下鎗聲。

幸好蕭原眼快反應也快，在門內那人閃出來，伸手一把將大鼻九拉入屋內的剎那，他已疾快地往下一蹲，斜竄開去，要不，那擦着他頭側激射過來的鎗彈，肯定會射在他的身上。

躲在門口左邊的谷金城食指一扣，朝門內連開兩鎗。

屋內有人發出一聲痛叫。

但是蕭、谷兩人却聽出，痛叫聲是大鼻九發出的。

換言之，大鼻九可能中了鎗。

蕭原捏一了把冷汗。

驀地，門內有人衝出來。

蕭原剎那竄到門的右邊墻下，來不及開鎗，谷金城已經扣機開鎗。

一聲駭懼的驚叫聲即時响起：「別開鎗，是我呀。」

谷金城聽聞之下，心頭一震，疾忙將鎗嘴一偏。

「怦怦」兩聲，那兩鎗險險地從那條人影的身後射過。

衝出來的那條人影原來是大鼻九。

好明顯，他是被一把拉他進去的人又一把推出來的。

就在谷金城開鎗的剎那，另一條人影亦從門內衝出來，那人弓着身子，有如一頭惡狗撲竄那樣。

一件物事亦從那條人影的手上扔出來，砸向谷金城那邊，而另一隻手則鎗火閃吐，向蕭原那邊閃射。

絕無疑問，後面猛竄出來的人影，才是藏在屋內那個人——姓林的。

谷金城急躲不迭，自然無暇向那人開鎗。

蕭原才竄到墻邊，還未轉過身，大鼻九正好被推出來，待到他轉過身，第二條人影恰好衝出來，向他那邊開鎗射擊，吃驚之下蕭原，急不迭撲向地上。

接連閃射的鎗火自他身上射過。

那條人影的衝勢迅猛異常，鎗聲未歇，已經疾衝到三魂皆冒的大鼻九身後，一把抓住他的衣領，大力往後一扯。

一下鎗聲就在那剎那响起。

抓住大鼻九衣領的那個人身子一蹌，發出一聲痛叫，幾乎跌倒在地。

比貶眼還快，大鼻九已經與那個人換了個位置——擋在那個傢伙的身前。

那一鎗是蕭原開的。

那個傢伙似乎中了一鎗。

這一下變化，快得教人幾乎無法應變。

「不要開鎗，別開鎗呀，他會打死我呀。」大鼻九駭然驚叫。

另一個惡暴的聲音緊接響起：「別開鎗，若開鎗，我決會殺死他。」

大鼻九發出一聲痛叫。

大概被他身後那個傢伙用鎗大力戳在他的身上，痛得他忍不住叫出聲來。

蕭原趴在地上，喝道：「快丟鎗投降，要不，馬上開鎗。」

大鼻九駭然大叫：「長官，不要開鎗，他會殺死我的。」

那個傢伙一邊拉着大鼻九往後退，一邊兇狠地道：「不要追上來，我會殺死他的，說得出，做得到。」

蕭原冷冷地喝道：「你跑不掉的，我們的人已趕來……」

一直沒有出聲的谷金城突然道：「瞧，他們趕來了。」

隱隱的，似乎有脚步聲傳來。

那個傢伙心頭一震，忍不住扭頭瞥望一眼。

谷金城就在那刹那斜撲上前。

那傢伙立時驚覺，抵在大鼻九身上的鎗嘴一移，朝谷金城開鎗射擊。

兩下鎗聲恍似一下般同時響起，那傢伙握鎗的手臂一振，手上的鎗脫手掉落地上，那隻手也無力地垂下，口裏發出一聲嘶啞的痛叫聲。

谷金城在鎗聲乍響的刹那，身形斜撲地上，但隨即便跳起身來，衝向那個傢伙。

大鼻九在鎗聲響起時，雙脚一軟，軟倒在地，沒了動靜。

那個傢伙還想跑，却被蕭原一聲斷喝，喝得整個人僵住，不敢移動半步。

谷金城飛快地衝上前去，用鎗指住那個人。「舉起手，你他媽的，還想走?」

那人只舉起一隻手，右手無力地垂着。

蕭原從地上跳起來，快步走上前去。

剛才射傷那傢伙右手的一鎗，正是他開的。

那一鎗他是覷準了，配合谷金城的行動，向那傢伙握鎗的手臂射擊。

原來，在那個傢伙將大鼻九拉到身前時，蕭原飛快地向谷金城打了個手勢，要谷金城覷準時機，引開那人的注意，他則乘機向那人開鎗射擊，救下大鼻九。

兩人這一着，要冒很大的險，要是蕭原的鎗法不準，很有可能射中大鼻九，又或者谷金城會被那人射中，不幸身亡。

蕭原的鎗法果然又快又準，不但射中那人的手臂，同時亦令那人射向谷金城的那一鎗因為手臂中鎗的關係，失了準繩，射到不知那裏去了。

軟倒在地上的大鼻九沒有動靜，大概是嚇暈了。

蕭原才走了兩三步，那個傢伙忽然像一頭發了瘋的惡狗般，撲向持鎗指着他的谷金城。

谷金城料不到那人居然如此悍不畏死，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只好閃跳開去，口裏喝道：「別動手，再不站住，我便開鎗。」

那人根本不理會他的呼喝，身子半轉，又像一頭瘋狗般撲向谷金城。

蕭原看着，急得大叫：「谷老兄，開鎗射他，要不，動手將他擊倒。」

一言提醒谷金城，他正是不想開鎗打死那人，才不知如何是好，聽蕭原那麼呼叫，他頓時叱喝了一聲，眼看那人兇猛地撲過來，立時輕輕地向後錯步偏身，閃避開去，手上的鎗猛砸在那人的右肩頭上。

那人痛得大叫一聲，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那人眞是兇悍，掙扎着欲起身，被剛好撲上去的蕭原一脚踏在他受傷的手臂上，那傢伙痛得渾身一抖，發出一聲殺猪般的嚎叫，癱軟下去。

谷金城兩步衝到那傢伙身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口裏罵道：「他媽的，起來啊，倒要看看你怎麼個兇法。」

那傢伙被踢得哼了一聲，那裏還有氣力站起來。

蕭原也罵道：「跑啊，怎麼不跑了?我要看看是你跑得快，還是我的鎗快。」

那傢伙痛得在地上哼哼唧唧的，不敢說話。

「蕭老兄，你有洋火吧?我要看看這傢伙是什麼人，竟會如此兇悍。」谷金城長長地吐了口氣，將手上的鎗插在腰間褲頭上。

蕭原道：「有。」他從身上的一個衣袋內，拿出一盒洋火來，遞給谷金城。

谷金城接過，取出一根洋火，「察」地一聲劃着了，火光暴現，彎下腰往那人的臉上照去。

黃亮的洋火光下，映照出那人的一張臉孔。

那是一張長滿了鬍子，粗黑的臉皮配上一雙惡狠般的眼睛，惡眉惡相的臉面。

谷金城覺得他很眼熟，但一時間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蕭原却一眼便認出那人是誰。「岑黑虎，是你?」他驚詫得脫口叫出來。

地上的那人原來是岑大壯，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是他，果然是他。」谷金城被蕭原這麼一說，頓時省起地上的人就是

黑虎岑大壯。「我還以為你逃得遠遠的，想不到你却躲在這裏，哈哈，這叫自投羅網。」

地上的岑大壯不吭聲，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眼中閃射出兇光。

蕭原也笑道：「谷老兄，這倒好，費了我一番跋涉追踪之苦，這叫天網恢恢，作惡的人始終於逃不出法網。」

「那裏，就是那裏響起鎗聲的。」忽然間傳來雜亂的人聲，蕭、谷兩人扭頭望去，火把光下，有十多個人朝這邊跑來。

那些人的手上都拿着鎗，不用說，他們是自衛隊的人。

谷金城張口朝那些人叫道：「我們在這裏，別開鎗，是我——谷金城與蕭老兄啊。」

那些人中，有人大聲回應：「谷老兄，蕭老兄，我是丁雙喜，發生了什麼事?」

谷金城叫道：「丁老兄，我與蕭老兄誤打誤着，捉住了那個被省府通緝的逃匪岑大壯。」

那伙人正是丁雙喜及其手下，聽聞谷金城那麼說，跑得更快，很快便跑來，領頭的那一個正是丁雙喜。

馬新沒有同來。

原來，他與那十多個手下——偵緝隊員，都喝醉了。

丁雙喜來到蕭、谷兩人的面前，喘口氣，看一眼地上的岑大壯。「他就是逃匪岑大壯?」

蕭原點點頭。「他就是如假包換的黑虎岑大壯!」

「那一個又是誰?」丁雙喜指着躺在地上的大鼻九問。

由於大鼻九是側着身，歪躺着，正好背對着丁雙喜，所以他看不見大鼻九的臉，認不出他是誰。

「他是大鼻九。」蕭原道：「是他帶我們來這裏捉岑黑虎的，也是他將岑黑虎收藏在那間屋子裡。」

「蕭老兄，谷老兄，這到底是甚麼回事?」丁雙喜被蕭原的話弄得有點迷糊。

谷金城道：「丁老兄，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將他們帶回隊部關起來，然後坐下來慢慢說。」

丁雙喜雖然心急想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但谷金城說的也是，只好按捺住心裏的那份好奇，吩咐那些隊員將岑大壯鎖起來，替他草草包紮好手臂及肩側的鎗傷，押他回去。

至於暈死過去的大鼻九，當然要將他弄醒，也將他押回隊部。

* * *

經過一番訊問，蕭、丁、谷、馬四人總算弄明白黑虎岑大壯為何在那個山頭逃脫後，不逃得遠遠，反而躲在天井墟的原因。

原來，那晚岑大壯自山頭上滾下來後，不但弄得遍體損傷，最倒霉的是撞傷了一條左腿，不知是撞斷了腿骨還是撞裂了，總之痛得他幾乎寸步難行，只好拖着那條傷腿，找了一個地方躲藏起來，黃昏時，本來他想逃離那地方的，但因那條傷腿痛得厲害，幾乎走不動，加上他想取回埋在山上的那筆錢才遠走高飛，思量之下，決定冒險留下來——潛入最近的天井墟，找個地方躲藏起來，養好傷，才去取回藏在山上的那筆錢，溜得遠遠的，找個可以落脚安身的地方重整江山。

結果，他潛入了大鼻九的拜弟——古良的家中……後來躲藏在大鼻九的那間祖屋內。

要不是發生了兩件命案，弄到自衛隊及蕭、谷兩人展開偵查，岑大壯極有可能不會被捉住，可以安安穩穩地養好傷，然後取回藏在山上的那筆錢，逃之夭夭。

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

* * *

捉到黑虎岑大壯，蕭原放下心中一件事。

但另一件事却令他牽腸掛肚，焦心不安。

那就是何婉芳的生死下落，以及殺劉錦福的兇手到底是什麼人。

馬新眼見蕭原捉到黑虎岑大壯，心裏又妒又羨，暗自對自己說：怎麼捉住岑大壯的人不是他，要不，他就可以得到那筆賞金——七百個大洋了。

他唯有嘆一句時運不濟。

他不甘心被蕭原獨得那筆賞金，結果，他想出一個主意，硬是要敲蕭原一筆，藉口慶祝蕭原捉到逃匪岑大壯，當然要好好地喝一頓慶功酒，要蕭原拿出二十個大洋擺慶功酒。

谷金城本來看不過眼的，蕭原却暗中將他勸阻住，爽快地拿出二十個大洋，交給丁雙喜，請他買辦酒菜。

不過，他有一個條件，是要待到兩件命案全都偵破後，再喝慶功酒。

他所持的理由是，若兩件命案還未偵破，喝酒也不開懷盡興，那有什麼滋味?

丁、谷兩人都附和蕭原所說，馬新自然不好再說什麼。

* * *

翌日，蕭原獨自到外面偵查，他是故意撇開谷金城的(他想讓他好好地休息一下)，查了半天，跑了不少地方，却沒有消息。

看看已近晌午，肚子有點餓，蕭原便去吃飯。

由於那家人和記飯店就在附近，他便光顧人和記。

吃過飯，會了賬，走出飯店，由於還未決定該往那裏去查，他便隨便地到墟口閒逛。

走到墟口，停下來，站了一會，看着那些進進出出的人，越看越有興趣——進出墟口的人男女老少皆有，相貌各異，神色不同，有的行色匆匆

，有的慢悠悠的，有的說說笑笑，眞是各異其趣。

要不是心中記掛着那件案子、何婉芳的生死下落，蕭原眞想站着看下去。

輕輕透口氣，他轉身往回走。

走了不遠，看見迎面有一個人跑過來，看清楚，原來是谷金城。

谷金城也看見他，跑到他跟前，吐吐氣，抱怨地道：「蕭老兄，怎麼出來也不通知我一聲，害得我找了你半天，終於找到你了。」

蕭原忙抱歉地道：「谷老兄，對不起……我怕你太累了，想你好好地休息一下，所以沒有叫你一道出來。」一頓，他又關心地問：「吃了飯嗎？」

谷金城點點頭。「吃了，你呢？」

蕭原點點頭。

「跑了半日，查到什麼嗎？」谷金城問。

蕭原搖搖頭，嘆口氣，「什麼也查不到，幾天了，一點頭緒也沒有，眞不耐煩。」

谷金城道：「別心焦，總會查到的。」

蕭原嘆口氣，「我在擔心何姑娘的生死安危，要是她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心裏會很難過的。」

「蕭老兄，別擔心，何姑娘要是有什麼……不測，怕不早已傳出消息，如今她一點消息也沒有，說不定她躲了起來，一點損傷也沒有。」谷金城盡往好的方面說。

蕭原拍拍谷金城的肩頭。「谷老兄，謝謝你。」

谷金城一笑：「走吧，到別處逛逛，說不定查探到一些消息。」

蕭原點點頭，與谷金城往墟鎭的東面走去。

走不了多遠，蕭原突然道：「谷老兄，我想去探訪梁寡婦。」

谷金城道：「你不說，我差點忘記了她，去看看她的傷勢也好。」

於是兩人改向西面走去。

梁寡婦的家在墟鎭的西面。

走着，蕭原對谷金城道：「谷老兄，你知道我忽然要去看梁寡婦的眞正意圖嗎？」

谷金城看了蕭原一眼，「是不是想問梁寡婦是否有何姑娘的消息？」

蕭原用力點一下頭，說：「我是聽了你那句話……何姑娘若是有不測，早已有消息傳出來，從而想到何姑娘既然沒有消息，說不定如你所說躲了起來，若然她還活着，她一定知道梁寡婦受了傷，不免擔心她的傷勢，更不想她擔心她的生死，那就必然會托人帶消息給梁寡婦，所以，與其毫無頭緒地去查，倒不如去問問梁寡婦。」

谷金城揚揚眉。「蕭老兄，我眞佩服你。」

說着，兩人已來到梁寡婦的屋子前。

梁寡婦的家仍然有兩個自衛隊員在看守着，恐防有人會對梁寡婦不利。

守在門前的那個自衛隊員認得蕭、谷兩人，便讓兩人進入屋內。

另一個自衛隊員守在屋內，看見蕭、谷兩人走進來，便向兩人招呼一聲，兩人道明來意，然後走進梁寡婦那個房間。

梁寡婦的精神好了很多，可以半倚半坐在床上，日常起居飲食由她的一個親戚料理，看見蕭、谷兩人走入房間，不等兩人開口說話，梁寡婦已急切地道：「兩位長官，怎麼這時候才來看我，我一直盼望你們前來。」

蕭原心頭一動，立刻說道：「梁大嬸，可是有何姑娘的消息？」

梁寡婦訝異地瞪大眼，看着蕭原：「長官，你怎知道的？」

蕭原笑笑：「是看出來的，妳眼中有一股掩不住的喜悅之色。」

「長官，你眞了不起！」梁大嬸讚道：「也是一個好人。」

谷金城催促道：「梁大嬸，何姑娘藏在那裏？」

梁大嬸喜孜孜地道：「阿芳在鎭外一戶農家那裏養病兼養傷。」頓一下，又道：「昨晚阿芳請那個好心的農家趕來我這裏，將消息告訴我，叫我不用擔心她……唉，阿芳就是好心腸，躺在床上，一直記掛着我……我聽到她的消息，才放下心頭大石。」

「梁大嬸，妳有告訴別的人嗎？」蕭原問。

「沒有。」梁大嬸搖搖頭。「我只相信你們，只會將消息告訴你們。」

谷金城問：「何姑娘養病的那戶農家在那裏？」

梁大嬸想了一下，道：「在墟鎭南面外頭約二里遠的地方，有一片果園菜地，那戶人家就在那裏，那戶農家姓陳。」

谷金城看了一眼蕭原。

蕭原點點頭，對梁寡婦道：「梁大嬸，我們想去找何姑娘，帶她回來，那樣比較安全，她留在那裏，我始終不放心，恐怕兇徒遲早會找到她，那就危險了。」

梁大嬸點點頭。「好啊，我也不放心她留在那裏，若將她接回來，她可以住在這裏，看見她，我才放心。」

「梁大嬸，妳好好歇着，我們馬上去找何姑娘。」谷金城馬上道。

梁寡婦點點頭。「兩位長官，辛苦你們了。」

蕭原客氣了一句，與谷金城離開梁家，往墟鎭的南面走去。

*　*　*

依照梁寡婦所說，蕭、谷兩人很快便找到那片果園菜地。

一座農舍座落在果樹林邊，農舍的另一面是一片菜地，青綠悅目。

在菜地前，蕭、谷兩人說了幾句話，才走向那戶農舍。

來到農舍前，一隻大黑狗從屋牆

下竄出來，朝兩人昂頭吠叫。

兩人只好停下來。

此刻，屋內走出一個小子，溜了兩人一眼，臉上露出狐疑的神色。

蕭原忙含笑道：「小兄弟，你爸媽呢？」

那小子警惕地看着蕭，谷兩人。

「你們是什麼人？來這裏幹嗎？」

蕭原笑笑，「我叫蕭原，他叫谷金城，從墟裏來的，來找一個人。小兄弟，我們是好人，別怕。」

「我不認識你們，快走。」那小子的語氣頗不友善，朝兩人揮手。

那隻狗看見主人揮手，吠得更兇，作勢欲撲。

「小兄弟，別這樣，你爸媽呢？」蕭原仍然耐着性子地對那小孩說。

「樹頭，什麼人來啊？」從屋後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

樹頭如獲救星，扭頭大聲道：「媽！是兩個男人，說是來找你和阿爸。」

話聲未落，一個中年婦人已從屋後匆匆走出來，肩上挑着兩隻水桶，在屋旁將水桶放下，邊走前去，邊打量着蕭、谷兩人。「你們找我？」

蕭原故意大聲道：「我叫蕭原，他叫谷金城（指一下身旁的谷金城），是梁大嬸叫我們來這裏找你們的……」

「那一個梁大嬸？」中年婦人臉上的疑色頓減。

「就是梁寡婦，住在墟上西面那端的那個。」谷金城也大聲道。

「有什麼事？」那中年婦人看着兩人。

「陳大嬸，他們是來找我的，請你叫他們進來。」屋內突然傳出話聲。

這時，那個小子早已阻止那隻大黑狗吠叫。

中年婦人一聽，扭頭朝屋內大聲道：「阿芳，妳認識他們？」

屋內那個女子應道：「大嬸，是啊。」

屋內跟着又響起一個女孩子的叫聲：「阿媽，芳姐想下床呀。」

陳大嬸忙叫道：「阿芳，別下床，妳扭傷的腿還未好啊！」跟着急急對蕭、谷兩人道：「兩位，請進屋坐。」

蕭、谷兩人點點頭，跟着陳大嬸進入屋內。

那個小子與那隻大黑狗在後面跟着。

才走進屋內，裏面響起一個女子急切的聲音。「蕭大哥，是你麼？」

蕭原終於聽出是何婉芳的聲音，高興地道：「何姑娘，是我，妳好吧？」

不等裏面的何婉芳答話，陳大嬸已嘆口氣，道：「她才不好啊，不但扭傷了足踝，還發熱，我男人在果樹林內發現她時，她全身濕透，昏迷不醒，嚇了我男人一跳，忙跑回來叫我一起去將她抬回來，看她那樣子眞可憐……我男人懂點草藥，採了幾種草藥煎湯給她服下，她才慢慢退燒，醒了醒，又沉沉睡去，當時我眞怕救不了她，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完全清醒過來……將她的經歷說出來，我聽着……忍不住流下淚來，後來，我男人便去墟上找那個梁寡婦，將她在我們家的事告訴她。」

蕭原聽着，這才明白何婉芳爲何一直沒有消息的原因。「陳大嬸，妳是個好心人，一定有好報的。」

陳大嬸搖搖頭道：「救人一命，積德蔭後，應該的，怎能夠見死不救，我救她，不是想望好報，只是求個心安理得，夜裏睡得安樂，一家人平安無事。」頓一下，又道：「兩位，我帶你們到裏面看看阿芳。」說完便往屋裏面走去。

屋裏面有兩個房間，後面還有一點空間，本來是用來擺放雜物的，靠牆處架起一張床，床上坐着一個女子，床前站着三個年紀由六七歲到十一二歲的男孩及女孩，看見陳大嬸走進來，都叫了一聲：「阿媽。」兩眼却直直地看着蕭、谷兩人。

床上的女子一眼看見蕭原，立時歡叫一聲：「蕭……先生。」兩眼看着走在蕭原身後的谷金城。

蕭原也看見坐在床上的女子是何婉芳，高興地道：「何姑娘，看見妳就放心了。」

陳大嬸這時已低聲叫三名兒女走出外面。

蕭原接着對何婉芳道：「何姑娘，這位是我的朋友，姓谷，那一晚，是他將梁大嬸救回墟上的。」

何婉芳馬上對谷金城感激地道：「谷先生，謝謝你救了梁大嬸。」

谷金城笑着搖搖頭。「別客氣，應該的。」

「樹頭，你媽呢？何故旺財吠得那樣厲害？」一把沉中帶沙的聲音忽然在前面響起。

「阿爸，有兩個人來找芳姐，阿媽帶他們進去看芳姐。」是樹頭的聲音。

陳大嬸馬上高聲道：「阿興，你進來呀，這兩位先生是梁寡婦叫來找阿芳的。」

那個男人應了一聲，走進來。

走進來的男人大約四十多歲，身子壯實，臉上的皺紋頗深，樣貌忠厚，蕭原與谷金城忙向他招呼一聲：「陳大叔。」

那男人朝兩人點點頭，兩眼直看着兩人，床上的何婉芳道：「陳大叔，這位是蕭先生，那位是谷先生，他們特來看我的。」

那男人聽何婉芳那麼說，凝重的臉色才放緩下來，招呼蕭、谷兩人一聲：「蕭先生、谷先生，請坐。」拉過兩張櫈子，請兩人坐下。

*　*　*

大約一刻鐘後，陳正田——陳大嬸的丈夫走出來，將大兒子拉到一邊，悄聲對他說了一會話，樹頭連連點

頭，跟着帶了幾個弟妹走出屋外，到果林中玩耍。

陳正田走回裏間。

大約一盞茶功夫，樹頭從林中倉皇地奔跑回來，邊跑邊驚呼大叫：「阿爸，阿松頭爬上樹上，從樹上摔下來，跌斷了脚，快去看他呀。」

屋內的人聽聞，頓時蜂湧出來，迎上樹頭，着急地道：「樹頭，松頭怎樣了？」

樹頭帶哭地道：「松頭躺在地上，抱着腿哭得很厲害，你快去看一下。」

陳正田急急地對跟出來的蕭、谷兩人道：「兩位先生，你們回去吧，我跟樹頭去看一下。」

蕭、谷兩人却道：「不，我跟你們一道去看看，我身上有跌打傷藥。」

結果，四個成人跟樹頭往果林中匆匆跑去。

何婉芳由於不能下床行走，只好留在屋內。

蕭原四人跟着樹頭才跑入果林內，一個漢子從屋子不遠處的一棵樹後閃出來，往果林那邊張望了一眼，跟着竄向農舍。

果林內隱隱傳來慌亂的人聲，那人掩藏了兩次，才直往農舍竄去。

竄到農舍前，那人在門外傾聽了一下，跟着閃入屋內。

坐在床上的何婉芳似乎一無所覺。

那人在堂屋裡看了一遍，跟着往裏面躡足走去，經過兩個房間時，悄然探頭往房內張望了一眼，看見房裏沒有人，才繼續往裏面走去。

坐在床上的何婉芳一直巴巴地望着前面，驀地人影一閃，現出一個人來，手上握着一把利刀，疾快地撲向床前。

何婉芳嚇得神色驚變，張口欲叫。

那個漢子疾喝：「別叫，要不，我殺死妳！」

何婉芳駭怕得頓時窒住，到了嘴邊的叫聲硬生生地凝住。

驀地，她神色一動，失聲道：「是你！我在……培的家裏跑出來時，在屋角見過你。」

那漢子獰笑一聲，「妳果然記得曾經見過我……」話聲未落，他已撲向床上的何婉芳，舉刀向她刺去。

何婉芳嚇得尖叫出聲，身子一歪，閃了開去。

「停手！」一聲暴喝就在那霎間响起！「你敢動，我一鎗打死你。」

那人被喝得渾身一震，頓時僵住。

向着後門的甬道口人影一閃，現出一個人來，手上的鎗對準那人的身子。

那個閃現的人是谷金城，而發出喝聲的，是站在向着堂屋那面甬道口的蕭原。

他手上的鎗已定定地指着那人執刀的手。

何婉芳透口氣，軟倒在床上。

剛才那一剎，確是驚險極了，要是蕭、谷兩人來遲一步，她就會死在那人的刀下。

「將手上的刀丟在地上。」谷金城喝叫。

那人五指一鬆，手中的刀噹的一聲，掉在地上。

蕭原兩步欺上前去，拿出身上的手扣，將那人反鎖起來。

「何姑娘，妳怎麼了？沒事吧？」蕭原呼口氣，關切地看着癱軟在床上的何婉芳。

何婉芳搖搖頭。「沒事，剛才實在太嚇人了。」

谷金城走上前，佩服地對蕭原道：「蕭老兄，你眞是料事如神，這一着誘敵之計，果然奏效。」

蕭原道：「我不過是那麼猜想，想不到被我猜中，原來這傢伙一直跟踪我們，利用我們替他找出何姑娘，確是好聰明，可惜他太心急想殺死何姑娘了，才會中了我們的圈套。」頓一下，又道：「要不是何姑娘願意冒險，我們也不可能這麼容易便捉到這傢伙。」

說着話，陳家夫婦已從外面走進來，看了一眼那個搭拉着腦袋的漢子，陳正田罵道：「你這人好兇狠啊，居然想殺阿芳，該拉去打靶。」

陳大嬸却關心地走到床前，扶起何婉芳，摟着她，低聲安慰她。

谷金城摑了那漢子一巴掌，罵道：「殺了一個還不够，還想殺人滅口？不用說，你這傢伙就是殺死劉錦福的兇手。」

蕭原對何婉芳道：「何姑娘，沒事了，從今以後，不會再有人欺負妳的。」

何婉芳感激地道：「蕭先生，谷先生，謝謝你們。」

* * *

經過訊問，在陳正田家中捉到的那個漢子名叫賴燦，認識他的人都叫他癩皮燦，是一個二流子，與林培、敗家福等人是猪朋狗友，他供認殺了敗家福，從他身上拿走劉錦福自林培身上拿走的一叠大洋票子。

他之所以殺死劉錦福，是因爲那晚他想找林培借錢去賭，才走到屋子前，看見何婉芳從林培家中跑出來，兩下裏打了個照面，他也不以爲意，心裏雖然有點奇怪，及至聽見屋內傳出一聲悶促的慘叫，他才驚覺到不對勁，急忙閃回屋角後，接着便瞥到劉錦福從屋內慌急地走出來，手上拿着一叠大洋票子往衣袋裏塞，待敗家福走後，他竄入屋內，發覺林培死在床上，床邊有一把血刀，登時吃了一驚，眼珠一轉，急忙拿起那把血刀追出屋外，在那個茅厠旁追上敗家福，冷不防自後撲上去，將他摟住，斬死了他，接着從他身上拿走那叠銀票。

而他之所以要殺何婉芳，是恐怕她會說出在跑出林培的屋子時曾見過他，從而查到他的身上，才想殺人滅口。

他確是一直暗中跟踪着蕭、谷兩人，希望兩人替他找出何婉芳。

他那一着果然聰明，而且奏效，可惜他低估了蕭原，事實上，在何婉芳與梁寡婦第一次遇襲時，蕭原已懷疑行兇的人是追踪他，才找到何婉芳的，在陳正田的家中找到何婉芳後，蕭原曾問過何婉芳知不知道殺死劉錦福的兇手是誰，何婉芳說不知道，亦不知道什麼人要殺她，蕭原在失望之餘，心生一計，與何、陳等人商議一番，得到陳正田夫婦的答允，協助佈下那個圈套，想不到果然沒有猜錯，使癩燦落入圈套中，被他們捉住。

能够連破兩案，全賴蕭、谷兩人鍥而不捨的追查，因此，丁雙喜連聲感謝兩人的幫忙。

馬新雖然心裏不是滋味，也不得不讚許兩人幾句。

何婉芳對蕭、谷兩人更是感激不盡，特別是對蕭原，她曾經有過一股以身相報的衝動，由於自卑，才沒有向蕭原表示。

事實上，要不是蕭原，只怕她無法脫出苦海。

既然劉家的人死光了，剩下她孤身一人，而梁寡婦一向又待她如女兒，在蕭原的說合下，她認了梁寡婦做乾媽，搬到梁寡婦那裏居住。

梁寡婦平白得了一個女兒，歡喜得不得了，對蕭原更是千感激、萬感謝。

有感於陳正田夫婦好心救了何婉芳，蕭原送了五十個大洋給陳家。

對於陳正田夫婦救命之恩，何婉芳當然不會忘記，時常去看望陳正田一家，視他一家如親人。

* * *

蕭原要走了，押岑大壯到縣裏收監法辦。

谷金城與馬新也要回縣裏交差，於是便一道走。

何婉芳與梁寡婦、丁雙喜一直送他們出墟口才道別。

何婉芳對蕭原的離去，深感依依不捨，在道別的刹那更流下淚來。

走在往縣城的路上，蕭、谷兩人談笑甚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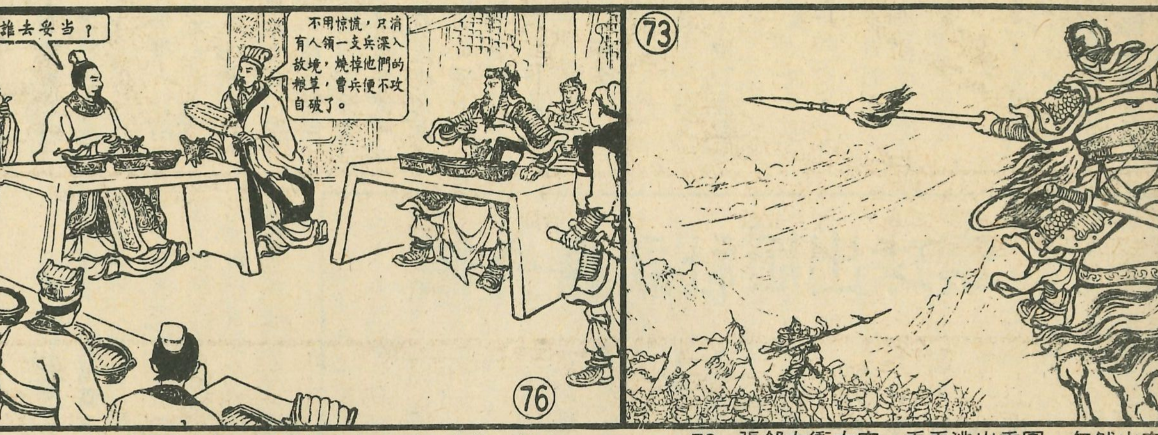
兩人自此成爲好朋友。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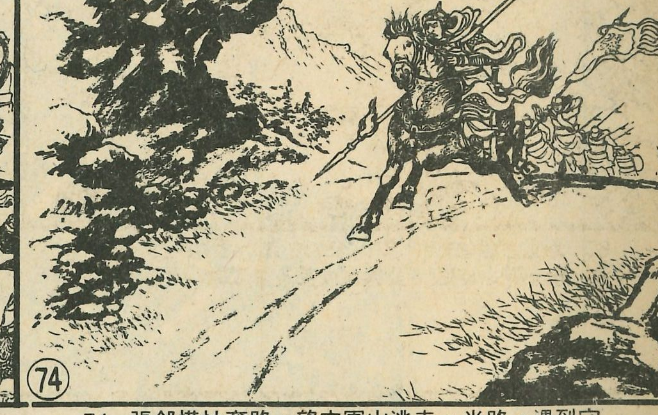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三十

定軍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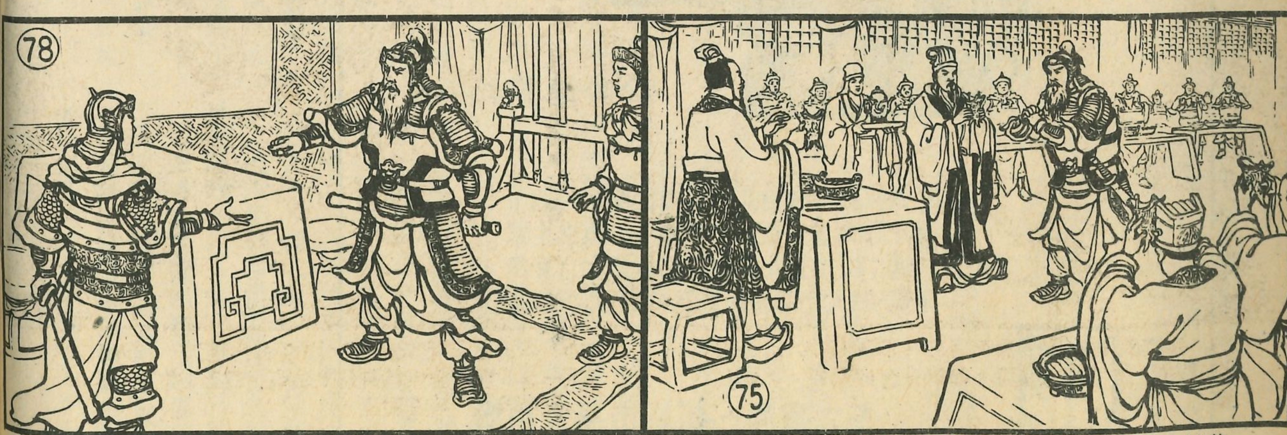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73　張郃左衝右突，看看逃出重圍，忽然山旁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一員大將，却是趙雲。



74　張郃慌忙奪路，望定軍山逃走。半路，遇到守山敗軍，說定軍山被劉封、孟達奪了。張郃更加慌張，死命殺出，奔往漢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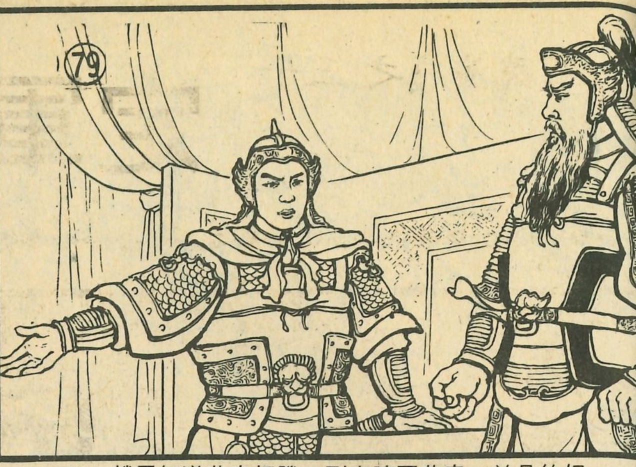
75　再說，黃忠來到葭萌關獻功，劉備大喜，封黃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孔明親自與他把盞。

76　這時探馬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四十萬，前來與夏侯淵報仇。並且探得張郃正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到漢水北面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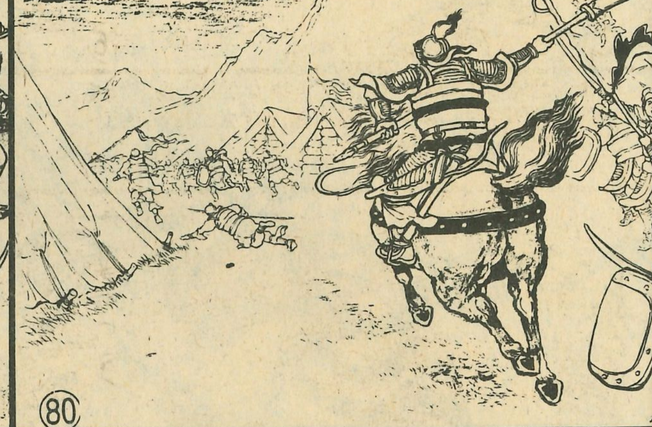


77　黃忠在座，又奮然站起，搶着要去。孔明考慮一下，便命黃忠、趙雲同領一支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先立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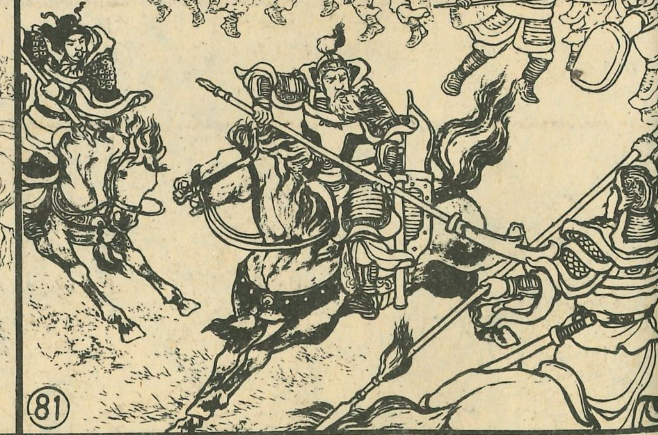
78　蜀軍行近漢水，趙雲問黃忠誰先去奪敵人糧草，黃忠說：「讓我先去。」」趙雲也要先去，兩個就爭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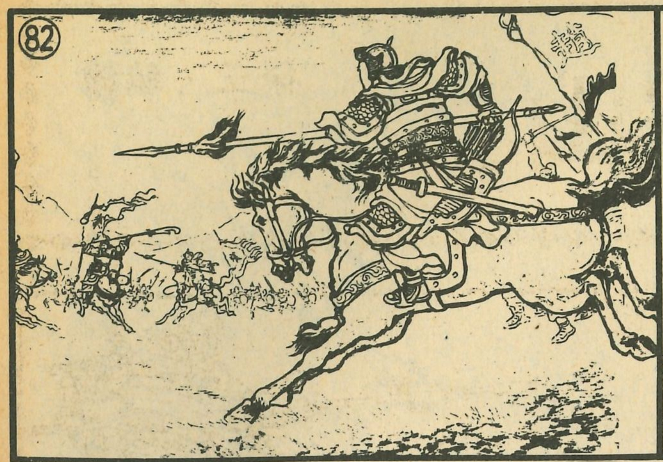
79　趙雲知道黃忠好勝，到底讓了黃忠，並且約好時刻，在後接應。



80　當夜四更，黃忠留五百人守營，自領人馬偷過漢水，直到北山山脚。這時天已大明，見糧草堆積如山，只有少數兵士看守。黃忠兵到，守兵一齊棄糧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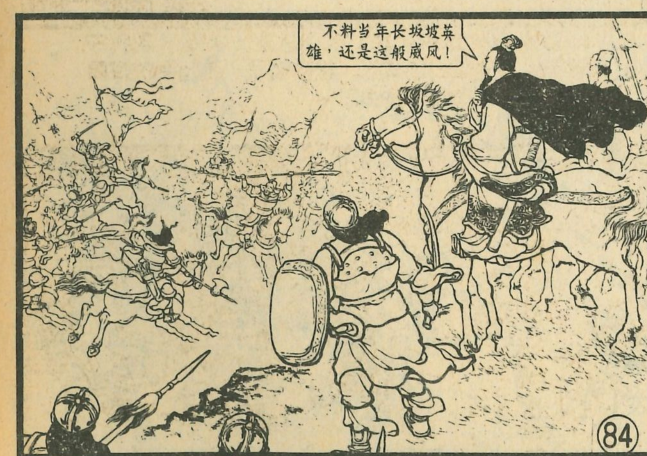
81　黃忠正要放火燒糧，張郃引兵趕到，和黃忠混戰一處。曹操急令徐晃前來助戰，黃忠力敵兩員大將，被困垓心，無法脫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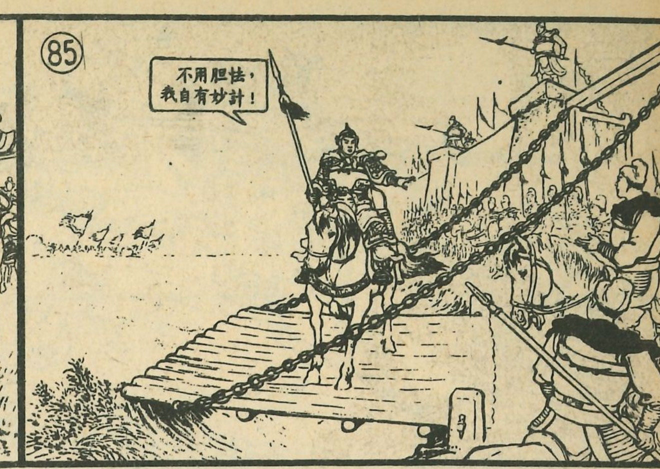
82　趙雲等到午時，不見黃忠回來，情知不妙，趕忙引三千兵前去接應。衝到北山脚下，只見張郃、徐晃正圍住黃忠厮殺。趙雲大喊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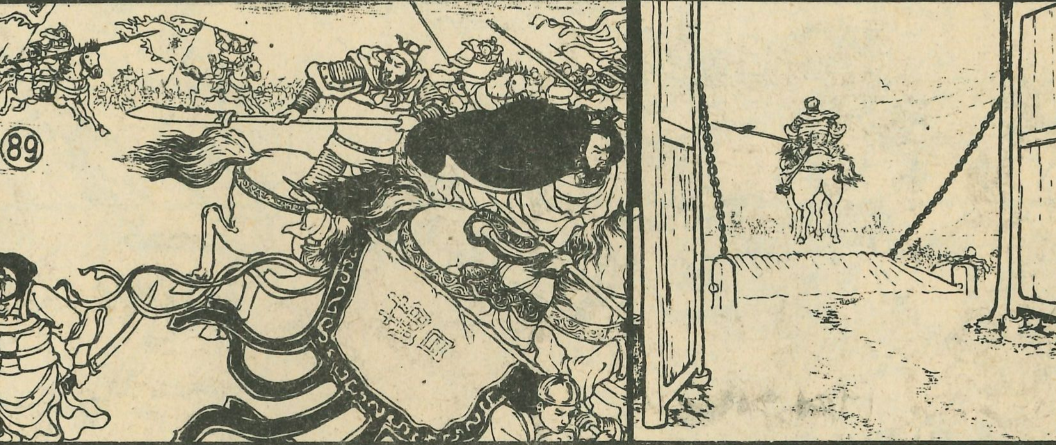
83　趙雲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條槍上下飛舞，捌死敵人無數。張郃、徐晃心驚膽戰，稍稍退却。



84　趙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曹軍但見「常山趙雲」旗號，無不抱頭鼠竄。曹操在高處望見，不覺驚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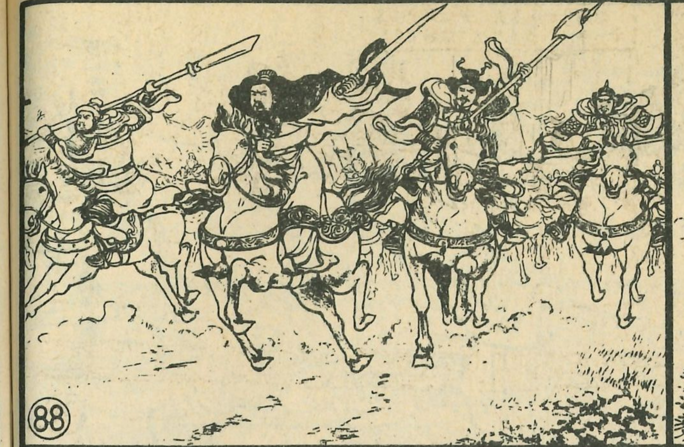
85　趙雲殺回本寨，望見後面塵土滾滾，知是曹兵追來。部將建議閉上寨門，上樓抵敵，趙雲不依。



86　趙雲盡敎弓弩手於寨外壕裡埋伏，將營內旗槍，一齊倒偃。自己匹馬單槍，立在營門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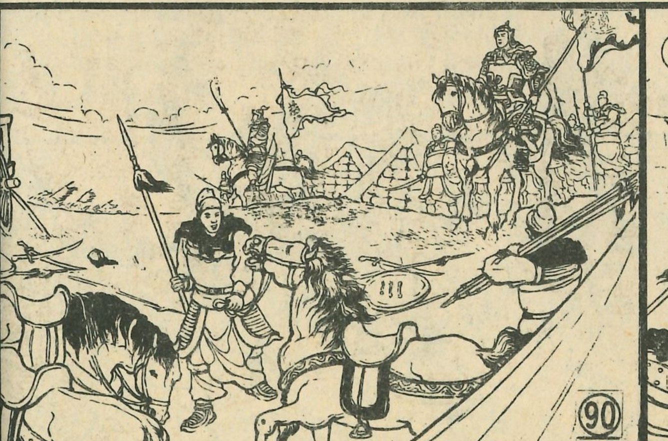


87　張郃、徐晃領兵趕到，見寨門大開，寨中偃旗息鼓。暮色蒼茫中，只趙雲一人，立馬營外。二將心裡疑惑，不敢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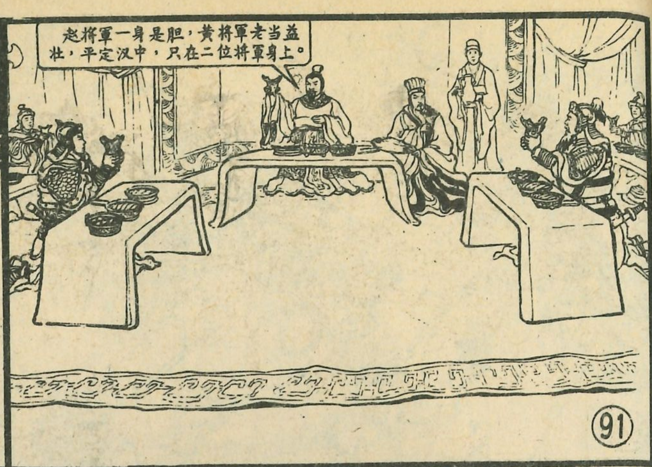


88　曹操自率將士追來，催促將士猛撲蜀營。衆軍聽令，齊聲發喊，殺奔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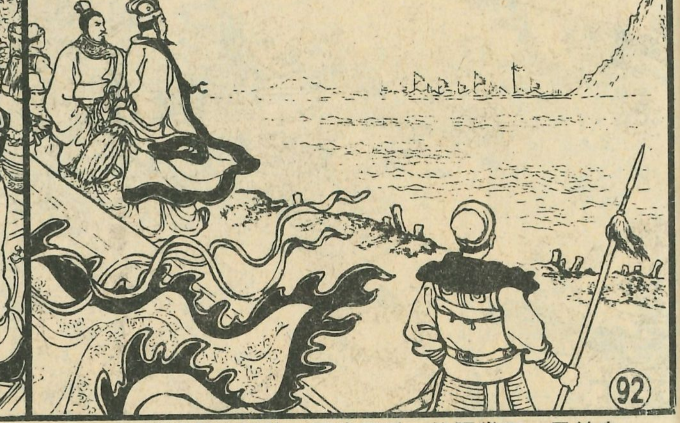
89　趙雲把槍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曹兵不辨虛實，翻身奔逃。這時天色昏黑，不知蜀兵究有多少，曹操恐怕中計，撥馬便回。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趙雲、黃忠各領一支兵，追殺過來。



90　曹操走投無路，棄了北山糧草，逃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脚不住，也棄了大寨退走。趙雲佔了曹營，黃忠奪了糧草。曹兵遺下軍器馬匹極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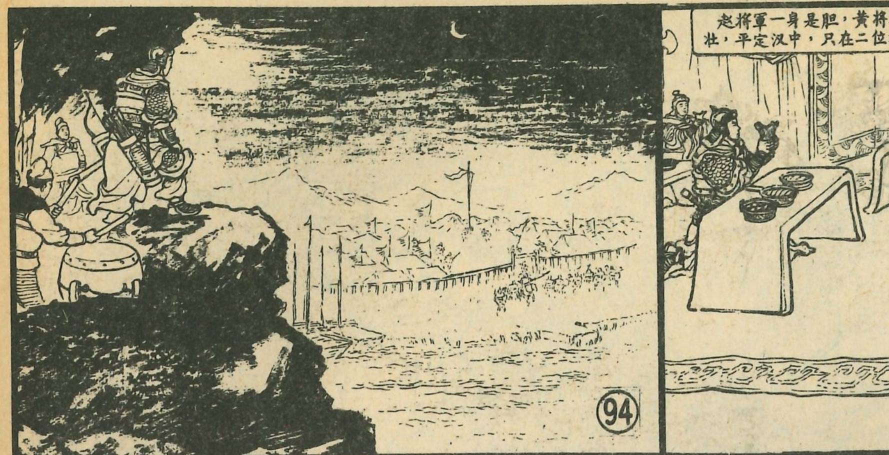
91　劉備同孔明移駐漢水，問起戰況，軍士們把趙雲如何突破重圍，以及如何匹馬單槍嚇退曹兵的事細說一遍。劉備讚嘆，當下大開筵宴，慰勞立功將士。



92　曹操屢次挫敗，不肯罷手，沒隔幾天，又統率大軍來爭漢水，曹兵蜀軍，隔水相持。劉備、孔明商議破敵，親到陣前察看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有一帶土山，頓時有了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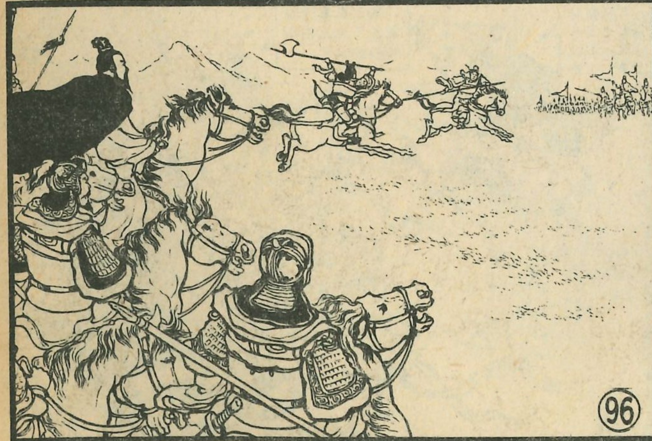
93　孔明回營，吩咐趙雲帶五百人埋伏土山，只聽暗號，便擂鼓吹角，却不要出戰，趙雲受計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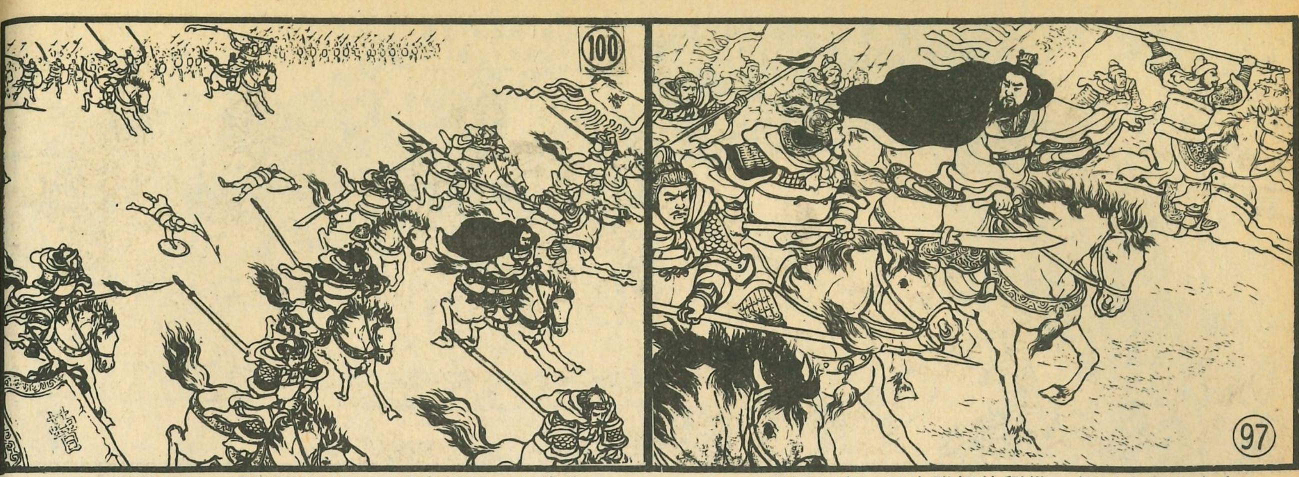
94　孔明移駐高山，在山頂上察看曹兵動靜。到半夜時，見曹營燈火已熄，軍士歇定，便放起號炮，趙雲聽得，立即鼓角齊鳴。曹兵驚起，只道劫營，衝出營來，却又影踪全無，待回到營中，鼓角又响。曹兵疑神疑鬼，徹夜不安。



95　一連幾夜，曹操心怯，拔寨後退三十里，蜀兵乘機便渡過漢水。曹操見劉備背水結營，心中不解，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了來日決戰。



96　第二天，兩軍擺開陣勢，曹操命徐晃出馬，蜀營劉封迎戰。交鋒數合，劉封抵敵不住，撥馬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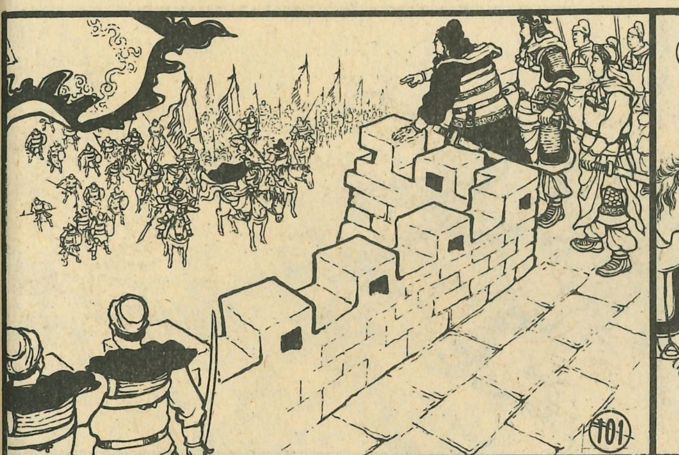


97　曹操心喜，下令誰捉住劉備，便封爲西川之主。衆軍聽了，個個奮勇爭先，殺過陣來。

100 話猶未了，果然劉備引中軍返身衝殺，左邊黃忠，右邊趙雲，勢如排山倒海，猛撲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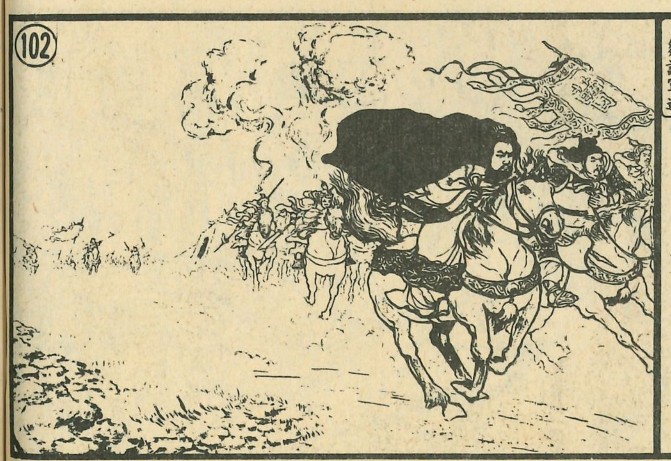
98　劉備率大軍棄寨而走，軍器馬匹，丟滿道上，曹兵見了，無心追敵，只顧沿路拾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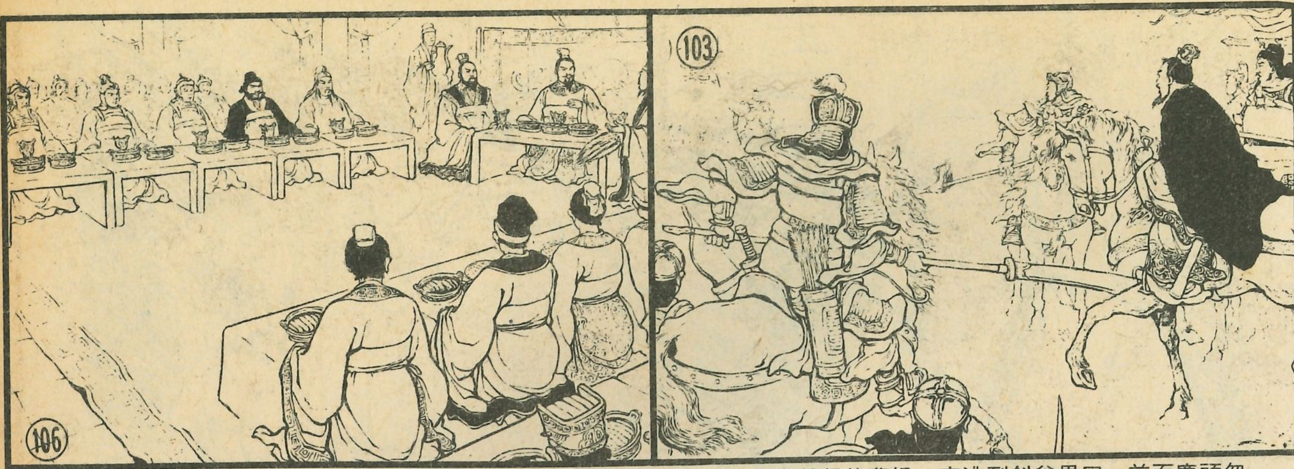
101 曹操大驚，傳令退回南鄭，不料趕到城下，城上盡是蜀軍旗幟。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巴西，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



99　曹操忽然醒悟過來，傳令全軍：「拾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衆將面面相覷，猜不透曹操的用心。



102 曹操改守陽平關，立脚未定，蜀兵又從四面八方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曹操着慌，棄關逃走，蜀兵却在後面緊追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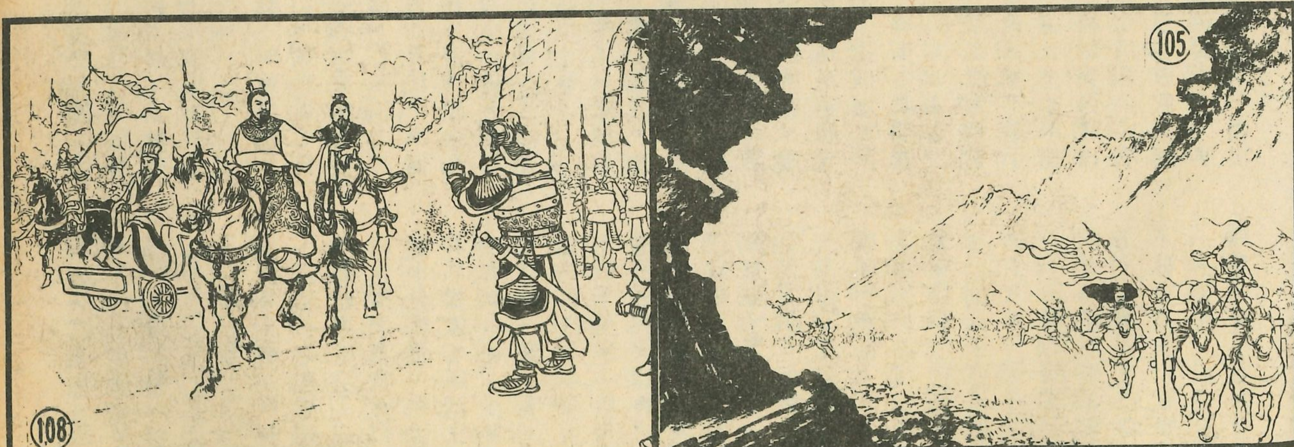
103 衆將保住曹操，直逃到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支兵到，曹操還當是劉備的伏兵，仔細一看，却是次子曹彰，帶着精兵前來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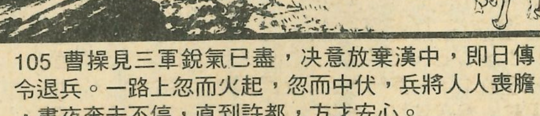
106 劉備平定漢中，安民已畢，大賞三軍。劉備歸功孔明用兵神奇，孔明道：「曹操雖能用兵，只是多疑，這次我專用疑兵不斷困擾，然而主要還是靠了將士用命，建此大功。」



104 曹操想收兵回去，又怕被劉備、孔明耻笑，只得整頓人馬，下令進軍。不料一出斜谷，便撞着魏延，被截殺一陣。曹操急忙回軍，兵士又報馬超引兵從後面殺來。

107 劉備大會羣臣，自立爲漢中王。封孔明爲軍師，總理軍國大事。又封關雲長、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臣僚，也都各有封賞。





105 曹操見三軍銳氣已盡，決意放棄漢中，即日傳令退兵。一路上忽而火起，忽而中伏，兵將人人喪膽，晝夜奔走不停，直到許都，方才安心。

108 劉備接着差人到各處賞軍撫民，令魏延總督軍馬，守御漢中，自己帶着孔明、法正和百官回成都。從此，蜀軍廣積糧草，趕造軍器，積極準備進取中原。

（本段完）

武林奇聞奇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三丰鬥七星

武當始祖奠基石　排除萬難勝七星

是一個深秋時分，天色灰黑，因為是下着濛濛的細雨，故而這天色是黑得有些不對勁，據詩人說，這就是有些愁意！何況再加上這個更增愁意的雨。

山，只是山峯層疊，蜿蜒曲折，此地是有名的十萬大山，雖然名不符實，但是極目四望，這四百來座的峯嶺，看來眞有十萬之稱，在秋雨之夜，遠處均有一點點的火光昇起，不留意還眞的不能發現，靠了這幾點火光的指引，循踪的看一看清，這是個甚麼所在？發光的又是甚麼東西？好不好，我說這也不見得是錯了主意！

看清了，火光是火星，火星發自一個石莊院的天井中，嘿！朋友，你算是開玩笑？這些小事，也用得着如此鄭重其事的描寫！不！這石莊院建築得可有些兀突，並且這位置也是透着邪門，雖然，這麼個隱蔽所在，而且是四外無路可通，還以為是隱居者別出心裁，避世隱居選了這個地方，就是這天井中的火……眞有些莫明其妙！

這火光冲天，從老遠也能看到它的形跡，照例在原地看來，就不是小事，可不料來到近處，這火光並不加大，祇是在一個形如古鼎的東西發出，鼎尖向天，這火光是由這鼎尖中噴了出來，噴力極强，火星也就竄得極高，一些不怕雨的，直冲霄而上，再看一看清楚，那古鼎面積極大，而出火的口處不大，朋友：這也可以明白了，怪不得這火星能竄得那麼高，不過，又得說明一句，看形勢這鼎中的火力，却是不容輕視！

鼎右側，有一個年約七十的老者，混身赤裸，只有一片白布略掩下體，露出一身瘦骨嶙峋的軀體，大概是熱得難忍受吧！或者是下雨的關係，總之這老者全身宛如水洗，這老人神態十分緊張，在他身邊放着十來個，其黑如鐵，隱泛玄光的石子，老人雙手各執一塊，雙目貫注古鼎中的火光，倏的一聲大喝，鼎腹下立時竄出一道火虹，又勁又直的向老人捲來，老人於是雙手一抖，又聞錚然一聲，就像石子為火舌捲去一般，而鼎口的火星，却由微黃轉為純白，老人於是噓了口氣，對右側看了一眼道：「老道，眞有你一手！」

「老怪！辛苦你了！」

「我老怪要是沒了你這個老道，早就嗚呼哀哉！這些辛苦乃是有利蒼生之事，何必說這樣客氣的話兒，我只是在擔心，這幾個魔崽子……」

「不怕！我也有幾個好朋友會趕來的！」

這幾句問答，這才看清楚了在右側有一座石堦，堦上坐了一個中年道士，這道人生得眉清目秀，三綹長鬚，根根見肉，兩眼神光奕奕，頭上挽一個道髻，只是全身雖未赤裸，却也只穿一身小布衫，手中執着一根長鈎

，原來是剛才開關火門所用之物，老道又看了看天色，面色雖說萬分平和，但在眼神之中，却也隱含愁意，不知是為了秋雨所感，抑或另有別感，總之，看來是一層愁意而已！

「應該有好一陣時間呢！老道，你可歇一會兒，我守住這爐鼎！」

「不！老怪，你已經有三十三天沒有好好地睡啦，你先歇一陣，我守住！」

「別客氣！我老怪雖說吃了多年啞巴虧！不過我那都天神功可更純啦！不妨事的！」

「老怪物！你的眼都紅了啦，還誇甚麼口，我仗着來復潛運，納息之道，却是綿綿不絕，不斷不歇，毫無倦意，你是眞該倦啦！歇一歇，別到時這五金之精所化溶汁，因火力之不足，鬧個功虧一簣，這就可糟了。」

「老怪物一生言而有信，決不誤事……」

這時，鼎口的火星越竄越高，看來眞有些意思，這一對老人雖說是在互相推讓，可是照理來說，兩人也眞的該倦了，守住這爐鼎已歷三十三個子午相交，不歇不停，就算兩人乃當世奇士，內力之深沉與衆不同，可是在此煉寶，雖為他倆的聲東擊西，狡兔三窟之計，瞞住了天下武林道，但是他們也在擔心，這最後幾天的五行眞火，實是難能相瞞，就算兩人請有老友相助，不過，風聞伏處於漠北的隱居了四十年的老魔頭，也已得到了訊息，老魔自己雖不來，可也怕別有陰謀暗算，不肯甘心情願的讓他們倆煉寶成功，若是老魔不顧一切，親自出山，會同門下七星，這九件前古異寶，就可是無人能敵，此次自己不惜東奔西跑，力誅玄門十三煞，救出這個老妖怪，就是借用此老的三盤訣及獨門築爐升火，開石煉金，希望鑄成幾件神兵利器，以尅制這九件前古異寶，一則仗以開派，一則是為中原武林道，及拯救中原人民有些作用。老魔亦知自己本意，若不是老魔罰有重誓，有不到眞正技藝能勝過大雄禪師時，不再踏入中原一步的話，那麼，中原武林，老早已無噍類了。

老道之武功技藝，別有心得，雖然連敗老魔門下七星，但是，他也連折三把名劍，若不是以巧取勝，神功奏效，那麼，就得為七星所挫，老道這才看出，若在兵刄上無法與之平衡，那麼，就不必想甚麼殲滅老魔這一事，而老魔不除，却是將來一大隱患，為了此事，他是傷盡腦筋，連費十年心血，與友好詳加討論，多方採辦，所得結論是：老魔朱雀神罩尚可尅制，唯獨那九件前古神兵，尤其是這一柄青龍奪及古螭戈，却是無法與之抗衡，只靠好本領，也僅能與之搏個平手，想殲除此老魔，可算是絕無此事之理，原因是：老魔右奪左戈，加上中原久已失傳的朱雀都羅手法，簡直無人可在其週圍十步之內出手。

大雄禪師，佛門高手，精深達摩祖師心法，也只能用無相神炁，大天龍神功將之連擊七掌，這一種佛門至高無上手法，一等一武術大家，也難捱其一掌之力，這老魔都能仗戈、奪神兵之護身，再加朱雀神罩之玄功，雖說連摔七跤弄得精搖神昏，却是毫無傷損而退，到現在大雄禪師談起來，還是嗟嘆不已。

老魔大鬧少林，寺中僧衆傷亡不少，連三院主者志湛、志清、志澄三位法師，也吃了極大的虧，這一次轟動武林之爭，迄今使人難忘。

老道是後起的超拔人物，却也為這件事而難過，雖仗他的無比身手，遠奔漠北，三會老魔門下七星，三挫七星，三折長劍而使他聲名大起，但是，在最後一次與老魔相對之時，若不是仗着自己的「四兩撥千斤」，「顚倒兩儀」的太極臨曜殺着出來，自己即使不落敗在老魔神功之下，也得為其右奪左戈之無上殺着所挫，這幾次的激鬥，又為其採得極多消息，老魔在完顏阿骨打的支持下，大開門戶，既想滅遼，復有吞宋之心，老道那得不引為深憂，宋朝之朝政，已日益不修，邊際之鬆懈，文武之痲痺，盜賊四起，民困國疲，有此强鄰，再有這般雄心，後事眞不堪聞問，是不得不力圖亡羊補牢，釜底抽薪之策，開石煉寶，也就勢在必行，當然也不能稍加大意的了。

說了半天，才算說明了這件事，原來，是在煉寶，煉的是甚麼？何人主持？朋友，下文自有交代，總之是件大事，一件轟動江湖之大事，且不論其五金精英之難覓，也不提這些寶物的由來，就是這鼓鑄石英，提煉精金，就非是件易事，所以，上文說過，這兩個當代怪傑中已是熬了三十三個晝夜，何況，他們還得提防有人偸襲，他倆心中明白，只要一有錯失，就算是平安無事，這提煉精英，鼓鑄神兵之時，那怕一絲不準，那麼，這件東西就得全成泡影，他倆看來鎭定從事，其實這困難，這心焦之情形，豈又是一言所能道盡！

工作不知時分，時間是越來越緊張，大概又是一天該過去了吧，門外傳來一陣馬蹄聲，石莊院來兩個老道都是面上微微變色，突然，又是一聲斷鋼似的巨喝：「老張，第幾天啦！」

這話聲傳來，比他倆更緊張，老道面色一緩，一聲宛如鸞鳳的長笑道：「原來是小友，第三十四天將開始。」

老道語聲才畢，不料一道青影，疾如飛鳥般投入，老道與老人已看清來人，乃是個年約三十開外，面如烏金，濃眉大眼的健壯小伙子，此人一到，却是大喝一聲，只一躍，身法如風，早已抓起兩塊玄石，只一擲，就已擲在鼎口出火之處，但見他面色鄭

重，手法如風，又一手奪過老道手中鐵鈎，只一下，就將這入火口一開，一道火舌，立如靈蛇一般吐出，此人大叫道：「快用掌力回擊入門……」

老人本已面色大變，有了怒意，突的，一個念頭，宛如石火電光一般在他心中打了個轉，也是面色倏變，手一抖，一股極勁的掌力，將火舌硬生生的擊回入鼎門！

老道也是一個兀突，而鼎口出火之處，這二塊玄石已是吱吱的亂响，微弱的爆音突的轟然一聲巨震，一條火龍，夾雜着難聞的氣息，向天空疾竄而起，又是一朶墨雲，疾如奔馬來到，只一壓，就此壓住火口，這一條火龍硬生生的爲這一朶墨雲束住，一個回捲，就此捲住塔形鼎尖燃燒起來，再一眼，又見大漢長鈎一抖一動，將火門再次閉住，而裸體老人已一跤摔倒在地上，伏在地上正喘氣，一條窈窕青影早已來到老人身邊，扶起老人，遞過一丸其大如豆，碧光四射的六角形藥錠，納入老人口中，然後再走到老道面前，襝衽爲禮，老道一見是個女的，心中一突，大漢卻是朗然一笑道：「這是我的婆娘，娘家姓祁，叫甚麼紫霜的，你見見！」

「老道，這小娘子，是祁老邪的閨女……一定是祁老邪的閨女……哈哈……老道，早知老邪還在世，你也不必來求我……」

「祁老邪！」老道沉吟了一聲，這

祁紫霜卻是笑口吟吟的道：「先祖早已過世，先父也於三年前物故，此次外子要我來此，說是助你開石煉寶，尚幸先祖伯靈公之七火秘訣，小女子也曾涉獵，一到山下，已見神火冲霄，外子卻見厲害，大叫不妙，小女子卻在奇怪，老前輩既已得三盤眞訣，那能忽略這『升騰潛火，太乙難淬』之理。」

老道聞言，面色大變，而老人突然的大叫一聲「壞啦！」

祁紫霜微微一笑道：「尚幸七火訣中所載，『急引廻龍，三伏三收』，此法乃是先祖由凡鐵頑石法中悟化，今夜由外子搶先一步，將火引回，天幸小女子帶有先祖靈僻草，才算將火尅住，不過，已收在收工之時，卻要多費手脚了。」

老道聽了祁紫霜之言，才算心頭大石落地，眞僥倖，而大漢卻哈哈大笑道：「尚幸岳老前輩代我夫妻擋住了太行雙英，唉！要不是他老兄弟三人幫了一手，我可得讓這兩個婆娘纏了個不能脫身，假使遲來了幾天，嘿！還得麻煩呢！老張，看來你的武當是開定了啦！」

老道連聲致謝，又注視了爐鼎一眼，大漢又說道：「放心吧，這一來是太平了，此火因玄靈火英石之故，可以支持三天，也不必去理會它，只待三天後再行增加，到第四十九日關爐提精時，便須加意留神，我又帶來太乙青靈眞水，以備坎離相調，凝結眞金之用，在鑄造淬打之時，你可要代我在一邊幫把力，風聞朱雀老魔，飛行七星已兼程趕來，我可沒這大本領對付他，再說我也沒法能對付，我婆娘又得與我一齊作鐵匠，也是難以出手了，我看你也熬成了個金睛火眼，歇歇去吧！要得準備打架啦……還有，頑鐵老祖宗，你也不必客氣啦，這一丸石英錠是我那沒見過面的老丈人說，孝敬你的，想來總有一個好處，到時還得仗靠你那都天神掌，打翻幾個猢猻給我開開眼界吶！這爐鼎交給我們兩口子吧！包保沒事兒！」

老道與頑鐵老人一聞此言，再說這個大漢子，別看他瞧來濃眉大眼，粗粗魯魯，乃是目下小輩子第一位冶鐵能手，人稱金面干將馮玉峯，本身武藝極强，就是個性也十分爽朗，再說有了前輩賽歐冶祁伯靈的孫女到來，這一爐火眞也沒甚可躭心的。

事實上不是爲了關係重大，這三十三天不睡不休，眞不是個味兒，既然如此說法，兩老也不好意思硬挺，互道一聲：「有勞！」各自回房安息。

爐火依然如此，祁紫霜卻偎在馮玉峯身邊，別看她身法如風，出手俐落，對個丈夫，只是一個粗壯漢子，實是萬分依戀，馮玉峯並不是生得溫文大方，相貌俊美之人。

而祁紫霜的長相，雖不能說是花容月貌，卻也是秀麗萬分，可不知甚麼的，她對這粗眉大眼的丈夫，如此柔情蜜意，這難道是前緣牽引甚麼的了。

可是看官讀者諸君：須知馮玉峯雖然出言粗魯，生相平凡，誰又知他是個文武全材，機智深沉之人，江湖上對其傾慕之女中英俠，不知多少，剛才口中所說的太行雙英，就是一對名聞武林的姊妹花了，非但美艷絕倫，而且自視極高，本領又高又强，財富亦豐，爲了他，還想姊妹同歸，卻不料馮玉峯是避之唯恐不及，鬧得不可開交，此是何故？

這實在是馮玉峯對人眞誠，熱心非凡，是個眞正血性漢子，女孩子家誰也有個見識，她們那個不想嫁個眞正的男子漢，馮玉峯就這樣的惹下了不少牽累，而他自己並不是不知其所以然，只是沒法子。

因此，他得用粗言粗語來掩藏自己行踪。他不想對不住自己的婆娘，祁紫霜是深悉夫郎用心，所以對夫郎的依戀，也是順理成章，卻不料馮玉峯之粗線條作風，反而更引起江湖女豪對他更爲傾心，這更是他自己始料所不及的。

且不提這一筆，再說這爐鼎在玄靈火英石的燃燒下，火勢越來越盛。馮玉峯對愛妻祁紫霜道：「聞說這金母之胎，是萬分堅韌難煉，依這火勢看來，頑鐵老人眞是升火的能手，也唯有這五行眞火的火力，可以溶解金母

，使眞會令寒鐵之英，風聞朱雀老魔前古九件異寶，天下莫與之爭，我所鑄打的青靈劍，也曾借給老張，結果卻爲老魔門下七星中牛保保之五星斧所斷，照這情形看來，這大批神金精英所鑄之兵刄，不知能否抵擋得住他的青龍奪，古蟾戈？」

祁紫霜倩然一笑道：「何必多費思量，目下該躭心的是，到開鼎取寶，鑄打之時，能否無驚無險，大功告成與否，這才是我最躭心的事吧！」

馮玉峯朗聲大笑道：「我是在籌思以後，妳呀！只是顧住目前，唉！費了偌大心機，結果還是讓那老魔給毀了，這該多寃！」

「不比不知，不較不明，不失敗焉能成功，你呀！也想得太遠了啦！」

馮玉峯默思片刻，搖了搖頭道：「至今我還想不出，還有甚麼東西，可比老張尋覓到的材料還有力！算了，鑄造成功再計劃以後吧！」

時間一晃，就是過了三天，爐鼎在馮玉峯的料理下不熄不停。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聲長嘯，又是桀桀一聲怪笑，一自東角，一自南邊，來得快，到得更是不慢，厲嘯之聲還未停止，石圍牆上已一面一個，來了兩人。

一個其形如猴，又瘦又小的黑衣老人，腰懸一豹皮袋，袋中鼓起，顯然是裝得滿滿，雖然生得猥瑣，卻是眼大有神，碧光四射。

另一個乃是斷了左手斷了右脚，面目傷痕斑斑，而且沒了鼻子，背插長劍的怪漢子。

猴形老人一到就叫了一聲：「老殘廢，果然大有進展，這比試算我輸了，不過，我是志在取寶，我答應鑄成之後，送你一件如何？」

殘廢人桀桀一聲怪笑道：「石猴子，你是說的話，還是放的屁，想當年我爲你等十幾人圍攻，鬥得我遍體鱗傷，又將我諸多凌辱，然後封我大穴，將我投下萬丈峭壁，要我臨死時再受諸般痛苦，不想我命大，反倒因禍得福，這十幾年來，我是卧薪嘗膽，若不是恩主有命，來此助一老友，奪此重寶，我一見你，就得把你當場料理，你都說出來意，要與我比輕功，欺我殘廢，又自信你那天星游空身法，無人能勝得你，說甚麼若是我先到，你就乖乖的自封功穴，隨我如意復仇，一同抵達，你也拋下你那獨門暗器，與我交手，現在，我是比你先到一步，你還想狡賴，取寶之事，好在不忙，老夫是要先行復仇，此所謂一擧二便，石猴子，你就放馬過來……」

猴形老人嘿嘿一笑道：「老殘廢，你這是在自說自話，誰又與你打過賭，誰又能代你作證……」

「我……我……能……作……證……」一聲蒼老而夾雜喘氣之聲息發自屋面。

馮玉峯夫婦也已看出，在屋頂上已來了個白衣人，此時天色微明，雨還在濛濛的下，在秋風山雨之中，只見此人生得又肥又矮，右手執着一柄破蒲扇，左手拿了一方鮮紅手絹在抹汗，可能是雨水，照他開口語氣聽來，分明是肥胖之人走了一段急路，累得有些氣喘吁吁，可是高明人聽聲而知功力，他一字一字的吐出，眞的是內家極高的「先天炁」，千里傳音之表現，當此胖子一提說，猴形老人怒嘯一聲道：「胖子！你也來搗亂？」

「笑……話……我……我……只是……作個……證……」

猴形老人身形未動，卻已聞得幾聲勁嘯，馮玉峯夫妻就見眼前有三點烏油油光華，向那胖子打到，胖子哇！的一聲大叫道：「殺……死……證人……啦，石……猴子……要圖個……死……無對證……」邊說邊見他蒲扇亂揮，手舞足蹈，形態十分滑稽，可是，這幾點烏油油的光華，都在胖子的手舞足蹈下，全給他揮個四處飛射，有一枚正對着爐鼎打來。

馮玉峯一揮掌，他可是不敢輕視，用了十成「天罡力」，將這暗器硬生生揮向庭角。

「奪」的一聲，這支暗器釘在庭角草堆中，就聞得一聲怪聲怪氣的罵人聲：「狗娘養的，竟然打擾你崔老子的清夢，我操你們賊羔子的祖宗十八代。」

祁紫霜差些爲這兩句罵人聲，羞了個抬不起頭來，可是，還有下文，「嘔，有位小娘子在，休怪在下口讕，這幾句話妳如不中聽，敬請璧還如何？唉唉，我眞越描越黑了，如此標緻的小娘子，我見猶憐的檀口，那能罵出這般粗俗的說話，我說這位小娘子的粗丈夫，代勞如何？」

馮玉峯吟吟一笑道：「朋友，算我代我婆娘罵過了，盛情心領如何？」

「不愧是個好丈夫，粗個兒，在下無意得罪了你的婆娘，此是我恭敬你的稱呼，在下代你倆打發這幾個賊羔子，不，這幾個兇徒如何？」

「多謝朋友仗義出手！」

馮玉峯早已看清楚這睡覺之人，是個年才三十開外的文士，生得好相貌，而且一身素衫，點塵不染，手執一支青竹枝，青翠可愛，雖說罵人，卻也是面帶笑容，想他也是武林名家，對各門各派，江湖知名之士，就算不識，也有個耳聞，連這殘廢，已是十幾年不聞信息之人，也知此人名號及其來歷，可就不知這個文士是何等樣人，再說這個氣度，及其語氣，顯然都不是庸流之輩，就算不是一派之主，也是一門宗匠，自己卻是想不出，此人究竟是何來歷，又看一眼，只見此人已不動聲息，人已如一縷青烟，向那猴形老人撲到。

可是，這猴形老人一見此人，面色突變，大聲說道：「你，你也來此地！」

「難道你來得，我就來不得？」

「早知你來，我也不必多此一行，吾去也……」

這猴形老人却是厲害，但聞一聲吾去也，身形如風，向莊外飛身而去，不過又是一聲桀桀厲笑道：「石猴子，你想往那裡走！」

嘿！這殘廢人雖說缺手斷足，身形却是快得萬分，單脚只一點一躍，就像棵怪樹被風吹一般，一搖一晃，人已向猴形老人啣尾窮追下去。

那文士又是嘿嘿一笑道：「米律光，只要你能再來此地，在下恭候大駕！」

殘廢人也不理會，他只是一心報仇，一晃眼已向那猴形老人追去，走了個無踪無影。

文士獨立圍牆，對屋面的胖子道：「暨胖子，想不到你也入了賊徒一門，敢來覬伺這些東西，別說張三丰你是無法對付，那頑鐵老怪也够你頭痛，好好的安靜生活不去過，要學這些下三流的樣，難道你是越老越糊塗不成？」

這胖子大概是抖了一陣氣，現在不喘了，或者，他識得文士，自知僞裝也不成，於是哈哈一笑道：「清河丈人，你是清靜慣了的人，何必來此淌這混水，雖然我暨實是無法對付你，但是，我可有好朋友來助拳，再說，你也不必口頭上麻煩我，還是脫身一走的好，說實話，有幾個，還是你的老對頭，一見你……嘿嘿，我眞擔心你孤掌難鳴，我這是好言相勸，你也是聰明人，總該諒我苦心！」

那文士聞得此言，冷冷一笑道：「好不要臉，還敢對我下說詞，我限你立即滾，滾得遠遠的，不許在此地嚕叨，否則，莫怪我要手下無情！」

暨實突然仰天大笑道：「好狂的人！」

不料他話聲未畢，眼前已見青影晃動，原來那文士已運用「太乙潛踪」遁法，只一欺已來到了胖子身旁，胖子那會不知此人厲害，可是自恃後援極硬，而且自己一身「純陽功」也是煊赫一時，那能在晚輩面前坍台，因此他仰天大笑，却不料清河丈人崔駟，這幾年之成功，別有化境，自從與張三丰訂交之後，他那太青神訣，經張三丰之從旁協助，已得參最高心法，又加張三丰毫不藏私，竟將太極玄義相授，這太乙之變，陰陽之分，兩儀之道，中五之法相輔，令太青訣變得更有聲色，清河丈人就是爲了這一點，故而得知張三丰鑄寶，爲除此漠北惡魔，此舉又關係國家民族之生計利益，他明知老張脾性，越是患難兇險之事，越是不肯請人來助，以免朋友擔當不住而有所失，清河丈人乃是個面冷心熱之人，因此偷偷趕來相助，當其勸暨實出走之時，也是存有一份見面之情，崔駟與暨實見過數面，那料到暨實竟然不領情，反而勸自己退出，他那能嚥得下這口氣，於是，立即出手招呼。

暨實一見清河丈人如此出手，心中也是一震，連忙身形一動，別看他生得痴肥，身法却是靈活，右手蒲扇一揮，左手紅手絹一拂，這正是他那「純陽功」，「至陽化陰」的出手，這一拂之力，既按純陽訣中的「陽光普照」手法，更將純陽化爲主陰之勁滙入，抖起一陣勁風，將來敵的出手阻住，右手就此一個「天門開」，向清河丈人右側擊到，這一個架式擊來的手法，使得果然漂亮萬分，可是清河丈人對敵，最是嚴密週到，而且料敵如神，明知暨實之出手門徑，他竟然毫不閃避，手中碧玉竹杖一抖，太清神招中的「飛雲衛日」展開，就見他一抖玄勁，碧玉杖就立即展如奔雲，又如日影般的，在暨實的雙招夾攻之下，一點一抖，盪開來勢，長驅直入，竟然在這瞬息萬變之手法下，連點暨實十三處重穴。

暨實做夢也想不到，清河丈人這幾年來的太清神訣，竟然進展到如此化境，不由大吃一驚，好個胖子，他是身形連閃，紅手絹抖起一道勁影，就此回封住門戶，脚底一滑，右手蒲扇一揮，一招「迎風破浪」，夾雜大股純陽炁向清河丈人架式回招，丈人只是冷笑一聲，身形未動，而猿臂輕伸，碧玉杖帶起一聲厲嘯，杖影分化之中，已將蒲扇發出之勁力卸化而去，就勢一個大旋轉，左手疾點，向暨實之右側點到，暨實左手被封，也知厲害，紅手絹又抖，想阻來勢，不料眼前突的一花，一道碧虹，已是疾如閃電，又如靈蛇入洞般向其肩頭點到，待到發覺，那裡還來得及，他是奮力回手去拂，却是腰間一麻，而肩頭仍然沒法閃避，落個顧此失彼，也可以說是兩邊吃虧，兩處要穴被制，再也無法支持，咕咚一聲，便跌翻在屋面，這屋面乃是略呈斜形，肥大的身軀那能格住，於是就像個大肉球般，由屋面直滾下去，「蓬！」的一聲，摔了個昏天黑地。

暨實也是一派長老，出道至今，從未吃過癟，一半當然是他見機，但是也得仗他一身神功之支持，今日這一個吃癟，眞個是他這一生的奇耻大辱，江湖中人誰不愛面子，尤其是這第一次的吃癟，令他更加難堪，身形着地，他是狂叫了一聲，就此氣昏過去，而清河丈人一杖奏功，他冷冷一笑，屹立屋面，縱目四望，只見遠處有兩條黑影正在惡鬥，他早已看清楚，正是那個以前自稱中原一絕的米律光與那個黑道巨魁靈猴手石志在惡鬥，想他本就清楚兩人結仇經過，因此也就讓他兩人拚死惡鬥，好在他兩全是來擾亂的，讓他們兩人來個兩虎相爭，打個不亦樂乎，自己在對付任何一人時，也可以事半功倍，省了好多力，何樂而不爲呢？

那一面，在莊院外一角，這一對江湖奇士正在打得萬分激烈，石志仗了他的輕靈身法，又有袋中獨門暗器靈棱，但在米律光的天缺劍法下，無法脫身，却也可將就搏個平分均勢，但是，米律光對此人是深恨痛絕，想當年在衡山之巔，就是由他將自己引入陷阱，在十三個黑道巨魁之埋伏中，將他斷臂斫足，削鼻剜面，然後再在他脫力倒地之時，由石志之好友，毒手神君范傳點了自己六神穴，可還不讓他有個好死，將他擲下恒山，也是他命不該絕，竟然爲隱居恒山腰的惡壽翁屈德相救，爲其解了六神大穴，又代他醫治了劍傷，再爲米律光化出一路天缺劍法，又因爲石志的烏靈棱厲害，因之這路劍法上，復加上不少絕招，這些絕招可說是專門針對暗器一道，米律光自信這劍法既然配合自己缺殘身軀而創，與自己以前身軀齊全之時，功力有加無減，無論如何已具有一鬥的資格，他是仇恨深重，當然這報仇的念頭，也就無時無日或忘，但是惡壽翁也曾說過，石志等十三人，個個都有非凡身手，雖說單打獨鬥，綽然有餘，怕就怕十三人全力來犯，自己與他，僅只二人，除了趁他們人孤勢單，出面襲擊外，就無法可以報大仇，一二個人，總歸是好漢不敵人多，除非能多交朋友，合而成黨，與之一拚，否則，可也無法能操勝券啦！

米律光當然明白屈德的意思，再說他已將屈德當作自己恩主，這仇恨只能隱忍不發，在恒山一住十數年，除了天天苦練天缺劍法外，就是同屈德作那沒天良之事，所謂沒天良者，就是代屈德盜劫少年婦女，供其淫慾，此次奉命下山，乃是屈德應漠北老魔之請，屈德與老魔本非相識，乃是朱雀老魔大弟子麻勒哈哈——女眞人——之介紹，麻勒哈哈當然與屈德有些說不出的隱事，只是瞞着老魔而已。

老魔得悉張三丰煉寶之事，他那能不放在心上，何況，張三丰與少林寺大雄禪師，互有默契，想他是一則懼怕大雄禪師之神功，二則是對張三丰之太極神技也有自愧不如之感，自己懷有大志，假使因武林之爭而拖翻了國族大事，當然大是不妙，他自己本以爲可以橫行天下，一入中原，就算是大有所穫，可就是這大雄禪師，自己若不是得前古神兵之助，可能喪在少林，張三丰之功力，雖然大雄禪師功力精粹，可是這殺傷之道，更是狠辣，自己也有相形見拙之感，假使他們煉成神兵利器，別說能尅制自己的青龍奪、古蟕戈，那怕能有週旋之力，自己就難敵得住了，故而他一得消息，自己因有毒誓在先，不能再入中原，因此，他要門下弟子，無論如何一定要破壞了對方這一件鑄寶大事。

此事由門下七星中大弟子麻勒哈哈統理，因之麻勒哈哈就請了屈德出來，屈德本爲正教中人四處搜捕無處容身的人，他一想，假使能代老魔幹成這件大事，就可有個托庇之所，當然也就一口答應，一方面立即與米律光商量，當然也將這報仇之事提起，米律光是一心一意報仇，也不加深思其事，衡量其輕重，聞得有朱雀七星相助，不由喜出望外，當下趕來，雖然也爲張三丰的故佈疑陣所愚，但是在幾次推測之下，也就循踪來到了十萬大山煉寶之處，却不料在半路之上，遇見了老對頭石志單身來犯。

其實米律光是不知石志之友好早已爲武林正義俠士，誅殺殆盡，僅剩下這個靈猴子在東奔西躲，此次聞張三丰開石煉寶，他明知這種武林異寶，是可遇而不可求，他却是打了要脅主意，無論如何要得個好處，再憑仗這些，重新豎起招牌，稱雄江湖，他也明知張三丰眞人的武功蓋世，更知道他好友極多，全都是武林知名之士，但是利慾薰心，還自恃烏靈棱有特殊功能，他想說明了，要有大家有，沒有大家完，就算一死，也在所不錯，本來好友死光，自己仇家又多，死在這批人手中，總比死在對頭手中來得爽快，他就是抱了這種希望，不惜跋涉的來到了此地，做夢也想不到會碰見對頭尅星。

起先，他還是用了他那狡計，想將米律光僵住，不想米律光之輕功造詣本來是不弱，再加上在恒山的苦心孤詣，別看其缺手斷足，這獨自悟化的「鶴翔身法」，實是毫不輸虧，石志已在擔心，當其再見清河丈人時，立即借機脫身，不想米律光緊追不捨，將他盯了個狠的！

* * *

這一對人的厮殺，清河丈人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就在這時，只見一條黃影，其疾如電，來到了兩人交手之處，就是這黃衣人加插在內，只一舉手，就將石志一掌擊倒，清河丈人一見此人出手，心中也是一震，暗道一聲：「邪門！」而眼前又一幅慘景。

原來，這米律光見黃衣人擊倒石志之後，他是桀桀連聲怪笑，獨脚點地，來到石志身邊，只見他手指一點，點住了石志之百會穴，然後手起一劍，將石志之左臂卸下，石志立時一聲悲呼，响徹雲霄，然後，又見他一劍一劍的刺下，可憐的石志因爲百會穴被封，但心靈十分清明，因此這麼多血傷，却是乾受乾捱，一聲聲慘絕人寰的呼聲發出，可是，米律光只是桀桀的怪笑，直將個石志凌遲處死，然後，米律光將石志首級挑在長劍上，怪笑連連，宛如瘋魔一般，黃衣人仍然屹立在一邊，欣賞這一幕慘景，毫不動容。

清河丈人明知他倆完事後，定然來院中鬧事，他還是屹立在屋面，不

肯下落，他是預備頂個硬的，雖然，

他已看出黃衣人出手極怪，而且功力極純，自己與之單打獨鬥，就算不落敗，也難有勝算，充其量，扯個平手而已，幸好下面尚有張三丰這一位大行家在，自己忖度也不見得這般無能，不料，就在這時，山脚下又有人影飛來，看一看清楚，人數竟有七個之多，身法之快，令人咋舌，稍一行近，看出這七人各自背插兵刃，他不由一驚，這七人的穿着打扮，正是風聞已久的朱雀七星。

這一來，他也不得不加了一重心事，自己就算精深太清神訣，但是，在這些有名的魔星門下，而且又有七個之多，自己無論如何亦難佔上風。

張三丰身集數家之長，又加巧逢諸多奇遇，成爲百年第一人物，雖有屢折七星的美譽，可是在今日如此環境之下，却也顧得了東，就難照顧得了西，這該有多少痲煩！

這七人已與黃衣人會合，就在此時，清河丈人之背後又傳來幾聲鬼叫，叫得人汗毛直豎，清河丈人迴身反望，只見兩個形如鬼魅的高瘦老人，作勢欲襲，清河丈人不由大吃一驚，抖手就是一杖，這兩老人各自「刮」的一聲鬼號，鬼爪如風，一抖一翻，竟將清河丈人的出手化去，而後面又有一陣勁風拂來，清河丈人太清神訣展開，左手反手一揮，順勢看清楚偷襲之人，竟是暨實時，心中已是一動，果然聞得一聲惡聲惡氣的說話：「崔老大，久違啦！」

清河丈人的是不凡，在這般緊張當兒，他還是態度從容，碧玉竹杖，早已洒出一片光影，將自身週圍十步之內，築成一片堅壁，再看清楚來人，正是自己老對頭蔡氏雙鷹。

清河丈人已知，這雙鷹與暨實此來目的乃是奉了遼主之令，來此奪寶。

原來耶律洪基——即遼道宗——自接位以來，却也勵精圖治，而且眼見女眞之興，令其寢食不安，當朱雀神魔之開宗立派，阿骨打與弟阿骨機對之暗加幫助，他當然也有知悉，爲此訪求異材奇能之士，以圖對抗，果然有志者事竟成，爲其訪求到隱居於八寶山的陰風教主白骨神君，白骨神君爲遼主卑詞厚帑所納，因此，他也就竭力爲遼主服務，白骨神君自以爲輩份極高，武林中已無人能與之分庭抗禮，對朱雀神魔之崛起，說實在也有一分忿意，只是他深知老魔巧得前古神兵九件，自己功力又是偏於陰柔之道，自己門中，無一件兵刄可與之爭，再加上聽到老魔遠履中土，大鬧少林，雖不大獲全勝，可也仗了青龍奪與古蟾戈，得了個極大的聲譽歸來，就算些微挫敗，到底仗了這前古神兵，豎起了不弱的招牌，自己度量能力，實是無法可以取巧，當其得知張三丰開石煉寶，他是心中一動，暗暗盤算，無論如何要將這些天材異寶，據爲己有，因此，他派了門下雙弔客出馬，尤其以爲，張三丰乃是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自己兩大弟子，已得自己眞傳，再加上也有伏着在中原——即爲遼邦人士，收買了無恥之徒——雙方聯合，這還不是手到拿來之事！

他那料到張三丰乃是近百年來突出之士，武功之造詣與衆不同，就是心胸爲人，也是高人一籌，這雙弔客辛天化、莫天成雖然是身手不弱，也難强得過朱雀七星，一念托大，差些這雙弔客無法脫身回山，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清河丈人與這一股人糾纏，尚幸他太清神訣，實具神效，又加上這一部上清「守」字心法，更有妙用，圈子縮小，仗着碧玉竹杖的抖揮之勁，將這批武林兇神惡煞全擋在週圍十步之外，他是緊守三丰所授的「以靜制動」、「以守均勢」之道而行。

蔡氏雙鷹，蔡仁、蔡信用盡出手，並用十八杖鷹翎神刺招呼，可也難越其雷池半步，雖然如此，清河丈人却是越打越驚，明知自己正與這幾人交手，大門外又有風聞中的朱雀七星及米律光、屈德來犯，此事看來一人已難抵禦，這一對夫妻，雖說是武林知名之士，可沒見過眞章，張三丰不出，頑鐵老人也該現身，這兩人休息了這一大陣，難道眞是太過疲勞，而昏睡如此，若是眞個如此，自己不是太危險嗎？

尚幸清河丈人雖然擔心，却也能寧神靜心，這碧玉杖還是抖起了一團光影，其密無比，其勁絕倫的光牆，將這五個一等的高手阻住。

突然，就見一條黑影，已飛身入天井，一到就哈哈大笑，一道金虹光芒，向那爐鼎捲去，就在此時，立即見一條青影飛起，聞得悠然一聲龍吟，兩條人影各自躍開，互相看視手中兵刄，就在一瞬之間，圍牆上已站立了八個人，全是注視着這古石鼎，而剛在出手的兩人，一個正是祁紫霜，另一個乃是身材高大，赤面虬髯，神態威猛的壯漢，手執着一柄其形如梭，形式奇古異形兵刄，而祁紫霜手中所持的乃是一柄長約尺許的短劍，神色緊張，互相點點指指，其中一個身形瘦長面色陰沉的漢子，手中握着兩粒顏色碧綠，大如鵝蛋的鐵彈，揚勢欲擲，馮玉峯看在眼中，急在心裡！

爐火繼續在燃，而且已聞陣陣輕嘯，馮玉峯大爲緊張，他知道此時若爲賊人們毀了，前功盡棄不去說他，這一震之力，液汁四射，那怕中上一滴，也難望活命，這一來，他既可惜張三丰半生心血，又對這批賊子的毒絕手法，起了反感，自己妻子出手，他也看清形勢，張三丰再不出來，自己這一方面，憑仗三人之力，無論如何是沒法抵擋得住，何況祁紫霜白

虹剖金解手刄——小劍——乃是其祖賽歐冶祁君靈一生精血結粹，爲了刻意求工，竟將萬斤純鐵，七鑄九煉，這才打出這一柄長才尺許的短劍，自誇無堅不摧，無物不折，自己此來，也是憑了這柄解手刄，希冀一碰，還有自己的一把青鱗刀，乃是親自打造的第一柄利器，看情形可也難有把握。

原因是：他有一柄長劍，也曾借與老張，就是折在前古七寶之手下，目前兩寶相較，就看出這柄解手刄也無法能施給七寶壓力，的確是大費週折。

* * *

就在他一面守伺爐鼎，一面盤算之時，又聞得「刮」「刮」兩聲厲嘯，兩條長大白影，疾如厲鬼凌風一般飛向圍牆，竟然朝那手執碧綠丸的賊子撲到。

這一猝然的變化，令在場人全是一驚，按照一般慣例，所謂「敵人之敵，即己之友」，就算不是己友，也不可能是己敵，以一人之力，招惹幾方之怨，這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事，再說朱雀七星此來目的，不是奪寶而是破壞，乘機會一會張三丰所交之友，究竟有多少高明之輩，算作聊備參考而已，當他們來到之時，朱雀老魔爲了希望事在必成起見，因此他是將輕易不用的「火魄彈」，交了兩粒與大弟子痲勒哈哈備用，命他一到就出手，將這爐鼎炸毀，這就算完成了任務。

本來，痲勒哈哈是命六師弟銀環郎仗着天刑杵，及其旋風身法擊打爐鼎，自己則來個乘機而入，這本來是個絕着，而且，他滿以爲是萬無一失，因爲「火魄彈」乃是暗器中最厲害的一種，就算張三丰有能手守護爐鼎，在已給銀環郎的牽制下，總有一絲隙縫，這種毒着，加上猝然而來，無論如何都能讓自己乘虛而入，完成全功，可是壞就壞在他與屈德一齊趕到，銀環郎的出手，又是爲祁紫霜所阻，這一個苗條身材、英爽之面容，而且這身形手法，給與這一對淫魔一絲綺念，這就是所謂「見色起淫心」、「女色能亂事」的了！

痲勒哈哈只顧看視祁紫霜的出手，手執這一對「火魄彈」却忘記發出，可是這一雙厲鬼似的兇人，竟然無聲無息的撲到，待到發覺，手上却已一鬆，兩粒火魄彈爲人一照面，劈手奪去，雖然米律光長劍遞出，二師弟哈圖之混天環出手，可是這兩條白影，却眞個是疾如鬼魅，靈迅無比，只一個盤旋，就聞得「嘶嘶」勁音，一條宛如銹針的玄色精光，活像天女散花般向這一行八人打到。

哈圖的混天環出手也不得不收回護身，轉眼間，八個武林高手就如豕突狼奔一般，各展身法，閃避來物，待到看清楚來勢，這兩個白衣殭屍般的人物，却已一飄身，屹立在屋面之上，怪聲怪氣的桀桀厲笑。

痲勒哈哈幾時吃過這麼大的虧，不由怒喝一聲：「啊，那鬼妖不如的東西，竟敢偷襲你家太爺，還不報個名兒，說個樣兒與俺家有個分數！」

兩怪物仰天大笑，笑得前仰後倒，絲毫也不爲意，痲勒哈哈不由大怒，心中對那笑聲起了個極大的反感，越反感，怒氣越生，洶湧如山，可又怪，却是不言不動，口舌囁嚅，好像是被氣得說不出話來，環目圓睜，狠狠的盯視了兩人的動作，可是當其兩眼與兩妖物的眼神接觸之時，但見碧眼閃閃，有一股說不出的味兒，心神也微微受震。

清河丈人算是以一對三了，在蔡仁、蔡信的鷹爪下，暨胖子的左絹右扇、純陽七解夾攻之下，雖是難有脫身之策，但也能自保，更因爲少了兩個强敵，碧玉杖抖揮之時，也就變得蕭洒，不料兩弔客這一陣大笑，却也笑得他心煩神亂，萬分不自然，由於心一煩燥，這功力當然大受牽制，尚幸蔡氏雙鷹與暨實更是不行，這一來，依然可以扯個平手。

馮玉峯却是氣定神閒，除了濃眉微皺之外，却也無其他表示，至於祁紫霜仗靠剖金解手刄，與銀環郎相鬥，却是佔了上風，須知祁紫霜與馮玉峯本是表兄妹而成婚，馮、祁兩家之長老，均諳天正法，對於收束心神，具有特長，尤其是馮玉峯與張三丰相交以後，對於武當之寧神內斂、息理澄心、吐納之道，更有借鏡，這收束心神的內家眞傳，也就成熟，想那雙弔客這種「魑魅攝神」心法，乃是以攝人心神之至邪之法。

朱雀老魔雖然內功精粹，博通各家，但是對白骨神君這一系的攝神離魄，呼魂邪道，只知內家功力强者，不可抵禦，可也沒見過，當然也沒會過，這種未見過，憑想像之大法，就無法說出個名堂來，當然也是無法傳授給門下弟子與破解之法。

再說這種由西域傳入之異教邪道，中土少見，邊城是偶有發見，也是不以此而作揚名立萬之用，當然少能碰頭，因此，朱雀七星在一個突然變故情形之下，爲雙弔客之「魑魅笑」所擾亂心神，銀環郎並不例外，只知道自己萬分不樂意這種笑法，因爲不樂意，耳朶便聽得更爲清晰，越是聽得清楚，心境更越是煩燥，漸漸的，有了瘋狂的跡象。

武家對手，那能現出一絲兒的錯，尤其是這心神不屬，更犯大忌。祁紫霜就憑仗這天心正法之便宜，一招地煞訣中「旱地忽律」，突然變爲「陰靈四起」，別看這解手劍尺寸短，在這時大顯神威，尤其是貼身相鬥，銀環郎之天刑杵可說是門戶大開，封閉不密之時，讓祁紫霜欺身直入，一招三式，劍光如虹，將個朱雀七星中的老六，困個密不通風。

名家到底是名家，朱雀老魔的獨門天靈神魔訣，固然是別有妙用，在如此神昏顛倒之時，可說只能憑仗了自覺自能來解脫，銀環郎或者是神招之依律牽引，在祁紫霜之神招猝臨之時，奪入門戶之際，他那天刑杵突的回擊，勁風雖已近身，他却突然大吼一聲，這一吼聲，正所謂「垂死的掙扎」也好比醉酒之人爲重大變故，猝然驚醒一般，一聲吼叫將他由死亡邊緣硬生生的拉了回來，但是祁紫霜之出手實在是狠辣迅疾，饒是他閃避得快，一個「天魔升天」身法，身形暴起三丈之時，可是這膝頭還是爲這斷金剖玉之利刄所點中，差些將他的左腿廢了，就算不廢，在這鮮血淋漓之中，他痛得吼聲如雷，吼叫不已。

祁紫霜一招成功，那肯放鬆，一個「飛雲縱」身法，「隨風而舞」，身形如一縷青烟般飛迎而上。

那邊一圈精虹抖來，向祁紫霜之下盤擊到，正是朱雀七星之老二呼圖之混天環抖到，想他們七星到底不是泛泛之輩，一時間爲雙弔客的「魑魅笑」所愚，銀環郎的暴叫大吼，將他們也已驚醒，一見形勢就知中了這兩個怪物的圈套，又一眼見老六形勢之危，呼圖那有袖手不理之理，抖手就是一環，以解垂危，一邊也有人影晃動，兩柄隱含奇光的三稜古鐵鍁，雙雙向雙弔客那邊點到，呼圖看出是老三迭里不木及老大麻勒哈哈，這時老大麻勒哈哈也已一個「翻天身法」，頭下脚上的向雙吊客撲到。

銀環郎已是不能繼續出手，惡壽翁屈德連忙將其扶住，與米律光打一眼色，抱住銀環郎身形一動，向莊院外逸去，這一來有分曉，所謂是天意使然，朱雀門活該爲張三丰所破，銀環郎從此失踪，鬧了個七星凋零，爲了尋訪銀環郎，六魔費了不少時日。

朱雀門七星不全，張三丰乘機入犯，老魔頭單鬥九宮翻，落了個嘔血身亡，七星兩次聚會，代師復仇，三打武當山，張三丰在翻金翎、瘋魔棍相會之下，謝羣魔揚威江湖，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 * *

當惡壽翁屈德挾走銀環郎之時，老七完顏律看見了心神微微一動，却也以爲屈德既是老大之友，諒是趕着代他療傷，因此就放過一邊，目下石莊院鬧了個不亦樂乎，三個師兄弟與雙吊客拚命，他是最機靈之人，自己一行人此來只是破壞煉寶之事，何必再費氣力，於是他打聲招呼，與老四固赫、老五牛保保飛身而下，再犯爐鼎，到此時候，馮玉峯的青鱗刀出手了，與愛妻祁紫霜雙雙鬥三星。

就在此時，門外又傳來了一聲梵唱之音，內房中也有人影閃出，只見張三丰與頑鐵老人趕了出來。

三丰眞人長笑一聲道：「多謝列位好友專程趕來，三丰在此拜謝！」又一回頭對頑鐵老人道：「老怪物，你已聽清楚了此事之詳細因果，就請不必出手，代我專主火候，蠻疆三女七花，蒼冥八怪雖說人多勢衆，尙幸川邊苦竹禪師門下，四大尊者也已奉命趕到，主持護法，只要打發了這幾股强人，那就無人敢再來擾亂了，岳氏三老，可請代我去助清河丈人，馮氏伉儷，何不出門一助四尊者，或許有個好處！」

張三丰語氣從容，身形早動，好個武當宗師，只見他大袖飄飄，步履沉實，一移一動已入場中，脚下不丁不八，雙手一起，「太極圈」混元四式出手，好手法，只一抖，就將馮氏夫妻替出，完顏律、固赫，牛保保一見三丰眞人出場，也就不再客氣，一揚蒼龍杖、一舉五星斧、一擺蛇筆，三股兵刄，將他狠狠的扣住，但張三丰却是閒散，他那先天無形炁，一出手就凝聚如山，浩瀚如海，一股股兩儀環，在這空圓圓道運用下，將三股前古異兵，牽引得難越雷池一步。

馮玉峯夫妻就奉命而出，果然見到門外四個高大和尙，各執法器，席地而坐，個個閉目合睛，口誦梵經，四外靜盪盪，一無人跡，他倆自是高明人物，一見四和尙之生相，由心中泛出一絲依戀之意，可就想不出一個親近之方法，突然遠處來了一陣嬉笑之聲。

馮玉峯正在奇怪，耳邊却有一聲極細的語音，「賢侄，快去代這四位尊者擋一陣，只要他們唸經聲完畢，就可沒你們的事……」

馮玉峯不由一怔，四外回望，不見人影，這聲音由那裡來的？聽其語氣，宛如童嬰，清脆無比，却是稱呼自己爲後輩，須知馮玉峯雖然是年輕，但是在武林中輩份極高，連張三丰一代祖師，也不得不稱其一聲小友，當今之世，大雄禪師如此德高望重之高僧，比馮玉峯之輩份，也僅高一輩而已，還有何人能稱其爲後輩之理，不過，若事出無因，也不必用這一手「傳音入密」、「音細如絲」的超柔功力相催，他是與愛妻打了一個眼色，身法一動，已越過四僧，向前飛去。

馮玉峯才離四僧百步之時，面前突有一朶金花，着地爆散，化爲萬千朶金花，向兩人迎頭落下。

馮玉峯剛想展開身法，耳邊又聞人嚷叫道：「此乃金花蠱散，不可動……」語聲未畢，一股極强之勁風，由左側撞出，就聞「吱吱」一陣亂响，金霧被推移數丈之遠，右側却有一朶黃雲飛起，對這金霧只一兜，就像長虹吸水般，一晃無踪。

馮玉峯聽出此乃金花蠱時，不由嚇出一身冷汗，久聞苗人善於放蠱，不料還能用作暗器來發射傷人，這就不得不加意提防，若是一個不愼，爲其所中，那麼，這苦難實是不能抵擋的。

就在金花被吸，馮玉峯還想前進之時，一股香味傳到，眼前又是一花，只見三個粉裝玉琢的少女，皓腕如霜、長髮飄曳、眉如翠黛、鼻如瓊瑤、唇紅齒白、雙脚雖是赤裸、却也玉白如雪、頸掛金環、四肢也帶這飾物，個個翠墨色肩披戰裙，背插金戈，腰掛革囊，一見馮氏夫婦，三女是咭咭亂笑，後面又有人影閃動，乃八個裝束詭異，個個頭挽雙髻，只是相貌醜惡萬分的大漢，手執骨朶，腰掛一硃紅葫蘆，身材則臃腫不堪，好像內裡藏了不少東西，再後面，乃是七個披散頭髮，面色蒼白的女子，一色白麻布，背插長旛，手執雲帚，連頭到尾數一數，竟有十五人之多。

十五人一見馮氏夫婦，剛想開口之時，梵唱之聲突轉响亮，十五人面色全是一動，三女中就有一人開口道：「這位漢客，是否阻住我等去路？」

馮玉峯朗聲一笑，道：「不敢！不敢！」

「如此請借一步！咱們姊妹有些事，若事完之後，我們當可給你一個大大的好處！」

「不知所辦何事？又何必要許我一個大大的好處？」

「此時不容細述，稍後當可詳談！唷！你怎麼啦，瞧上我家大姊姊啦……」

嘿，這一句話說得突如其來，差些連馮玉峯沒個開口處，祁紫霜素知丈夫脾氣，最恨人在自己面前說他不規矩，想她也已得異人密語告示，就知這一批人絕不是夫妻倆所能打發的，既然是阻擋一陣，無非是拖延時間，來個援兵之計而已，最好的辦法，無過於言語之中與她說個不停，若是一出面就動手，這就能壞事，恐怕她丈夫動了眞氣，因此搶先答話！

「我說你呀！也眞胆大妄爲，妻子在一邊，還敢如此舉動失檢，若不看在有事份上，我眞恨不能打你幾下家法……」又回頭與這苗女打了一個照面，她是微微一笑道：「唷！原來三個姑娘生得眞是美麗吶，假使我是男的，眞也要多看幾眼呢，三位大姊，請恕我丈夫粗狂！小婦人代夫謝罪……」

三個苗女早已看清楚祁紫霜站在一邊，實在是，她那門中規矩，對面之人，就算要出手，就得有個藉口，否則就算觸犯了峒神蠱主，苗人信鬼，連武林人也不例外，再加上她們又是煉蠱之士，這禁忌更多，這裡暗算偷襲，却不算犯規，這也可說匪夷所思，而三女本已看出馮玉峯是個正直漢子，滿以爲借此一誣，他就能忍不下這口氣，只要他一出手，三人就可出手突襲，或者乘機打一金花，將兩人困在金花蠱霧之中，然後搶入石莊院中。

不料，馮玉峯面紅耳赤，有些光火跡象之時，來了個女的打圓場，這就使她們僵住在地，說不出話來。

可是，這梵唱三聲越來越响，响得那八個醜惡之士面色大變，而混身有蠕動之象，馮玉峯看了不由大爲奇怪，突然，一條五色斑斕大蛇，由爲首一人身上竄出，馮玉峯不由大吃一驚，一聲清叱，青鱗刀一抖，門戶一封，而三女一見大蛇出現，面色大變，聲聲嬌叱，玉手抖動，金虹耀眼，就有三枚金環脫手向長蛇擲去，而那面色蒼白的苗人，飛起身一躍，飛爪欲擒，而三環已到，長蛇一見金環，好像有所畏懼，一折蛇頭，這就算好，爲此人就勢一抓，扣住七寸，大蛇七寸被扣，算是被制服，不料後面已有忙亂驚叫之聲發出，但見一條條大蛇亂竄，馮玉峯這才明白，怪不得這幾人個個身材臃腫，原來是藏有這些毒蛇。

三女到此地步，已知撞見了對頭，此次她們勞師遠出，一則是志在奪寶，再則是報復前仇，原來張三丰所得之金母元胎，就是從金花洞中取得，本來，金花三女也不知此是重寶，直到張三丰以金精三環交換，爲三女之父看出不對，這老苗竟意圖抵賴，爲了此事，張三丰將金花峒主擊成重傷，帶走重寶，三女因値煉蠱之時不在，開壇得訊，連忙追趕張三丰，在烏蒙山大戰三日夜，靠張三丰之好友萬靈聖母之護持，將三女手下八怪七花擊成重傷，三女之金花蠱尚未煉成，將蜈蚣蠱打出，也爲萬靈聖母之四惡網所收，鬥了個全軍盡墨，若不是張三丰不爲已甚，眞可能將十五個苗疆怪傑一起毀了，可是三女還是死心不息，聲稱此仇必報，而且還說明當張三丰在開石煉寶之最緊要關頭，她們不是來奪寶，就是來破壞，總之，來個大家都沒有，才肯罷手！

張三丰爲了息事寧人，再說這金母元胎實是她們之物，雖然自己將費盡心血所得來的三枚精金王母環與之交換，但也不想將此事弄大，他竟答應如能鑄煉神器，自己已許人家之三物，及武當雙寶外，儘可能代他們再煉三環，以抵其値，若是無餘暇的話，他寧可自己雙寶不鑄，以應其諾言，再要是所得無多的話，總之在三年之內，他再到苗土，不是傳授武當門中神訣，就是代其覓到合適之物，可是三女死也不肯答應。

三丰眞人見她們不可言喩，也就一嘆而擱置，此次在十萬大山之中，開石鑄寶，他雖然怕老魔及其他覬覦之人，可就更頭痛這一批苗人的糾纏，因爲中原武林人士，除自己本是道家修煉之士，對各家毒物有所理解及破法之外，這種與世少見的苗疆獨門傳授，武林人士實是難以防禦，那料到大雄禪師竟然請出隱居川邊的苦竹禪師門下，伏魔四僧來此護法，張三丰得此信息，這才放開懷抱，剛才不出面，就是與來人叙談一件事。

* * *

兇徒雖然是大舉來犯，三丰之好友也已四面八方的趕到，有了伏魔四僧的守伺護法，朱雀老魔又未來到，其實，即使來到，大雄禪師早已在暗中伺伏。

此次鑄寶，除了天意要使它失敗外，再也無甚大阻碍，當苗疆一行人一到之時，四僧正在誦唸神咒，誰又知道這六部天龍大法，乃是伏魔至高無上心法，功能感動六畜，無論何獸，均蒙其澤，越是秉天地至毒之物，越易感受，想苗疆三女手下，那一個不帶有護身神物，除了金花三女，守命神蠱坐鎮峒外，七女所備蜈蚣較能安靜，而八怪的毒蛇，却已爲這梵唱之聲引出，就當八怪手忙足亂之時，梵唱之音突然寧息，四外一片靜寂。

馮氏夫婦是莫名其妙，而三花七女及八怪，宛如失魂落魄似的，呆呆的看住這四週，若有所失，恰又如有所得的，馮玉峯與祁紫霜互相對視，互相一笑，而三女却在此時開了口：「咱們走吧！」身一動，頭也不回的向山下疾馳而去。

七女八怪見主人已去，也默不作聲，隨了三女回去，馮氏夫婦雖然若有所悟，却是不着邊際，回身入莊院，却與四個高大和尚擦身而過，微聞一聲長嘆：「我們只能感染苗女要命毒物，却也無法令人覺悟，吾佛有言，『隨緣』之說，施主何不隨我一行……」

馮玉峯本想回院廝殺，一聞此言宛如當頭棒喝，一回頭，恭恭敬敬說了一句：「弟子愚昧，大師恩示，這就來了！」他竟然不理祁紫霜，隨了四個僧人向左側茂林中走去。

祁紫霜還想跟隨，突見一條白影飛落，一個滿頭白髮，身穿袷衣的矮老人將其一阻住道：「別不放心你的老公，此行大有受益，說不定三丰還可得到不少好處呢！快隨我老兄弟走，不過，我們要你夫妻代我們作一件事，待事成之後，我們當有些東西相傳，此次事完，請來太白山一行！」

祁紫霜一見老人，猛的想起兩個前輩異人來，她是滿面含笑道：「老前輩是否當年太白雙翁？」

矮老人哈哈一笑道：「看來我派之興，眞得仗你夫婦之力，不可忘記，來太白山一行！」說罷，只見他身形一動，向右邊竄去，那邊也有一條黃影飛起，兩人一會合，略一回頭，與祁紫霜雙雙向石莊院一擺手，就見白、黃兩條人影，疾如星丸，一晃而沒，祁紫霜面色微變，略一盤算，回身向石莊院中飛馳而去。

一入莊院中，只見鼎火依然，而三丰眞人正在大顯身手，太極兩儀神掌，所帶起之勁風已將三星狠狠的扣住，而屋上面，清河丈人與三個面如冠玉，長身玉立的蒼髮老者，閒立一邊觀看雙弔客與麻勒哈哈等激鬥。

她本認得這三個老人，這是長春嶺的神行三俠，秦川、秦流、秦不息，至於蔡氏雙鷹與暨實，當然已爲秦氏三老及崔駟所毀了，形勢已是分明，這幾股的兇徒陰謀毒計，可說是已到了冰消瓦解之地步。

她也不打這邊去，手一揚，抖出一彎銀虹，她那柄解手劍已擲出，嬌聲說道：「三丰眞人，這柄傢伙你用用，看，也可評評先祖的功力！」

張三丰哈哈一笑道：「多謝馮夫人！」

祁紫霜是擲得好，張三丰更是接得妙，這尺來長一把短劍，一到張三丰手上，武當門中無形劍訣立即展開，本來，朱雀七星是屢爲張三丰所挫，此次他們奉命來此，自問作個破壞者，總是可以辦得到，就算自己功力不及張三丰，可是張三丰亦有難制死之道，如此不遠千里而來，不想横來了雙弔客，將他們的實力牽制去了一半，老六又是失手受傷，這一柄解手劍看來比上三次的長劍更堅銳，老六之天刑杵與之相碰，毫無損失，而且劍短勢險，自己人當然也無法能近身相迫，若是爲張三丰身劍合一突入，就可能吃了大虧，這一來，三人是各展全力，與張三丰鬥了個更加狠的……

屋面上的秦川却在說話了：「魔崽子，三丰這一次是以一對三，優勢更盛，你們還在死死的扣住這兩個怪物，當心爲老張一個個的解決，這有多寃，快去幫助三個同門，這兩個怪物，由我們代勞如何？只要你們能勝了老張，再找他們倆或者我們打一架，豈不是好……」

麻勒哈哈也已看出這形勢不好，可又不甘半途而廢，既然有人接手了，他是一聲怒嘯，太皓鈎一收，一聲招呼，身形如風，帶了同門向張三丰那邊撲去。

那雙弔客却是桀桀一笑，互相對視一眼，然後啞聲啞氣的說道：「我乃白骨神君門下，雙弔客辛天化、莫天成，奉我師尊法諭，限令你們將此寶鼎獻出，如若不然，我們兄弟帶有玄陰七珠，只一舉手，你們大家就得與這一爐東西化爲粉碎，聽見了沒有？」

「放你媽的屁，玄陰七珠，玄陰八珠，我只當你倆是兩隻大呆豬！」

「豬是太瘦了些，大哥，只算是二條乾屍就差不少！」

「老二，乾屍不能發大話吹大氣，我看此乃是一條不知死活的帶魚……」

「太小，太小……」

可就奇怪，不知那裡來的這一吹一喝，將兩弔客氣得暴跳如雷、劈口大駡：「是人與我滾出來……」

「吧吧」兩聲，雙吊客清清爽爽的給人揍了兩巴掌，也是雙弔客活該受苦，想他倆爲了一到就用「魑魅笑」，耗用眞氣太多，再說與三星的交手，也眞是費了不少氣力，此番出口駡人的，武功比張三丰並不稍弱，當然是高出他倆更多。

雙弔客一向在幽州之地，眞是「井底之蛙」，那知天高地厚，這一念驕狂，眞鬧得個鼻腫嘴腫，狠狽萬分。

兩個嘴巴還只是報個訊而已，一挨上，就算看清楚了人家，乃是兩個矮小老頭子，兩人本已給兩老的功力打得暈頭轉向，金星亂冒，可也是心中恨極，才看清來人，並立即雙雙怒吼一聲，白骨陰靈爪順勢抓下，可是眼前一花，又聞一聲怒斥，左邊勁力突來，蓄勢沉勁，還想回招，可是左邊一空，勁力已失，剛剛一怔，重力又來，兩條長大身軀摔出，「吧吧」連响二聲，好在是石屋，否則怕不摔穿了屋頂。

兩賊又是一聲虎吼，落得快，起得更快！身形如兩朵白雲，只一騰身，立即又向兩老抓到，這一次更是可憐，人在半空，已有勁風襲到，兩人宛如撞在銅牆鐵壁之上，一撞而跌，這一次却是苦笑，摔在屋頂邊沿，人是不堪承住，一個上重下輕，直摔落地上。

兩老又是哈哈一笑道：「三丰，我倆也算解除了你一個難關，免得爐鼎爲玄陰七珠所毀，再見了！祁家姪女，別忘了太白之行，我倆還得趕這兩個兒孫子去遠遠的，省得再有麻煩……」語聲才畢，一黃一白兩條人影，已翻身下屋，外面又傳來幾聲鬼叫，「吧吧」二聲，看來這兩個弔客，却是越打越疼，當然也是越趕越遠了。

現在能剩下三丰一人會鬥六星，只見他大袖飄拂，身清如風，一柄短劍却是指西打東，看來離亂無章，而且是毫無招式可言，但是，明眼人却已看得出，這每一招，每一式，每一刺，每一點，均具有無比威力，令人咋舌，六星的天魔神招，仗靠這六般神兵，雖也是神妙不可思議，可是三丰眞人是會者不亂，並且極具把握，覓縫尋隙，向六人的致命之處點去，這一種亂點劍法，即是後來的武當派鎮山之寶的「亂披風」劍法，這一路劍法乃是三丰眞人由少林神棍的「大瘋魔」八式中悟創出來，再加雜了他的「太極」圖式，融滙貫通演化而成，這一路快而不紊，亂而不雜，含至亂之名，有至緊之實的無上妙訣，配合大九宮神行身法，就算一人在六般神兵利器夾攻之下，這一進一退，一招一式，在在給與六星以莫大威脅。

這六魔星本知老道的厲害，却是想不到今日會令自己如此狠狽，麻勒哈哈更是自怨自艾。看甚麼美姣娘？鬧甚麼閒氣？若是按計而動，不會使這兩個甚麼雙弔客的，乘隙奪去了火魄彈，一到就下手，讓他們大起忙亂，功成身退這有多好？就看了這一眼，暈了一陣，好，弄得如此之下場！」

又一想到銀環郎，他又是一陣躭心，嘿！就是少了一人，對啦，自己這一方面，本來以七對一，還可以互有攻守，現在，却有了缺陷，這眞是此消彼長的道理，再說，老道這一仗，却倚靠了這柄短劍，不使用他那「玄門七摔」，「四兩撥千斤」手法，將自己摔出，有幾招分明可以看出，他是在向自己各人門戶中直撞，難道……想到這裡，麻勒哈哈也就看出三丰眞人的用意，這老道在暗施毒計，要自己爲其乘隙毀去一二個……這是犯不上，走！對……快走……

麻勒哈哈眞是說走就走，他是一聲呼喝，打一暗號，就見大皓鈎抖起一道精虹，混元環突然收回，就見黑影一閃，固赫身形已起，向莊院外直飛，固赫一去，呼圖也不理會，一招「魔光四射」混元環帶起一聲輕嘯，硬生生的闖出重圍而去，這一來，張三丰本想解決一二個魔崽子之計就沒法成功。

雖知這六個魔頭，實具不凡身手，就算無法與張三丰抗爭，却也不見得一敗無回，當麻勒哈哈提議脫身，這天魔門中的朱雀救命絕招出手，張三丰如欲傷人，務必連闖這些重招硬式，他的三折長劍，就是强行奪入之時，不是爲混元環絞折，就是爲五星斧砍斷，現在手中所持的乃是一柄尺來長的短劍，就算將招遞足，也無法直透中門，既然事已至此，他也只能長笑一聲，讓朱雀六星走得乾乾淨淨。

爐火在升，好友全已會齊，鑄寶已到了密鑼緊鼓的時候，此地暫時風平浪靜，至於開鼎取精，鑄打兵刃，應該是順理成章了罷，那怕有些麻煩，在這多武林人士拱衞之下，大亂子也就出不來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麥雨珍誘騙董震天率衆登山，把他殺掉替父報仇後，又捏造故事令晏老太相信她是其子的媳婦，等候一年後分得晏家財產，豈料晏老太竟是他人僞裝，準備與假冒登山伐木的藍飛燕在時機成熟時，加以謀財害命，爲了安置藍飛燕，假晏老太差遣五媳桃花女邀請藍飛燕進屋，詢問他是否準備永遠留在山上，藍飛燕點頭稱是……



三期完武俠短篇故事／麥　磊・文　可　飛・圖

龍、鳳、七雄

臨陣携手合作　揭破淫婦陰謀

老太又道：「很好，你不必再費力氣新建木屋啦，我們娘兒八個，在此地只還有十天居留，十天之後，我們便走，你進來住吧！」

藍飛燕裝甚麼像甚麼的道：「老太，雖說十天日子不長，可是我也不能露宿呀。」

「沒人叫你露宿！」老太道：「順我手指的地方找，最後一間本是存放雜物用的，有現成的床，就是髒了點，你可以湊合十天！」

藍飛燕大喜道：「多謝老太……」

「聽下去！」老太威嚴的說道：「我們這兒從來沒留宿過男人，都是女眷，入夜飯後，你進了卧室就別出來，白天要出去可以，到大廳可以，別的地方少走，就算你是誤入任何一位的房中，我要是發現或是知道，一定剝了你的皮，你聽明白了沒有？」

藍飛燕道：「明白明白，在下那兒敢，那兒敢！」

「好啦，沒別的事，自己如果要乾淨，去整理一下屋子！」老太說完了，拄杖獨自回到她在另一角落的房中。

這豈不是有心，有心給七個小寡婦製造機會？

沒人去想這些，她們的芳心，早已全繫在藍飛燕的身上。

老太剛剛彭的一聲關上房門，胭脂虎已一步到了藍飛燕身旁，玉臂伸，柔荑握，已緊緊的圈鎖住藍飛燕的右臂，媚眼一飛道：「來，我帶你去你的卧房，幫你收拾乾淨。」

桃花女星眸含嗔的直瞪着藍飛燕，絲毫不怕而露骨的說道：「別忘了剛才的約定喲，甚麼事可全有先來後到。」

藍飛燕被胭脂虎拖着往那角落裏走，以一種無奈何的眼光瞧着桃花女。

巧狐却冷笑着對一丈青說道：「反正見者有份，誰也休想不把事談好就甩開別人，三妹，咱們也去幫忙，人多手快嘛！」

她們全走慢了，天雀早已像黃鶯般格格笑着，飛步進了藍飛燕的卧房！

沒動的只有一位，小雨，她冷眼旁觀，已見端倪。

到底是人多手多幹得快，那本是雜亂而骯髒的小房間，刹那間已收拾得乾淨俐落。

桃花女突然在藍飛燕臉上擰了一把，嫣然一笑，轉身像陣風似的走了！

別看老辣的藍飛燕經多識廣，一朝跌落衆香國，竟被桃花女逗得臉發紅！

也僅僅是喘了口氣的空兒，那陣剛剛捲飛出去的香風又旋轉着捲了進來，瞧，香枕、繡被，外帶一條龍鳳被單兒，乖乖，那個香法，薰得人能醉上半個月。

桃花女手脚眞快，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張光禿禿的床舖成香巢，這份膽子，使其他姊妹瞠目，這份體貼，叫藍飛燕由內心中生出慚愧。

有人開了頭，就有人會接着幹，胭脂虎送來了面巾水盤，巧狐帶着便鞋，一丈青睹氣，把她那死鬼丈夫還沒穿上身的新內衣褲拋到藍飛燕懷裏，天雀拿來的是香噴噴的頭油和一面青銅鏡，慢步而到正立於門口的小雨微笑着說道：「都全了，只缺個洗身的大木盆！」

藍飛燕一驚，胭脂虎接上話道：「現成，我房裏有。」說着就走，眞的要去拿！

藍飛燕攔住了她，這一攔當然要伸出手臂來，胭脂虎來了個投懷送抱，搶步貼到藍飛燕的胸膛上，羨煞了衆寡婦，窘紅了藍飛燕那張俊臉！

小雨冷笑出聲，星眸含蓄着無邊智慧的盯在藍飛燕的臉上！

藍飛燕心頭又是一驚，一聽就知道他是沒話找話的道：「小娘子妳送在下些甚麼？」

小雨冷冷的臉突然變作極野的狂熱神色，道：「你該有的全有了，當眞還想要甚麼的話，我一共有兩樣，一是我這個人，另外我有一柄劍！」

藍飛燕第三次心中受驚，話總要回答，道：「能得小娘子垂靑，何異夫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也！劍也有用，至少它能避邪……」

「錯了！」小雨又轉成一張冷臉，道：「你總該明白最難消受美人恩是怎麼回事，劍何止避邪，它更能除魔斬邪！」

藍飛燕那本是嬉笑的神態，一變而成十分肅穆，道：「小娘子是有心人，有心人似乎不會莽撞行事，魔邪與仙佛也僅一念之隔，誅時斬時千祈當心，須握實證，須能本心！」

小雨神色震動似欲有言，但當和藍飛燕的目光相接後，竟忍住話鋒轉身而去。

小寡婦似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胭脂虎對着小雨的背影冷冷一哼，人更靠緊那實厚的胸膛，豈料藍飛燕倏地斜身側步移動三尺，她屏障突失，蹌了三步才好不容易站穩，媚眼一掃藍飛燕，道：「這是怎麼了嘛？」

藍飛燕臉一板道：「抱歉，我不習慣！」

直接了當的話，有時傷人自尊甚深，胭脂虎似乎下不了台，一頓足，一扭腰，悻悻然走了。

藍飛燕仍以平板的臉色對其餘小寡婦們道：「小娘子們請讓讓，在下想歇息一會兒。」

天雀去了，巧狐去了，一丈青聳聳肩走了，只剩下桃花女一個！

藍飛燕劍眉一皺，冷聲道：「小娘子妳是……」

桃花女含情帶蕩的一笑道：「別趕人，我會走，不過你要記住咱們的約定，我就在你斜對面，門上貼着一朵桃花的房裏，要去的時候別走錯了！」

話說完，柳腰擺，以美而十分特殊的步子扭出了房去。

*　*　*

平日午間小息的多年習慣，因有了個英俊大男人，小寡婦們全熱從脚底冲頭來，全睡不着了！

睡不着，廳堂坐，不爲別的，至少藍飛燕出出進進還能瞧上幾眼。

桃花女從房裏走出來，目光一掃大廳的人，好極了，該到的全到了，正合心意的是老太外出未歸，小雨不知在幹甚麼，而藍飛燕也沒有影子。

桃花女的目光再次掃過大家，嬌滴滴的說道：「咱們姊妹不是一天的，有甚麼說甚麼，心裏不想這個男人的，請她暫回她自己的房中！」

沒有人動，可見沒有人不想一個大男人！

桃花女又嬌笑說道：「那很好，挑明了事好辦，咱們在山頭上還有十整天十整夜好待，小雨不在，那是她沒福，剩咱們姊妹六個，輪下來誰也偏不了，不過事有先後，必須大家互約而遵守。」

胭脂虎說道：「可不是，我當大姊的說現成話，該按咱們入門先後，排行的次序順序來……」

天雀首先反對道：「這又不是分家產，從老大輪下來，太不公平！」

桃花女道：「對，不過這有辦法解決，我已經作好了六個紙捲兒，寫清一二三四五……」

胭脂虎嗤笑一聲道：「省省心吧，這一套騙不過人去，揭穿了有傷姊妹多年的感情！」

桃花女大概是心裏有鬼，竟沒頂撞胭脂虎，道：「依妳看怎麼辦？」

巧狐接口道：「乾脆猜拳！」

猜就猜吧，三拳兩勝，全勝五人者拔頭一！

老天有時雖會作弄人，有時却也會成全人，猜拳的勝負是桃花女佔魁，天雀第二，胭脂虎第三，一丈青第四，第五是巧狐，玉美人行六，正好壓到最後。

這是大家說好的，誰也沒有異議，並且按照約定，大家有協助「輪得」人的義務，於是巧狐笑嘻嘻的低聲道：「拔頭的，千萬記住，日子隔得可能太久了，狂過了勁當心今後就再沒有日子啦，來，我看那小伙子陰一面陽一面的不是個好吃的虫，送妳點小玩意兒，是當年我門戶中老奶奶『天狐』的『快活香』，夜定，點起它來，自己先聞上解藥，假作好心的給小伙子送香薰氣味，只要他吸上一口烟，乖乖，小綿羊也變成大老虎！」

桃花女道着謝，接過快活香和解藥，從心裏高興。

拔第二的天雀半認眞半玩笑的說道：「我說今夜就有了好男人的，小心點，別忘了是我接第二，到我身上要成了一灘泥，看我不和妳算賬才怪！」

玉美人人冷話也冷，道：「這麼說輪到我的時候，豈不成了一灘臭水？」

大家被這句話說得笑了，胭脂虎老經驗，道：「放心吧，小六，這像練功夫一樣，越練越熱越老辣，有妳痛快的呢！」

玉美人紅了臉，難得。

＊　＊　＊

老太一回到石屋，像是變了個人，目光一掃六位乖媳婦，壓低聲音道：「人呢？那小子！」

老太招招手，大家夥全悄沒聲的走進，老太道：「全坐下，我有話說。」

全坐好，老太未語先嘆，接着才開口道：「這些年來，妳們大概早已恨透了我，其實，人都自私，我爲了孩子們的顏面，不能不忍着心壓制妳們，現在我十分清楚，孩子們全完了，咱們兩年之約也只剩了十天，聽清楚，離山仍然是在十天後的大清早，但是妳們和晏家的關係，我現在就解除它，也是說，從現在起，妳們都自由了，只要不離開嶗山山頭，愛幹就幹，全行。」

六寡婦先是發楞，繼之狂歡叫嘯起來了。

六個大男人的狂呼，聲傳五里的話，六位小媳婦的歡叫，少說十里外也能聽到，同在石屋，雖說房房獨立，房房建有石牆，要說沒聽到是無人相信，但是竟沒引使藍飛燕出房看個究竟。

老太雙眉皺起，只一刹那，又接着說道：「這姓藍的小子人不錯，妳們不許爲了他而傷了和氣，但是可以各用手段，抓住一個總比守寡强，娘我是過來人，那滋味苦得人心能碎成八瓣兒，好了，話就這幾句，不用再避我，我會裝作不聽不見的！」

這可好，不知道這位矯作了十年的假老太心裏是打着甚麼主意，幾句話等於揭開了鎮壓妖魔的符咒，放出了六個愛人的活妖精，那份熱鬧可眞有得瞧了！

老太話說完，直向藍飛燕房中走去，一推門，臉上變了顏色，房中無人！

桃花女猜中全勝，拔頭今夜，自是關心，脫口道：「人不在？」

老太目光又一掃六小寡婦，冷冷地問道：「小雨她人呢？」

胭脂虎動作好快，飛身已到小雨房前，一推門，冷哼一聲，道：「活見鬼，沒人！」

老太笑了，道：「還是她聰明，走到妳們六個人前頭了……」

一句話沒說完，人影閃飛，大廳堂中走了個一人不剩，老太嘻嘻笑了，自語道：「嶗山山頭廣里許，能藏人的地方多得很，够找上老半天了！」

她在話聲中已移步，竟進了小雨的房中。

她目光掃射在東、南兩面巨石牆上，用手輕輕摸摸，然後得意的笑了，人得意，話自多，又喃喃說道：「誰能想到？誰能想到？就和誰能想到我不是晏老乞婆一樣，哈哈……」

她出去了，出了石屋，移步東行，在那株古木下的長條櫈上坐下，靜看熱鬧！

她剛剛離開石屋，小雨從自己房中那大衣櫃櫃頂上飄落下來，手捂着心口，直搖頭。

心神一定，笑了，無聲的微笑，伸手摸摸剛被老太觸摸過的石牆，又默默的笑了。

接着，小雨一閃出房，又一閃，到了藍飛燕房中，輕推窗，飄身而出，一連三閃，人已遠去。

適時，桃花女已緊挽着藍飛燕的臂膀回來了，後面跟着衆寡婦，老太拄杖假作已睡，沒理會她們。

桃花女把藍飛燕擁進石屋，衆寡婦圍了個水洩不通，桃花女嬌笑着說道：「現在你該開口了，小雨呢？」

藍飛燕瞠目道：「妳問我，我問誰？」

胭脂虎道：「別裝糊塗，全家人都在，就少了你和她，說，你們去幹甚麼了？」

「對對，說，去幹甚麼了？」桃花女已有些心癢癢的難忍耐了，道：「別當能騙過我去，惱了我，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會掏你一把試試眞情！」

藍飛燕心頭惱，臉上冷冷道：「小娘子們這算甚麼，人有臉，樹有皮，怎能這般……」

小雨適時推門進來，怪！在六小寡婦木楞注視她的當兒，她却對藍飛燕含情脈脈的一笑，一咬下嘴唇，臉一紅，頭一低，放快脚步跑回房中！

壞了，誰不懂這一套，藍飛燕有理由也難說清。

藍飛燕的心頭恨煞了小雨，桃花女的手當眞既不留情，更無顧忌的猛力抓下！

翻腕刁掌，藍飛燕已緊握住桃花女的柔荑，道：「小娘子，這如何使得！」

桃花女已破開了臉，道：「鬆開你的爪子，讓我摸摸算完，我就不信人家能偷得用得，我比人家那一點差，摸都摸不得，哼！」

說歸說，桃花女的柔荑如同緊上了鋼箍，用盡了吃奶的氣力，也休想挪動毫分！

桃花女心恨人怒情急之下，冷笑一聲道：「我就不信！」

「不信」二字出口，空着的左手食、中二指倏忽敲向藍飛燕的左手腕，疾如星火閃電！

藍飛燕一笑，空閒的右手又一翻一刁，桃花女雙手頓時皆被拿牢！

小雨這時已回轉房中，正要關扣房門的當兒，聽到桃花女這句話，身形一閃又回到廳中，但她晚了半步，並沒看到藍飛燕出手的招式！

向少開口的玉美人不知何故，突然冷冷一笑道：「看不出你不止人俊，功夫也不含乎嘛，好得很，我的手也癢了！」

說到「癢了」，誰也沒看清玉美人是怎樣出手，雙手十指已分拿住藍飛燕的兩肩井穴！

又聞一聲冷笑，玉美人道：「你鬆了咱們玉姊的手，着實的讓她摸上一把！」

藍飛燕重穴被制，竟若無其事的道：「小娘子，要是我不肯呢？」

玉美人陰森森地說道：「我就震碎你的雙肩，叫你一輩子落個殘廢！」

藍飛燕朗朗而笑道：「那麼小娘子還等甚麼呢？」

玉美人沉聲冷哼道：「你當我狠不下心？」

「不！」藍飛燕突然笑臉變作威嚴，道：「玉虛宮清緣道姑的門下，少有善心腸的，何況小娘子是玉虛宮『冷殿』的首座！」

玉美人那向來喜怒不現形於色的冰冷臉孔，突地掠過了極度驚恐的懼色，十指倏忽加力到六分，咬着貝齒，以鼻發音道：「我早已發現不對，說，你究竟是甚麼人？到此何幹？」

藍飛燕沒有理會她，也沒鬆脫桃花女的雙手，更沒有掙扎或現出難以忍受肩井痛楚的神色，淡淡的說道：「若在七年前，小娘子是武林衛道之士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妖女，佛說回頭是岸，小娘子嫁了晏六俠，已靠了岸，嶗山山頭清靜修身，已回了頭，小娘子，那妳還怕些甚麼呢？」

玉美人目光掃過衆寡婦，十指漸漸鬆減了兩成功力，但當她突然發現晏老太不知何時已回到廳上，正拄杖立於廳中有利的地勢，雙目暴射出凜人心膽的寒光怒視着她時，十指倏忽一緊，力道加到了八分道：「你說的也許對，可惜我有自知之明，也許仍然有人放不過我去，所以……」

藍飛燕沉聲道：「煩惱皆因强出頭，小娘子，妳認爲拿住我肩井重穴，就能使我言聽計從、任妳擺佈的話，那就錯了，退一步說，如果現下就有不能放過小娘子的人在，小娘子，妳還是逃不掉呀！」

「未必，制住你，等於制住了她們的心神，她們早已被你所迷，不忍你受到任何傷害……」

「就算是吧！」藍飛燕道：「但別忘了老太不會顧忌我的生死，另外……」

他話鋒突停，目光掃向小雨，接着說道：「這位小娘子只怕也不心痛我的生死！」

小雨噗嗤笑出聲來，道：「我說六姊，可別上他的當，他這人能騙得人要死要活，最後再投石下井，十天日子不算長，小妹相信衆姊妹不會忍不得幾天，用重手宰了他，免留後患！」

藍飛燕笑了，對玉美人道：「小娘子妳懂沒懂她的意思？殺了我，再接下去的怕是小娘子你，衆怒難犯，何況多一個人總不如少一個人的好處大！」

玉美人雙目射出奇特的光芒，從胭脂虎看起，一個個的瞧，最後突鬆雙手，一連點了藍飛燕四處穴道，才閃身退出丈五，距晏老太更遠，足有三丈！

別人還沒有甚麼舉動，老太已陰森的一聲獰笑道：「浪蹄子妳眞有一套，能騙老娘整整七年，講！妳想怎麼死？」

玉美人不是玉美人了，臉泛桃花，嬌麗無比，格格而笑道：「隨你便晏老婆子，話說到前面，姓藍的已被我點了獨門指功下的四處大穴，我若死了，這嶗山山頭上只有一個人能活！」

這話驚人，老太不能不沉喝道：「誰能活，別人爲甚麼又會死？」

玉美人笑得更美了，道：「能活的只有小七子的渾家，她很謹愼，兩年來我也沒獲得機會下手，至於妳們，中毒深且久，我死，妳們也非死不可！」

小雨眞的不知道內情，雯着一對黑白分明的星眸問老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好端端的一家人，幹甚麼說翻臉就翻臉，像世仇寃家一樣！」

胭脂虎入門久，知道的不少，瞟了老太和玉美人一眼道：「這話說來可眞是『小孩死了娘，提起話太長』了，簡單說，當年清緣那騷道姑誘惑了晏老俠，並非眞心，旨在暗算晏老俠，晏老俠上了當，眞元盡失，破了奇功，後來才落得慘死，老太忍着，直到七個兒子功力練成，深夜尋仇，把玉虛宮門下及清緣斬殺殆盡，並一把火燒了那座骯髒道院，沒想到會留下個禍害，哪，就是我們這位六妹，她竟能得識晏六，嫁到晏家，若不是藍爺點破她的身份，大家現在都還蒙在鼓裏呢！」

玉美人獰笑道：「知道了又怎麼樣？哼！」

這聲哼，大概正如她所說的，她死誰也活不成，帶有一點輕蔑威脅的意味。

老太鐵杖一頓，向前挪了一大步，這也是威脅，當然也有些試探玉美人反應的心意。

玉美人雖說胸有成竹，但是如果老太當眞不顧後果的撲上，掄杖而下，她有自知之明，最多能接下三杖，三杖之後就是死數，固然她死，別人也難活命，不過她並不是眞的視死如歸，更明白好死不如賴活着，所以神色也不由得變爲緊張！

小雨適時一步跨到老太和玉美人的當中，擺着手道：「且慢且慢，這件事我認爲好商量，不必非拚個玉石俱碎不可！」

那穴道被制的藍飛燕，此時竟還能笑出聲來道：「小娘子。」

小雨當然知道指的是她，有心給

藍飛燕難堪，道：「閉上你那張花言巧語的伶俐嘴巴，沒人會當你是個啞巴，東一聲小娘子，西一聲小娘子，誰是你的小娘子，不要臉的東西！」

經小雨提醒，衆俏寡婦方始想起果然不錯，藍飛燕對誰也稱小娘子，既不冠上姓氏，也沒論排行稱呼，豈不等於在喚自己的渾家，賺足了便宜。

藍飛燕並不願意變成假啞巴，又開了口道：「小七娘子。」

小雨掃了他一眼道：「要說甚麼？」

藍飛燕道：「沒聽小六娘子說過嘛，萬一她死了，能活的只有妳一個，我奇怪像妳這樣聰明的人，不會想不到最後誰的好處最大，既然想得到，請問又何必攔阻老太和小六娘子的爭搏呢？」

小雨笑了笑道：「你先別管我爲甚麼攔阻，我先請教你一聲，你似乎十分希望老太一杖能砸死玉美人……」

「錯了，小娘子！」藍飛燕道：「玉美人的死活，我沒有在乎的理由！」

「我明白了！」小雨好厲害，神色一變，厲聲喝道：「姓藍的，你明知玉美人一死，凡經中毒的姊妹全活不了，包括老太，但你却不希望我出面阻攔這場兩敗俱傷的爭搏，自然極盼玉美人一死，然後輪到老太和衆家姊妹，姓藍的，你究竟存着何等心腸？」

桃花女雙手仍在藍飛燕掌中，這時掙了掙，仍是用不得力掙扎不脫，急了，向一旁的天雀道：「別閒着，七妹的話對，先宰了這個惹禍的根苗！」

天雀剛剛把手臂舉起，半途中竟又鬆垂放下來，向藍飛燕嫣然一笑，才對桃花女說道：「我看，他怪不錯的，我下不了手！」

桃花女粉臉成了紅臉，向胭脂虎道：「大姊妳……」

胭脂虎更妙，冷冷地陰哼了一聲道：「現在叫大姊豈不太晚了些，這件事我不想過問！」

藍飛燕哈哈笑了，說道：「其實，衆家小娘子妳們全弄錯了，小七娘子只講一面的理，她忘記小六娘子已封住了我四處大穴，當眞小六娘子一死，我和衆家小娘子是一樣，沒有活路，因此，我不可能別有居心！」

小雨以令人難測高深的笑容來對答藍飛燕的解說，桃花女剛才是在利與慾及切身生死安危交戰下，才一再祈盼有人能傷或殺了藍飛燕，她認爲藍飛燕那時才能鬆脫緊緊握住自己雙掌的手，她能行動自如，就不像別人那樣害怕所中玉美人所施的毒！

如今，經藍飛燕說明他個人身受，桃花女也冷靜下來，斜瞄着玉美人道：「喂，小六家的，妳封住姓藍的穴道，我沒意見，可是他穴道不解，身不能動，雙手緊如死箍，我這罪可受大啦，幫幫忙怎樣？」

玉美人嗤之以鼻，哼聲道：「作夢，妳們已經知道了我是誰，我恨不得她們全都像妳一樣，被人所制，會自尋死路，爲妳解開他的……」

只剩「穴道」兩字沒說出口，她却突然驚咦一聲住口不言！

沒人能想通箇中緣故，不必想就明白內情的有兩個人，一是藍飛燕，另一個就是小雨！

小雨不知存何心意，此時重提己見道：「我說衆姊姊們，能否聽我幾句？」

胭脂虎笑道：「似乎妳已有形無形的左右了這個局勢，我們不聽，大概也不行了！」

小雨一笑道：「聽就好，別的全不關緊要，第一，我要請問，晏氏和咱們的關係還想不想維持下去？」

這也是切身問題，桃花女對有關切身的問題，向不後人，立刻道：「剛才妳晚到一步，老太已經解除了彼此間婆媳的身份！」

小雨笑了，道：「這是老太英明的地方，既然現在姊姊們已不再是晏家的甚麼人了，請問管她玉美人是何出身，又和我們有甚麼仇恨呢？」

一丈青較爲爽直，接口道：「這話有理！」

巧狐却搖搖頭道，說：「單講這個，我承認小雨的看法對，可是，玉美人暗中施毒……」

小雨接口道：「不錯，但那是在衆姊姊仍是晏家兒媳身份時幹的，如今不同了，我相信只要姊姊們表明絕不追究施毒的往事，大家就仍是好姊妹，六姊會馬上拿出解藥來的！」話鋒一頓，小雨極爲誠懇的轉對玉美人道：「六姊妳說對不？」

玉美人也已今非昔比，七年隱忍本爲復仇，但人總是有感情的，當年，她固然是近墨者黑，深受清緣「墨黑」的影响，今朝七年以後，日月給她的教訓和見識，更是牢不可拔，何況施毒當空，已存仁厚，否則那有事隔多年而衆俏寡婦們仍然活着的道理，所以，在小雨條理分明的陳說過得失利害後，她毫不猶豫的頷首道：「只要大家躭待了施毒的事，解毒也是我的本份！」

有這句話，俏寡婦們對她已無他求，胭脂虎首先說道：「好，小雨有一套，我先承認妳是六妹！」

這用不着一位位的表示意見，大家一點頭，天下太平！

玉美人說幹就幹，探手囊中取出了六顆解藥，二指彈處，白光閃飛，俏寡婦們已人手一顆，剩一顆才待擲向老太，小雨突然阻止道：「且慢！」

只須提個醒兒，聰明如玉美人自然明白這聲「且慢」的緣故，嫣然一笑道：「七妹遇事的從容和週到，着實令人佩服，我幾乎估錯了！」

玉美人把最後一顆解藥放回囊中。

老太雙目噴火，怒瞪着小雨道：「妳可是認爲我處治不了妳？」

小雨冷冷地說道：「可能，反正沒動過手，究竟誰能制住誰，還是未知之數！」

玉美人適時道：「老太，並非是我不替妳解毒，妳有切身之痛，我必須小心點，當大家分得應得的金銀珍寶，離開嶗山山頭後，我會把解藥給妳的！」

老太一頓鐵杖道：「我不稀罕，不過妳那份金銀珍寶，也休想到手！」

玉美人笑道：「老太這又何必？」

老太狠聲道：「除非妳現在把解藥拿來！」

玉美人沉思，巧狐目光掃過衆俏寡婦，對玉美人道：「六妹，其實有我們姊妹給你作主，早給只有百害，晚給却有互利！」

巧狐黛眉一挑道：「大姊說妳有一套，剛才妳說的話也有道理？」

「有！」小雨道：「如果老太答應大家即日下山，立刻按人分派應得金銀珍寶，解藥也該在一切全弄妥當後再給，何況老太並沒有在今天解決這些事的意思！」

這話說得十分明顯，先給了解藥，的確是百害而無一利！

巧狐仍然有些不服道：「妳這話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憑我們姊兒七個聯手，老太似乎不會寧犯衆怒……」

小雨疾快接口道：「老太可不是一個人啊！」

小雨仍恐這話有人聽不明白，星眸瞥向了藍飛燕。

俏寡婦們似懂了，對，先前大家怎麼會想不到，嶗山山頭除了晏家所知道的秘道穴洞可通外，別無他路，姓藍的如果沒有內應，又怎能平地出在現嶗山山頭上！

若是嶗山山頭這樣容易的任人上下，多年來不用說別的，仇家們也早生吞活剝了她們啦，難怪老太一開始煞有介事的視姓藍的如仇家，霎個眼的工夫又請他住了進來，接着宣佈彼此中止婆媳關係，然後又說姓藍的小伙子人很不錯，原來他們是夥伴，是死黨！

想通了這些的俏寡婦們，全不由的怒目而視逼看着老太！

藍飛燕笑了，笑聲吸引了所有盯在老太身上的目光，桃花女的柔荑仍在對方掌中，人最近，話也最快，問道：「你笑甚麼？」

藍飛燕道：「我笑妳們姊妹六位怎麼這樣相信小七娘子的話！」

一丈青沉聲道：「怎麼，不信七妹，難道還信你？」

藍飛燕道：「別的不說，只說小娘子們遇事自己不去思考，耳軟受人有形無形的指派，今後恐怕……」

胭脂虎喝道：「你不嫌這種離間的話太幼稚了？」

藍飛燕一笑道：「我不必離間，我講的是道理，小七娘子似在暗示我和

老太是同路人，究竟是否，現在我暫時不作解釋，單說目下我受制於小六娘子獨門封穴之苦，人不能動，此時雙足雙臂已覺有些痲木，請問一個已失能力、動不能動的人，就算他是老太夥伴了，又能夠發揮甚麼作用呢？」

這話更對，藍飛燕業已受制，本領再大，也難以爲力。

天雀心思靈巧，適時對玉美人道：「六妹，他的話可靠嗎？」

天雀問玉美人，是指玉美人封穴之技可靠否，玉美人道：「那是『玉虛宮』的獨門手法，他解不開的！」

藍飛燕道：「如何，一件事有了破漏，小娘子們就該想想小七娘子說的其他事了！」

衆俏寡婦由不得全盯向小雨，小雨若無其事笑嘻嘻的步向藍飛燕，藍飛燕抬頭向最近而站於身側的巧狐道：「請幫個忙，小七娘子似欲殺我滅口！」

小雨聞聲止步，含笑搖頭道：「你是我所見到最狡猾的男人，倒楣的是你不應該碰上我！」話鋒一頓，小雨轉向胭脂虎和巧狐二人道：「兩位姊姊小心點，目下五姊業已受制，別再落到他的手中，大姊，用妳的『繞指柔』，二姊發出『白狐針』，別弄死他，大姊去纏他的雙足，二姊打他的足踝，一試即知他的話老實，還是小妹的話實在！」

胭脂虎和巧狐互望一眼，倏忽雙雙出手。

「繞指柔」尚未捲到，「白狐針」剛剛射出，藍飛燕已一聲狂笑，帶着桃花女飄移向丈八左側，胭脂虎和巧狐的襲擊自然成空！

小雨還沒開口，玉美人已怒叱一聲飛身撲去道：「好個刁猾的匹夫！」

小雨突然斜移三步，攔住了玉美人道：「使不得，六姊，一近他的身，就會和五姊一樣被他所制！」

果然，藍飛燕適時輕輕把桃花女放在椅上。

桃花女像剛才柔荑被他緊握住一般，木坐椅上仍難挪動！

天雀冷笑一聲道：「姓藍的，你還有甚麼話說？」

藍飛燕神色不似先前那樣和氣了，肅穆的轉向小雨道：「小七娘子妳不嫌太狠了些？」

小雨冷哼一聲道：「這要問你自己，我如果說不爲自己，諒你不信，至少衆姊姊應該取得她們這多年來山頭苦守的代價，可是你呢，若是容你和老太得手，天理公道何存？」

老太心中一凜，藍飛燕不知何故，那本是嚴肅帶怒的俊臉，又出現了溫柔的笑意。

小雨話還沒有說完，接道：「何況你們若是一心只打算取走全部藏金，還情有可諒，竟企圖奪財謀命，慘殺這些可憐的姊姊們，姓藍的，你當這些事還能夠瞞得了我？」

老太厲聲叱道：「小雨，妳在胡說些甚麼？老娘如有此心意，又何必等到現在，早下手了！」

小雨語驚四座，一衆目光不由從她身上轉向老太，等於靜待老太合理的答覆，老太的話說完，俏寡婦們的眼光又轉盯向小雨。

小雨冷笑出聲道：「憑妳一人，能取走那樣笨重的金銀珠寶嗎？」

「笑話，老娘若有歹心毒意，宰了這些賤浪蹄子，然後再約集同黨來取珍藏，有何不可？」

「善財難捨，誰又是妳老乞婆所能相信的人？」

「這話豈不等於妳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既然老娘善財難捨，却又怎會和姓藍的聯手，小雨妳說！」

「我承認這一點還沒想明白，不過遲早我會找出箇中原故來的！」

「哼！由這句話，足證妳是無的放矢，老娘又豈是任爾一個賤婢所能欺侮的，今天若不好好的教訓妳一次，那有是非，打！」

老太說打就打，寒鐵杖挾强勁風聲，已砸到小雨的頭頂！

小雨冷哂一聲，順手抓過一張木椅，倏忽揚翻木椅，以木椅四脚之一挺迎鐵杖！

這簡直是玩笑，俏寡婦們已驚呼出聲，別說一把木椅，就算一把石椅，在老太暴怒全力一擊之下，不化作石粉散飛才怪呢！

俏寡婦們驚呼中，接應有了快慢，胭脂虎的「繞指柔」尚未收起，震腕捲向鐵杖，巧狐一聲叱喝，「白狐針」射奔老太手腕，兔死狐悲，她倆要爲自己打算，才很快的接應小雨！

詎料她倆功力技藝相差老太遠甚，老太左手衣袖拂甩，「白狐針」被反震射釘在樑頭，「繞指柔」已纏住了寒鐵杖，但在老太右臂猛震的眞力下，竟將胭脂虎帶飛起來，適時鐵杖變招，自空中擊下，正到胭脂虎頭頂！

胭脂虎捨不得鬆脫手握的「繞指柔」，那是她成名的獨門兵器，但是若不鬆手，鐵杖擊頂必死無疑，適時，小雨疾射而到，沒看見她施的是何手法，竟生生將老太的寒鐵杖緊緊抓住，非止救了胭脂虎，並且把老太馬步拖動向前三尺！

老太色變，俏寡婦羣驚，藍飛燕也不由劍眉飛挑，心凜不已！

老太臉色陡變下，仍想挽回已失的顏面，猛地一聲大喝，雙臂貫力，兩手緊握鐵杖，才待再作試探小雨的功力修爲，小雨突然仰起頭來，含着令人難測高深的微笑道：「妳可還記得剛才有個問題，我曾說過當時還想不明白，不過遲早會找出箇中緣故的事嗎？」

老太厲聲道：「記得，怎麼樣呢？」

小雨格格而笑，道：「現在我已經找出箇中緣故來了，這要怪妳不該叫

我握住鐵杖！」

一句話，竟使老太暴怒的臉色轉爲極端的畏懼，勁力不由盡洩，小雨也不爲已甚，又一聲嬌笑，鬆脫了握杖的右手！

玉美人移步而前，向小雨道：「是甚麼緣故？」

小雨瞟了老太一眼，又橫了藍飛燕一眼，道：「六姊，現在我還不能說，多躭待。」

老太鬆了口壓在胸口上的悶氣，倏忽轉身拖着鐵杖，回到她自己房中。

小雨臉上綻開笑容，玉手一指桃花女，對藍飛燕道：「本是親家，別作寃家，閣下伸伸貴手吧！」

藍飛燕一張臉毫無表情，出手拍解了桃花女被禁制的關節雙穴，一言不發的回到他的房內。

小雨輕輕一拍桃花女道：「五姊，事過了，俗話說，過了則了，沒甚麼再可記恨的，所以說妳本來打算今夜幹甚麼來着，仍然去幹。」

桃花女竟會被小雨說得紅臉垂首，小雨却像隻飛蝶般一閃進了自己房間。

俏寡婦們互望着，紛紛搖頭，兩年來她們因小雨較爲接近老太，而生出過恨妬之心，也從沒看重過小雨，今天小雨的作爲，却叫她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深嘆弗如。

*　*　*

「以你的身手，不應該會制不住她，退一步說，事情剛剛幾乎擠到非翻臉不可了，換我是你，也早以師門奇絕暗器下手，我不信她還能像現在這樣主宰了那些賤貨的行止，爲甚麼？爲甚麼你不下手？」

「別忘記妳已中了毒，沒有潘淑芬的獨門解藥，就算我制住小雨，又能如何？」

「你錯了，潘丫頭好辦，應該說那些賤貨全都好對付，只有小雨難惹難纏！」

「那也未必，直到現在，鹿死誰手還沒有一定呢。」

「飛燕，你不是看中了她吧？」

「老太，這和我們聯手的事無關。」

「誰說的，別忘記，最後是要她們死盡死絕的！」

「我懂，時間還早，妳放心，我藍飛燕辦事向沒失過手！」

「希望如此！」

老太提起鐵杖，脚步輕靈的悄悄回轉石屋。

她剛想走，另一個尚未想走的影子已低聲說道：「別如幽靈似的見不得人，出來吧！」

人出來了，在一塊岩石後面閃出，是小雨。

小雨好大的膽，竟坦然的直走向那個黑影。黑影笑了，笑聲使人一聽就知道他是藍飛燕。

藍飛燕上下打量着停身五尺外的小雨，讚道：「今夜妳好美！」

小雨嫣然一笑道：「日子近了，多在這濁世之上打扮得標緻一天，就該打扮打扮的。」

「小雨，女爲悅己者容，你是爲了我？」

「你喜歡我嗎？如果你喜歡的話，那又何必多問？」

「剛才的話妳全聽了吧？」

「沒甚麼意思，你早就發現我藏在一旁，所以說的未必是眞心誠意的話。」

「她本來是打算要妳們都送命在嶗山的……」

「哼！如果她眞的是晏家老太，就不會有這種念頭，既然有了這種念頭，更足證明她不是晏家老太，既不是晏老太，我就沒有義務再守曾經應允過的一個諾言，當我再不受諾言拘束的時候，哼哼！」

最後這兩聲冷哼，意味着可能是場驚天動地的突變，也可能是血濺嶗山山頭，總之，是一種有着堅强毅力和信心的行動！

藍飛燕笑了，道：「小雨，妳當眞是在那鐵杖上看出破綻來的？」

小雨霎眼道：「你也叫我小雨，誰答應過的？」

藍飛燕聳聳肩頭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名字雖是妳的，但我的嘴總是我的嘴，想喊的時候就這樣喊出來了。」

小雨笑了，道：「皮很厚，大概只有象的皮才可比！」

「錯了，小雨，象皮並不夠厚，厚的是一種獨角猛獸，叫『犀牛』，我就是借用了這猛獸的第一個字，再多加上了『一點通』！」

「心有靈犀一點通」，好話，藍飛燕當眞長着一張能言善辯的嘴巴。

小雨噗嗤一笑道：「說正經的，你是誰？」她能在不知不覺、使人毫無防備下，把一個十分嚴重而又緊要的問題，當作家常閒話般詢問。

藍飛燕答得也妙道：「妳曾一再在大家面前叫我丟臉，難道還不知我是誰？」

小雨道：「天下男人能在那種情形下仍不氣惱安之若素的不多，武林中人尤其不多，要嘛只有一個，是『狂龍』宮彤！」

「天下女人敢在人前一再使個心愛的男人丟醜現眼的也不多，武林中尤其不多，要嘛只有一個，她就是『野鳳』燕小雨！」

小雨笑了，宮彤也笑了，笑成四手相合，化盡了心頭陰影和敵對的氣氛！

「我說宮彤，你會爲那些珍寶而這般委屈？」

「我說小雨，妳爲了晏家似乎比我受的委屈還大，何故？」

「可以告訴你，岳陽逃脫的是晏七

，死在我手中，而我曾和他好過不少日子，是眞好，假如他們兄弟當年沒有被別人利用而殺死我父親的話，我想我會很快活的成爲晏七的妻子！」

「以身相報已很够了，又何必……」

「晏七死前相托，要我照顧他娘和替他完成一個血誓，所以我來了！」

「不是爲那佛門至寶的明珠？」

「絕對不是，當然，如果我份內當取，自然會取，不過你該比誰都清楚，那東西對女人來說，除掉有駐顏功能外，別無大用！」

「我認爲對女人來說，駐顏不老是她們一生所夢寐以求的！」

「也許，那是別的女人，不是我野鳳燕小雨！」

「妳不愛美？」

「人，包括你這條早該千死萬死，到現在還沒死的狂龍在內，沒有不愛美的！」

「這我就對妳的話難以盡信了！」狂龍笑着說。

「那隨你，不過有個問題當你答覆過之後，就不會不信我的話了！」

「請講出來，我相信這個問題十分玄妙。」

「未必，以你狂龍所知，所謂駐顏，是僅僅保持容貌美麗，抑或是連身心都眞的年輕不老？」

「我懂妳的意思了，我也相信妳果然並不覬覦那三顆奇珠！」

「你懂了？眞的懂？」

「當然，野鳳，寶珠並不是眞如俗傳大羅金仙的不老丹，它只能保持一個外表的永遠美麗，至於身心方面，除非一位懷具上乘內功，並能眞的可以修眞養性，更要懂得養生之道，寡慾清心而明性無事，或能比常人多活上三二十年外，他無別途！」

「看來你這條狂龍眞的懂了，懂得好，我又怎會僅使外表年輕美麗而實質肉枯骨硬變作怪物？」

狂龍愕了刹那，突然長嘆一聲道：「我應該感激妳這番話，野鳳，咱們何不就這樣離開？」

野鳳道：「不行，有三件事我非辦完不可，現在走不得。」

「那三件事？我幫妳。」

「當眞，言心如一？」

「天日共見，狂龍向來說一不二。」

「那好極了，有你這句話，三件事已剩下兩件了……」

「且慢，難道我狂龍是妳要辦而沒辦的三件事情中的一件？」

「正是，我要殺你，因爲你突然出現，不先殺你，我的事就無法成功，現在你答應幫我，並且誓言不二，我已沒有再殺你的必要，豈不是……」

狂龍一搖頭，嘆息着說道：「這顆狂龍之首眞險！」

野鳳笑了，說出另外兩件事來，一是她必須把從胭脂虎到玉美人六個俏妖寡婦的功力破去，並使她們分得應得的一份，然後下山各有所適！再就是非揭發假老太的來歷，追查出眞的晏老太的生死下落，代晏七斷了這件大事之後，才能他往。

狂龍笑了，聲音雖很低很低，但神采却無比的感人。

野鳳柳腰一擰，白了他一眼，挪步而去。

狂龍倏地伸手去抓野鳳的手臂，野鳳玉腕一沉，五指翻挑暗藏「螳螂彈手」，敲在狂龍的手背。狂龍移腕挺指，點拿野鳳脈門，一來一往各出奇招十次，那知誰也沒能賺得對方的便宜。

狂龍撤回五指，野鳳垂下柔荑，互望着，良久，良久！

突然，狂龍五指又出，這次暴抓野鳳頭頂，一招「龍探珠」，迅疾無倫！

野鳳身軀倏忽平平飛起，右足尖像是送給狂龍般，點向狂龍掌心，「風催雲」是招殺手！

狂龍一聲哈哈，手往左移，倏忽翻回，沒錯，避過足尖，正握住足背及足心，好手法，好招數！

野鳳身軀竟自空中倏忽弓折，一足仍在狂龍手中，但野鳳的右手已按住了狂龍的頭頂！

狂龍未驚，還一聲哈哈道：「是『鳳還巢』？」

野鳳咯咯而笑，道：「不，是『鎖狂龍』！」

狂龍讚嘆道：「首足豈等相比，我輸了！」

野鳳噗嗤一笑道：「先着爲勝，敗的是我。」

一個鬆脫右掌，一個撤手旁移，並肩而立，嫣然笑對默無語，幾乎氣煞石屋中居室內暗窺多時的晏老太！

良久，野鳳偎依在狂龍胸前，雙雙移步接近危崖邊沿，狂龍悄聲道：「妳是怎麼打算？」

野鳳道：「老乞婆暗窺已久，到底她是誰？」

狂龍微一搖頭道：「這回該妳自己猜才對！」

野鳳咯咯一笑道：「晏氏仇家太多，難！」

狂龍似有意無意的說道：「對，但是能有如此高明易容之術的不多，況又是個女子，年紀不小的女子。」

野鳳依偎在狂龍前胸的一半嬌軀倏忽一顫，狂龍嘆了一聲道：「很激動，爲甚麼？」

野鳳道：「如果她是當年那『千幻仙娘』的話，我自有激動的道理！」

狂龍一聲低呼，道：「沒猜錯，正是她！」

野鳳道：「有個人永遠不會離她太遠，在那裏？」

狂龍道：「妳可知道嶗山上清宮的玄天眞人？」

野鳳突然離開那寬厚結實的胸膛

，抬頭低聲道：「玄天是武林劍術一派宗師，和這老淫婦與『胖魔』有何牽連？」

未語之先，狂龍一聲悲嘆道：「玄天眞人只怕多年前已魂歸道山了！」

聞言知意，野鳳駭然道：「如今的玄天是……」

「還不知道，但絕非『胖魔』本人，不過我已推斷八九，昔日他們是三人行，老淫婦矯飾晏老太，胖魔人在津沽，正營永久基業，此處的玄天，十之七八是那『賽純陽』！」

「何所見？總該有所本才行！」

「只有這假老道像眞道士，也只有這匹夫的一身劍術假可亂眞！」

狂龍說到這裏，竟不禁伸手摸摸右衣袖！

野鳳神色鄭重，含情的看了狂龍一眼，道：「看來，弄掉一個老淫婦是無補於事了！」

狂龍果斷的說道：「她已生疑，不能再容她有下這嶗山山頭的機會！」

野鳳笑了，悄聲道：「但是她非下去不可呀，我偎在你懷裏，別當我骨頭賤，那是一步棋！」

「我懂，否則，我不會這樣輕易的放過妳！」

野鳳一掀嘴巴，才待開口，狂龍突然暴伸右臂，把野鳳緊緊摟靠身畔，野風稍提眞力欲掙，狂龍已低低地說道：「老淫婦已輕步出現，當心！」

野鳳安靜了，狂龍却半回頭，目光正掃到已悄無聲息走近身邊不足丈遠的晏老太！

當然，晏老太是假的，正如野鳳和狂龍所說，她是當年以淫毒被武林中人不齒的「天外三兇」之一，那人稱「千幻仙姑」的兪妙妙！

當年，晏老太酸勁大，醋勁兒更大，偏偏老伴又是個風流成性的盜中魁，三兇有一年被「金頂聖僧」門下的「心佛」小和尚追得如喪家犬，無奈投奔了晏老頭兒，老頭兒那時候可還不老，小道姑彼時正人盡可夫，於是乎小道姑脫去寬袍，赤身裸體，上了晏老頭的木板床，幾度春風雨，怒冲晏老太，晏老太施了點小手法，當小道姑被「心佛」擒住時，和「胖魔」及「賽純陽」也上下無條綫的木卧在一艘小舟上！

等能伸足揚臂活動的時候，「心佛」已在不遠，小道姑想想，知道是中了誰的道兒，萬幸她沒穿衣服，「心佛」無法下手，又僥倖舟在水中，於是她和「胖魔」與「賽純陽」翻轉小舟水遁而逃，從那個時候，小道姑就暗自發誓，有朝一日非報晏老太這手絕招的恥仇不可，結果在晏老太領率衆媳婦，遠自江淮悄遷嶗山之時，被小道姑偵知，「賽純陽」生出毒計，早知嶗山上清宮玄天眞人昔日受恩晏氏，晏老太必係來會玄天，遂先一步叫小道姑矯飾晏老太，登臨上清宮，玄天怎知內情，馮京誤作馬凉，非但本身遭到陰謀暗算，連帶後來眞的晏老太到達後，也遭了毒手，「賽純陽」搖身一變成了玄天眞人，當上了上清宮的觀主，小道姑成了晏老太！

晏氏七雄三五年未必回次嶗山，偶而回來，也是一二日後即去，和自己床頭人親熱還不够數，又怎會疑心和猜想到老娘換了人！

小道姑並沒有一忍十年之意，歪打正着，恰好「胖魔」搖身一變成了津沽富商，與建巨宅爲「三兇」今後根基之地，生怕此時小道姑和賽純陽到達，引人注意，叫小道姑暫忍，接着小道姑發現晏氏藏金珍寶，就是爲了獲得全部藏寶，她才被迫忍到今天。

當然，七雄人在，她也畏懼復仇，如今她當然不會再留，何況「胖魔」前站已到，以昔日「雙燕」信物投遞，她才把眞狂龍當成藍飛燕，商定陰謀。

這兩天，事發突然，已使她心驚肉跳魂魄不安，尤其是小雨，難測端倪，不過她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小雨絕非是朋友，有機會下手，還是早下手解決了小雨而心安，這機會，現在來了！

小雨偎在藍飛燕懷中，千幻仙姑正好在藍飛燕半回頭時，打個手式，那是告訴藍飛燕，她要偷襲小雨，在她雙掌提聚全部眞力、連人撲擊小雨後心時，要藍飛燕幫一臂之力，把小雨往右處前方猛地推，危崖懸壁，不怕小雨不摔個粉身碎骨！

藍飛燕回了千幻仙姑一個眼神，並微一頷首，這淫婦人已到小雨背後五尺地方，提足力，運足勁，倏地雙掌連人衝向小雨後背！

她雙掌已到，人也到了，突見藍飛燕鬆脫圈抱在小雨半腰的手，向左斜飄而避，不好二字尚在她心頭未能吐出，前面突失小雨人踪，來不及轉身，急忙收步，脊心重穴頓遭重擊，椎骨立斷，人如斷綫風箏摔下危崖！

她直到臨死，摔成一灘血肉前的刹那，仍不知那「胖魔」親信的藍飛燕會和小雨勾結，圖謀自己！

淫婦墜崖後，狂龍立刻說道：「小野鳳，打鐵趁熱，咱們非立刻趕到上清宮去不可！」

野鳳笑道：「當然，怎能容賽純陽明晨發現淫婦屍體後遠逃，走！」

說走就走，雙雙撲向石屋後側，那裏有一株數抱巨木，正是秘道暗門，門啓，門關，嶗山山頭下去了一鳳一龍，追命的閻羅！

* * *

時間還早，不到二更！

上清宮內外却已一片寧靜，幾盞燈，幾陣微風，不見人影。

在上清宮右側那不太小的花園中，眞山眞水，亭閣樓台，樓台後，翠竹爲欄，隱有兩間石屋，那就是觀主人玄天眞人修心養性的所在。

進門是客間，待客之所，當然那

是很親近的朋友，否則可在前面客堂之處，不必要引向此地。

客間一門通內間靜室，玄天眞人就住在這間靜室中，平時很少外出，應該說三五日不見這位觀主的影子才對，因爲他曾手諭門下，正精研某一絕技，不奉喚諭、不是對上清宮存亡大事，不得擅闖！

今夜沒有大事發生，玄天眞人也未曾召喚門下，但是却有兩個人坦然無他的走長廊過石路推栅門而到！

竹栅响，靜室內傳出威嚴的低沉喝聲道：「甚麼人擅闖禁地？」

答話的是二人中右側的一個，道：「遠客，津沽來，未煩前面道長，直走進來的！」

靜室中一聲驚咦，沉聲道：「止步，請速報名！」

兩位訪客並未止步，一抬腿，已至門外！

門外有盞風燈，燈影搖曳下，看出正是小雨和宮彤！

靜室也有燈，現在却突然熄掉，野鳳燕小雨、狂龍宮彤互望一笑，小雨開口道：「用不着熄燈了，我是嶗山山頭上下來的，老太有諭，着領津沽遠客來訪！」

很聰明，很沉着，犯了大錯！

靜室燈光已滅，人聲傳出道：「進來吧，就點上燈了。」

果然燈又重亮，狂龍瞧瞧野鳳，彼此又一笑，雙雙步入一推即開的門內。

「外廂坐，我就出來。」室內人語，斷無差錯。

野鳳本是有心闖進暗間，狂龍微一擺手，一指坐椅，雙雙落座。

內間，良久無聲，野鳳黛眉不由蹙了起來。

狂龍雙目光閃，正欲起身一探，內間門啓，假玄天賽純陽大步而出，臉上一片肅煞，望得令人不寒而慄！

他就站在內間門外，目光灼灼的打量着野鳳和狂龍！

野鳳和狂龍本待起身，一見賽純陽這副德性，雙雙冷哼一聲，索性連屁股也沒抬。

賽純陽笑了，道：「女施主是從嶗山山頭下來的？」

野鳳道：「嶗山山頭上不見三尺男童，當然是我！」

賽純陽沒理會這句話，手指狂龍道：「那麼施主你是津沽遠客了？」

「不算太遠，假道爺！」狂龍嘻嘻一笑道：「當然也不能說近！」

賽純陽依然若無其事道：「津沽來，來找本眞人，那只有一位老友，施主你的信物呢？」

狂龍道：「在仙姑手中，雙燕爲記！」

賽純陽道：「信物你說得很對！」接着，他獰笑連聲，探手處銀光閃，竟撤出了背後的「銀絲雨」！

「銀絲雨」乃上古寶刃，正是玄天眞人成名天下的利鋒神劍，斬金斷玉如摧枯拉朽！

他撤出「銀絲雨」，沉聲喝道：「昔日有約，津沽來客直登山頭，並不知本眞人的事，既然時機已至，也須仙姑駕臨，不假他人，鼠輩夜闖本宮，一派胡言亂語，束手受縛尚可活命，否則必死！」

「死」字出口，他左手倏震，一聲鈴鳴，門被推開，接着石室外燈火亮如白晝，少說有五六十名仗劍道人已圍住靜室！

狂龍笑對野鳳道：「妳怎說？」

野鳳黛眉緊鎖道：「外面那羣不知好歹、不明是非的老道，該怎樣發落？」

狂龍不答，道：「反正我只是對付賽純陽！」

野鳳哼了一聲道：「把這一羣無辜交給我？」

狂龍道：「一試牛刀，有何不好！」

野鳳火了，霍地站起，揚聲向室外衆道喝道：「上清宮的道長們聽了，現在這個玄天眞人已非眞的玄天眞人，而是……」

賽純陽笑了，高喊道：「亂語胡言當的何事，弟子們，速以劍陣擒此二人，但不得殺傷，須知出家人修爲不易！」

這可好，立即有五名中年道士仗劍而進，直撲向狂龍和野鳳！

野鳳犯了野性，一聲嬌叱就待出手，狂龍雖狂，却狂得自有分寸，狂得分人更分地方，他向野鳳露齒一笑，左掌凌空推向撲近的五名道長，人却對野鳳說道：「別上當，賽純陽老就沒安善心，有意打發了上清宮中各眞人，只是一時不敢，現在假手妳我代其殺人而遂私心，妳該懂得誤殺一位道長，咱們就永遠分說不清了！」

話急而快，但字字清楚入耳！

能清楚入耳，聽到的自然就不僅是野鳳一人了。尤其狂龍左掌內力僅將五名道長阻住刹那，並未下毒手，更沒傷人，這五名羽士並非弱者，修爲甚深，受阻當兒也許仍有怒意，但在話聲入耳後，俱皆轉過念頭，至少他們心裏有數，對方掌力既能阻止己方五人的挺攻，也就能夠再加些力道震傷甚或震死己方五人，現在不作此圖，何也？

有了這「何也」的念頭，進而認定狂龍和野鳳不像惡徒，於是不由止步不前！

他們五人一停，賽純陽慌了手脚，竟把「玄天」本性的和祥肅穆及仁慈抛却，現露出他賽純陽的本質，獰容厲聲道：「爾等竟敢不遵令諭，難道認爲本觀主劍鋒不利？」

這那是玄天眞人的口氣，更不是出家人應講的，五名中年道長俱皆愕然互望。

狂龍怎會再給賽純陽醒悟的機會，哈哈笑道：「賽純陽，說來你也許不信，千幻仙姑已比你早走一步，『胖魔』仍未趕到，你如實話實說，把眞的玄天觀主……」

「住口！」賽純陽厲聲道：「老夫就是玄天！」

玄天清修羽士，三清教下，有可能傲然自稱法師的，也有會稱本眞人而自大的，但自稱是「老夫」的却前無古人，其後怕也沒有來者！

賽純陽急怒下，一句話說錯，頓使上清宮奉令戒備於靜室四週的數十羽士起了議論！

狂龍打鐵趁熱，野鳳更是「打蛇隨棍上」，狂龍一聲揚喝道：「在下狂龍宮彤，奉『不老先生』之諭，調查玄天眞人一年內三下嶗山的緣故，發現如今的玄天眞人，實乃昔日三兇中賽純陽所矯飾，與矯飾晏老太之嶗山山頭的千幻仙娘勾結爲禍，三兇的另一『胖魔』不日將到，現千幻仙娘業已遭誅，凡我上清宮清修道長請嚴戒於外，暫莫過問此事，在下保證擒住元兇，必可追出玄天眞人下落，道長們可容在下出手？」

世上絕無惡徒被困，反而請問敵方准否他出手的道理，衆道長已是十分中信了六分！野鳳這時接着道：「令觀主昔日神器，今在賊手，此賊易容之術甚高，但仍有破綻可尋；若准我等動手拿下此賊，當然最好，否則諸道長沒能迫使此賊罷爭，面對在場之人，我等也能以奇特方法叫他原形畢現！」

野鳳眞有這個能耐和方法嗎？沒有，她旨在唬人，唬這賽純陽，作賊心虛，她已料到賽純陽絕對不敢一賭運氣！

果然，賽純陽業已心驚，他目光掃過羣道，已看出不對，厲聲叱道：「除非爾等早已與這狂龍勾結，有心弒師，否則怎生容得他人在我上清宮中張狂，還不一齊出手將人拿下，再敢抗令劍劍誅絕！」

這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也太重大了，竟使衆道長難有所從！

突然有人提議，速去「養心樓」恭請三位長者，那是玄天眞人三位師兄，退隱「養心樓」，不遇有關上清宮存亡等大事，絕不出頭過問其他行政事務。

一人提及人人讚成，有兩名道長乃是玄天師弟，轉身就走，賽純陽已知大事去矣，怎容二道請得長者迫己於死地，一聲斷喝道：「那個敢擅離此處，以叛道論處！」

狂龍哈哈大笑道：「賽純陽，晚了，僅我狂龍一人就不會叫你有殺人滅口的機會，不信你就試試！」

話聲中，他和野鳳互一示意，飄身而出，攔在賽純陽身前。

野鳳更轉對本要前往「養心樓」的玄德和玄法二眞人道：「兩位儘管請，速去速回！」

玄德和玄法打個稽首，移步飄身拔起，一射五丈，二人頓足人剛騰起，狂龍已急聲道：「兩位道長小心暗算！」

說時遲那時快，兩道寒光自右側方暗影中疾射而至，玄德手中劍揚起，一聲震响將寒光格落，玄法空中沉身縮肩，寒光襲空，怎料被格落的寒光在一格之後的刹那，猛地碎炸開來化作千百星粒，而另一擊空的寒光在瓦面上炸飛起來，玄德和玄法勢難躲避，皆爲星粒擊中，只一挺而墜，落地伸腿死去！

羣道目睹變生，駭然而怒，賽純陽趁此時機飛身欲逃，狂龍一聲哈哈空中攔截，適時，又一聲獰哼起自那發出寒光殺死玄德、玄法的暗影中，獰哼聲到，人也撲到，是空中襲擊阻截賽純陽的狂龍！

野鳳一聲嬌叱，疾射迎上，於是半空中變作二搏二，看似雙雙俱皆一攻一格一震，但却傳出三十二聲連串震响，震响聲中，人影墜落，是四個人不錯，野鳳雲鬢已披，左肩有血，外衣綻破，劍傷三寸、長深三分的裂口，不輕！

狂龍毫無傷損，而和狂龍各發八式八格的賽純陽的道袍自襟一分爲二，胸前滴血，左臂已難活動，失一耳，傷得重！

另一人，矮如三寸釘，當然三寸是形容過份，高不足五尺是半絲也不假，但胖却足有五尺腰圍，若說是個生了短腿小腦袋的南瓜精，沒人不信！

這南瓜精的頭頂長髮被削平下來，左大腿衣破血流，但看他那種猙獰強悍勁兒，就知道傷得很輕，不礙事，此人正是三兇之首的「胖魔」！

看玄德、玄法之死，已知胖魔之狠之毒，也正因爲玄德、玄法之死，使上清宮羣道分清了敵我，重又分人去請三位長者，餘衆立即結成陣式，嚴守四外，此時賽純陽和胖魔再想脫身已很難了！

胖魔冷冷地掃過野鳳一眼後，陰森的道：「只怕丫頭妳就是那甚麼野鳳吧？」

野鳳倔強之性，一仰頭，一挺胸，道：「胖老兒，算你還長着兩隻狗眼珠子，正是妳家燕姑奶奶……」

胖魔殘眉一皺，竟對賽純陽道：「眼看大事已定，你好端端的惹他們野鳳和狂龍幹甚麼？」

賽純陽此時那有分說的閒暇，道：「仙姑已慘死在狂龍之手，胖子，咱們非快走不可！」

胖魔雙目兇光四射，沉聲對狂龍道：「宮彤，若能退一步，老夫感激後報！」

狂龍答得妙，道：「那是人家野鳳的事，我管不着！」

胖魔怒聲道：「老夫只是不希望太傷和氣，否則在老夫『化血銀刀』下，

殺你們易如反掌！」

野鳳罵道：「滾你三丈遠，放狗屁有臭味，你這是狗放屁！」

胖魔厲嘯出聲，這樣胖的一個人，驀地化作炊烟般輕靈騰起，四道寒光隨身形暴起疾射而出，全照顧了野鳳，好狠！

適時，狂龍突然揚聲道：「越想越不對，你『南瓜精』該是我的，小鳳呀，咱倆換換！」

他倆事先並未相約，更是從未聯手過，豈料狂龍話出，野鳳人已到了賽純陽面前，弧形劍出，一連三十二招，迫得賽純陽空有寶刃而只有百般游走退避！

狂龍更好，攻上了胖魔的背後，不用說，四柄化血銀刀全擊空而於地上炸碎！

萬幸上清宮羣道相距得遠，否則這次又不知會有多少死傷！

胖魔連閃二十次，才得機反攻，他用的是一柄奇薄的怪刀，抖刺出手一輪金光，耀人雙目難睜，再乘隙射出「化血銀刀」，端的罕有不死者！狂龍不知是眞力不繼抑或另有圖謀，竟連連後退難以回手，當他退到距背後石牆不足五尺時，手中劍噹郎一聲被怪刀震飛出去，尖鋒在下，劍柄在上，直飛半空竟高有五丈！

胖魔一聲獰笑，怪刀三式，已將狂龍迫得背靠牆上，另一旁的野鳳，雖已看出狂龍危甚，無奈此時賽純陽己展用攻勢，「銀絲雨」上古奇兵化作銀網罩定野鳳，使野鳳僅能自保，難以出手接應狂龍！

狂龍背一靠緊石牆，他的臉色變了，胖魔又一聲獰笑，怪刀一順一抖，斗大刀花化作千百星點直扎狂龍胸口，狂龍在怪刀相隔胸口間不容髮下，突然笑了，胖魔心頭猛凜，寒意頓自脊背生，但他招已遞出，是全力必得的一扎，絕難收回，此時，狂龍倏忽滑坐地上，怪刀扎入石牆尺半，而狂龍袖出，金絲閃得一閃，只見胖魔頓鬆握刀手，兩掌十指，緊捂着左肋，弓下了腰，蒼白着臉，退！再退！又退！脚步失穩，狂龍仍未起身，却抬頭看着天際雲空，臉上出現極爲詭奇的笑容，這笑容看在胖魔眼中，如見鬼魅，不由仰頭上望，寒光如匹練而下，是剛剛被他格飛空中狂龍的寶劍，到了，正好到，自胖魔下巴稍下的咽喉下方扎入，直沒腹中，胖魔一聲悲厲凄號，已低下頭（劍柄正擋去路），喉中咕嚕嚕的响着，噗通，仰捽地上，沒再動，一動沒動的死去！

此時狂龍眞如一條飛捲雲雨的怪龍，倏忽而起，起身時，順手下探，胖魔自頸下插入腹中的劍已失踪影！

野鳳仍未得手，但寒純陽已因流血過多眞力不繼，招法慢了，狂龍橫捲而到，撲向賽純陽，人到話到，道：「野鳳，快去嶗山山頭辦妳該辦的事，我就來，這老賊要留活口！」

野鳳哼了一聲，大有那個要你多事的意思，但在和狂龍目光相對，發現狂龍那種眞摯的關懷時，心裏一甜，嫣然而笑，頓足騰空道：「你就來喲！」

狂龍一劍格退賽純陽，再次仗劍疾攻時道：「放心，今後妳想溜也溜不掉！」

野鳳空中嬌笑，笑聲下，人已遠去，而賽純陽適時一聲悶吭，砰地一聲捽倒地上，「銀絲雨」扔向了一旁，是被狂龍劍中出指點昏於地。狂龍並不停留，揚聲向四外的道士們道：「以醋加熱，洗此老賊之臉，原形即現，在下告辭！」

當羣道欲留聲出口時，那裏還有這條狂龍的影子！

* * *

人世上，最少最少又多了六對佳偶。

男方是些甚麼人不知道，野鳳和狂龍對女方却極熟，尤其野鳳，有段時間她們本是好姊妹！

她們家家都不會受苦，陪嫁很多，安份守己的大概不愁不能過上三兩輩子！

沒人窮嗎？有！沒人受苦嗎？有！

野鳳和狂龍連半兩銀子也沒撈着！

狂龍說得好，誰叫咱們走楣運呢！瞧！黃河水災，水淹數千里，憑甚麼養活着這上千帶萬的難民，憑官府的賑款？屁！還不够十個人吃兩口的，何況「官」字兩張口，上口說「他要」，下口說「你走」！

難民災民們活了，當然有死的，水來時淹死的，那有甚麼辦法，就算把這隻野鳳和那條狂龍生宰了，也救不活已死的人。

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更別提那個叫野鳳，誰又是狂龍了，不過在水退之後的一座鄉村中，那耕地上，正有一隻「人牛」在拖犂，一個鄉婦去送飯，吃的不錯，是漂着一層油花的蛋湯和黑麵厚餅，他倆說好甜，好甜。

（全文完）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途上挺身護法　老少一見投緣

上文提要：方玉琪在蓮花峯石室內，赫然發現石壁上刻有「翠蓮曲」，不禁使他勾起兒時在海島上的記憶，正沉思間，忽聞呂雪君一聲尖叫，待回過神來，已見呂雪君被「惡郎君」崔如風擄走，遂拔足往山下狂追，追至時，却發現對方並非崔如風，被挾持的女子也非呂雪君，方玉琪擬上前替該女子解開穴道，問個究竟，却有一名老者出現，硬指他是擄人者，要把方玉琪拿下……

正在此時，來路上忽然傳來一聲蒼勁的大笑：「哈哈，劍氣寒光夜不收，司徒老兒，你在跟誰動手？」

話聲中，一個身材瘦小的道人，縮着一頭亂蓬蓬的腦袋，手捧藥箱，向儍奔來。

方玉琪乍覩來人，不由大喜過望，他正是自己在石埭酒館中曾碰上的道人，呂姊姊口中的三奇之首——百草仙翁葛長庚。

「葛老前輩。」

方玉琪認出是他，彷如救星天降，迎着奔去。

清癯老者口中一聲驚「噫」，劍光倏斂，瞧着方玉琪怔怔發愣，仰天長嘆道：「老夫雖然無意傷你，但數十年來，能從司徒昌明劍下闖出去的，倒眞還是第一次。」

原來這老者，正是名列一劍、雙拐、三奇、四惡的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他仗着神妙無比的一招劍法，馳譽武林，數十年無人能擋，却被方玉琪輕而易舉闖出，連衣角都未損傷半點，怎不令他震駭莫名。

但方玉琪此時早已奔到葛長庚身前，撲地跪了下去，口中說道：「葛老前輩，你快救救晚輩師叔，她老人家中了惡郎君的蛇神毒劍。」

葛長庚瞪着兩顆小眼珠，生氣的道：「小子，你快起來。」

這時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已把樊姑娘的睡穴解開；她一躍而起，妙目轉動，瞧見葛長庚，忽然歡聲道：「葛爺爺，你也來了，晚輩樊秋雲給你老叩頭！」

她躍到身前，正要拜將下去，葛長庚雙脚亂頓，嗔道：「又是一個，你……你們存心折磨我老人家？救你的是司徒老兒，妳也得叫他一聲爺爺。」

樊秋雲果然依言又向司徒昌明襝衽下去，口中說道：「晚輩樊秋雲……」

司徒昌明哈哈一笑，指着方玉琪道：「姑娘就是雙拐的孫女？妳謝他罷！」

樊秋雲秋波流動，瞧到方玉琪，不由粉臉驟紅，心頭小鹿無緣無故跳起來。

他，好英俊的少年書生，自己好像在那裡見過。

她粉頸低垂，含羞襝衽道：「小女子方才被怪人所擒，多蒙少俠相救，不知高姓大名……」

方玉琪目光露出祈求的神色，等待着百草仙翁，一見樊秋雲向自己施禮，俊臉一紅，連忙拱手還禮，口中嚅嚅的道：「樊姑娘不可客氣，在下方玉琪於去臘時打擾貴莊，曾和姑娘有一面之……之雅。」

他差點說漏了嘴，和人家姑娘怎能說一面之緣，總算「之」了兩下，臨時改成「雅」字，但他連耳根也脹紅了。

樊姑娘何嘗不是如此，她面對着臉如冠玉、身如玉樹的方玉琪，有說不出的異樣感覺。

兩人說了幾句話的工夫，再一抬頭，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早已走得不知去向，方玉琪暗暗冷笑，這人名列一劍，氣度却是狹小。

葛長庚的亂蓬蓬腦袋一偏，問道：「喂，小丫頭，妳怎麼也到黃山來了？碰上的是誰？」

樊秋雲雙腮一鼓，道：「眞氣人，晚輩今晚才趕到黃山，方才在樹下休息，無緣無故落下一陣松子，來勢勁急，打得晚輩背上隱隱作痛。

「晚輩不知暗算的是誰，縱身向四外仔細一搜，沒瞧到半個人影，心中正在有氣，那知又是一陣松子像雨點般往身後打到。

「晚輩出其不意，一個轉身，抬手打出三支連珠袖箭，這下只聽『吱』『吱』連叫，原來是一頭毛猴，晚輩正感到又好氣、又好笑，突然一條人影竄到晚輩身前，那是一個生相獰惡的怪人，他說晚輩不該打傷他的採糧猴子，要把晚輩吊在樹上，以示薄懲，說着不由晚輩分說，伸手就往晚輩抓來，他出手奇快，晚輩連躲閃也來不及，就被他抓住肩頭，正當此事，就聽到有人叱喝着追來。」

她忽然粉臉一紅，瞟了方玉琪一眼，又道：「那敢情就是方少俠了，怪人獰笑道：『有人陪妳來了，把你們吊在一起也好！』後來……後來，晚輩就不知道了。」

葛長庚抓頭道：「妳這刁蠻丫頭連一招都躲不開，這又是誰？」

方玉琪一直躬身立在一旁，他瞧着樊姑娘說話，心中可十分焦急，自己沒追上呂姊姊，師叔又身中毒劍，危在旦夕，但又不好打岔，此時一見樊姑娘說完，連忙躬身道：「葛老前輩，你快去救救在下師叔……」

葛長庚小眼珠一瞪，雙手緊抱藥箱，好像有人要搶他似的，回頭說道：「咦！渾小子，你還沒走？」

方玉琪道：「在下的師叔中了惡郎君的毒劍……」

葛長庚不耐的道：「我知道，我老人家早已知道！渾小子，你回去就知道了，現在江湖上，那還用得着我老道費心的。」

方玉琪被他說得莫名奇妙，目露焦灼的道：「老前輩……」

站在一旁的樊秋雲瞧着方玉琪那副焦急的樣子，甚是過意不去，拉着葛長庚的衣袖，央求道：「葛爺爺，你就去一趟咯！」

葛長庚呵呵笑道：「小丫頭，妳居然也幫起渾小子來？唉，人老了，就沒小伙子吃香。告訴你們，我老人家就是從準提庵來的，叫渾小子回去瞧瞧就知道啦！」

方玉琪聽說百草仙翁剛從準提庵出來，心中一喜，忙道：「原來在下師叔已蒙老前輩救治了！」

葛長庚雙手連搖，憤然的道：「救她的不是我，不是我！我老人家無能爲力，咳！小丫頭，黃山已不能再留，妳還是跟葛爺爺走罷！」

方玉琪先前還當師叔業已得救，及聽到他最後那句「無能爲力」，不由恍遭雷擊，心頭一酸，俊臉驟然失色，含淚道：「老前輩，師叔已經無藥可救了？」

葛長庚氣得發抖，小眼一瞪，恨恨的道：「誰說的？耳聞不如目見，叫你回去瞧瞧，你偏要問，你越要問，我老人家就越不說。咳！眞渾！這小子眞渾！渾得不能再渾！早知你有這樣渾法，眞悔不該浪費了一顆『百草丸』，小丫頭，別理他，咱們走！」

說着，洒開大步，掉頭就走。

樊秋雲望着方玉琪，欲走又止，欲言又止，一雙秀目之中滿是款款深情，蘊着說不出的情意。

「小丫頭，妳還不跟我老人家走？」葛長庚步履如飛，邊走邊催。

「方少俠後會有期！」

樊秋雲終於幽幽的吐出話來，粉臉一紅，扭頭跟着葛長庚跑去。

* * *

方玉琪心念師叔安危，那還停留，立即返身往準提庵奔去。

月落參橫，天色距離黎明不遠，但準提庵却燈火通明，山門大開，駱姑婆和青師太門下的兩個年輕女尼慧月、慧修正在大殿上打掃，一見方玉琪回轉，駱姑婆迎着道：「好啦！好啦！方少俠回來了！咦，你沒追上呂姑娘？」

方玉琪黯然搖了搖頭，急急問道：「姑婆，我師叔怎麼了？」

駱姑婆連忙雙手合什，唸佛道：「阿彌陀佛，師太總算菩薩保佑，轉危爲安，唉，說起來眞急死人，方才連百草仙翁也束手無策，說他的『百草丸』雖然專解各種劇毒，但惡郎君蛇神劍上的鐵線蛇毒却只能暫時護住內腑，不讓蛇毒攻心……」

方玉琪聽說駱姑婆既說師叔業已轉危爲安，又說連百草仙翁的「百草丸」也只能暫保性命，他知道駱姑婆上了年紀，喜歡嘮叨，但此時無暇多聽，連忙道：「姑婆，那麼晚輩就得進去瞧瞧。」

駱姑婆點頭道：「你快進去吧，唉，這許多年來，咱們這裡，今晚算是最熱鬧的了，連難得下山的崑崙鍾二先生、神州一劍司徒大俠都趕來了……」

方玉琪不再理會，匆匆往裡面走去。

禪房裡靜寂得沒有半點聲息，靜因師太臉色略現蒼白，斜倚榻上，閉目養神。

姜青霓一雙眼睛哭得紅腫，坐在對面榻上，只是瞧着師傅出神，此時一眼瞧見方玉琪躡手躡脚的進來，趕忙站起身子，輕輕的叫了一聲：「方師哥。」

方玉琪壓低聲音，問道：「姜師妹，師叔她老人家怎麼了……」

話聲未落，靜因師太已緩緩睜開眼來，氣息微弱的道：「琪兒，你回來了，呂姑娘呢？你可曾追上崔如風？」

方玉琪連忙走近榻前，拜伏地上，道：「師叔，弟子沒有追上惡郎君，你老人家身體可覺得好些麼？」

靜因師太微微點頭，慈笑道：「不妨事了，師叔服下你朋友送來的一顆『碧玉蓮子』，蛇毒總算已清，此時眞氣似乎也恢復了不少。」

方玉琪聽得十分糊塗，自己朋友送來的「碧玉蓮子」？自己那有甚麼朋友！但他忽然想到送自己人皮面罩和巧傳解救「凌虛截穴」古怪手法的小姑娘簡小雲，不禁臉上一紅，驚疑的道：「師叔，你說是弟子的朋友，是她送來的解毒靈藥？」

靜因師太笑了笑道：「師叔也沒瞧到，那是慧修送進來的，說是一個白衣書生，唔！他還留下一張條子，你瞧瞧就知道了。」

方玉琪越聽越離奇，除了與簡小雲在黃山見過幾面，自己那裡還有一個白衣書生的朋友？

姜青霓道：「師傅，你老人家快養神吧，讓徒兒說給方師哥聽就是了。」

靜因師太臉含笑容，微微點頭，果然闔上眼睛。

姜青霓望着站在面前的方師哥，粉臉微赧，輕聲的道：「方師哥，你一晚沒有睡，還是坐下來聽我說吧！」

方玉琪因禪房中只有兩張木榻，自己未便坐下，這就笑道：「小兄還不累，師妹快說吧！」

姜青霓小嘴一噘，嗔道：「你不坐下來，我就不說。」

方玉琪拗不過她，只好在榻沿上坐下，姜青霓嬌笑了一聲，自己站着說道：「方才你走了之後，謝老前輩也跟着追去，我抱了師傅，和青師伯回到這裡，那時師傅早已不省人事，整條手臂全發了黑，傷口滲出黃水，我問青師伯要不要緊，青師伯並沒作聲，只是伸手點了師傅幾處大穴，又餵師傅服下幾顆她老人家合製的解毒藥丸，雙眉皺得緊緊的，我知道這種情形有些不對勁，又焦急，又傷心。」說到這裡，她的妙目之中，不禁又迸出淚珠，她嬌羞地笑着，拭去淚痕，續道：「沒有多久，駱姑婆引着謝老前輩和兩個老人一同進來，原來他在峯下無巧不巧地碰上了葛仙翁和神州一劍，才邀兩位老前輩同來，替師傅療傷。

「青師伯瞧到葛仙翁，眞是救星從天而降，緊蹙的眉頭立時展開，我眞不相信那一個糟老道就是大名鼎鼎的葛仙翁，尤其他那兩顆小眼珠，骨碌碌地好像老鼠，但在那時我可不敢笑他。」

方玉琪想起百草仙翁葛長庚的那副尊容，當眞滑稽，嘴角不禁露出笑意。

姜青霓笑了笑，又道：「那知他檢查過師傅的傷口，又切了切脈，却直是搖頭，我急着問他，師傅中的毒是不是很重？

「他說：『我老人家救傷療毒，自信尙有一點本領，尤其是百草丸，雖不敢說是獨步天下，但對一般劇毒，只需服上一顆，即可無事，但妳師傅中的是惡郎君蛇神劍上的鐵線蛇毒，是千百種毒蛇中最毒的一種，平常人一經咬中，當場立斃。不過他淬到劍尖之上，毒量已減輕不少，再加上妳師傅內功精湛，中的又不是要害，才能延到此時，但這種蛇毒，百草丸看來也僅能護着她的內腑要穴，不讓蛇毒攻心，大概只能支持上十二個時辰。』

「我聽得只是流淚，青師伯問道：『難道道友別無解救之法？』

「葛仙翁一顆頭縮在脖子裡直搖：『難！難！鐵線蛇毒，普天之下，我老道還沒聽到有甚麼藥物能解，除非……』

「青師伯急道：『老道士，你別藏頭縮尾了，除非甚麼？』

「葛仙翁從藥箱裡取出一顆百草丸，交到我手上道：『快先餵妳師傅服了！』

「我接過藥丸，讓師傅服下之後，他才說道：『除非用金針洞穿靜大師十二死穴，排洩毒氣，性命雖可保住，一身功力却得盡付東流了。』

「青師伯聽說師傅除非廢去一身武功，才能保得住性命，一時也大感爲難，我也慌得沒了主意，就在這個時候，慧修師姐却一陣風般奔進屋來，口中叫着：『師傅……』

「青師伯臉色一沉，叱道：『妳大驚小怪的好沒規矩！』

「慧修師姐本來一團高興，立被嚇得一時說不出話來，雙手拿着一個白紙小包，遞到青師伯跟前，囁嚅的道：『師傅，這是方少俠的朋友送來的，說可以醫治靜因師叔的劍傷。』

「青師伯打開紙包，裡面原來是一顆色呈碧綠的蓮子，似玉非玉，晶瑩生光，青師伯瞧得十分奇怪，就把碧玉蓮子遞給葛仙翁，再低頭一瞧，原來紙上還寫着一行小字，方師哥，你知道寫着甚麼？」

方玉琪搖了搖頭，道：「姜師妹，妳快說下去吧！」

姜青霓從靜因師太榻上取過一張白色小紙，輕笑道：「你不會自己瞧？」

方玉琪伸手接過，舉目瞧去，只見紙上果然寫着一行字迹，那是：「花落見蓮心，蓮房碧似金，粒粒皆仙品，宛轉何處尋？」

「翠蓮曲」！這是「翠蓮曲」中間的四句。方玉琪大爲驚奇，再一細瞧，

邊上還註着：「研成細末，無根水調服」九個小字。

字迹娟秀，墨色也似黛非黛，好像還是出自女子手筆，心中想着，一面沉吟道：「這是『翠蓮曲』上的句子。」

姜青霓笑道：「是啊！青師伯也是這麼說，這句子就刻在蓮花峯石壁之上。哦！後來青師伯想了想，就問慧修師姐送這東西來的人在那裡。

「慧修師姐答道：『那人已經走了。』

「青師伯又道：『那是怎麼樣的人？』

「慧修師姐臉色一紅，囁嚅的道：『那是一個穿白衣的書生，年約十七八歲，生得眉清目秀，十分斯文。』

「青師伯怒道：『妳沒有問他姓甚名誰？』

「慧修師姐道：『弟子問過他，但他只說是方少俠的朋友。』

「青師伯又道：『他還說了些甚麼？』

「慧修師姐道：『他要弟子轉告方少俠，說他此刻急於去追蓮峯之鑰，少則三天，多則十日，叫方少俠千萬在庵中等他，別離開黃山。』」

「這又會是誰？」方玉琪當眞如墜五里霧中，始終想不出這個人來，一面忙道：「姜師妹，你快說下去！」

姜青霓睜大眼睛，奇道：「方師哥，你不認識他？這就奇怪了，啊，青師伯這就轉頭向葛仙翁問道：『老道士，你瞧清楚了沒有，這碧玉蓮子是否眞的可以袪毒？』

「葛仙翁聽得理也不理，手指拈着那顆蓮子，一邊瞧，一邊嗅，過了一會，才搖頭道：『這東西如果不是藥物，也該是一件稀世珍飾，老道士這一大把年紀，說來慚愧，還沒見過。』他說着，又把蓮子送給神州一劍和謝老前輩察看。

「青師伯又好氣又好笑，說道：『老道士，貧尼是問你，這蓮子是否能服？』

「葛仙翁縮了縮頭，嘻嘻笑道：『對方在紙上不是明明寫着：研成細末，無根水調服嗎？自然可服。』接着臉色一正，又道：『唔，粒粒皆仙品，當眞有點像仙品！其味清馨，入手生凉，眞像是清心袪毒、生津益氣的靈藥。』

「青師伯笑道：『能服就好！』她老人家接過蓮子，兩個指頭一捏，便把堅如玉石的碧玉蓮子捏成細末。

「那知才一捏碎，室內之人立即嗅到一股清香，直沁心脾，精神頓覺一清，葛仙翁驚得大跳起來，嚷道：『啊！天材地寶，這……這是甚麼蓮子？哈哈，靜大師區區蛇毒，何足爲患？只是我假牛鼻子這箱子草根樹皮，眞該倒在黃山，從此不敢言藥了！』

他等師傅服下之後，再一把脈，立即拉了神州一劍就走，口中說道：『司徒老兒，這裡沒咱們的事了，走，走！還是找崔如風去正經。』

「啊！方師哥，你那朋友的蓮子，功效可眞大。百草仙翁和神州一劍走後不多一會，師傅右肩的黑色已消了大半，人也接着醒轉。」

方玉琪手中拿着那張字條，怔怔出神，他想來想去，那裡想得出這個白衣書生的朋友是誰來？眼看師叔的臉色果然逐漸好轉，此時氣息均勻，似乎已經入睡，一時不敢驚動，心念一轉，連忙輕輕拉了姜青霓一下衣袖，點頭道：「姜師妹，妳隨我來！」

說着，起身往後園走去，這時天色已經大亮，姜青霓還當方師哥有甚麼話兒要說，跟在他身後，一直走到後園僻處，嬌羞的道：「方師哥，你有甚麼話，這裡可以說咯。」

方玉琪楞了一楞，搖頭道：「不！我沒有甚麼話要說，這時趁師叔睡熟之際，小兄就教妳『飄香步法』，以妳的悟性，不難領會，以後只要用心練習，即可有成，縱使强敵環攻，也足可自保。」

姜青霓睜着兩隻眼睛，脈脈含情，盯在他臉上，問道：「方師哥，甚麼是『飄香步』？」

方玉琪笑道：「妳不是要學捉迷藏嗎？它就叫『飄香步』。」

姜青霓在朝霞之中，只覺方玉琪一張冠玉似的俊臉，配着劍眉星目，脣紅齒白，當眞俊美已極！

她心頭小鹿一陣猛跳，雙頰不禁漸漸紅了起來，白了他一眼，佯嗔道：「方師哥，你也眞是，這點又不急，慢慢的教我不就是了？」

方玉琪並不答話，在草地上東旋西轉，一陣亂走，印下許多脚印，才道：「姜師妹，來，妳照着這脚印練習，我再告訴妳。」

姜青霓低頭細瞧，果然身前三尺方圓，方師哥已留下六個半寸來深的清晰脚印，立時依言照着脚印踩去。

這「飄香步」看來簡單，其實何等深奧，姜青霓人雖聰明，還有方玉琪從旁指點解釋，但依然不能完全領悟。

方玉琪心中一急，叫了聲：「姜師妹，妳記清了？」

話聲出口，一把握住姜青霓的纖腕，脚下閃動，帶着她嬌軀進退走動，口中低說着「左脚」、「右脚」。

姜青霓被方師哥握住柔荑，渾身好像通上了電，脚下雖然依着方玉琪喊聲，不住的進退換脚，人却軟綿綿地整個身子全偎到他懷裡，一陣陣的暖流湧進心房，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

一會工夫，姜青霓已是香汗如濡，嬌喘細細，從她身上散發出一陣陣少女的幽香，中人欲醉。

但方玉琪此刻却無心領受，他只是惦念着呂姊姊安危，想把這種自己無意發現的絕學，盡速傳給小師妹，

自己就要遠走天涯。

他這一動作雖出無心，但那會想得到就是這一下，已經敲開了小師妹的心扉，惹出日後情愛上許多糾紛，此事後話。

正當一個喊着脚步，一個依着脚步，兩條人影進退游走之際，後園角上，忽然有一條人影如飛奔來。

「姜師妹……姜師……啊……」

這人一眼瞧到方玉琪、姜青霓兩人擁抱着婆娑起舞，不由脹得粉臉通紅，「啊」了一聲，不迭後退，她正是青師太的閉門弟子慧修。

方玉琪驀地停足，不禁玉臉驟紅，姜青霓更羞得渾身火熱，嚶嚀一聲，慌忙躍開，嬌羞的說了句：「都是你！」

雙脚一點，飛也似的跑去。

方玉琪怔了半晌，也只好搖搖頭，跟着回轉。

房中傳出靜因師太和青師太的談話聲，慧修瞧到方玉琪進來，不好意思的躲出房去，姜青霓臉上嬌紅未褪，偷偷的瞥了他一眼。

靜因師太臉色業已恢復正常，坐在榻上，笑着問道：「琪兒，你們到那裡去了？」

方玉琪躬身道：「弟子因師叔傷勢已癒，趁妳老人家熟睡之際，在後園教姜師妹練習『飄香步』。」

靜因師太藹然笑道：「青霓也眞是，妳方師哥一晚沒睡，不好好讓他休息，就忙着要學，這又不是甚麼急事。」

方玉琪忙道：「師叔，妳老人家別怪姜師妹，因爲這種步法，弟子接連和惡道人、神州一劍都交過手，屢試不爽，確是以弱敵强、退可以守、進可以攻的最好身法，弟子想趁未離開之前教給姜師妹。」

青師太雙目一睜，奇道：「方賢侄，你幾時和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也動了手？」

方玉琪就把昨晚之事說了一遍。

靜因師太等他說完，問道：「琪兒，你要上那兒去？」

方玉琪神色一黯，道：「昨晚弟子沒追上惡郎君，不知呂姊姊被他劫到何處去了，那時弟子掛念着師叔安危，未便遠追，如今妳老人家幸已獲癒，弟子此時就想動身，天涯海角，務必把呂姊姊救回來。」

姜青霓聽得心頭一震，沒等青師太和自己師傅開口，搶着說道：「咦！方師哥，你那個送藥來的朋友，不是叫你千萬在庵中等他，別離開黃山嗎？」

方玉琪怔得一怔，道：「救人如救火，那能躭誤十天八天，而且這白衣書生，小兄實在想不起來究是何人，好在師叔和師妹妳都在這裡，等他來了，問個清楚，再告訴他小兄未能依約等他的原因，也就是了。」

青師太點頭道：「方賢侄說得有理，雪君一個女孩子家，身落匪手，確實要從速救援，好在這次許多人全在黃山，老尼昨晚也拜託了鍾先生、神州一劍、葛長庚等人，謝老施主更自告奮勇，連夜追出山去。

「惡郎君手上挾着一個人，多少總是累贅，武功再高，也決不會走得太遠，方賢侄武功劍法，足可應付一流高手，去也無妨。」

方玉琪聽說青師太拜託鍾先生、神州一劍等人追尋，八卦刀謝滄洲也追了下去，不由心中稍覺安慰，只聽靜因師太說道：「清塵道友門下只有呂姑娘一個傳人，你追踪救人，師叔不好阻攔，不過，近幾天黃山這一場浩劫，你是親身經歷之人，應該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五大門派中人包括大師兄在內，不是死在紅葉教主掌下，便是死在商山四異之手，這些人自然是五大門派的共同仇人，你如有發現，千萬不可單人涉險。

「目前師叔在這裡還有一段時間躭擱，即使青師伯和師叔都不在，駱老前輩也總會在的，你可以告訴她情形，讓大家謀定而動，這一點，你必須切切記住！」

方玉琪唯唯應是，回頭一瞧，姜青霓秀眉低蹙，一臉黯然的瞧着自己，流露出依依惜別之色，心頭不覺一凜，當下向青師太和自己師叔叩別。

靜因師太也神色一黯，道：「琪兒，路上你可得自己小心！」

方玉琪躬身領命，靜因師太那會瞧不出徒兒的心意，偏頭說道：「青霓，妳送方師哥一程吧！」

姜青霓巴不得師傅有此一說，連忙咽聲相應，低着頭跟在方玉琪身後，雙雙走出禪房，到了山門。

方玉琪回身道：「姜師妹，妳快回去吧，愚兄就此……」

他「別過」兩字還沒出口，瞥見姜青霓目含淚光，紅菱般的櫻唇微微翹動，無限情愛，脈脈含情，似乎正有千言萬語，欲說還休！

她瞧到方師哥突然轉過身來，四目相對，一時再也忍耐不住，雙肩微顫，兩行別淚從眼角上直滾下來，幽幽的道：「方師哥，你……你前途珍……重……」

說到最後一字，早已咽不成聲。

方玉琪心頭大凜，小師妹這般模樣，分明已對自己暗生情愫；但他一想起呂姊姊被惡郎君擄去，安危未卜，立即心腸一硬，輕聲道：「師叔傷勢未復，姜師妹，妳還是回去吧，愚兄也要上路了！」

說完之後，陡然轉身，大踏步往路上走去。

留在山門口的姜青霓驀地鼓起勇氣，口中急叫了一聲：「方師哥……」

方玉琪走了沒有幾步便停住，只見姜青霓一陣風似的追了過來，兩道眼光却只是瞧着地下，一聲不作。

方玉琪劍眉一皺，柔聲道：「姜師

妹，妳要說甚麼嗎？」

「我……」姜青霓突然抬起一雙淚眼，滿臉嬌羞的迸出：「方……師哥，你……你不要忘了小妹……」

小姑娘話聲一落，連耳根子都脹得通紅，雙脚一點，人像乳燕投林，一溜烟往庵中飛奔而去。

這下可把方玉琪怔住了，他瞧着她的後影，當眞勾起無限心事，終於跺跺脚，強忍着煩惱，展開脚程，風馳電捲似的往山下疾奔。

* * *

方玉琪趕到烏石隴，已是中午，離石埭還有數里之遙，心想不如到石埭打尖，那邊鎮甸較大，近日黃山連番出事，自然有不少江湖中人，也許有瞧過惡郎君的，自己正好沿途打聽消息。

正走之間，忽然聽到道旁一片密林之間，有人輕咳了一聲，叫道：「少年人，你快過來！」

聲音雖低，而且略帶嘶啞，但方玉琪此時的內功已有極深火候，只覺發話之人的功力似乎不弱，這裡除了自己，並無行人，他敢情就是叫着自己，心中一動，不由停下步來。

「少年人，老朽就在你左側林內，快進來！」

那人又在叫了，聲音低沉之中還略帶喘息。

方玉琪略為猶豫，便依言走入林中，果見在一棵濃密的樹蔭之下，斜倚着一位身穿藍袍的老頭，此人年約五旬，頦下留着一部半花白山羊鬍子，看去極為精幹，但他此時却雙目微闔，臉色蒼白，不由走前幾步，抱拳說道：「不知老丈見召，有何賜教？」

山羊鬍子老頭頷首微笑，道：「少年人，老朽瞧你一路奔來，身法極快，想必也是武林中人，普通點穴手法你可曾學過？」

方玉琪點頭道：「在下略知一二。」

山羊鬍子老頭喜道：「好極，那你快替老朽點上『三焦兪穴』！」

方玉琪愕然問道：「老丈莫非身負內傷？」

山羊鬍子老頭急不及待的道：「少年人，為時已迫，你快動手吧。」

方玉琪見他說得如此鄭重，答應一聲，默運內功，伸手往老人的「三焦兪穴」上輕輕一點。

山羊鬍子老頭吁了口氣，雙目乍睜，驚疑的道：「不想老弟功力如此深厚，實出老朽意料之外，我此時還需用功片刻，不知老弟可肯替老朽護法？稍時老朽必以絕技相傳。」

他語氣雖是情商口吻，人却已在話聲之中趺坐闔目，運功調息起來。

方玉琪在江湖上多走了幾天，漸有經驗，本想設詞探探他受傷原因和仇家是誰，但見他雙目已闔，不便打擾，人家既託自己護法，自然不能捨之而去，只好站在老人身旁，耐心等候。

眨眼之間，驀見林外人影一晃，陰惻惻的說道：「獨孤老兒，咱們約定的時間到啦，你還不出來？」

方玉琪聞聲大驚，這口音分明是惡道人墨無為，回頭一瞧，那被叫做獨孤老兒的山羊鬍子老頭此時正在運功的緊要關頭，豈能讓他闖來。

心念疾轉，立即大踏步往林外走去，口中冷笑道：「墨無為，咱們山不轉路轉，倒又在這裡遇上了。」

惡道人墨無為卓立林外，獨目圓睜，瞧到走出林來的竟是方玉琪，不由微微一怔，陰笑道：「小子，原來是你，嘿嘿，你可曾見到一個頦下留着一撮山羊鬍子的老頭？」

方玉琪知道那老人運功即將完畢，自己只要拖延一會，就可無事，是以點頭道：「不錯，方才確有一位留着山羊鬍子的老人家在這裡運功。」

惡道人獨目流動，問道：「他人呢？」

方玉琪冷冷的道：「那位老人家已經走了。」

惡道人竟似不信，沉吟道：「咦，獨孤老兒中了本眞人一掌，傷勢分明極重，怎會比眞人療得還快？小子，你瞧他從何而去？」

方玉琪表面從容，其實早就凝聚功力，蓄勢待發，聞言伸手一指，道：「那位老人家就是從這條路去的。」

惡道人突然欺前半步，獰笑道：「小子，本眞人剛從這條路上尋來！」

方玉琪心中一慌，後退一步，道：「你不信就算了！」

惡道人目射兇光，喝道：「小子，你還不讓開？本眞人要到林中搜索！」

方玉琪喝道：「墨無為，你要搜林不難，先須贏得方某！」

惡道人驀地縱聲大笑道：「小子，本眞人此來，原為找獨孤老兒算賬，才放你一條生路，你倒自己急着找死，嘿嘿！這裡可不是準提庵，不會再有青衣老尼替你撐腰。」

說話之際，提着雙爪，人已緩緩往方玉琪逼來。

方玉琪功佈全身，左手化掌，右手如鈎，俊目含威，覷定惡道人緩緩後退了兩步。

「哈哈，小子，你有多少道行？」

惡道人猛喝一聲，身形暴長，一雙烏黑有光的「黑煞爪」已突然平空提起。

方玉琪退出兩步，「鐵掌銀鈎」也便待翻掌發力。

就在雙方掌勢要發未發之際，忽然，惡道人墨無為喉頭發出一聲沉哼，身子踉蹌後退數步。

方玉琪這才看清他一雙烏黑的毒爪掌心，此時竟然長出許多綠毛。

不，那是一大蓬兩寸來長、剛從松樹上摘下來的松針，約有一二十支，一齊貫穿掌心，透過手背，其黑如墨的鮮血，從手掌不停流下。

墨無為痛得臉色大變，一隻獨目幾乎要噴出火來，他咬牙拔下掌背上的松針，厲笑道：「獨孤老兒，你躲在樹林內暗算貧道，算得那一號人物？好，咱們走着瞧，一個月之後，貧道再找你算賬。」

「哈哈！」一條人影挾着笑聲，從林中電射而出，口中叫道：「墨老道慢走！」

方玉琪依聲瞧去，不就是身穿藍袍的山羊鬍子老頭還會是誰？此時他雙目炯炯，迥非先前萎頓神色。

墨無為從身邊取出刀創藥末敷上雙掌，獰笑道：「獨孤老兒，區區微傷，貧道還不在乎，咱們是否當場了斷？」

山羊鬍子老頭搖頭道：「墨老道，剛才你不是已劃下道來，咱們這筆賬不是一個月之後再算嗎？獨孤握豈是乘人之危人？不過咱們話可要說清楚點。」

方玉琪先前聽道人口口聲聲叫山羊鬍子獨孤老兒，心頭正在懷疑，此時由他自己報出名來，果然是四惡中的獨孤握！

原來獨孤握除了生性孤僻，只憑自己心意行事、不分善惡之外，倒不是個大惡之人，因為他一支生死筆於臨敵之時，握在掌心，專點敵人死穴，江湖上因他單名一個握字，和惡同音，就乾脆叫他獨孤惡，列名四惡之中。

聞言別過，却說惡道人聞言之後，惡狠狠的嘿道：「你說！」

獨孤握沉着臉色，道：「墨老道，你總該清楚，別人怕你惡道人，咱獨孤握可毫不理會，即以昨晚而論，咱們打了將近千招，仍難分出高低，如果不是姓崔的偸放冷箭，老朽決不致被你鐵拂掃中，但你也當場為老朽筆下點傷，雙方依然未分勝負，一個月之期，老朽敬遵台命，但這叢松毛敢情林中另有高人，瞧不過你以大凌小，出手示警，老朽不敢掠美。試想以你墨老道的修為，『黑煞爪』要發未發，全身勁氣全都凝集雙爪，別說被抓中，爪風所及，亦足以碎石開碑，此人能在數丈之外，不動聲息的一下貫穿你掌心，光是這份功力，可說舉世罕有，老朽那能得望項背？」

惡道人墨無為經獨孤握這麼一說，不由驀然警覺，自己的「黑煞爪」堅如精鋼，普通刀劍尚且不懼，何況區區幾支松針？

像古月大師、披髮大仙等一流高手，全都在黃山遇害（他還不知道凌雲子、木尊者、公孫泰等五大門派一干高手於昨晚一夜之間，全在蓮花峯送命之事），那麼這放針之人，可能就是傳言中神出鬼沒的紅葉敎敎主。

他一念及此，心頭大凜，色厲內荏的陰笑一聲：「好！咱們既已約定，就等一個月之後再說。」

話聲一落，縱身往石埭方向奔去。

獨孤握瞧着惡道人遠去，忽然回頭笑道：「老弟見義勇為，老朽無限感激，適才老弟『熊蓄龍潛』的開式手法，乃是老友歸駝子獨門家數，不知老弟高姓大名，和歸駝子如何稱呼？」

方玉琪聽說獨孤握和歸駝子是多年老友，連忙抱拳道：「區區微勞，老丈何足掛齒，在下天台門下方玉琪，適才出手招式，正是歸老前輩的獨門手法。」

獨孤握驚訝的道：「老弟原是蒼松子道長門下，老朽傳聞尊師和歸駝子全喪在紅葉敎敎主手下，不知此訊正確否？」

方玉琪含淚點頭，把經過簡扼地說了。

獨孤握連連嘆息，一面說道：「老朽也因風聞黃山發現『蓮花之鑰』，才命劣子前來查探消息，不料傷在墨無為的『黑煞爪』之下，昨晚老朽親自趕來和他論理，雙方一言不合，就動上了手，那知崔如風偸放冷箭……」

「崔如風？」方玉琪驟然雙目露煞，急急問道：「老丈可見那賊子往那裡去了？」

獨孤握訝道：「老弟可是和惡郎君有仇？」

方玉琪來不及多說，只點了點頭，只聽獨孤握道：「那是昨晚子夜，老朽已和墨無為拚了將近千招，那時崔如風好像從山上急奔而來，只偸偸放了一支『蛇神箭』，就往山下疾馳，老朽當時因勁敵在前，不敢分神，是以並沒瞧清他走的去向，但可能就是從這條路上奔來。」

方玉琪聽到崔如風果然由此而來，不由劍眉陡舒，急忙拱手，道：「老丈，那麼恕在下要先走一步！」

獨孤握一把拉住方玉琪的手臂，道：「方老弟，即使你和崔如風有甚麼過節，也不急在一時，咳！老朽痴長幾歲，請恕直言，以老朽看來，老弟你固然英氣內斂，功力已是不弱，在江湖上足可算得佼佼不羣，但如果和惡郎君崔如風相較，火候却還差上一籌。老弟，你總該知道崔如風不僅在兵刃暗器淬有劇毒，尤其他『水袖斷魂』施放迷藥，十步之內，無人能夠倖免，當眞防不勝防。此人生性好色，五年前，他在江南採花，被老朽撞破，惱羞成怒，和老朽動起手來，正好歸駝子和瓢浮子經過，他因咱們人手較多，不敢戀戰，悻悻而去。昨晚他向老朽偸放冷箭，即起因於此，老朽為防他尋仇，盡數年精研苦思，針對他的『七十二招蛇神劍』，創了『三十六式天花筆法』，自問尚可足以制勝，方老弟如不嫌棄，老朽當以此相傳。」

「哈哈……哈哈……」

獨孤握話聲才落，兩人當頭，突然響起一陣怪笑。

（未完・九）

上文提要： 瀟湘子將武夷優曇原是盤谷桃源的人，用她來監察出谷覓選夫婿的盤谷女子，她又是小妖女秦姜的師傅，那玉姬公主不敢返回古墓，就是怕了她隱藏起來，她亦是自己的聯絡人，瀟湘女將以上情況全部告知蕭郎，因蕭郎傷了武夷優曇的徒兒，怕她對蕭郎不利，將他送出五百里外暫避，約定在黃山相會。蕭郎被送走後，迎面來了老婆婆，騎着驢兒東搖西晃……



溫柔鄉是英雄塚

徐娘半老仍覺美　盤谷桃源能駐顏

是了，那不過是恨極了的幻影，定睛一看，幻影可不是消失了。

但，且慢，幻影異啦，怎會幻出白森森，如編貝的牙兒？那可是姑娘們才有的，才會這般皓齒排兩行碎玉？皺紋堆疊的老醜的臉上，怎生會幻得出白森森的銀牙兒來？

是了，年輕的眼睛，眞不明白，這樣一個老醜的魔婆，竟會有一雙年輕的，嘿！還是一雙俏眼兒。難道是他心中有俏眼，老醜魔婆的眼兒也俏了？天魔女、夷姝、瀟湘子、該死的小妖女秦姜，竟也會有一雙迷人的俏眼兒，更難忘紫薇眼中流轉的哀怨與情意。古人說：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那嬌波兒轉，今人說，眼睛是靈魂的窗兒，是麼，可是這緣故？如花的俏容兒即使會在心上模糊，也難忘那嬌波兒一轉的，羞不勝情的斜睥睞睇，無時無刻不交互遞嬗在他心中？

他狠狠地呸了一口，醜老的魔婆，豈會有一雙迷人的俏眼兒？

他的恨眼兒却睜大了，水中魔婆的魔影消失了，怎又幻出衣衫來，敢是他也恨不得有件衣衫來遮體？但怎生定睛再看，凝神再看，衫影在水中盪漾，却並不消失，心中一動，倏地抬頭，仰望，蕭郎這番可眞驚得跳了起來。

衣衫，他的衣衫，高高掛在溪邊的樹上，在隨風飄蕩。

他的衣衫，簇新，瀟湘子晨早才去替他買來的衣衫，也就是……分明他在蕭山，把衫兒脫下來擲給那夥計，抵償了酒飯錢的衣衫，怎生會高掛在這溪邊的樹上？

他跳了起來，天劍的蕭郎，豈是愚蠢的蕭郎，何況再愚蠢的人也會想得到，水中魔婆的魔影非幻，是魔婆取回了他的衣衫，適才趁他俯身飲水之頃，將它掛在樹上。

若然先前恨極，才叫她魔婆，現下也再不懷疑了，端的是個魔婆，如何不是個魔婆，而且如影隨形，不僅引他狂奔追趕，其實不離左右，跟隨在他身邊。

顧不得找出這該死的邪惡的魔婆來，生怕那衣衫也是幻覺幻影，騰身一躍，把衣衫取下。

並非幻象，衣衫已在手中，確確實實，是他的衣衫，慌忙披上，忙忙繫上。

「呔！」蕭郎跺着脚兒大駡：「你這該死的魔婆，滚出來，我知你就在左近！」

嗡的一聲銳嘯，即使江邊暮靄生，連天際的晚霞也黯了下來，那軟劍上的寒濤也吞吐閃耀，那嗡嗡銳嘯聲，也久久不絕。

這魔婆可非等閒，那敢輕敵，是以，連初會天魔女，天魔女的彎劍架在他脖子上了，他也未亮出來的天劍，也忙不迭亮了出來。

風也蕭蕭，草木也蕭蕭，只有投

林的歸鳥在鬧嘈嘈，溪邊黃昏的樹上，在鬧歸鴉，那有半個人影，氣得蕭郎跺着脚大駡。

「有膽的，魔婆，滚出來，教你見識見識我這降魔誅妖劍。」

倏旋身，滑步，再旋身，這魔婆如影附形，奇幻詭絕，那敢不小心，那知他嘴兒硬，心裡可怯，無影無踪的魔婆，未現身，已先令他手忙脚兒亂了，倒臊得他臉也紅了，幸是左近無人，沒人見到。

那夜幕可低垂了下來，夜風也凉且勁了，心想，說甚麼這魔婆也多了頭驢兒，她藏身易，可藏不了驢兒，提劍掠到高處，但他把方圓一里之地都找遍了，別說魔婆與驢兒了，連驢兒的嘶鳴聲也聽不到。那天色却黑了下來，遠處的燈光，却清晰地顯現了出來。

顯然是個市鎮，點點燈火，明滅閃爍如繁星，看來還是個不小的市鎮。

罷了，心想：今晚不僅要找個住宿之處，那魔婆又豈不投宿，不吃不喝的，只怕已去了那市鎮。

有燈光指引，迅速找到了大路，遇到道上夜行人，一打聽，才知已過了富陽，過了臨安，可不是相距餘姚，已近五百里地了，那鎮名夏禹橋，西天目山便在西北，便是平常脚程，不用一日，即可到達。

當眞是，朝辭舜江水，暮宿夏禹橋，竟有這般巧合的，近日說堯舜，道夏禹，不料口邊的舜與禹，竟是也在脚邊。

但蕭郎駭然的，竟是奔馳在黃山路上，眞是奔馳在黃山路上？若照今日行來，不用半日，便可回到他自幼生長的黃山了。

站在黑暗的道上，夏禹橋的燈火在明滅，蕭郎心中一動，且慢：

瀟湘子要他還走五百里外，而這夏禹橋，可不是相去餘姚五百里？恰是五百里！那魔婆的驢兒，便不再嘶鳴，引他狂奔追趕了？難道，這也是巧合？又是誰令他赤裸狂奔？是魔婆，要了酒菜，却把賬兒留給他算，赤裸了，不愁他不狂奔，不躲避行人？那驢兒倒成了在前引路，走的全是無人的荒野，而這可是人烟輻輳之區，眞難相信，竟未遇到一個行人，除非那魔婆在前，見有行人，即刻引他避開了？

而且，這衣衫……

蕭郎不是發楞，而是驚呆了，恰是五百里外，就高掛樹梢頭，溪中的漣漪，蕩漾出的分明不是幻影，分明就是魔婆，即時把取回的衣衫，掛回樹梢頭！

嘿！該死，那他怎麼還叫人家魔婆，分明是在暗中相助。

不，蕭郎仍然哼了一聲，即使眞是暗中相助，可也寃得他苦了，有生以來，嘿嘿，他天劍蕭郎，何曾被人恁地寃苦過！她！這魔婆，端的是甚麼人，是誰？

要他即刻奔出五百里外的是瀟湘子，幾乎是苦苦哀求他奔出五百里地？

蕭郎搖頭，再搖頭，猛搖頭，不，絕不是瀟湘子，來自自然，自然中來的瀟湘子，那會化身變易形態？豈會詭譎多詐的江湖技倆。

一想到瀟湘子，蕭郎就打心坎兒裡甜起來，誰說他的香香的妹妹不會變，但只會變成個美絕人寰，美絕天上的古典的美人兒，絕不會變成個醜怪的魔婆。

啊喲！陡然間，道上出現了亮光，是一個漢子，打夏禹橋方向而來。

一定是早已出現了，只不過他想得出神，想到瀟湘子，更如痴如醉，是以那漢子高擧了燈籠，向他臉上照來，他才驚覺，倒嚇了他一跳。

漢子把他瞧得清楚了，登時怒容滿面，怒道：「是了！是你這忤逆的小孩子啦！」

蕭郎楞住了，這漢子雖怒容滿面，却一臉忠厚戇直相，心想：若不是搞錯，便是這漢子瘋了。道：「可是你認錯人了，我乃過路之人……」

那漢子怒不可遏，道：「哼！怪不得那婆婆說你風流成性，到處拈花惹草，不論小媳婦，大姑娘，腥的臭的，見到遇到，就像飛蛾撲火了，你婆婆要我來瞧瞧，你這小孫子可是少了胳膊斷了腿。」

可不是高擧了燈籠直向他身上照來，蕭郎退了一步，怔住了，今日在蕭山，那店家不也說他是魔婆的小孫子麼？可知魔婆必是逢人便說他是小孫子，登時氣往上撞，道：「可是一個騎着驢兒，又醜又老的瘋婆子？」

漢子更怒了，怒得吹鬍子瞪眼兒，道：「當眞忤逆不孝，竟叫你婆婆是瘋婆子，黃荊棍兒出好人，果然她說得不錯，你這小子有娘生，沒娘教，你這小子若是我的小孫兒，非狠狠教訓你不可，黃荊棍兒……小子，給我折根黃荊棍兒來。」

蕭郎氣壞了，這有娘生，沒娘教，必又是那婆子說的了，可不是說到了他的痛處，傷心處，這漢子忠厚戇直，必又是那魔婆教的。

剛剛才意會到這婆婆其實在暗中相助，不過心念才那麼一動，氣極大怒，婆婆頓成了魔婆。道：「這漢子，你聽着了，我不是那魔婆的甚麼小孫子，和你一樣，咱們都被那魔婆寃了，你且仔細瞧瞧，我像不像那魔婆的小孫了？」

當眞，論年紀，那老婆婆倒也會有這麼大個小孫子，但蕭郎衣着光鮮，儒雅蕭洒，和土頭土腦的婆子果然不相稱。

那漢子一怔，蕭郎忙又說道：「這位大哥，不瞞你說，我被那魔婆寃得好苦，正要找她算帳，現在何處？有

勞你帶我前去。」

那漢子半信半疑，皺着眉兒，搖了搖頭，向他身後望了又望，天上的繁星也已明亮了，月亮却沒昇上來，仍躲在東山後，那黑暗的來路上，那有半個人影。

漢子道：「莫非，那婆婆說的小孫子不是你？那婆婆倒是也說有頭驢兒，却被她到處拈花惹草，忤逆的小孫子賣了。

蕭郎一怔，心想：「莫非……眞搞錯了，也許眞不是那魔婆？不然，怎會沒驢兒？」別的也還罷了，尋回錦袱要緊。道：「是與不是，一見便分曉，這位大哥，有勞帶路。」

那夏禹橋不過是個小鎭，更不在官道之上，少了商旅往來，僅有一家小客棧，還有人看門在那裡，敢情那漢子便是夥計，早見一人在門口探頭望，一見便道：「可找到那忤逆不孝的小孫子啦？」

那漢子回身，就啊了一聲？身後那還有人。

是那蕭郎見說到了，斜身一掠，點地再騰身，早繃在簷下了。上過一次當，自然討了一次乖，休被這蠱惑狡詐的魔婆再寃了。

却已早瞧得明白，店中可不是那魔婆，只有她一個人客，擺了滿桌的菜餚，偏僻的小鎭小客棧，自也是罕有的闊客，必是這緣故，才替她派出夥計來尋找。

蕭郎早又切齒咬牙，那錦袱可不是在她身邊，而且打開了來，魔婆在那紫薇密密縫，蜜蜜繡的文生服中找甚麼？抬起頭來，樂開啦。

只見魔婆手中，多了個繡荷包。

一般兒，繡上了紫紅色紫薇小花的繡荷包，顯然亦是紫薇親手繡，即使燈光下，亦可看出色澤不新，分明是紫薇平日繫在腰間的，却將來給了他。

是了，今日在錢塘道上，錦袱打開時，一見那繡服，恩情何異千鈞重，並未把繡服抖開來查看，敢情還藏着個繡荷包，只見魔婆取在手中，樂開了，分明是因爲繡荷包入手，沉甸甸的。用手掂了掂，向桌上一傾，登時閃過一片金霞，怕不有數十個金菓兒。那年頭，小小一個金菓兒，折合約數十兩銀，數十個金菓兒，何祇數千金。

嘩啦啦一聲爆响，蕭郎竟從繃着的簷口跌落下來，把簷口的瓦片也帶落下一片來。紫薇，可愛的，可感的紫薇不僅對他恩深，情深，不料義更深，海鷹幫主的大小姐，金銀堆積如山，數十顆小小的金菓兒，算得甚麼？他蕭郎義俠滿江湖，視錢財如糞土，又豈會把這點金菓兒放在眼裡，但這恩情義，太重了，一口眞氣提不起來，登時從簷口跌落下來。

紫薇對他眞箇恩重如山岳，情深似海洋，明知他與小妖女秦姜已有齧唇之盟在前；既然守候在錢塘道上，必也已知道他與瀟湘子已有了海誓山盟，却仍然巴巴兒地追趕前去，守候在錢塘道上，把親手密密縫，蜜蜜繡的衣衫塞在他手，並解下了腰間配帶與繡荷包，金菓兒有價，能重幾許，這繡荷包的情義，何只重萬鈞。

那魔婆哈哈大笑，說道：「當眞金子是亮的，眼睛兒可是黑的，金光一照，怕你這小孫子不現出原形來。」

蕭郎大怒，怒不可遏，數百里追踪，不就是爲了這繡服，而今更添了這滿裝情義的繡荷包，一急之下，竟把玉清寶籙中的功夫也使了出來，三分春色二分愁，嘿！更一番風雨，脚下施展開紫虛微步，豈僅化身三幻，簡直幻出了十數個人影，自三面向那魔婆撲去。

那魔婆竟分不出虛實，叫道：「啊喲！你這是甚麼功夫。」

蕭郎道：「更一番風雨。」

說時遲，只見十數隻胳膊，自三面齊向她當頭抓到，迫得那魔婆跳了起來，好身手，偌大年紀，竟能倒捲珠簾，跳到了她身後的桌上。

蕭郎志在繡服荷包，迫退了魔婆，早把錦袱一捲，連繡服、荷包、金菓兒，一塊兒包了，一騰跳去另一張桌上。

那魔婆一怔，像是乍相識，盯着眼兒向蕭郎瞧！喝道：「要小命兒，就別想逃……」

蕭郎却啊呀一聲歡呼，魔婆手上寒芒吞吐，鸞劍！

天魔女！天魔女的鸞劍！敢情是最善化身百變的天魔女，他早該想到的。但搶到手中的却是另一個有情有義的姑娘爲他繡的衣衫與荷包，又那能不尷尬，不自覺紅了臉兒，慌忙把錦袱藏在身後，雖是敵意全消，竟忘了跳下桌來。

他那心中却又一陣狂跳，玉清寶籙功夫，當眞不同凡响，一招之下，竟已能克制天魔女了，又那會怕她飛劍出手，何況天魔女豈會飛劍傷他。

却見天魔女跳下桌來，說道：「趁早兒從實招來，你這紫虛微步，是誰教你的？」

蕭郎大大鬆了口氣，天魔女驚奇他竟也會紫虛微步，竟像忘了錦袱，哼了一聲，也跳下了桌來，只不過錦袱一時不能收藏，只能跟着天魔女轉。哼了一聲，恨道：「原來是你……寃苦了我。」

眞恨得牙兒咬得格格响，天魔女却格格一笑，道：「當眞你是個忤逆不孝的小孫兒，婆婆好心救了你的小命兒，不謝我，倒對我切齒咬牙兒。」

殺人不眨一下眼兒，刁皮起來，却又近於狡獪，嘿！豈僅白娘子、紫黛說得不錯，簡直近於頑劣邪惡，不過……不過麼，蕭郎目不轉睛盯着她眼兒瞧，却有一宗，令蕭郎不僅鬆了一口氣，而又感到有些沒來由的失落

，是天魔女壓根兒無情，不懂情呢？還是長不大，不解情？從她眼中，根本就看不出顯露過柔情，更沒現過半絲半毫的妒意，而她，分明知那錦袱何來。救了他的命兒，那麼，分明已偷聽了他和瀟湘子的談話？

嘿！難道他蕭郎的情孽不夠深？情苦不夠重？天魔女目中無情意，反而會有失落感？

蕭郎直跺脚，當然不僅惱她寃苦了他，道：「你這該死的魔婆，還不打回原形。」

天魔女格格笑，把臉兒只一抹，燈光之下，登時百媚千嬌，笑顏又如花，對驚呆在傍邊的店家夥計道：「我是和他玩兒，拿去啦，有多就賞給你們，快取酒來。」

敢情她拿了顆金菓兒在手中，蕭郎好生心痛，不是因爲那金菓兒值得數十兩銀子，而是因爲那是紫薇所贈，有無限情意在上頭，但想到身無分文，也就罷了。

那店家夥計先是驚駭得呆了，這可又大喜過望，慌忙取了酒來，天魔女呸了一口，道：「還不收好你的命根子，當眞是天劍風流，那一個錦袱，一個繡荷包，就令你失魂少魄，連小命兒也不顧了，還不給我坐下來，趁早兒回答我，誰傳你這紫虛微步。」

蕭郎尷尷尬尬，捲了錦袱，却又怒仍不息。道：「你也還沒答覆我，爲甚麼寃我？」

天魔女哼了一聲，眉兒挑了起來，還好，眉兒挑俏而不紅。不是殺人時候的眉兒，道：「不怨你自家情迷昏，竟會認不出我來，倒怨我寃了你，呸！教我那隻眼兒瞧得上。」

當眞，早奇怪老婆子竟會有一雙年輕的眼睛，他早該想到的，甚麼？那隻眼兒瞧得上？豈不是說人家瞧不起他？這可就是半月和他泛舟曹娥，耳鬢厮磨，從沒見她眼中流露過情意之故？啊！呀！

陡然間，陡然之間，他想起來了，玉離宮臨別，天魔女竟然無情到甚至不瞧他一眼？是否……啊呀！該死的夷姝，是否夷姝向他投懷送抱，被她瞧見了？

想一想，玉離宮主出聲呼喚斥責，夷姝才不糾纏他？才匆匆離去，顯然玉離宮主已見到了，而天魔女，當然在她娘身邊，當然也見到。

蕭郎登時臉兒紅透了，還道人家無情，原來是……教人家那隻眼兒瞧得上，不惱他，那已是大量了，倒怨人家無情。

蕭郎的臉兒不僅紅，而且紅一陣，白一陣，即使那日在離恨天的雲路之上，誤把夷姝認作爲天魔女了，更不敢說出口來。若是說出那日雲路上的夷姝，誤認是她，會不會羞惱了她，會不會飛劍立即出手！忙道：「我我……怎會想到是你，十數年分離的母女重逢，你怎會下玉離宮，何况離恨天涯遠，即使奇怪老婆子怎會有一雙年輕的眼睛，猜疑，也不會猜疑到你。」

天魔女低聲喝道：「住口！休得提起……」

蕭郎知道她要說甚麼，忙道：「何處玉離宮闕，渺茫雲路，便我亦覺來無處追尋，更何况高處不勝寒。」

天魔女手兒微揚，白影一晃，頓見一隻小幡兒釘在面前桌上，顫巍巍風飄：「滔滔舜江水，巍巍餘姚丘；曉諭天魔女，三日葬風流。」

當眞，聽小妖女說過，他還沒見過，蕭郎不由一怔，倒小看了小妖女，竟出口成章，當然亦是她所寫，竟也筆走龍蛇，當眞，若不是慧黠過人，也不能刁蠻邪惡了，可惜小小年紀，被紅娘子寵壞了。

天魔女面降寒霜，吩咐店家關了店門，不用侍候，瞪了蕭郎一眼，怎生目光中，竟顯露出怨懟意？蕭郎一怔！

這可是從未見到過的，天魔女的眼波中，竟也會流露出一抹幽怨來，又是爲何？而且，分明又有些兒恨，瞪了他一眼，分明惱他。道：「你這……三日葬風流，你死到臨頭，分明你已落在人家手中了，你你……說，我怎能不來。」

蕭郎的心兒一陣劇跳，也不由一陣狂喜？啊呀！誰說天魔女無情，不解情，誰說她對他無情，那幽怨與惱恨，不已把在埋藏在心裡的情意洩露了出來。

原來……原來她不過把情意深埋在心底！蕭郎道：「但你，怎會見到這小幡？浮木隨水漂送，可送不上離恨天？」

天魔女見店家夥計關了店門，已退去了，道：「你忘了那婕妤和……」忽然皺了眉兒。顯然想到了她的妹子夷姝，蕭郎的臉兒登時又一陣紅，又不自覺盯着她瞧，不知她可也知道，他和夷姝繾綣纏綿，是因爲把夷姝當作了她？

當眞，躲避古墓中人近二十年，既然尋了來，而且已發現了她們的踪跡，有道是兵來將擋，何況那婕妤女中丈夫，若要躲避時，那晚也不會尋到小舟了。顯然仍留下在曹娥那隱密之處。

天魔女不過只皺了下眉頭兒，蕭郎先鬆了一口氣，顯然她只見雲路的纏綿，不會見到舟中和夷姝的繾綣，天魔女繼續說道：「那婕妤一見小幡，即刻派人飛送離恨天……」

蕭郎樂在心頭，眼睛倒睜大了，當眞怪事，天魔女，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的天魔女，竟然啐了一口，竟然露出女兒情態來，當眞是絕無僅見。

天魔女却對他一瞪眼，不啐，而又哼了一聲，道：「你，休要得意……」

蕭郎慌忙道：「我沒有呀！」

「那你爲甚麼挑眉兒，休以爲我一見小幡，就巴巴兒地趕來救你，不過是我娘說道：婕妤說得不錯，不懂念你助我母女團圓，也許，你能化解玉離宮這場災難，不能讓你有意外，而也只有我，不怕那瀟湘子，認出我與古墓有淵源。」

蕭郎肅容，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這就是你化身成了老婆婆之故。」

「是婆婆，」天魔女格的一聲笑，道：「於是，你也成了婆婆忤逆不孝的小孫兒。」

蕭郎惱不得，笑也笑不出來，道：「但你不該寃苦了我，臊得我要找地縫兒鑽。」

天魔女刁皮起來，當眞又近於狡獪，頓又判若兩人，心說：可惜，美中不是的是，缺少了溫柔情意，今兒才知道，原來她非是無情，不過把情愛深埋在心底。

天魔女哼了一聲，道：「那婕妤說得不錯，我不能被人家認出來歷，更不能讓那小妖女見到眞面目，那小妖女，眞是個……醋罈兒。」

驚得蕭郎跳了起來。道：「你你……你連那小妖女也知道！你怎會……我又怎會沒發現你，還有那……」

「那美人兒，哼！你以爲天下武功，古墓至尊？你忘啦，天魔女神出鬼沒，若不是無處不在，又豈能被人稱天魔女，呸！眞丟人現眼。」

「敢情天魔女也有丟人現眼的時候。」

天魔女瞪眼立現寒濤，道：「我是說你這不成材，不中用的小孫子，你把傳你紫虛微步的人的臉也丟盡了，若不是你風流成性，到處惹草拈花，多在紫虛微步上下些兒功夫，那小妖女豈能奈何得了你。」

「寃枉呀！」蕭郎叫起屈來，再不瞞她了，道：「我和你在小孤山樓外樓相遇之時，我才開始初學乍練，認眞說，還不到三五日，而且……」

不，不能把練玉清寶籙之事告訴她：道：「而且，半月和你泛舟曹娥，身不離小舟，如何演練，而且此後……」

「此後有美人相伴，有了香香的妹妹伴隨在你身邊，酒不醉人人已醉，色不迷人人先迷，自是更沒工夫練了。」

蕭郎眞跳了起來，道：「你究竟……知道多少。」

「哼！」天魔女一撇嘴兒，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我兼程趕來，恰見你……還道你天劍風流，不料你眞狠心，那麼個多情的小美人兒，你竟刮了人家兩個嘴巴子。」

蕭郎鬆了口氣，還好，天魔女所知還不多，而且提起小妖女秦姜，不由他不又恨上心頭，道：「當眞恨煞人，爲了要把你引來，我竟受盡了那小妖女的磨折，我身上遍體是傷，迄今尚未完全痊癒。」

當下把小妖女秦姜的來歷說了，道：「只因你斷了她苗叔叔的髮，當然，天魔女在江湖上的名頭大了，這小妖女自幼被寵壞了的刁蠻女，自以爲天下無敵，怎會不來找你晦氣，找不到你，却知我和你曾泛舟曹娥……」

小妖女更惱的是他和天魔女半月泛舟，小小舟兒上，沒人相信他們只不過是耳鬢斯磨。但蕭郎怎生說得出口來。

「是以，她找到了你，呸！虧你還是天劍蕭郎，怕不是你風流成性，被她美色所迷，不然怎會着她的道兒。」

蕭郎可眞猶有餘悸，道：「你錯啦，說來話長，這小妖女刁蠻、潑辣，更蠻橫，即使美，也美人如蛇蠍，而且，又那及得……及得……」

「那及得你那香香的妹妹。」

「甚至亦不及你。」蕭郎可不是盯着她，認眞比較了一下，初放的蓓蕾，又那及得盛開的嬌花，道：「你必聽說過武夷優曇，那小妖女秦姜與她姊姊……紫薇，都認得令師，你必聽說過……這魔婆。」

說到魔婆，蕭郎不自覺，飛快地把她和紫薇比較了一下，今日，他不是一直在駡天魔女是魔婆，除了美容顏，難分軒輊，她那及得紫薇的溫柔，溫柔更閃亮着聖潔的光輝。

天魔女道：「呔！武夷優曇，連師傅也敬他幾分，你竟敢駡她魔婆，好大膽！」

蕭郎哼了一聲，道：「你引我半日之間趕出五百里地來，可知要逃避的，正是這敬她幾分的優曇。」

天魔女一楞，她只知蕭郎要逃避一個最最厲害的人物，可不知是武夷優曇，嘿，她天魔女，再厲害的人物，他豈會懼怕的，急忙忙引蕭郎逃避的，是情，而不是魔，只不過她不自覺而已。

蕭郎浩嘆了一聲，道：「這麼說，你還不知道，這個連你師傅也敬她幾分的武夷優曇，亦就是當年令你骨肉分離，也許，也是你的殺父的仇人，也就是你娘避逃了近二十年的人。」

天魔女呆住了，蕭郎不禁打了個寒顫，她眼兒裡暴射凌芒，眞令人不寒而慄。忙道：「聽你說來，必也知般若佛印這無相神功，其實就是古墓的九嶷飛花。神功無相，那小妖女是武夷優曇的徒兒，我怎生着了她的道兒也不知道。」

「天劍風流，哼！風流成性，必是一見那小美人兒，就暈淘淘。」

蕭郎再又嘆了口氣，道：「這麼說，看來你還不知這九嶷飛花的厲害，那小妖女雖還沒練到家，不能令我的時光凝結，但已能令我在不覺間，受制於她了。」

當下把有關古墓，以及武夷優曇的來歷，詳細相告，才知天魔女雖是玉離宮主的女兒，也許是久別初相逢，所知的還不及他多，甚至不知九嶷飛花，只聽得天魔女目瞪口呆，目中凌芒也更盛了，如花的臉兒也鐵青了。顯然，她即是白娘子的徒兒，至少知道般若佛印的厲害。

「爲何不說……」天魔女冷冷地說道：「不說你那香香的妹妹？」

既然她已見到了，明知已不能瞞她，道：「你娘和那婕妤，爲何要你趕來救我？因爲，也許，我能化解玉離宮這場災難。其實，我何能化解，但這瀟湘子却有可能。」

「因爲，她愛你，愛上了你這風流蕭郎。」

蕭郎不知是苦還是甜，道：「若然你眞明白，當年你爲何海上漂流，玉離宮爲何建築在虛無縹緲間，你娘爲何要躲去離恨天外，那麼，你就會明白，這瀟湘子眼下的處境，也和你娘當年的遭遇相同了。不同的是，那武夷優曇不放過我，是爲她的那個該死的小妖女徒兒，不是爲了瀟湘子。」

「原來，眞是那小妖女一廂情願，對你糾纏不休。」天魔女道：「這麼說，還不知道你和香香的妹妹……」

蕭郎忙道：「這瀟湘子，雖不能化解玉離宮這場災難，但有了她，咱們却可知己知彼。好在玉離宮在虛無縹緲間，別說那武夷優曇了，便瀟湘子和我，亦只知在離恨天外。」

天魔女背過身去，用蕭郎從來聽慣過的聲調，說道：「爲何不說……不說那個巴巴兒把錦袱塞在你手中的……姑娘。」

若不是她親眼見到，天魔女豈會搶去他這錦袱，既然不能相瞞，不由長長地嘆了口氣，自也是肅然而又幽怨地一聲長嘆，紫薇對他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而他，倒葬送了人家一生的幸福，而這紫薇，可感、可敬、可愛的紫薇，仍爲他義解香囊。

即使對天魔女，有甚麼不能說的，蕭容更凄苦，當下把紫薇的恩情義，坦言相告。

「教我怎能不憂心，」蕭郎肅容道，「若然那小妖女知道救走我的，是她的紫薇姊姊，我簡直不敢想像，將會如何磨折她，你說那錦袱是我的命根子，眞沒說錯，我蕭朗再不肖，豈敢忘恩負義。」

誰敢再說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兇殘成性？刁皮頑劣起來近於狡獪？原來白娘子這個師傅，亦不知徒兒是如此的，蕭郎一聲啊！

寒濤陡捲，寒芒呑吐的彎劍，已架在他脖子上，簡直快逾電閃，蕭郎正當凄苦之頃，那會躲得開。

其實他壓根兒就沒躲，不是因爲知道天魔女不會殺他，而是，即使天魔女要殺他，他也不會躲的。

天魔女道：「你敢忘恩負義，我……殺了你！」

聽得天魔女的牙兒咬得格格响，本身閉上了眼兒，挺了脖子的蕭郎，眼睛一睜，登時心上涼透了。只聽天魔女繼續說道：「那小妖女若敢磨折她，我也殺了她！」

蕭郎不是因爲天魔女說要殺他而心涼，而是……他頽然往椅背上一靠，那妒嫉乃是女人的天性，他道紫薇，說恩情，她非但不妒嫉，反而正義凛然，這天魔女對他那有半絲毫的情意，却也因此，蕭郎對她更肅然生敬。

天魔女！做甚麼？只見她輕輕啊了一聲，迅速縮回了彎劍，怎生脖子上涼涼的？有甚麼在他脖子上爬行？

他伸手一摸，才覺出痛來，血！原來見血流入了他的肩窩！

原來，他明白了，原來他發覺天魔女對他毫無情意，本來挺直的脖子頽然一縮，那彎劍架在他的脖子上，又何等鋒利，把他的脖子劃破了一道口子。

原來，發覺天魔女對他毫無情意，竟令他失意，簡直傷透了他的心，竟連痛也不覺了。

好狠心的天魔女，血，仍在流，雖然只不過劃破了一道口兒，血流仍不止，她背過身去，竟不瞧。

她在做甚麼？咦，只見她左手倏揮，右臂一揚，才見寒光一閃，桌上的燭，懸掛的燈，登時熄滅了，伸手亦難見五指，幾乎是同一瞬間，他的右腕已被扣住了，是天魔女，在他耳邊低聲喝道！「是！快！」

若不是她早已留心了退路，怎會在黑暗中，行來無阻，快如飄風，出了後門，越過一道短垣，便已是曠野。

紫虛微步，天魔女竟然施展紫虛微步，蕭郎心中一凛，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夷優曇，莫非已躡踪追了來！也不由他不施展紫虛微步，竟也能配合天魔女的步韻，越過一座小丘，天上星多月不明，迎面是一道山嶺，鑽入密林，天魔女來到一座廟前，才停下步來。

若不是天魔女早已把左近的地形皆已勘查過了，脚下豈會如此毫不遲疑，慚愧，顯然有警，他竟毫無所覺，蕭湘子苦苦哀求，要他奔出五百里外，不料已在五百里外了，仍然躲不過，警從何來，當然是武夷優曇。

哼！蕭郎心裡哼了一聲，伸手扣住了腰間軟劍，他天劍蕭郎，可也不是浪得虛名，何況白娘子的玉清寶籙，今日不過初試，已見功夫，其實，瀟湘子對他的武功深淺，所知不多，當眞就怕了這武夷優曇不成，而且，壓根兒他就不想躲逃，若不是天魔女詭計引誘，他豈會來到這夏禹橋。

那知他才這麼一揚眉兒，只聽天魔女切齒道：「這這……這無耻的丫頭！」

丫頭！甚麼？蕭郎一怔！難道她發現有警，她要逃避的，不是武夷優

曇？

不是武夷優曇，是誰呢？當然不是小妖女秦姜，沒有十天半月，只怕動彈也不能，也不會是紫薇，那麼，只有一個人了，只有蕭湘子，也才知道他向黃山道上來，而且走出了五百里外來。

天魔女在他耳邊道：「你敢出聲，我宰了你！」

若不說宰了他，也就不是天魔女了，蕭郎在心裡嘆了口氣，若來的眞是蕭湘子，他那敢出聲，豈能讓她見到他和天魔女並肩携手，他被扣住了腕，鎖住了脈門，別人不知，看來可不是並肩携手。

天魔女不知他的武功深淺，把他的忍讓，其實是不必要對抗，視爲無能。現在，蕭郎也才知道，天魔女不僅飛劍能傷人於百步之外，身法之詭奇亦絕倫，不料被她扣住手腕，便不能掙扎，眞力便不能凝聚，天魔女小看了他，他又何嘗不是輕視了人家。

天魔女把他一帶，剛躲入墻角。早見廟前人影由淡而濃，現出一個人來。

衣袂飄飄，好不蕭洒，眞是蕭湘子！

只見她掃了一眼，只有蕭郎才能看得出，她微微的點了一下頭兒。只在她掃向他們藏身之處的瞬間，其實不是看出，而是心靈相通的感覺，顯然天魔女就感覺不到，蕭湘子已背對着他們，向來路的黑暗中，說道：「婆婆，沒人呀！敢是你看錯了，山區曠野，夜鳥兒驚飛，那是常有的。」

目不轉睛的蕭郎心中一凜，因爲又復由淡而濃，現出一個人影來，饒是他目不轉睛，竟未看出是由何處現身出來，雖然只有朦朧的星光，但廟前可是空曠之地。

她眞就是武夷優曇？即使在星光之下，亦能看出是個美貌的中年女子，只不過衣服奇古，非市廛所見，却與蕭湘子的古裝有些近似。蕭湘子叫她婆婆，可知年歲大了，只見她也緩緩地掃了一眼，蕭郎登時心下一凜，不僅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他一見已喪膽，而是她目光掃過，蕭郎便像感到電閃一樣，寒氣砭膚。

哼！那女子道：「虧你還是后軍之後，早晚古墓面壁已多年，何況野曠有星光，即使不見人影，我問你，夜鳥兒爲何無端端驚飛。」

古墓面壁多年？是了，難怪蕭湘子能暗中視物了，原來在黑暗的古墓中面壁多年，適才不是感覺？而是她眞衝着他們點了點頭，顯然一到已發現他們藏身之處。

咦！天魔女？去了何處？

自蕭湘子一現身，蕭郎便不瞬眼兒，天魔女已從他身邊溜走了，竟然也不知道，那料這麼一怔之頃，廟前也只剩下了蕭湘子，那中年女子已失了踪跡，蕭郎差點兒跳了出去，却聽蕭湘子道：「婆婆，別費勁啦，即使你眞見到他們朝這方向而來，廟宇的目標顯著，豈會躲在廟裡，等我們去找的，他要是這麼蠢，也就不是天劍蕭郎了。」

先前還是由淡而濃，人影凝聚，蕭郎連眼兒也沒有眨一下，那中年的古裝女子，又已在蕭湘子面前了。只見蕭湘子在廟前的一個石鼓上坐了下來，故意面對着他，道：「婆婆，追趕了半日，你倒不累，坐下啦，咱們歇一歇。」

只剩下了一個石鼓，那古裝女子眞坐了下來，便也以背來對着蕭郎的藏身之處。

一個無人的小小破廟，墻角處叢生着高與腰齊的荊棘，其實並不隱蔽，但藏身其中，反倒令人不疑了，蕭郎好生奇怪，蕭湘子顯然有心護祐，爲何反而坐了下來？不自覺左手掀衣，右手又摸着劍柄。

當眞是風流成性，武夷優曇就在他面前，相距不足兩丈，蕭郎竟然遐想起來，心想：「那古墓盤谷，難道不論老幼，眞箇有女皆美？難道皆駐顏有術？玉離宮主與那婕好，已然極美，美如少女子，這武夷優曇年事必已高了，竟然看來不過中年，雖然星光朦朧，但顯然亦極美好，當然，當然再美，也不及他香香的妹妹。」

忽聽他的香香的妹妹道：「婆婆，我眞不明白，你爲何生這麼大的氣？」

果然不差，那古裝中年女子，眞是武夷優曇，只聽她怒道：「你可知我古墓盤谷，如何懲罰薄倖郎！」

便蕭郎也知道，蕭湘子今日才對他說了，如何不知，便這武夷優曇，就親手殺死了三個薄倖郎，還有，玉離宮主的夫婿，只不過未曾即時回歸古墓，亦被這……這魔婆殺死，甚至仍不放過玉姬公主！

那冷冷的話聲入耳，蕭郎不禁打了個寒顫，同時恨得他切齒咬牙。

蕭湘子叫道：「婆婆……」

蕭郎心裡恨得哼了一聲，「甚麼婆婆！呸！該死的魔婆！」

蕭湘子像是知道他在心裡大駡一樣，竟迅速向他藏身之處瞪了一眼，柔聲道：「婆婆，我知妳曾殺死三個薄倖郎，但這天劍蕭郎，可不是薄倖呀，是不是？是不是妳聽信了那小……我是說，妳那小徒兒的一面之詞？」

「甚麼一面之詞！」武夷優曇怒道：「他打我那徒兒在先，後又有了噬唇之盟，虧你還是右墓中人，當知那噬唇盟，何其神聖。」

「婆婆，」蕭湘子道：「風俗各地皆有不同，互相爭鬥之間，那蕭郎不過誤打了她一下子，可不是打在走下轎來的新嫁娘身上，若那小……你那小徒兒功夫到了家，必然會閃避，就不會打在她身上了，何況人家蕭郎可沒她這怪風異俗。」

奇怪，那武夷優曇不怒，也不出

聲？雖然背對着他，但蕭郎亦知這魔婆一定睜大了眼睛瞧着蕭湘子不瞬眼兒。

「再說。」蕭湘子繼續說道：「你那徒兒用她娘的彩條，把他綑綁起來，打得人家遍體鱗傷，可有半點兒情愛可言，是你那徒兒咬破了人家的唇兒，吮吸人家的血，可不是那蕭郎咬她，吮她的血，那算甚麼噬唇盟？啊你！」

蕭湘子跳了起來，敢情那武夷優曇不過霍地站起身來，倒駭了蕭湘子一大跳，也駭得蕭郎也差點跳了出來，總算即時住了手，那軟劍才沒彈出。

只聽武夷優曇厲聲喝道：「你……怎知道這麼清楚，竟敢護着那薄倖蕭郎，可是你和那薄倖郎……」

蕭郎大急，蕭湘子可不是情不自禁，替他分辯，糟了，原來武夷優曇先前不出聲，非是不怒，而是心下生疑。

蕭湘子站定了，雖是星光之下，也許正因是星光之下，蕭湘子的一雙黑白分明的眼兒，相隔雖在兩三丈外，亦可見到在迅速轉動，說道：「你這麼兇幹嗎？我尊敬你是古墓的護法，但可也得講理兒，我且問你，你去追查玉姬公主的下落，一去近三日，我也在舜江邊等候了你三日，那三日之中，舜江之畔，被你那個刁蠻潑辣的徒兒攪得地覆天翻，你說，我怎會不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也不瞞你，我無不親眼見到，若不是看出她的武功與古墓有淵源，早猜到是你的寶貝徒兒，哼！這是看你的份上，才沒出手。」

蕭郎大大鬆了一口，那武夷優曇也坐了下來，他看得明白，蕭湘子的胸脯兒挺得高高的，又緩緩地落了下來，顯然也大大鬆了口氣。

只聽武夷優曇哼了一聲，道：「我可警告你，聽說那天劍蕭郎，人家稱他天劍風流，可知是風流成性，就憑這一宗兒，我就不饒他，何況，他打了我的徒兒，噬了唇，吮了血，更何況……」

蕭郎心下眞涼透了，這武夷優曇銼起牙來，不僅刺耳，衝直刺入他心頭。

「何況用劍劈碎了你那徒兒的肩骨，」蕭湘子也哼一聲，道：「我看得清清楚楚，因爲我就在一傍，但你別忘了，可是她先把人家打得遍體鱗傷。」

蕭湘子說得不錯，盤谷無尊卑，顯然並非怕了這武夷優曇，不過怕她傷害她這個蕭郎大哥哥。

「原來！嘿嘿！」武夷優曇道：「原來，那薄倖郎身邊的女子，就是你！」

「是我！」蕭湘子顯然有了主意，理眞氣壯，說道：「你教的好徒兒，若不是我，已傷在她的手下了。我且問你，你身爲護法，竟把從不外傳的九疑飛花，傳給了外人，你休想瞞我，她一出手，我就看出來了。」

武夷優曇道：「你胡說，那是般若佛印。」

「好一個般若佛印，佛法慈悲，你那徒兒出手就傷人，當眞慈悲得很，這都不去說了，我且問你，你身爲護法，那玉姬公主已現踪跡，你不去追查，却苦追這蕭郎不捨，這是爲何？」

武夷優曇冷笑兩聲，說道：「那天魔女與這蕭郎在曹娥江上泛舟半月，你可知嗎？」

蕭湘子道：「原來你一心爲了你那寶貝徒兒，當年你只爲了你那夫婿多看了別個女郎一眼兒，你就將他殺死，不用說，凡是曾與蕭郎爲伴的女郎，你也要把她殺死了，奈何人家蕭郎不要你的徒兒。」

「他敢！」武夷優曇怒道：「那蕭郎若敢薄倖……」

「你就殺死他？」

「我要殺盡天下薄倖人。」

「但那蕭郎昔早已與天魔女有盟在先，哼！」蕭湘子道：「豈不是你强迫人家背盟，人家不薄倖，罪在你那徒兒和你了。」

蕭湘子連退了兩步，每退一步，便也橫跨一步，蕭郎的一雙眼兒，就沒離開過蕭湘子，即使强敵當前，他那愛戀的目光，又那能離得開蕭湘子，是以瞧得明白，她看是後退一步，毫不着跡，已橫出數尺，端的美妙絕倫。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黃書郎先把文彩安置在柳蔭小築，派小流球打探曹三聖的去向後，便大模斯樣地來到白紅院，負責接待的人還當他是貴客，遂殷勤招呼，待發現黃書郎是來找麻煩時，黃書郎的鋼棒已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更從金庫內取走萬多兩銀子及賣身契分給姑娘們，這才施施然離去；黑紅門第二分堂堂主關必三獲悉白紅院被抄及左少强遇害的消息後，馬上率衆前往西城外河邊找黃書郎……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惡賊劣性不改　設計坑害仇人

霍老大走地有聲的道：「堂主，我不信那小子還會等在河岸邊，他早逃了。」

關必三冷哼一聲，道：「我心中也是這麼想，在總堂口的時候就會說這傢伙是個鬼靈精，有幾次差一點活捉了他，都被他逃脫了，這一回我倒要親自會會他。

霍老大道：「如果他眞的還在河岸邊，咱們倒要提防他有甚麼埋伏了。」

關必三道：「這傢伙是有名的獨行惡客，他這種人是不會有朋友的，仇人倒是不少。」

霍老大道：「不錯，單是黑紅門的弟兄，全都等着要他的命。」他還回過頭來看，一路跟來十八個人，他笑了，很得意的又對關必三道：「堂主，只一到了河岸邊，只一看到那小子，咱們先給他密密的包圍起來。」

點着頭，關必三道：「我二人分兩邊，我用關刀斬他的頭，你只管往他的下盤砍，就不信咱們制不了那小子。」

二人出的點子雖然很平常，想一想還是蠻實用的。

＊　＊　＊

河岸本就距城不太遠，三里多一點，半個時辰就到了，果然，老柳樹下站着一個人。

那關必三立刻大手揮向身後面，厲聲如虎，道：「趕快去，先把那小子圍起來。」

嘩啦啦一陣脚步聲，十八個大漢抱刀分兩邊，兩個方向散開來，生生把那人圍在正中間。

那個人當然是黃書郎。

黃書郎却聳肩哈哈笑了。

便在這時候，從兩個方向走過來兩個人，一胖一瘦，身材一樣的高，當然，二人看起來一樣的忿怒不已。

令黃書郎吃驚的乃是這些人怎麼頭上都帶着孝，難道左少强的死訊已經傳來老通城了嗎？

那雙手端着關刀的開口了。

關必三咬牙吼道：「你就是黃鼠狼？」

「不錯。」

「惡客黃鼠狼？」

「不錯。」

姓關的卓然站在黃書郎面前，戟指黃書郎叱道：「你好大的狗膽！」

黃書郎笑笑，道：「不敢，我的膽子是大了些，那像你呀，一個人不敢來，帶來這麼多陪葬的人，你未免也太膽小了。」

關必三氣得一瞪眼。

只是一句開場白，他就被人損了個灰頭土臉。

他頓一頓手中的關刀，又吼叫：「他奶奶的老皮，你他娘的先盜走我們少門主的寶物，黑紅門已經發下殺絕令，你小子就該找個老鼠洞去躲藏，不該又害死我們少主的性命，今天在老通城我的地頭上兜着你，我說兒，

你還不乖乖的受死呀！」

黃書郎哈哈一聲笑，道：「你的話必須改正一下了。」

「怎麼說？」

「今夜不是你兜上我，而是我等在此地沒有躲，同時我得仔細對你說，你可得洗耳恭聽着。」

「你娘的，耍嘴皮子呀！」

「不是耍嘴皮，全是老實話，你大概就是黑紅門下第二分堂的堂主吧！」

「大刀關必三就是我老子。」

「關爺，關大堂主。」

「你娘的！」

黃書郎乾乾一笑，道：「我偉大的關堂主，咱們這是初次見面，我這裡盡在歌頌你，你却回口連三罵，我說你的風度沒有了，有失身份吶。」

關必三大怒，罵道：「去你娘的身份風度，老子們今夜來取你的命，誰還跟你講甚麼仁義禮智信，狗皮倒灶死了雞，我問你，今夜你爲甚麼拆了白紅院的底，砸了我們的生意？」

黃書郎道：「如果我想救那些姑娘出火坑，關老爺，你說我還有甚麼好法子？」

關必三道：「你根本就是多管閒事，我問你，那些姑娘可是你的親妹子？抑或是你的親姐姐？江湖上的窰子多的是，你却去拆人家的窩？」

黃書郎的臉色開始變了。

他只一想起文彩，心中怒火就大了。

他冷冷的道：「你們的左少門主是個惡色狠，娘的皮，他只要看中人家大姑娘，下重聘先把姑娘弄上他的金屋大床上，狠狠的睡了姑娘半個月，玩膩了，然後說人家姑娘是個破貨，不但着人討回他的聘禮，還把姑娘送入他的白紅院，女方家人怕丟臉，忍氣吞聲不敢多說，黑紅門的勢力大，誰敢惹那左少强。」他四下裡看了一下，又沉聲道：「娘的皮，這件事倒叫我撞到了，我不伸手能成嗎？我就是幹這種管爛閒事吃飯的，所以嘛……」

「所以你就殺了我們的少門主。」

「不錯，老子還趕來掀翻他的白紅院。」

關必三怒道：「該死的畜牲！」

黃書郎怒道：「姓關的，你的刀法是不是和你的嘴巴一樣厲害又缺德？」

關必三道：「你馬上就知道了。」

他好像要出手了。

黃書郎忙搖手，道：「等一等。」

關必三吼道：「你不用交代後事了。」

黃書郎道：「非是交代甚麼後事，我也沒必要爲死去以後的事瞎操心，死了一了百了，就算被人一塊塊的切割下來丟進河裡餵王八，我也管不了，我只爲活着動腦筋，而且十分認眞的動腦筋。」

一邊的霍老大已不耐煩的吼道：「操你祖宗，你的廢話眞不少。」

黃書郎叱道：「此地屬你們堂主最大，你小子插的甚麼口，等一會，萬一有解決不了的勾當，你擔待得了？」

「狗屁的擔待，老子是殺你來的。」霍老大厲吼。

黃書郎道：「我又不會逃，你急甚麼？」

關必三吼道：「小子，有屁快放，有話快點吐出來，我已不耐煩了。」

笑笑，黃書郎道：「本來是這樣的，這一趟我趕來老通城，原指望好生的撈一票，可是，我這個人看不慣受苦受難的姑娘們，白紅院我弄了銀票一萬六千兩，可是那些姑娘們眞可憐，我便每個人贈送銀子一千兩，算是替你們少門主修行來世，可這一分，我就一文銀子也未撈到手，算一算，我還差一點賠上老本，沒奈何，只有把箭頭衝着你關大堂主的頭頂上了，你不會小氣吧？」

關必三忽然仰天大笑，笑得附近飛起幾隻野鴨子。

他重重的道：「眞他媽的黃鼠狼跟鷄拜年，你原來沒安甚麼好心吶！」

黃書郎道：「我不否認，實話對你說，今夜你能擺平我黃書郎，便是我腰間的幾萬兩銀票也是你的了，可是，我的關大堂主呀！如果你們收拾不了我黃書郎，你打算出多少銀子來贖回你們的狗命呀？」

關必三火更大了。

他舞着關刀，大吼道：「老子是來收拾你的，老子不是來和你談生意，我說兒，你接招吧！」

大關刀暴砍如西極流電，對準黃書郎的頭上砍去，眞狠，恨不得一刀把黃書郎劈成兩個半人。

就在關必三出手途中，霍老大的大砍刀已平削而至，刀鋒發出「咻」聲，指向黃書郎的小腿上砍。

這二人刀狠人更狠，配合得也眞絕，只不過黃書郎却不把二人放在眼裡，他斜着身子猛一閃，緊接着一個觔斗上了天，妙呀！他在空中連續七滾，呼通一聲跌落在五丈外，他坐在地上不動顫，好像摔得不輕。

關必三一刀劈空，站在地上等敵人落下來，他心中可樂了，只要敵人落下來，準定逃不過他一刀砍。

那霍老大也是同樣的想法，他抱刀抬頭，大砍刀覷準了空中敵人往下落。

只不過黃書郎落是落下來了，他却落在包圍圈外面去了。

那關必三厲吼，道：「追，別叫這小子逃了！」

原本包圍的十八個大漢，忽見敵人越過他們的包圍圈，落在三丈外，立刻齊發一聲喊：「殺！」

於是，黃書郎冷笑了。

他出手不動身子，打出河岸邊的小石頭，但聞追過來的大漢們發出砰砰連聲響，緊接着，一個個抱頭往回逃。

這夜月色並不明，天上掛的是半

圓月，黃書郎打的是小石頭，可就沒有人看清楚他打的是甚麼暗器。

剎時間，十八個大漢傷了一大半，有幾個心眼精的不追了，他們跟着關必三與霍老大，十分小心的追到黃書郎的身邊，只見黃書郎手上托着石頭蛋。

這一下，關必三火大了，他大罵：「操，你原來用石頭砸傷我的人吶。」

笑笑，黃書郎道：「我是就地取材。」

關必三又罵：「你娘的！」

黃書郎道：「別罵，我心裡明白，這是你的地頭上，你一定不會單槍匹馬來會我，所以，我約你來到這河邊上，哈，你果然帶了一羣飯桶來！」

關必三怒道：「好個惡客黃鼠狼，你敢和我在這河岸大戰三百合？」

笑笑，黃書郎道：「我沒有時間和你在這兒窮折騰，姓關的，你如果愛護你的人，就叫那幾個未受傷的去救治十多個頭在流血的，我們三個人就在這河岸邊決一死戰，只不過……」

關必三怒道：「不過甚麼？」

黃書郎道：「別忘了，我的目的是銀子。」

一邊，霍老大怪吼，道：「奶奶的，他好像八輩子沒見過銀子似的，想銀子想瘋了。」

乾乾一笑，黃書郎道：「我坦白，我不虛僞，我爲銀子賭性命，不像你們這號人物，玩奸弄陰坑死人，仁義道德掛嘴上，混賬倒灶天天幹，說穿了還不是一樣，黑紅門開山立寨，還不都是爲了銀子呀！」

關必三忿怒的道：「你娘的臭皮，江湖上各行其事，各弄各人的手段，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不該橫吃到爺們的頭上來，今天河邊兒上你，老子給你改改行，你給我死吧！兒！」

他的大關刀再次出手就是一掄十八刀斬，另一邊，霍老大揮動手中大砍刀，貼着直往黃書郎身邊滾去，一地的刀光眞嚇人，他還厲聲如虎吼。

黃書郎動上他的傢伙了。

只見他揮棒打在關刀上，人已眞的像黃鼠狼一樣，自關必三的身邊游過去，他不但閃過霍老大的一路地堂刀，而且也放了關必三身上的血。

關必三只覺眼前人影一閃，想回刀殺，却覺得身上有點不對勁，只見黃書郎左手一把尖刀，正在用舌頭舐刀上的鮮血。

這時候，他才發覺自己身上挨了刀，他的左胯正流着血，當他摸到血的時候，才覺得好痛。

「唔……啊！」

他頓時全身乏力，擧不起刀來。

姓霍的沒注意，只因爲太快了，他仍然抱刀往黃書郎身上殺過去。

黃書郎一聲冷笑拔身而起，一頭撞往那片刀叢裡，緊接着聞得「邦」的一聲響，霍老大的大砍刀丟失了，只見他不開口叫，雙手抱着頭打着轉，宛似醉酒一般的往河裡跌去。

眞巧，正有個漢子在河邊替同伴包紮頭上的傷，見副堂主不由自主的往河中跌，忙攔腰用力抱住他。

黃書郎大大的吁口氣，道：「關大堂主，你實在很會體諒下屬呀！」

關必三怒道：「甚麼意思？」

「你沒有叫那幾個未受傷的圍殺我，等於你救了他們的命呀！」

關必三叱道：「老子與霍老大殺你不過，他們再上也是白搭。」

黃書郎道：「這就是我歌頌你很體諒部下的原因。」

關必三又罵：「去你媽的！」

黃書郎道：「當然要去，只不過我早就說過，我是爲了銀子而動傢伙，單就侍候各位這一頓生活，可眞也把我累壞了呀！」

關必三道：「你打傷了人，還想要銀子？」

黃書郎道：「你們若不受傷，我豈不是完蛋了？」

關必三道：「我們的銀子不是你這種下三濫的人可以享用的，你盡早別打歪主意。」

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又開始旋動手中的棒子了。

他走向關必三，道：「總得先叫你吃頓苦頭，你才知道自己的老命比銀子貴重多了。」

「呼」的一棒打落關必三手上的大關刀，關必三暴退，吼道：「你要幹甚麼？」

「老子要銀子。」

「你他媽的比强盜還狠十分。」

「娘的，强盜也是人，好歹也是玩命拚，我問你，你是要命還是要銀子？」

關必三吼道：「黃鼠狼，你敢對老子下毒手呀！」

黃書郎冷笑道：「有甚麼不敢，左少强就是不聽我的話，他才死在山林裡，你比左少强又怎樣？」

他的左手握着尖刀猛一晃，眞不巧，戳在姓關的的臉蛋上，鮮血立刻流在面頰上。

姓關的大叫道：「你玩眞的呀！奶奶的。」

「我不是來逗樂子的，當然是玩眞，你給不給，快些說明白，你們一共二十人，我一個一個的問，如果都不出銀子，他娘的，我一個一個宰活人。」

姓關的大怒，道：「你好狠心，對每個人都要討銀子，我問你，老子們那個欠你銀子呀？」

黃書郎笑笑，道：「關大堂主，誰又欠了你們黑紅門甚麼了？你們都是橫吃豎拿啃四方，說穿了一句話，江湖一碗飯，你吃我也吃，只不過你們黑心吃別人的，老子我就吃你們的，這也是一物治一物，酸漿降豆腐。」他舞動棒子變臉色，又道：「怎麼樣，你給不給銀子？」

關必三咬着牙，道：「你要多少？」

黃書郎笑了。

他哈哈的道：「開竅了，你們的命也能保住了，不是嗎？有了命才能再準備找我報仇，如果命都沒有了，豈不永遠完蛋，操！」

關必三吼道：「少囉嗦，你要多少銀子？」

抱頭跌坐岸邊的霍老大吼道：「堂主，不能答應給他銀子，這個台我們塌不起。」

他的話甫落，黃書郎已躍近他面前，便也一棒敲在他的頭頂上。

「崩！」

「啊……你又打我的頭，你……」

黃書郎冷冷道：「好叫你安靜的躺在一邊別開腔。」

霍老大果然躺在岸邊不開腔，他昏過去了。

關必三怒道：「你打死我們的副堂主了，你……你眞是心狠手辣，不是人呀！」

黃書郎笑笑，道：「別急躁，我偉大的關堂主，他死不了，我出手是有分寸的，等你把銀子拿了來，那瘦子就會自己爬起來了。」

關必三好像不放心的樣子，吼道：「你快說，你準備敲我多少銀子？」

黃書郎道：「別說得那麼難聽，甚麼敲呀搶呀，就算我伸手向老朋友借吧！」

關必三大叫，道：「誰是你老朋友？仇人差不多。」

他氣得歪着上身，只因爲他胯上仍然在流血。

「黃鼠狼，你開價吧！」

黃書郎道：「好，你乾脆我坦白，我今夜原本在白紅院弄了白銀一萬六千兩，全叫姑娘們分走了，這個損失我心痛，爲了貼補我沒有白白跑一趟老通城，你拿一萬六千兩銀子出來吧，我拿了銀子就走人，你們二十條人命算是保住了，如何？」

他低頭去問關必三，但發覺姓關的懲氣了。

這是氣昏了頭的現象，沒辦法，他立刻叫一個漢子走過來，道：「快呀，快揉揉他的胸口，在他的頂門上拍幾巴掌，他氣昏了頭了。」

那漢子照着做，還眞把關必三弄醒了。

關必三大叫一聲：「氣死我也。」他睜開了眼，指着黃書郎就罵：「操你先人的，你獅子大開口呀！我在老通城一年能賺多少銀，你開口就是一萬六千兩，你拿我分堂同白紅院去比呀，我那裡沒有賣肉的，我那裡全是出力氣的窮光蛋，你若獅子大開口，呶，你就先殺了老子，老子不想活了。」

黃書郎哈哈笑道：「眞無賴，想死不難，就我所知，老通城的地方最是肥，比清河鎭的好幾倍，那『鐵頭』向冲就會用銀子保住命，你的銀子比他一定多。」他看看手中尖刀，又道：「我做生意不二價，你不給，我非要，今晚我是要定了。」

「你殺了老子吧！」

「我當然會出刀，不但殺你，現場的人我全殺，然後再折回老通城，在你的家中放把火，先燒你個鳥蛋精光，老子拍拍屁股走人，銀子我也不要了。」

關必三幾乎又要昏過去了。

他深深的嘆口氣，道：「黃鼠狼，老子算是認識你了，老子認栽。」

黃書郎道：「想通了？」

關必三道：「好，我給銀子，只不過你多多少少也得打個折扣吧！」

黃書郎道：「不能在你身上開先例，我是不容別人打折的，而且馬上給。」

關必三怪叫一聲，道：「甚麼？那麼多的銀票我會放在身上呀！我是領着人馬來宰人的，幾會打算送你銀，你他娘的沒腦筋呀！」

笑笑，黃書郎道：「對不起，對不起，這一點我倒是忘懷了，眞是對不起。」

關必三道：「既然對不起，罰你打個折。」

黃書郎道：「對不起與打不打折是兩回事，姓關的，餘下來你就得說說該如何拿銀子來了。」

關必三道：「當然由老子親自回去拿。」

黃書郎大方的道：「當然，也只有勞你的駕回城去取了，別人是不知道放銀子的地方的。」

關必三反問道：「黃書郎，你敢和我一起回城嗎？」

黃書郎道：「我何用再回城，有這十九個人押在此，我放心極了。」他看看一地坐的人，大概還有五個未受傷，他冷冷的臉色一沉，又道：「半個時辰一過，我就開始宰活人，每盞熱茶時間我殺一個，等我殺完你還沒來，我再進城去折騰你，娘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廟，賠老本的不是我。」

關必三眼睛幾乎懲出眼眶外，恨只恨打不過惡客黃書郎，否則……

他厲聲叫來一個漢子，道：「扶我回去取銀子，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黃書郎笑笑，道：「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萬一你死了，甚麼也沒有了。」

關必三罵道：「你媽的，氣死我了。」

那漢子伸手架住關必三，兩個人開步就往城中走，黃書郎並未出手去攔那個人。

他等姓關的走遠，便立刻悠閒的坐在河岸邊。

他看着泛綠的水悠悠的流，心中想着他的「柳蔭小築」，不知文彩如何了？

當然，他也想着秀秀。

秀秀住在水火洞，不知道如今怎麼樣了？

如果秀秀在身邊，又是併肩坐在河岸，那情調一定很迷人。

當然，如果秀秀再會唱上幾隻動聽的小曲，那就更叫人樂透了。

每個人都希望樂透，只因爲能眞正叫人樂透的事情太少了，如果每個人天天都樂透，那也就沒甚麼意思了。

黃書郎又想到「八府師爺」曹三聖，曹三聖才是他最擔心的人。

當年只因爲年幼，眼看着乾爹死得慘，曹三聖那老皮養的眞夠奸，黑心事他做了一籮，如今總算他要告老還鄉了，也是他的死期到了。

黃書郎只一想及曹三聖，他用力把一顆石子砸在河心裡，他距離黑紅門的人十丈遠，兩下裡誰也不稍動。

單就剛才黃書郎露的一手「烏雲罩頂」絕技，他們還是頭一回見過。

* * *

終於，黃書郎首先站起來了。

昏過去的霍老大也醒過來了，只不過姓霍的張口叫不出聲音來，好像他頭上起了個鷄蛋大小的肉包。

黃書郎走近黑紅門人面前，冷冷的道：「娘的，姓關的大概不要你們了。」

有個膽子大的叫道：「不會的，我們堂主不是那種人，他馬上就會來的。」

「爲何現在還不來？快三更天了。」

「銀子那麼多，也得到處去張羅吧！」

黃書郎道：「我覺得有點不大對勁，娘的皮，再等一盞熱茶工夫，如果還看不到他送銀子來，我就宰活人了。」

* * *

眞焦急人，不少漢子抬頭看，只可惜天色有些暗，他們甚麼也看不見。

黃書郎幾乎眞的要動刀子了，遠處傳來一聲叫：「對不起，我來遲了一步。」

這聲音有似破鑼一般，但聲音甫出，人已站在柳樹下面了，那是個光頭和尚。

這和尚站定身子，立刻就問：「那一位是黃鼠狼？」

黃書郎先是一驚，旋即笑笑，道：「和尚，你不在廟裡吃齋唸佛經，跑來淌渾水呀，是否動了凡心啊？」

「啊，你一定叫黃書郎。」

「不錯，黃顏色的黃，讀書的書，兒郎的郎，可不是甚麼黃鼠狼。」

和尚笑得張大了口，道：「聞得黃施主今晚做了一件大善事，善哉呀，善哉。」

黃書郎道：「和尚，你不會是爲了歌頌我幾句而半夜三更跑來吧？」

「貧僧是受人之託。」

「那就忠人之事吧！」

「當然，關施主託我帶來你要的銀子，收。」他拍拍僧衣袋子，又道：「全在我的袋子裡面。」

黃書郎見和尚只拍袋子，不取出銀票，心中還眞犯嘀咕，這和尚一定有計謀。

只不過他膽子大，心又細，他不怕和尚弄玄虛。

他伸手，道：「和尚，拿來吧！」

和尚笑笑，道：「銀票當然會給你，只不過貧僧想在黃施主面前討教幾招，如何？」

黃書郎笑笑，道：「絕不會令和尚你失望，但是，丁是丁，卯是卯，你先拿出銀票，我們再過招也不遲。」

和尚一笑，道：「何必多此一舉？萬一施主不敵，我和尚又得自你袋中取回銀票，何不先較量？」

黃書郎臉皮一緊，道：「和尚，請問你在那座大廟卓錫呀？」

和尚回頭指東方，道：「城東外有間火星廟，貧僧就在那裡住着。」

「你的法號？」

和尚又笑了，很神秘的笑起來。

黃書郎却淡淡的道：「和尚，你不敢道出自己法號，難道你有甚麼禁忌？」

和尚哈哈笑道：「施主，你可曾聽過無色和尚？貧僧就是無色。」

黃書郎一瞪眼道：「惡和尚無色？」

無色笑得全身亂顫，道：「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貧僧只一道出法號，施主就不自在了，哈……」

黃書郎道：「還眞嚇我一大跳，我就說嘛，黑紅門關堂主絕不會找個平庸之輩代他送來銀子的，原來惡和尚無色竟也爲姓關的撑腰啊！」他見無色很得意，立刻又接道：「江湖上傳言，無色最愛色，光頭和尚會氣功，大概就是你吧？」

無色慢慢的不笑了。

他好像老僧在入定，但黃書郎却暗中收起左手尖刀，因爲他知道無色在暗自運功。

他也暗自運功，無色以氣功馳名江湖，黃書郎也修練過氣功，而且他能把一團紫氣游走三十六週天各大要穴，如是在平時，可以發現那塊巴掌大小的紫氣在他的皮下移動，隨心所欲而又刀槍不入。

無色和尚開口了。

「施主，銀票就在我袋子裡，只不過貧僧也曾練過幾手粗淺把式，想在施主面前討教，完了，你取銀票走人，貧僧決不再多事。」

黃書郎道：「簡單啦，放馬過來吧！」

他話甫落，只見眼前人影閃晃間，那無色和尚的巨拳已搗過來了，拳風呼呼，氣勢磅礴，宛如殞石撞來一般。

黃書郎不閃躲，左掌一把握，就

那麼巧又準的一把握住敵人的拳頭。

於是，兩個人僵持住了。

別看和尚是拳頭，一股子罡氣盡在他的拳頭往外頂，如果是頭老蠻牛，也早被他一拳砸死了。

別以爲黃書郎只是左手一個肉掌，一團紫氣似鋼墻，任你來拳似鐵錘，有如打在既硬又軟的一團棉花上。

兩個人以氣功對氣功，地上的小石頭發出沙沙响，大概被他二人踩碎不少。

黃書郎還發覺和尚不但氣功强，而且力道也强，除了氣功不斷的推動外，左手還前後甩動，顯然要把他推往後去。

往後就是河裡了。

黃書郎只以左掌推，他的右手握着一根棒，就在和尚全力施爲中，他呼的一棒打在和尚的頭頂上。

「噹！」

「唷！」

無色撫頭暴退，沉聲叱道：「娘的，抽冷子打在我的頭頂上，你不覺得可恥？」

黃書郎笑道：「無色，少囉嗦，快把銀票拿出來。」

無色忿忿的道：「娘的，何棄色說得不錯，我應該多注意你的那根棒子。」

黃書郎聞得無色提到何棄色的名字，不由笑道：「操，你果然是個惡和尚，你還認識『惡玉手』何棄色那小子，也難怪，你們乃一丘之貉嘛。」

無色哈哈冷笑，笑得很勉强，因爲他的頭上起了個大肉包，他的聲音帶着沙啞，道：「黃書郎，你他娘的小心了，且等人手約齊全，大伙找你算總賬。」

黃書郎却嘿嘿一聲，道：「原來何棄色那小子曾到過你廟裡，難怪你知道我叫黃書郎。」

他走前兩大步，伸手道：「拿來吧！和尚，我的時間就是銀子，別再耗了。」

無色自袋中摸出個紙包，道：「拿去，一萬六千兩銀子全部包在紙包裡。」

黃書郎伸手接在手中，他很細心的打開來，裡面果然是銀票。

於是，他一張一張的數着。

「一、二、三、四、五。」

數到第五張，他就沾沾口水再繼續的數。

「六、七、八、九、十。」

他的臉上有了笑容，於是，他再把指頭往嘴邊沾口水，又繼續的數。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每張是一千兩，十六張便是一萬六千兩，只不過他剛剛數到十六，立刻拔身往河的下游逃。

他必須快逃，身後面，無色已哈哈笑起來了。

這光景變得也太突然了。

附近跌坐地上的漢子們也吃驚的瞪着眼睛來了。

無色已對地上的漢子們說：「回去吧！對你們的堂主說一聲，那傢伙活不長了，不久我便會把銀票送回你們關堂主手中的。」

霍老大醒來了，他高聲道：「是無色大師呀，幸虧你出面，要不然，我們的損失可大了。」

和尚道：「快回去吧！我去追那頭黃鼠狼，娘的，道上不少人等着剝他的皮呢！」

霍老大道：「大師，那小子乃是我黑紅門的大仇家，他的屍體要留下，要不要我們派兩個人去抬他的屍體呀？」

無色笑道：「如果他死了，我自會把他的屍體弄回你們堂口，就憑我與老關二人當年的交情，我自不會與他爭功，何必跟來兩個礙事的人。」

於是，無色拔腿就追。

他遠遠的看着黃書郎的背影像個幽靈般，走走停停，然後似是在搖晃。

* * *

黃書郎非逃不可，否則他就會死。

當他愉快的數着那些銀票的時候，心情之愉快就別提了。

每個人都是一樣，每個人在數鈔票的時候，心中也都是樂透了。

人在此刻，絕對想不到那句鮮爲人注意的話：「樂極生悲」。

江湖上有許多人死於樂極生悲下。

江湖上有許多人在快樂的時候，也就往往忽略了警覺之心。

黃書郎也不例外。

當他正要哈哈大笑的準備再損和尚幾句話的時候，突然發覺舌頭有點痲木的，不但舌頭痲，他的兩唇也痲了，而且逐漸往喉管蔓延着。

他立刻知道上當了。

他知道那些銀票上有問題，也許那個包銀票的紙包上塗了毒藥。

黃書郎立刻拔腿逃，而且如飛一般的逃。

他的頭腦還是靈活的，他知道時間比甚麼都値錢，他必須在逃跑中想辦法解毒。

他取出「惡郎中」古班的解毒藥，急急忙忙的捏了一撮含進口中。

他不但服下古班的解毒藥，而且還把藥擦在唇上舌頭上，心中在呼叫：「天爺，千萬別在此刻倒下。」

小流球就曾服了古班的解毒藥而倒地不起。

只不過說也奇怪，黃書郎好像覺得精神又旺盛了。

他邊跑邊回頭，發現有個人追來了。

當然，追他的人是無色和尚。

於是，黃書郎嘿嘿笑了。

他笑着，試一試全身的情況，蠻

不錯嘛。

人到此刻，他才發覺爲甚麼江湖上有諸多恃才傲物的傢伙，他們有本事，對人便不客氣。

古班不但對人不客氣，而且只認銀子不認人，無他，他眞的有那麼幾把刷子。

黃書郎到這時候便不由得不佩服古班的本事大了。

* * *

黃書郎突然不跑了。

他左右搖晃了一陣子，然後緩緩的坐在一堆石頭上，他好像還有微微的出氣。

於是，無色和尚追上來了。

無色和尚很愉快，愉快得哈哈笑，大光頭上雖有一個大肉包，可也掩不住他的高興勁，樂透了。

「黃鼠狼，那麼多的銀票燙手呀，嘿……」

黃鼠狼雙目似已閉上了，但他還是微微的留了一條縫。

他不開口，快要死的人了，當然不開口。

無色却站在兩丈外，他不能、也不敢在這時候走近黃書郎，他甚至不敢去取那些銀票。

冷沉的，無色道：「黃書郎，老通城也是你囂張的地方？你算甚麼東西，江湖朋友來到老通城，鮮有不去火星廟拜我無色的，你好大的狗膽。」

黃書郎當然仍是不開口，他甚至快要倒下去了。

無色和尚指着黃書郎大罵：「臭小子，吾友何棄色在客棧中找姑娘，却被你折騰得死去活來，娘的皮，你自以爲是上天派來的陰陽神，專管人間不平事，呸……何棄色就要邀約道上哥們找你了，嘿……只不過他們也不必再費神了，我無色只舉手間，一切就溜溜清潔了，哈……」

就在這時候，黃書郎「哇」的一聲叫，仰面倒在石頭堆上。

黃書郎翹了。

至少，無色和尚是這麼想的。

無色和尚輕鬆的拍拍雙手，那麼愉快的走近黃書郎身邊，得意的道：「聽關堂主說，你小子身邊裝了不少銀票，貧僧替你花用了，哈……」

他仲手就去掏，當然是去掏黃書郎的口袋。

他的表情還是樂透了，比黃書郎數銀票還樂不可支的樣子。

當然，他也犯了與黃書郎同樣的毛病——樂極而生悲，而且幾乎要了他的命。

無色和尚不是一個毫無防備的笨蛋，他也明白在快要成功之前的一刻，也是最容易失敗的時候，甚麼叫功虧一簣，甚麼又叫「差一點」，他比誰都清楚，所以他在出手之前，已暗中運起氣功於全身，尤其是他的大光頭。

「惡玉手」何棄色的頭上就曾挨了幾下狠的。

* * *

惡和尚無色的大手已伸入黃書郎的口袋了，他的心也開始狂跳，覺得黃書郎的身上有些怪氣味，只不知是甚麼怪味道。

氣味當然是從黃書郎的口中散發出來的。

惡和尚無色的鼻子剛抽動，黃書郎已發出哈哈的笑，就好像無色在搔黃書郎的癢處一樣。

「崩！」

「唷！」

黃書郎的那一棒本是要無色的腦袋開花的，而無色也以爲黃書郎的笑像發瘋，因爲這時候他是不應該笑的，只有發瘋的人才會木然發笑，而且笑得叫人害怕。

他楞了半下還不到，頭上已狠狠的挨了一棒。

眞痛，如果他不是事先運氣功護住全身，他一定會當場被打昏在地上。

黃書郎本來就是要他昏在地上的，然而無色和尚只是雙手抱着頭。

無色不但抱緊了頭，而且回身就跑。

惡和尚無色一邊跑一邊叫：「上當了，上當了。」

黃書郎豈肯吃這種虧。

如果他不去追他回來，他就不是惡客。

他起身就追，而且也叫道：「惡和尚，別跑，跑到天邊我也要抓到你，不是你上當，上當的是我黃書郎。」

兩個人一前一後沿着牆外的壕溝邊跑，從城西的柳林河岸追到城東的一道山崗上。

於是，有一座不算太大的廟宇出現了。

黃書郎心中好笑，這惡和尚莫非被一棒打昏了頭，偏就把他們二人引到他廟裡來了。

黃書郎服了惡郎中古班的解毒藥，眞管用，藥到口中便產生物物相尅作用，使得黃書郎的口中發出一種怪的味道來。

惡和尚就是聞到那怪味道才楞了一下，雖然只是這麼一楞，黃書郎的棒已打在他的光頭上了。

此刻，惡和尚大叫着奔向火星廟，却也妙，廟門口正站着兩個人，兩個受傷的人。

惡和尚剛剛奔到廟門口，兩個受傷的人已迎上來，其中一人敢情是黑紅門第二分堂堂主關必三，另外一人也不是別人，正是「惡玉手」何棄色。

何棄色恨透了黃書郎，恨到幾乎想出萬金買一塊黃書郎的肉來啖。

他在三仙鎮找上「惡郎中」古班，總算勉強把他受的傷治得差不多了。

惡玉手急於要邀集同好報仇，他首先來到老通城，找上了惡和尚無色，二人正在後禪房喝酒，二更過後還

未睡，何棄色只提到黃書郎，他便恨得牙癢癢的。

就在二人商量的時候，關必三由兩個年輕人攙扶着找來火星廟裡。

於是，關必三便把黃書郎大鬧白紅院之事仔細的說了一遍，他要惡和尚出面去擋一擋。

於是，惡和尚接過關必三遞來的銀票後，他用另外一張大紙把銀票包起來，那張大紙上他塗了許多毒藥，準備黃書郎打開紙包的時候，那些毒藥就會沾上他的唇，就算沾上手毒藥也會漫延開來的。

但他再也想不到，黃書郎懷中藏着古班調製的解毒藥，而且很快的便把所中的劇毒解掉了。

現在，惡和尚大喘氣的一手抱頭，一手回身指，道：「惡客黃書郎追來了，他娘的，我那些足以毒死一隻老蠻牛的毒藥，竟然毒不死那小子。」

關必三所關心的是他的一萬六千兩銀票。

「那我的銀票呢？」

「入了惡客的口袋了。」

關必三大吼一聲，道：「老子同他拚了。」

「惡玉手」何棄色大叫道：「對，我們三人聯手，好歹也要叫那小子知道咱們不是好惹的。」

此時，黃書郎追到廟門了。

他在灰暗中只一看，便哈哈的笑了。

「惡玉手」何棄色開口就罵：「偷娘賊，你把老子捆在樹上不管了，你還搶走老子的家當，你他娘的不會忘了這回事吧！」

哈哈一聲大笑，黃書郎道：「這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何棄色你少說了，你忘了，我是把你的衣衫剝光了捆在大樹上的。」他哈哈笑着，又道：「嗨，倒想問一問，你是怎樣逃下樹來的？」

何棄色已經覺得沒面子，他當然不會把欺騙毒藥人的事再說出來。

「老子不告訴你。」

黃書郎道：「我猜呀，如果你不坑人，你永遠也別想逃下樹來。」

何棄色怒罵：「操你老奶奶！」

黃書郎一笑，道：「整得那麼慘，應該罵幾句，我不會介意的，只不過千萬不能再坑人家大姑娘，缺德呀！」

他發覺何棄色在哆嗦，那當然是氣的，便又道：「何棄色，三仙鎮龍鳳大客棧那夜，如果不是被我碰上，人家的姑娘便完了，你也作孽大了，算一算還是我爲你做了一次大功德，比你來找這惡和尚爲你唸經三天還管用。」

他拐彎抹角的連惡和尚也扯進來了。

何棄色對惡和尚道：「無色，能否再殺？」

無色已把頭揉得差不多了，聞言點點頭，道：「何施主，我們聯手。」

一邊的關必三吼道：「氣死我也！」

黃書郎哈哈笑道：「別氣，別氣，只不過一萬六千兩銀子，老通城是個肥地方，你只稍稍動動腦筋就全有了，要知道，錢算鳥毛花完再找，又說，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帶不走，你又何不看開一些。」

關必三咒罵，道：「奶奶的，江湖上怎生出了你這號啃吃八方的王八蛋。」

黃書郎冷笑道：「江湖許你們吃四方，江湖上就有我吃八方的人物，姓關的，我拿血肉弄銀子，而且也是篩了又篩，撿了又撿才下手，找的就是你們這種只許你放火不許他人點燈的傢伙。」他走上前一步，又道：「我知道你爲何發急，你是覺得剛才不應該貿然的率衆前往河岸，你應該來找惡和尚，你們聯手就不會上當，對不對？」

關必三吼道：「眞你娘的鬼靈精！」

笑笑，黃書郎道：「姓關的，你已經出銀子買下那麼多條命了，你走吧，這兒沒你的事，如果你想在這兒等便宜，那就別怪我再對你獅子大開口。」

關必三吼道：「老子站在一旁不插手。」

黃書郎道：「不可以！」

關必三怪叫道：「老子連看的自由也沒有？」

黃書郎道：「要看可以，看一看銀子一千兩，如果你出銀子，歡迎你一邊看，只不過小心濺你一身血。」

關必三道：「希望這些血是你小子身上的。」

黃書郎一笑，道：「是誰身上的，你馬上就會知道。」他冷冷的面對着何棄色，又道：「娘的老皮，上一次我放你一馬，你就該感恩圖報，娘的，你却一心想找人聯手要報仇，我問你，你自己以爲你是老幾？」

何棄色怒道：「只因爲你對付老子的手段太缺德，老子嚥不下這口氣。」

黃書郎道：「所以你就先跑到此廟來，找上這惡和尚無色？操你老親舅子的，今夜我叫你一定嚥下你嚥不下的那口『色』氣。」

他的棒子在手上旋動了。

無色和尚斷喝一聲，道：「拿禪杖來。」

就在他的吼聲甫落，廟門中匆匆的奔出兩個年輕和尚，兩個人抬着一根粗禪杖，恭敬的送到無色和尚手中。

何棄色也已自身上拔出尖刀一把，咬牙冷笑不已。

關必三大是後悔，如果他沒有在脖子上挨了一刀和頭上起了個疱，他自信大關刀配禪杖，這一仗有八成把握。

他氣得呆立着。（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小莊、小高對付高、徐、裴已經應付不了，再加上扶桑人，還有西域土皇帝王化城，被他們追得走頭無路，失足跌落深崖之中，幸好得三船的義女梅子協助逃走，找到一個山洞，以爲可以暫避，豈料三人又尋至山洞，小莊因禍得福，得到至寶玄珠和一身勁力，找到小高和梅子離開山洞，回到自己的故居，將玄珠埋在地下收藏，三小轉到一家賭場中詐賭……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忿怒攜寶私奔　謀奪玄珠得手

「那小子承認在他身上。」

三船道：「在他身上？」

「是的。」陰九成道。

「陰兄以爲可能？」

「當然也有可能，只可惜在下無法在百十招內制服他。」

三船道：「不可能的，那東西有海碗那麼大，會放在他的身上嗎？」

陰、王二人同時一怔，吶吶道：「有那麼大？」

三船笑笑，道：「當然，估計大約有那麼大。」

王化城道：「船先生可能知該珠的用途？」

三船道：「用途頗多，但必須功力深的人才有用，也可以說，功力越深，使用它就更見效果。」

「請先生指示機宜。」

「二位合作，下次遇上可以生擒他，但不要殺他。」

「是，告辭。」

陰、王二人走後，船先生不久也走了。

三小走了出來，小高道：「這些獨霸一方的人物，竟然都受船先生的指揮，他到底有多大本領？」

梅子道：「據說他的武功深不可測！」

小莊道：「深不可測倒也未必，但十分了得。」

小高道：「看來你要處處小心了！」

小莊道：「當然，你們二位澡沒有洗好。」

梅子道：「我洗好了。」

* * *

梅子溜出客棧，在鎮外一株大樹下見到了船先生。她徐徐施禮，叫了一聲「義父。」

三船是她的義父，船田是她的養父。

這就是她的身份十分超然的原因了。

三船負手背立，艮久才道：「梅子，妳還好嗎？」

「我很好，義父也好嗎？」

「一切都好，只有一樣不大好。」

「義父有甚麼困擾？」

「有人與我作對。」

「誰呀？」

「妳也是其中之一。」

梅子道：「義女並沒有和義父作對，至於和小莊在一起，我不以爲這就是和義父作對！」

「妳喜歡他？妳敢確定？」

「是的，義父。」

「他也喜歡妳？」

「我想是的，義父。」

「我以爲並不如妳想像的那麼好。」

「義父這話……」

「他並不完美。」

「我也知道，世上沒有完美的人。」

「妳以爲他只愛妳一個人？」

「在目前是的。」

「不要那麼單純，他還有女人。」

「以前他有女人，我也知道。」

「不是以前，現在也有。」

梅子道：「是甚麼人？」

三船欲言又止，道：「梅子，義父不會騙妳，他目前除了妳的確還有女人，只是我不便說。」

梅子道：「義父，我信任他。」

「妳那麼信任他？」

「是的，義父，至少他不離開我的左右，他不可能去找另外的女人。」

三船停了好一會才道：「梅子，離開他吧！國籍不同，很難相處於不同的風俗習慣之下的。」

「義父，我以爲那不是問題。」

三船一臉殺機，但稍後又和緩下來，道：「好吧！妳考慮了一下，我也不强迫妳，去吧！」

梅子拜別回鎮，不久小莊又來了。

「你很守信！」

小莊道：「我應該來的，不知有甚麼事？」

「你應該可以猜出來的。」

「爲了夫人的事？」

「你怎麼說？」

「那是我的錯，與她無關。」

「當然也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拉到你的身上來。」

「本來如此。」

「你們怎麼可能……」

「我只是以爲她很好，而她也被我感動了。」

三船厲聲道：「你和他胡來，有沒有想到我？」

小莊道：「是我理屈，你可以殺了我。」

三船道：「你說你以爲她很好，又和梅子……這又怎麼說？」

小莊道：「和梅子的事是另有原因，不可混爲一談。」

「胡說！你踩着兩條船，這不是純情！」

「我也不以爲是純情。」

「那你怎能對得起她們二人？」

小莊默然。

「你知道我是一個被傷害得十分嚴重的人？」

小莊仍是不出聲。

「一個是我的女人，一個是我的義女。」

的確，兩個女人都和船先生有關，却都和小莊有一手。小莊也有點難堪，只是他喜歡夫人，也喜歡梅子。

只不過這兩種喜歡有點不大一樣。

「你怎麼說？」

小莊道：「我可以放棄一個。」

「哪一個？」

「夫人。」

「不成！」

小莊一楞，吶吶道：「不成？爲甚麼？」

船先生却又不想說出原因。

小莊道：「難道你要我放棄梅子？」

「正是。」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兩個都放棄？」

「不是！」

小莊突然明白了。

雖然明白了，內心却十分奇怪。

船先生分明要他和梅子分離却和夫人保持來往。

世上居然有這種男人？

「怎麼樣？我們可以共存。」

小莊道：「我要和你對決。」

船先生忽然笑了起來，道：「你成嗎？」

「試試看。」

「玩命也可以試試？」

「我不能不這麼作！」

「算了，你走吧，但要好好考慮我的話。」

三船先走了。

小莊呆呆地想，事實上，腦中一片空白。

很久之後，小莊才走上歸途，進入鎮郊，一家民房後門開啓，一個女人向他招手，竟是夫人。

小莊很欣賞這個老女人。其實四十歲也不能算老。

只不過他也喜歡梅子。

既然已和梅子有了夫妻之實，就必須放棄夫人。

他現在可以分辨出來，和夫人是慾，和梅子是愛。

小莊道：「夫人，我們到此爲止吧！」

夫人道：「爲甚麼？」

「船先生已經知道了，他有此涵養，世上少有，仔細想想，我以爲主要還是因爲他太愛妳之故。」

「正因爲如此，他才會准許我們……」

「這我就不明白了。」

「這是可以想像的，他練功而導致性無能，完全不舉，但又不能讓我獨守空幃……」

「這……」小莊道：「甘戴綠帽子？」

夫人道：「他希望我快樂，不在乎這個，但你如果對我負心，他就可能會對你不客氣了！」

小莊道：「妳說過，我們的年紀相差太大……」

「你也說過，不計較年齡差距！」

小莊道：「今天是臨別紀念，只此一次。」

他進入門內，夫人閉上門。

夫人被小莊抱起，不一會，小莊又被夫人抱起。

久未在一起，小莊勇猛異常，夫人又咬又啃，連連叫床。這個老花痴，眞是生龍活虎一般。

窗外一隻眼睛向內窺伺。

室內夫人大爲過癮，此人在外面也十分刺激。

似乎夫人快樂也爲他帶來了快樂。

夫人在上面主動猛搖時，這人在外面也作同一動作，直到夫人高潮已過靜下來喘息，此人才悄悄離去。

「小弟，我不捨得離開你。」

「大姐，我說過，這是臨別紀念。」

「小弟，你明知我不能沒有你。」

「大姐，我們不可能一輩子！」

「過一天算一天吧！小弟，最初可是你採取主動引誘我的，所以你不可以抽腿打退堂鼓。」

小莊知道多說無益，穿好衣衫欲去。

「小弟，過來一下。」

小莊走近。

「再拏出來我再看看。」

小莊猶豫了一下，拏了出來，還半舉呢。

夫人忽然含在口中。

「大姐……」

「小弟，我喜歡這樣，但我必須警告你，有一天你負了我，我會親口把這東西咬下來！」

小莊心頭一涼，他未說甚麼，却不免有些懼意。

夫人吸吮了一會，又吐了出來，道：「去吧！記住，我會隨時找你的！」

小莊默默退出。

小莊見到梅子時，兩人都很不自然。

梅子的不自然是，在義父的警告之下，進退維谷。

小莊的不自然，却是有點愧對她。

在不久以前，他還和一個老女人在那床上狂歡過。

這一次雖非他自動，却不能不承認，他也很刺激。

小莊決定這是最後一次，絕不再犯。

「小莊，你去了何處？」

「街上走走，妳呢？」

「到鎮外走了一趟。」

「到鎮外去幹甚麼？」

「義父要見我。」

「三船直夫？」

「是的。」

「找你幹甚麼？」

「他找我是爲了和你的事。」

「他反對妳和我在一起，對不？」

「正是，而且希望我們馬上分手。」

「妳怎麼說？」

「我告訴他，國籍不同，感情却是一樣的。」

「對，梅子，我們有感情。」說這句話，他很不安。

「所以我回絕了，不知下一步他會如何？」

「不要怕，梅子，誰也拆不散我們的！」

「小莊，我以爲問題在你我這方面，你能永不變心嗎？」

「當……當然，梅子。」

小高又道：「梅子姑娘，我敢保証，小莊只和妳一人上床。」

「呸呸呸！」梅子掉頭離去。

＊　＊　＊

小高和梅子都不在家。他們一個去了澡堂子，一個去了裁縫店。

小莊在鑽研那小册子上的武功。

近來他研得更勤，進步也快。

就在這時，院中走進一人。

小莊一看，不由爲難起來，竟然又是夫人。

「小弟，難得你一個人在家。」

「大姐，今天不方便。」

「有甚麼不方便？哼！我不找你，你也不去找我！」

小莊道：「大姐，實在是不方便。」

「來吧！我知道你很喜歡作這事。」

「大姐……」

「來吧！時間多寶貴呀！」連拉帶扯，把小莊拉入內間，只脫了下衣就舊戲重演了。

這件事說起來也不能全怪她。

當初她倒也未主動找小莊，是小莊對她發生興趣。

第一次玩過之後才引起了她的興趣，使她以爲小莊是世上最最會玩的人，以後也就不再想別人了。

事實上，三船性無能之後，她也和其他扶桑人有過關係。

小莊以爲，必須盡快結束。

萬一梅子回來看到就不妙了。

他越是賣力，她却一直沒有達到高潮。

未達高潮又不便半途而廢。

就這樣，弄了近一個時辰，還沒完事，梅子就回來了。本來這事也可以不被梅子看到的，只要聽到她的脚步聲即可匆匆分開，整好衣衫即可瞞過。

可惜床和桌子相連，桌上有一支燭，床動桌子自然也動，桌上的蠟燭就搖搖晃晃了。

梅子在院門口就看到屋中燈光一晃一晃地，却不聞人聲，心中已起疑，潛到窗下一聽，心中雪亮。

此刻夫人還在「哼哼」呢！

梅子的心碎了。

和別人也許還稍好些，和夫人，幾乎等於她的義母(按：夫人還不能算是她的正式義母。因爲夫人不能算是三船直夫的原配，她沒有名份。)

梅子在外面瑟索顫抖。

她本想衝進屋去，殺了小莊，但她傷透了心，再也不想見他了，她猛然回身往外奔行，當然會弄出聲音來的。

小莊道：「甚麼人？」

這工夫，梅子已出了院子，小莊穿衣追出，沒有看到人，一問客棧伙計，說是梅子含淚奔了出去。

小莊大爲震驚，終於被她看到了。

爲甚麼這麼巧？現在他甚至以爲這不是巧合了。

這工夫，小高也回來了，他們在門外見了面。

小高道：「小莊，發生了甚麼事？」

小莊簡略地說了一遍。

小高猛搔頭皮，道：「這眞不妙！那老女人有意造成事實之嫌。」

「怎見得？」

「你想想看，天還未黑，而我和梅子又不是出遠門，不過是到街上走走，隨時都可能回來，這老女人非幹不可，豈不是有意製造糾紛？」

小莊暗暗點頭，道：「小高，我們分頭追追看。」

小高道：「往哪個方向去？」

「順着大街一左一右，追出鎮外三里左右。」

「如果沒有呢？」

「在西邊鎮外小破廟前會面。」

「你似乎不想回來了。」

小莊點點頭，於是二人一左一右出鎮追了下去。

他們各追出了三四里，不見人影。

天雖然已黑，但十四日的月亮相當亮，看來梅子不是去了這兩個方向，兩人見了面，已近三更了。

小高道：「不是這兩個方向，就是去了南方或北方。」

小莊道：「到底是南方還是北方？」

小高道：「小莊，府上是在此之南還是以北？」

「以北！」

「你說過，把那東西藏在府上了？」

小莊點頭，突然省悟，道：「莫非你以爲她去了我的故居，甚至是去拏那東西據爲己有。」

小高道：「這雖是猜測，却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怎見得？」

「梅子喜歡你也信任你，才會在你昏迷時把身子獻給你，却發現你對她不忠，那有不恨之理？」

「她要報復？」

「可以說正是報復的心理，」小高道：「況且當她發現女方竟是她的義母時，她更會傷心欲絕了！」

小莊敲着自己的頭，道：「小高，你說的全對！」

小高道：「現在我們只好……」

小莊道：「快走！」

二人奔向小莊家的故居的方向。

大約十七八里路。

他們的速度夠快，因爲小莊全力奔掠，把小高拋在後面達兩里多，但他還是稍遲了一步。

玄珠已被人取走了。

他們藏的地方很隱秘，那是在後院中荷池下污泥中達四尺多深，因爲珠子必須放在不太乾燥之處才好。

小高到達，下水幫他找尋，當然是白忙。

他們也知道是白忙，因爲池底留下一個大坑。

二人衣衫盡濕，還有一身的污泥，相對無言。

好久，好久，小高才道：「小莊，八成是她。」

小莊道：「應該是九成。」

「東西在她手中太危險了。」

「你以爲她會不會送給三船？三船最想要那東西。」

小高道：「三船的女人和你上床，應該是她的仇人才對，不會交給他的。」

「三船的女人和我有一手，梅子不是會同情三船？」

小高道：「總之，如不能盡快追上她，那東西不會在她手中太久的，一旦落入壞人之手，那會怎麼樣？」

小莊道：「誰知道她去了何處？」

小高道：「東西是非找回不可的。」

小莊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擔心的是那東西，我擔心的是她的人，她的身手不高……」

小高道：「那東西也很重要。」

「再重要也沒有梅子重要。」

小高道：「小莊，要是梅子聽到此話，她會感動的。」

小莊道：「小高，如果我是她，我也會拂袖而去的。」

兩人在故宅中巡迴一週，悵然離去。

兩小去遠了，梅子走了出來。

原來她就在磨房之中，因爲她逃出客棧後，心情惱恨，奔出鎮外三四里，才想到偷取玄珠洩忿。

她以爲小莊騙了她。

所以說，她到莊家故居只比兩小早了一個時辰不到。

等於是她剛剛挖出了玄珠，小莊就到了。

正因爲無處可躲，就藏在磨房中。

她相信小莊不會到磨房中去搜。

現在梅子徬徨了，剛才小莊的話的確曾使她感動。

在這世上，再找一個小莊幾乎不可能，只不過想想小莊和那老女人在床上的熱乎勁，心頭就冒火。

正因爲如此，剛才兩小尙未離去時，她曾經想現身相見，也等於饒了他，終於還是不大甘心而作罷。

梅子用衣服包起玄珠，再裝入鹿皮袋中，這樣就不會洩出光芒了，她本來沒有目標的，既然這東西到了手，又撿到洞中死者刀柄中的紙卷，上面寫了很多有關玄珠的奇妙之處，她

就想找個隱蔽之處研究一下。

晝伏夜出之下，她在百里外住入客棧。

心情不佳，一個人在這客棧前廳角落裡獨酌，一個人喝悶酒就容易醉，不久有了七八分醉意。

這工夫進來一個頗爲英俊的年輕人。

此人四下一打量，就坐在梅子對面桌上。

梅子邊飲邊流着淚，臉上淚痕未乾，這年輕人關心地道：「姑娘有甚麼不如意的事需要援手嗎？」

梅子搖搖頭。

年輕人道：「在下花瑛，『女扁鵲』花旗乃是家姊，姑娘的芳名可以見告嗎？」

梅子又微微搖頭。

她不願意和男人搭訕。

在她的印象中，小莊已經夠忠厚老實，還是會背叛她。

她對中國男人灰了心，不願多談，立刻付賬回房。

那知不久花瑛又跟了來，在門外道：「姑娘，我相信妳一定有麻煩的事，也相信在下能幫助妳！」

梅子道：「請出去，我們不認識。」

花瑛道：「姑娘，我沒有惡意。」

一條人影自後窗外一瀉入屋，花瑛還未慘呼出聲，人頭已經飛出，而人頭尚未落地，又被此人抄住髮髻。眞絕透了，來人的動作一氣呵成。

此人抄住人頭，又自後窗射出。

前後不過是眨眼工夫，眞把梅子嚇壞了。

梅子望着花瑛的無頭屍，楞了一會，拏起皮袋奪門而出，當然，也留下了銀子，越牆而出。

她不願受此連累。

要說不是她殺了人，誰會信呢？

當然，不久小二就發現死了人，而且人頭不見，這家客棧立刻就出了名，而且也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人羣中居然有花旗、伍一龍和司馬長鞭等人。

根據街上路人描述，有個少女提了個鹿皮袋自客棧後面躍出，皮袋內似乎裝了個人頭。

這誤會可大了。

玄珠的大小和人頭差不多。

根據小二的描述，那少女十七八歲，很美。

伍一龍及花旗等人猜想到裴蒂及巫素素二人身上去了，事實上花瑛也不認識其他少女。

殺人的是船先生。

船先生恨梅子破壞他的事。

要不是梅子，小莊會繼續和夫人相好。只要夫人快樂，他就快樂，可是梅子的存在，使他受到威脅。

他不想殺死梅子，他要爲她製造麻煩。

他相信從此以後，梅子必須天涯亡命，隨時都要迴避仇人的追殺。由於花旗相識滿天下，仇人太多。

*　*　*

的確，第三天梅子就遇上了鐵雄飛。

本來鐵雄飛不認識梅子的。

由於年紀、外貌，再加上提了個鹿皮袋，袋內又有個人頭大小的東西，鐵雄飛立刻攔住。

這是在一個大鎭的郊區遇上的。

鐵雄飛道：「姑娘何人？」

梅子道：「我是何人干你甚麼事？」

鐵雄飛道：「只怕和中國武林都有點關連了？」

「甚麼意思？」

鐵雄飛道：「姑娘的皮袋中是甚麼東西？」

梅子立生戒心，退了一步，道：「素昧平生，少管閒事。」

「如果是顆人頭，那就不是管閒事了！」

「人……人頭？」梅子低頭看看皮袋，果然像有顆人頭在袋中，而且心頭一動，花瑛失去人頭，而她又在現場受了連累，提着這麼一個皮袋，當然會使人產生聯想了。

「怎麼會是人頭？胡扯！」

「姑娘敢拏出來看看嗎？」

「看看？你憑甚麼看別人的東西？」

「如果妳是個兇手，誰都有資格看的！」

梅子要走，鐵雄飛再次一攔，且去搶她的皮袋。

於是二人動上手。

梅子自然不是鐵雄飛的敵手。

大約六十招左右，皮袋到了鐵雄飛手中。而且大喝一聲「住手！」道：「只要不是人頭，我放妳一馬！」

「絕對不是人頭，還給我。」

「是不是人頭一看便知。」

「不要看，那眞的不是人頭！」

「既然不是人頭，妳怕甚麼？」

「眞的不是，我絕不騙你！」

鐵雄飛正在扯開皮袋袋口的繩子。

那知這時忽然有人自他身後灌木叢中射出，一掌砸中鐵雄飛的肩背，另一手也搶去了皮袋。

並非鐵雄飛那麼差，而是事出意外。

這人的背影很像王化城，一晃就入林不見了。

梅子大叫着：「還給我，把皮袋還給我！」

梅子去追，鐵雄飛也追，而且越過了她。

王化城當然是奉船先生之命找玄珠的。

可笑的是，船先生殺了花瑛，當時却未發現有個皮袋，要不，他早就取去了，那是因爲梅子把皮袋藏在床

下。三船恨梅子的心態是很奇特的。

王化城看到也聽到梅子和鐵雄飛的交談。

王化城以爲，袋內不大可能是人頭。

他逃了一會，急欲打開皮袋看看。

他總不能提個人頭到處跑。

扯開袋口，抱出一個圓東西，一抱就知道，這不是個人頭，人頭上有五官，自然不會是渾圓的。

這東西還包了幾層衣衫。

王化城目前還未想到是玄珠，如果知道，他不必停下來打開查看，他會拚命地迴避追踪的人。

那知就在這時，人影疾撲而上。

王化城也不會那麼單純，及時閃過。

原來是「一手遮天」陰九成。

「陰兄，你這是幹甚麼？」

「王兄在幹甚麼？」

王化城道：「搶了個袋子，看看是甚麼東西。」

「會不會是花瑛的人頭？」

「應該不會，看來陰兄也知道此事了？」

陰九成道：「『女扁鵲』花旗之弟花瑛被殺，且帶走了人頭，據說殺人者是個少女對不對？」

王化城道：「不錯。」

「那少女可能是船田梅子是不是？」

「是的。」

「如此袋果眞是自梅子手中搶來的，必是人頭。」

「我也這麼想，只不過……」

這工夫，已經打開了一層衣衫，洩出金芒。

二人驚奇不已。

打開最後一件衣衫，二人失聲驚呼。

玄珠金芒四射，耀目生輝。

王化城抱緊了玄珠，緩緩後退。

因爲他怕陰九成搶奪。

陰九成道：「王兄！這大概就是玄珠吧？」

「八……八成！」

「王兄，你是知道主子要這東西？」

「當然。」

「如果你無意交出，以你個人的力量無法保全它。」

王化城相信這一點。

「多一個人就多一點保障，加上我也不會太多。」

王化城考慮了一下，道：「陰兄，我們二人馬上脫離船先生的控制，找個隱蔽之處研究利用此珠。」

陰九成道：「對對！事不宜遲，咱們立刻上路。」

*　*　*

梅子多少有點後悔。

她固然恨小莊，自小莊在莊家舊宅中對小高表示過，承認他自己不對，而且十分擔心她的安全。

甚至以爲她比玄珠重要多多。

當今之世，視她比玄珠更重要的人簡直太少了。

她一邊追一邊後悔。

這東西丟了要想找回來那就太難了。

巧的是，梅子遇上了小莊及小高。

小莊大爲興奮，道：「梅子，我終於找到妳了。」

梅子冷冷地道：「找到我又如何？」

「找到妳，我就放心了！」

梅子道：「只怕聽到第一件事你就不放心了。」

「梅子，別的我不在乎，只要妳無恙就好。」

「可是玄珠落入別人手中了。」

小高一驚，道：「落入何人之手？」

梅子道：「最初是鐵雄飛，繼而又被另一人搶去，那人的背影頗似西域土皇帝王化城！」

小莊一楞，道：「是他？」

小高道：「果眞是他，八成已到了船先生手中了。」

梅子把經過說了一遍。

小莊道：「有兩個可能，一是王化城獨吞，二是交給船先生，我以爲第一個可能性比較大些。」

小高道：「我也以爲他會潛返西域的。」

小莊道：「咱們往西域的方向追追看。」

梅子道：「那也不一定。」

小莊道：「梅子，妳有何高見？」

梅子還在氣他，冷冷地道：「愛莉絲是王化城的禁臠，愛逾至寶，他絕對不會有了玄珠就放棄愛莉絲走了，所以他會設法把她接走。」

小莊道：「我們立刻入谷。」

梅子冷冷地道：「你又有機會和那老女人重溫舊夢了。」

小莊道：「梅子，請信任我，永遠不會了！」

「看你和她的熱乎勁兒，只有鬼才相信！」

小高道：「梅子，妳可以相信小莊了，他對妳太關心，近來連賭場也不去了，甚至經常夜晚外出。」

「八成是去找那老女人。」

「他去找妳。在他的心目中，玄珠眞的沒有妳重要。」

梅子漸漸有了笑容。

在扶桑，大男人主義更甚，男人可以隨便打老婆。

於是三人到谷中去攔截王化城。

妙的是，白俄少女愛莉絲和另外兩使女在谷口採野花，被小莊遇上，小莊道：「這眞是天助！」

白俄少女的身手更有限，幾乎等於不會武功。

小莊不費力氣就制住了她。

小莊對那兩個少女道：「王化城問起，就說在我們手中，叫他到大來客棧找我們。」說畢離去。

王化城和陰九成找上門時，小莊在院中等候。

王化城道：「小莊，愛莉絲在你手中？」

「對！」

「你爲甚麼要搶我的女人？」

小莊道：「你又爲甚麼要搶梅子的東西？」

王化城一窒，道：「小子，你可別找死！」

小莊道：「現在不是找不找死的問題。」

「是甚麼問題？」

小莊道：「你先看看這箇……」帶他到窗外，窗上的紙破了一孔，發現床上躺了二人。

那是小高和愛莉絲。

「愛莉絲……愛莉絲，妳還好嗎？」

「還好……只不過他們制住了我的穴道。」

王化城厲聲道：「小莊，你要幹甚麼？」

小莊道：「我要幹甚麼？看你而定。」

王化城突然出了手，小莊一格，王化城尖呼一聲，跟蹌退了三大步，右臂骨有如撕裂似的奇痛。

王化城心頭一寒，以前和小莊動過手，他沒有這麼大的膂力呀！可是他不大信邪，卯足了九成眞力又掃出一掌。

小莊又是本能地一擋，王化城再次尖嘶着後退。

非但王化城驚惑不已，連小莊自己也莫名其妙。

小莊想不通，那來的渾厚膂力，他道：「王化城，把東西交出來！」

陰九成道：「小子，把愛莉絲交出來！」

「怎麼？你比王化城高明些。」

陰九成正想讓他吃點苦頭，撲上就是九成力道的一拳，小莊一撩，陰九成哼了一聲，退了四大步。

他幾乎不敢相信，因爲小莊最多用了六成力道。

陰九成很精，由於王化城試過兩次，都被震退，絕不會是假的，他就不便再試了。

小莊道：「王化城，你再看看。」

王化城向窗內望去，小高的衣衫脫了一件，愛莉絲的外衣脫了一件。而且發現小高的褲襠挑了起來，像個帳篷似的。

王化城的眼珠子都紅了。

小莊道：「王化城，答不答應？」

「你別聽信謠言，我們手中根本沒有甚麼玄珠。」

「眞的沒有？」

「那還有假的？」

「好，你再往裡頭看看。」

王化城一看，不由咆哮起來。

小高上身已光，下身還有條褲子。

褲襠內挑得更高了。

愛莉絲身上只有褻衣，下面也只有短褲了。

她的玉腿很修長，有如巨大的珊瑚。

王化城身上有如起了火。

小莊道：「王化城，反正白俄少女也不怎麼在乎嘛！況且，小高的條件好，尺碼又夠，任何女子只要和他有一次，下次就不會再找別人了。」

王化城切齒道：「小莊，你們都是俠義之後……」

小莊道：「你不也是白道義俠，你爲何搶人家的東西？」

王化城道：「小莊，我們可以共用。」

「那是梅子的東西，爲甚麼要和你們共用？」

王化城道：「小莊，放了她我們好商量。」

小莊道：「拏出東西，我們好商量，王化城，你再往裡看看，只怕又不一樣了吧！」

王化城向內望去，他跳了起來。

愛莉絲上身已裸，下身還有條短褲。

小高已經全裸了，那東西像根旗杆挺立着。

小莊道：「陰九成，你的看法呢？要不要向內看一下，這也算是大飽眼福了。只不過那是朋友的女人，不大方便欣賞吧！」

陰九成很想貼近窗子看看。

他以爲必然很精彩，却又礙於情面。

小莊道：「只要交出來，一切恢復正常。」

王化城還在猶豫。

小莊道：「王化城，你再看看。」

床上的愛莉絲全裸，小高要躍馬操戈了。

王化城大喝一聲：「你敢！」

他却發現，愛莉絲正在注意小高的身體。

甚至她的目光被小高的「本錢」吸引住了。

這是很少有的，非但王化城差得遠，只怕世上少有。

這是人性的展覽。

愛莉絲似乎亦未聽到王化城大喝，似乎渴望小高立刻就上，像飢渴了很久似的。

王化城好像臉上被踢了一脚。

似乎他不論給她多少金銀珠寶，都抵不上小高那一根硬梆梆的東西。

那根東西即使是金的，也不過十來兩重吧。

小高要上，愛莉絲雙腿分開作了迎戰準備。

這工夫，陰九成也和梅子動上手。

梅子自然不成，小莊猛攻一招，把陰九成震退了。

小莊確信自己的內力增長了一倍有餘。

這工夫，王化城也破窗而入。

小高早就對小莊表示過，他對愛莉絲這洋妞有興趣。

有這現成的機會，才不管王化城在窗外呢！

正要長驅直入時，王化城一掌掃到。

小高閃避不及，身子翻落地上。

王化城道：「愛莉絲，快點穿上衣服！」

愛莉絲似乎沒有聽見，仍然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小高拏着衣衫，一手抄傢伙準備動手。

王化城恨極，即使小高的本錢還沒有進港，大概已碰上了，這怎麼可以？他是土皇帝，愛莉絲就是皇后，誰敢玩他的皇后？

王化城一掌全力劈下，小高急閃。

閃是閃過，但王化城更恨他那特大的「本錢」，一把握住，而且大叫一聲：「我的媽呀！」

他內心在想，愛莉絲怎麼受得了這麼大的東西？

小莊把陰九成擊退，陰九成不敵他的奇大膂力，越牆而出。此刻小莊入屋攻向王化城的後腰。

王化城正是剛剛握住小高的「本錢」之時。

小莊一掌攻到，王化城知道他的厲害，只好放手。

小高驚出一身冷汗。

要不是小莊援手，而且王化城有點措手不及，只要他手上加勁一握，那東西就變成肉醬了。

小高急忙穿上褲子。

這工夫，王化城被小莊的渾厚的掌力震得招架不住，而陰九成又折了回來參戰。

二人合擊小莊，加上小高也不成。

畢竟二人是獨霸一方的人物。

小莊目前也只是膂力驚人而已。

小莊幾次想奪王化城背上的皮袋都未辦到。

王化城並不把背部向敵。

愛莉絲已穿上了衣衫，小高向她打手勢，意思是他可以帶她走，不必和一個不管用的男人在一起。

愛莉絲雖然喜歡小高，還不會太過火、離譜。

正因爲小高和愛莉絲眉來眼去，小莊就很吃力，幾乎等於他一個人接下王、陰兩大高手。

就在這時，後窗外射進一道人箭。

來人奇快，一把抓去了王化城背上的皮袋，原路由後窗穿出，此人是蒙面的。

不論是王、陰二人或小莊，都以爲此人頗似三船直夫。

小莊和王、陰二人幾乎同時追出。

當然，沒有一個人能追上那人。

玄珠落入此人之手，大概找回的機會就不大了。

王化城帶走了愛莉絲。

小高和梅子在後面追小莊，落後很遠。

一個時辰之後，小莊折了回來，道：「八成是船先生。」

兩小也都以爲是他，除了他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如此高明的人物了。

小高道：「小莊，還是可以去找一個人。」

「誰？」

「梅子在此，我說了她一定會罵我出餿主意。」

小莊道：「小高，即使找不回來，我也不會去求夫人了。」

小高道：「那却是唯一的一條路。」

小莊道：「不談這件事！」

小高道：「梅子聽了這話內心一定很高興吧！」

梅子道：「那還要看看他是不是能堅持下去呢！」

* * *

三船直夫樂極了。

他到中國來就是爲了找這東西。

只是剛來時不知此珠在何處而已。

有人說在鄱陽湖中，也有人說在東海某島附近。

也有人說在長白山巔的天池中。

現在他總算找到了。

找到這東西，馬上就可以返回扶桑。

好歹要打開看看，他是等不了好久的，他太興奮了。

於是他在林中蹲下來，打開一層層的布。

打開最後一層，眞正是霞光萬道，璀璨奪目。

三船直夫得意地仰天大笑。這時一個人自後面疾撲上來。誰敢動三船直夫的念頭？來者必然是個高人。

三船的反應敏銳，抱珠閃出三步之外。

原來是駝背鷄胸的皇甫嵐。

他正是莊嚴昔年的忠僕。

他本來不是這樣的，受了重傷變成畸型。

三船冷笑道：「皇甫嵐，你不成吧？」

皇甫嵐試了十來招，他的確不成。

估計三船能在五十招內挫敗他，甚至更快些。

三船以爲，皇甫嵐出現了，八成莊嚴也在附近。

（未完．二十）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全面估計錯誤　抵抗越戰越强

上文提要：乾天辰說出和紫陽子反目，是因擬用太陰經作傳道立教遭到反對，和紫陽子比試招式，岳維峻也干預參戰，昔年自己的九陰掌不是岳維峻的紫靈掌對手，現在練成陰極掌要找他比試，知道谷飛雲是岳維峻的傳人，想趁此機立教，也協助了通天教教主戰勝各門派，豈料戰不勝谷飛雲，因有言在先，只好引退。通天教教主想乘機襲擊各大門派，雙方爭持不下，勝負未分……

尤其各大門派中人，明明都中了「陰極針」，已在逐漸發作，才會要天龍武士突起發難的，誰知竟然中了對方誘敵之計，中針之人，紛紛躍起應戰，這一來，在人手上就比對方少了許多，此時，東無忌也無暇多想了，右手抬處，嗆然拔劍，朗笑道：「谷飛雲，這裡還沒有你賣狂的份兒，看劍！」

喝聲中，人隨劍發，一下欺到谷飛雲右側，一道亮銀劍光直向肩背刺到。他不敢輕估了谷飛雲，才先展開步法，使出「靈飛身法」，才行發劍。

谷飛雲從前練的「劍遁」身法，以避劍爲主，和東無忌的「靈飛身法」頗有近似之處，後來又練會了「紫府迷踪」，這種身法出自玄門，比起「劍遁」，自然要高明得多，因此，對東無忌使出來的「靈飛身法」，那會放在眼裡，身形輕側，就和東無忌對了面，長劍一沉，一下把對方劍勢壓了下去，微哂道：「東無忌，你使施劍法，也許還可以和谷某走上四五招，如果想以這樣拙陋的身法和谷某動手，只怕連一招也走不出呢！」

東無忌聽得大怒，口中朗喝一聲，振腕發劍，劍光連閃，一口氣劈出了七劍，劍風豁然有聲，勢勁力急，不尚花招，記記都有極爲凌厲的殺傷力。

同時在身形撲攻之際，左手五指似抓如拏，配合劍勢使出「天龍爪」來，五道尖風銳利如鈎，專找人身大穴下手。「天龍爪」可以撕裂虎豹，洞穿山石，如被抓上，立可洞穿胸腹，就是被指風掃中，也會扯骨斷腕，厲害無比。

他身爲通天教首徒，這回憤怒已極，劍、爪同施，當眞非同小可！

谷飛雲看他攻勢凌厲，倒也不敢輕覷了他，長劍揮動，展開乾坤八劍，和他以攻還攻，連續擊出八劍，左手使出「金剛掌」，記記都朝對方抓來的「天龍爪」劈去。

就在乾天子輦車離去，谷飛雲朝東無忌欺近過去的同時，坐在上首右邊的總護法玉杖彭祖惲南天忽然發一聲嘹亮如同鶴鳴的長笑，霍地站了起來！

坐在左邊的副總護法金鸞聖母聽出他笑聲有異，也就跟着站起，問道：「惲仙翁，你要做甚麼？」

玉杖彭祖笑道：「我方衆人差不多全已落了下風，咱們也該出手了。」

金鸞聖母道：「惲仙翁應該看清楚了，通天教所作所爲，已引起武林公憤，附和通天教的，除了有些人神智被迷，大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以惲仙翁的清望，何苦淌這場渾水？」

玉杖彭祖手拄白玉杖，目含異色，看了金鸞聖母一眼，說道：「副總護法乃是大會敦聘而來，何出此言？」

金鸞聖母哼道：「通天教美其名敦聘我擔任副總護法，暗地裡却在飲食

之中施放迷失散，但區區迷失散如何迷得了老身？惲仙翁請說說看，老身還會和通天教沆瀣一氣嗎？」

玉杖彭祖頷首道：「但老夫既然應邀而來，總不能一直袖手旁觀。」

金鸞聖母道：「仙翁眞要出手，老身也不得不出手了。」

玉杖彭祖目中神光一動，詫異的道：「妳是說要阻止老夫了？」

金鸞聖母笑道：「仙翁以為老身一直坐在這裡，是做甚麼的？」

這話聽得玉杖彭祖不禁有氣，大笑道：「原來妳早就存心和老夫為敵！」

金鸞聖母拱拱手道：「仙翁說對了。」

原來，谷飛雲奉金母之命，去見金鸞聖母，曾以「傳音入密」說的話，就是要金鸞聖母在大會上就近監視玉杖彭祖，而且金母坐鎮在廣場左首的上首，也是為了接應金鸞聖母之故（左上首和金鸞聖母、玉杖彭祖相距也不遠）。

玉杖彭祖雙目射出兩道逼人金光，大笑道：「好，好，老夫就領教領教妳自稱西崆峒聖母，究竟有多少能耐，能不能攔得住老夫。」

金鸞聖母自然知道玉杖彭祖惲南天年逾九旬，一身功力已臻化境，自己能否勝他，也毫無把握，一面含笑道：「仙翁功臻上乘，老身也未必能阻攔得住，但此時此地，已是義無反顧，老身只是為天下武林勉盡一點心力而已！」

玉杖彭祖大笑道：「照妳的說法，好像老夫是逆天行事，好，只要妳能和老夫打成平手，老夫就撒手不管這裡的事，妳只管出手好了。」

普天之下，能和玉杖彭祖打成平手的人，大概除了黃山酒仙南山老人，已經沒有第二個人了，今日大會上，不見南山老人出現，就由得他說了。

金鸞聖母撤劍在手，抱抱拳道：「老身得罪了。」

話聲甫落，但見一道匹練般的劍光，已朝玉杖彭祖激射過去，劍光奇亮刺目，劍氣森寒砭膚，只此一劍，已可看出金鸞聖母劍上造詣果然有她獨到之處。

玉杖彭祖看得暗暗點頭，無怪她敢說出要阻止自己的話來，看來果然有點門道，他拄杖凝立，直到劍光離自己身前不過三尺光景，才左手大袖一展，朝前拂出。

這一拂雖然只是一記衣袖，但一道強勁眞氣汹湧如潮，一下就把劍光逼住。

金鸞聖母早就知道對方功力深厚，也沒想到自己七成功力的一記劍招，他居然只是揮了揮衣袖，就把自己劍勢擋住，但既已出手，說不得只好和他放手一搏了，口中說道：「仙翁好精純的罡氣功夫！」

長劍連展，劍光電閃，身如飛鷹，連翩飛起，矯若神龍的長劍，一連刺出了九劍。

這一刹那，一丈方圓，劍風嘶嘶，宛如佈下了一層似霜如霧的白氣！

玉杖彭祖依然拄杖凝立，任妳劍光來去如電，他還是展動衣袖，一記又一記的拂出！

就在此時，突聽「嗤」的一聲異响，如穿敗革，緊接着「噹」的一聲，玉杖彭祖疾退了一步，原來他左手衣袖拂出之際，已被金鸞聖母一指戳穿，鼓足的眞氣突然盡洩，衣袖既破，自然擋不住劍光，只好抓起玉杖朝前推出。

這一聲「噹」，就是劍杖交擊發出來的，金鸞聖母同樣被逼退了一步。

玉杖彭祖紅潤的臉上，泛起一層怒意，哼道：「老夫忘了崆峒派的透骨指是專破罡氣功夫的！」

金鸞聖母道：「仙翁好說。」

玉杖彭祖沉哼一聲道：「現在妳也接老夫幾招！」

右手抬處，六尺長如意頭的羊脂白玉杖，呼的一聲，朝金鸞聖母迎面劈來，此老數十年來，武林中罕有敵手，這回被金鸞聖母一記「透骨指」洞穿衣袖，自然把他激怒了。

這一杖，杖勢甫起，就已有一團令人窒息的無形壓力沛然而生，一道晶瑩寶光如玉龍倒掛，張牙舞爪的撲攫而來，僅此一招，已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化解！

金鸞聖母自是認得厲害，身形展開，如鳳展翼，向側飛進，避開杖勢，手中長劍立時揮出八九道劍光，反擊過去。

玉杖彭祖以杖成名，一支玉杖雖然沉重，在他手中卻輕巧無比，她堪堪閃出，他輕輕一挑，改直劈為橫挑，跟蹤擊來。

崆峒劍法原名飛鳳劍法，劍法如鳳展翼，金母姐妹，一名金鳳，一名金鸞，也是含有光大崆峒派之意。就因為金鳳當了掌門人，就把「飛鳳劍法」改稱「崆峒劍法。」

金鸞聖母使的當然也是「飛鳳劍法」，這套劍法以輕靈為主，一經展開身法，連翩起舞，練到十二成火候，身如輕雲，可以離地數寸，進退如飛。

金鸞聖母此時業已展開劍法，自然也足不着地，因此玉杖彭祖一支玉杖固然揮洒自如，如影隨形，跟蹤擊來，金鸞身輕如絮，飄忽如電，卻也不易追擊得上。

但金鸞聖母也有苦處，那是玉杖彭祖一支白玉杖足有六尺多長，長劍不過三尺，在兵器上就比對方的短了一半，他可以夠得上她，她卻攻不到他，何況杖重劍輕，玉杖彭祖在功力上也勝過自己甚多，除了閃避，根本不敢和對方硬打硬砸。

對方又絲毫不肯放鬆，她閃到那

裡，他杖勢也跟到那裡，因此不過十來個回合，就已屈居劣勢，雖然偶而有機可乘，還可以攻出一二劍，大多數的時間，只是仗着「飛鳳劍法」的身法，在趨避杖勢而已！

她這一情形，看得門下八個弟子心頭大急，二弟子控鳳朝乘鳳說道：「大師姐，師父好像攻少守多，咱們要不要一起上去？」

乘鳳還沒開口，突聽耳邊有人低聲說道：「妳們不可妄動，上去了，反而會使妳們師父施展不開手脚。」

乘鳳聽得一怔，不知這說話的是甚麼人，只聽玉杖彭祖大笑道：「崆峒飛鳳劍法看來也不過如此，妳能在老夫杖下走出十招，已經不容易了，但未必走得出二十招……」

「那也未必！」一個冷森的老婦聲音突然從戰圈中傳出。

乘鳳聽出這話聲並不是師父的聲音，急忙舉目看去，場中果然多了一個人，那不是西路總令主金母還有誰來？她手仗長劍，和師父並肩站在一起！

* * *

上文玉杖彭祖曾有：「我方衆人差不多全已落了下風」之言，在廣場左首這一場混戰，雙方人數衆多，作者一支禿筆，實在有忙不過來之感，現在且容作者依次道來。

要說清楚這一場混戰的情況，只有從廣場左首，由北往南各大門派集結的順序說來就較易清楚。廣場左首的最上首，是由金母和她們門下弟子所圍成的一圈，通天教的人不敢去招惹金母，所以這一圈始終沒有戰事。

其次是終南、華山、紫柏三派，各自圍成一圈，（紫柏和岐山、白石山合為一圈）是通天教天龍武士第二隊（右翼）撲攻的對象。

天龍武士第二隊原由項中英率領，項中英被丁易擒住，第二隊就由孫發代領。

他們衝到終南、華山、紫柏三個圈的同時，三派列成的三個圈立即聯成一線，聯手迎敵。

衝過來的天龍武士一共有六十名，迎戰的五派弟子，計終南二十四名、華山十五名、紫柏八名、岐山八名、白石山五名，一共也正好是六十名。

天龍武士久經訓練，是通天教的殺手，加之被迷失神志，只知衝殺，極為慓悍；但五派弟子，此次前來參加武林大會，也是經過挑選，個個都是身手較高的，才能隨同師長前來。

這一展開激戰，正好一對一，為了爭取門派榮譽，自然各展所學，各竭所能，以求擊敗對方。

心智被迷失的人可以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但缺點也就在心智被迷，反應較慢，不如五派弟子的敏捷。

此時本來席地趺坐、裝作中了「陰極針」的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和終南三劍許鐵棠、季子艮、馮熙、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清眞子、長眞子、紫柏山齊漱雲、荆溪生、岐山姬存仁、姬存義、白石山劉寄禪等人，也在此時紛紛一躍而起。

這些人事前早就計議妥當，由終南三劍許鐵棠、季子艮、馮熙三人，接應五派六十名弟子，其餘的人，準備迎戰附和通天教的賊黨。

馮熙一下截住了孫發，隨同天龍第二隊衝過來的，有長白派掌門人傅一飛率同八個門人、析城山神拳裴通率同二個門人。

快刀門的古福星，為人較為持重，眼看各大門派人多勢衆，自然不願開罪雙方，志在觀望，就率同二十四個門人悄悄退下。

平半山迎着傅一飛，打了個稽首道：「傅掌門人，你是否被通天教迷失了神志？此刻敵我形勢壁壘分明，你是一派宗主，何苦替通天教助紂為虐？」

傅一飛怒喝道：「你看傅某是神志被迷失的人嗎？是你們這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搗亂會場，向武林大會挑釁來的。」

喝聲中，闊劍刷的一聲，朝平半山刺來。

平半山大笑道：「看來你傅掌門人當眞中毒甚深了。」長劍朝前封出。

傅一飛左臂一振，打出一記「長白神拳」。「長白神拳」也稱「隔山打虎拳」，拳風出手，呼然如同有物，右手翻動，闊劍如風，橫掃過來。他一動上手就拳劍同使，交互擊出。

平半山那會把他放在眼裡，長劍展動，左手同時揚起，使了一記「流雲鐵袖」，硬接對方一拳，但聽「砰」的一聲，傅一飛被震得脚下浮動，後退了一步。

他在衆多門人面前被平半山震退，豈不是自己不如對方嗎？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口中大喝一聲，疾衝而上，闊劍如輪，連續劈出，劍光登時大盛，寒芒流動，漫天飛捲而來。

平半山對長白派「雪花劍法」聞名已久，卻也是第一次見到，看他使得闊劍生風，聲如裂帛，威勢極盛，也只好揮劍迎敵，心中卻籌思着自己既然不能傷他（傅一飛終究是長白派掌門人），如何能把他拿下，方是上策。

傅一飛和平半山動上了手，他八個門人就一排站在師父身後，沒有師父的命令，是不敢衝上來的。齊漱雲要師弟荆溪生監視對方八個門人。

劉寄禪迎住神拳裴通，兩人更不打話，就交上了手。另外衝上來的還有一個頭陀、一個老道和三個五十出頭的老者，都是通天教邀來的黑道人物，也分別由華山清眞子、長眞子、紫柏齊漱雲、岐山姬存仁、姬存義敵住。

還剩下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沒有對手，就和終南三劍、許鐵棠、季子

艮、荊溪生等人站在一起，策應全局。

終南三劍的老三馮熙截着地鼠孫發，不消四五個回合，口中大喝一聲，一點劍光刺入孫發咽喉，再飛起一脚，把他踢飛出去一丈開外，目光一轉，拱手道：「元眞道長、荊兄、許兄、季兄，通天教這些殺手都是黑道兇人，又經通天教教主親手訓練，滿手血腥，再加被迷失性情，只知衝殺，慓悍無比，時間稍長，對我方大是不利，不如一齊出手，把他們除去，方爲上策。」

元眞子道：「善哉，善哉，貧道之意，不如能把他們制住爲宜。」

許鐵棠道：「道長上替天心，慈悲爲懷，但這些殺手服食的不是迷葯，而是一種使人可以增强體力，而性情變得兇殘的葯物，制住了也恐怕無法消除他們的戾氣，如果讓他們走脫一個，就不知有多少善良百姓會遭他毒手，除了把他們除去，實無他法。」

正說之間，陡聽兩聲慘號傳了過來，五派弟子中已有兩個人中劍倒下。

季子艮道：「咱們快去接應，再遲就會傷亡更多了。」

說完，陡然躍起，身化長虹，朝慘叫傳來之處投去。許鐵棠、馮熙兩人也相繼電射過去。

荊溪生因掌門人要他監視長白派八名弟子，不敢擅離。

元眞子輕輕嘆息一聲，抬手掣着長劍，舉步走出，抬目看去，這一陣工夫，果然形勢有了轉變，六十名天龍武士劍光如雪，出手全是殺着，奮不顧身，愈來愈見慓悍，反觀五派弟子經過這一陣激戰，體力相對消耗，大有接應不暇之感！

元眞子到了此時，再也顧不得上蒼有好生之德，口中低喧一聲：「無量壽佛！」

仗劍進入戰圈，左手凝聚功力，使出華山「穿雲指」，連續振腕點出。

老道人心懷慈悲，縱然出手，也只是制住他們的穴道而已，但此時雙方激戰正殷，白刄交接，一線存亡全在攻拒之間，你一記指風把他制住，他的對手正好一劍結束了他性命。

頃刻之間元眞子制住了八名天龍武士，但自己堪堪出手制住他們穴道，他們就慘叫乍起，飲劍而亡，心頭感到不忍，就停下手來，眼看劉寄禪和神拳裴通激戰未休，就悄悄點出一記「穿雲指」，制住裴通的穴道。

終南三劍個個都是劍術高手，本來六十名五派弟子迎戰六十名天龍殺手，人數相當，正好是一對一，但時間稍長，一對一的局面，五派弟子就吃了虧。

對方每一個人有如猛獸出柙，可以奮不顧身，只知撲擊猛攻，自己這邊都是心智清明的人，必須攻守兼顧，這一來，就難免縛手縛脚，漸漸落了下風。

幸好終南三劍及時加入，雙方本來一對一，各有對手，三劍只須遇上敵人就刺，天龍武士迷失本性，反應本來就不如常人，他奮不顧身的和對手搏殺，自然顧不到有人向他下手。

頃刻之間，慘叫悶哼就接二連三的響起，終南三劍每人劍下差不多就刺倒了四五個之多，加上被元眞子的「穿雲指」制住了八個，六十名天龍武士，一下就減少了三十幾個。

相對的五派弟子，有二十幾個人沒有了對手，就轉身協助附近的人，變成了兩人聯手對付一個天龍武士了。

這時清眞子、長眞子已先後把動手的一名頭陀和一名老道制住，接着齊漱雲也一劍刺倒和他動手的老者，長劍再振，洒出三點劍芒，點了他三處穴道。岐山姬存仁，姬存義也不後人，相繼制住兩個對手。

平半山眼看已方已大獲全勝，立即往後躍退一步，喝了聲：「住手！」

傅一飛長劍橫胸，沉聲道：「平道兄有甚麼事？」

平半山長劍嗆的一聲返入鞘中，拱拱手道：「傅掌門人請看，通天教三路勁旅已將次第消滅，道兄一派掌門，何苦和通天教沆瀣一氣，自毁清譽，和武林各大派爲敵？不如及時退出，大家免傷和氣，還請道兄三思。」

傅一飛舉目四顧，一言不發，朝他八名弟子揮了揮手，當先朝外走去，八名弟子也跟着就走。

平半山目送他們離去，臉上不期流露出笑容。

就在第二隊天龍武士落敗的同時，其他二處的情形也差不多，先說中間一路，是由姬紅棉率領的六十名「迎賓」(三十名青衣少年和三十名青衣少女)。

如果說一百二十名天龍武士是通天教的殺手，那麼這六十名「迎賓」才是通天教的眞正實力。

因爲他們才是通天教主一手調教出來的。通天教主門下本來只有六大弟子，後來又陸續收了幾十名男女少年，從中挑選出四名武功較高、資質較佳的，成爲他們門下十大弟子，這四人就是辛七姑、雲芸娘、項中英、姬紅棉等人。

其餘的人通稱爲教下弟子，就是這六十名「迎賓」。因此這六十名教下弟子縱然武功不如十大弟子，但一身所學，已足可和一般武林高手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們由姬紅棉率領，撲攻的對象是各大門派排列成一行的中間幾個門派，衡山派(包括離火門、排教圍成的一圈)和東海龍王(包括落花島島主圍成的一圈)。

迎戰他們的是衡山派十六名道人、排教八名弟子和東海龍王手下二十六名隨從、泰山派八名弟子，一共是

五十八人，但他們和一般門派的弟子也大有不同之處。

先說衡山派吧，這十六名道人，名雖衡山弟子，他們是和掌門人同輩的上一代弟子，年齡都在五旬以上，平日精研劍法，乃是掌門人的護衛，也是衡山派的精英。

再是東海龍王的二十六名隨從，他們如今都是龍門幫的香主身份，追隨東海龍王多年。龍門幫屹立長江上下游已有六十年之久，東海龍王因自己年事已高，退職讓位，雖無幫主之名，但大家還是把他尊爲太上幫主，此次前來參加武林大會，這二十六名隨從都是百中選一的高手。

再是排教帶來的八名弟子，每個都在四旬以上，也都是有一身奇才異能之士。只有泰山派八名弟子是石大川的門下，年在三十以下，在四派弟子中是武功較弱的一環。

對方六十名「迎賓」揮劍撲攻過來，這邊四個門派五十八人聯成一線迎戰上去，雙方立時展開了一場兇險的搏殺。

這時，衡山景雲子迎戰姬紅棉、浮雲子迎戰一名黃衫老人，離火門羅尙祖迎戰毒手郎中，排教冉勿贊迎戰羊角道人，東海龍王也和東傳令交上了手。

這一區域剩下來的還有谷清輝、丁易(替谷飛雲押陣)、荊月姑、馮小珍、全依雲、沈嫣紅、祝纖纖、辛七姑、宇文蘭、許蘭芬等一干女將。

谷清輝眼看衝出來的迎賓多出兩人，到處揮劍亂刺，對聯成一線的四派弟子一對一動手的人威脅極大，只好要宇文蘭、許蘭芬兩位姑娘上去截住二人。

過了一回，又發現八名泰山派弟子和八名迎賓激戰不久，就漸漸相形見拙，落了下風，如再不派人支援，恐怕無法支持，只好要丁易、全依雲、沈嫣紅三人去支援，加入戰場。

離火門羅尙祖手持離火劍，不但劍法精奇，還有一身火器，和他動手的毒手郎中秦大山除了練成「毒沙掌」，一身武功和羅尙祖比起來，就差得遠了。

動手不到十招，毒手郎中覷機欺上，右手一橫，朝羅尙祖右肩拍來，羅尙祖等他手掌遞近，倏地轉過身去，左手屈指輕彈，一點藍影飛快投入毒手郎中掌心，就變成一小團三叉碧燄，熊熊燃燒起來。

毒手郎中大吃一驚，急忙後退數步，舉掌朝地上猛拍，他的手掌拍到地上時，火燄已被拍滅，但等手掌離地，火燄又在掌心燃燒，任他如何猛拍，都無法把火燄拍滅。

羅尙祖站在他對面，冷冷的道：「秦大川，羅某若不是看在雙環無敵秦老哥的份上，就算你有十個秦大川，也早已烈燄焚身，化骨揚灰了，現在只要你不再和通天教沆瀣一氣，改過自新，我可替你收回烈燄，否則這點碧燄也足可把你燒死……」

毒手郎中右掌有一小團碧燄在掌心燃燒，痛徹心肺，聞言連連點頭，伸着手掌說道：「我改，我改，羅大俠快……快把火燄收回去……」

羅尙祖輕哼一聲道：「我給你收回烈燄，你就要上去幫助咱們四派弟子，對付那些迎賓。」

「一定，一定！」毒手郎中痛得額上綻出黃豆大的汗珠，連聲道：「請你快收回去……」

羅尙祖手腕一探，用劍尖朝他掌心火燄一挑，說也奇怪，立時把那一小團火燄挑了起來，倏然而滅。

毒手郎中除了掌心被燒焦了一小塊皮膚，並無傷損，他吃過苦頭，那敢不遵，雙掌一掄，朝激戰中的「迎賓」撲去。

截住羊角道人的是排教教主冉勿贊，他的兵器就是持在手中的那根旱烟管。

羊角道人可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劍術名家，左手「子午陰掌」擊中人身，子不見午。現在冉勿贊就以一支兩尺長的旱烟管和羊角道人的三尺長劍動手。

羊角道人久聞排教有些古怪武功，還會符咒敕勒之術，如今自己的對手是排教教主，自然存有戒心；但和他交手過十幾招之後，發現對方除了旱烟管招式老到，攻守嚴謹，也並無出奇之處，而且內功修爲似乎還比自己稍遜一籌。

他有此發現，先前對冉勿贊的一點戒心，自然也不存在了，長劍疾發，左手一記「子午陰掌」悄悄朝前印去。

冉勿贊手持旱烟管，接連封開對方三劍，却以烟斗朝羊角道人印來的左手掌遞去。雙方勢道極快，羊角道人陡覺手掌如中烙鐵，燙得奇痛無比，急急往後躍退，又覺胸口有如被針刺了一下。

冉勿贊並未追擊，站在原地吸了兩口烟，含笑道：「羊角道人，你投靠通天教，作惡多端，此時已中了我七步絕心釘，走不出七步了。」

羊角道人聽得大怒，急忙運氣檢查，並無異處，喝道：「本眞人劈了你……」

冉勿贊看他仗劍走來，一面後退，一面口中數着：「一、二、三、四、五、六……」

羊角道人聽他口中數着數目，不覺心有所疑，脚下隨着一停，但又確無半點異狀，怒哼道：「你敢如此戲弄貧道？」

冉勿贊看着他，微笑道：「你只有一步了。」

羊角道人怒嘿道：「貧道從不信邪！」

舉步朝前跨出，突然大叫一聲，撲倒地上。

浮雲子迎戰一名黃衫老人，對方使的是一柄厚背扑刀，刀勢沉重，揮舞如風，着着俱是致命狠招，緊逼而來。

浮雲子和他交手數招，幾乎被他逼得步步後退，只有封架之功，簡直無暇還擊，心中又驚又怒，直到打出十數招之後，才發現對方純走剛猛一路，「衡山劍法」崇尚輕靈，自己和他見招拆招，自然有守無攻了。

一念及此，陡地口中發出一聲清嘯，身形凌空躍起兩丈多高，長劍一抖，劍演「青龍抖甲」，劍芒流動，散作數十點寒星，朝黃衫老人當頭洒落。

黃衫老人大喝一聲，揮起一片刀光，朝上磕來。浮雲子劍尖在他刀上一點，發出「叮」的一聲輕响，又騰空飛起，刷刷兩劍，朝下刺落。

黃衫老人又是一聲怒吼，扑刀向空揮起。

要知「衡山劍法」以飛騰刺擊為主，只要在兵器上一點，即可借力飛起，一連可以在空中使出七十二招，當然每一招都必須借力(在兵器上一點)，才能騰躍而起。

黃衫老人扑刀向空揮起，正好給浮雲子借力的機會，浮雲子騰躍俯刺，一次快過一次，黃衫老人明知對方借自己之力才能騰躍而起，但劍光射到頭頂，那能不舉刀封架？

就這樣叮叮之聲愈來愈急，浮雲子騰空飛刺，來去如電，也愈來愈快。

黃衫老人現在不僅落盡下風，而且每一記都要仰起頭來應敵，不大工夫，早已累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心頭也愈打愈怒，但除了封架，根本一刀也劈不上人家。

就在此時，浮雲子在他舉刀上封，自己騰身飛起之際，左手一記「迴雁指」，擊中黃衫老人右肩「肩井穴」，厚背扑刀噹啷墮地，人也立被制住。

浮雲子翩然落到他面前，左手一揮，解開他穴道，說道：「通天教妄圖控制天下門派，是不會成事的，老施主何苦助紂為虐，你可以走了。」

黃衫老人怔得一怔，俯身拾起扑刀，一言不發，朝外走去。

浮雲子目送他離去，不覺微微一笑，自己總算勸醒了一個敵人，再回頭看去，二師兄景雲子和姬紅棉還在雙劍齊飛，劍光糾纏，激戰方酣。

這就緩緩朝兩人走近，他和景雲子數十年同門，自然知道二師兄這一招後面要使那一招了，姬紅棉要化解這一劍勢，必須如何趨避，他就站在邊上，左手駢指如戟，凝聚功力，等待機會，然後迅速點出一指，一下制住了姬紅棉的穴道。

景雲子長劍一收，笑道：「錯非三師弟這一指，愚兄和她打出八十餘招，還佔不到上風呢！」

四派弟子以五十八人迎戰六十名男女「迎賓」，就少了兩個，差幸宇文蘭、許蘭芬兩人及時加入，才算穩住。

不久，泰山派八名弟子因功力稍遜，漸漸露出敗象，由丁易、全依雲、沈嫣紅三人及時上陣支援，全依雲、沈嫣紅二位姑娘一上場，不約而同一個使出「度厄金針」，一個從鐵琵琶中射出一蓬「梅花針」，一下就放倒了五名青衣少女。

等到羅尚祖勝了毒手郎中，逼使毒手郎中轉而協助四派弟子，冉勿贊殺死羊角道人後，也和羅尚祖加入了戰圈。衡山派弟子因有掌門人和二位師叔督陣，士氣大盛。

本來通天教三路人馬(左右兩翼是天龍武士)，以中間這一路六十名男女「迎賓」(實是通天教教主親自調教的弟子)的實力為最強，但也落敗得最快，此時幾乎已全被制住，戰事接近尾聲。

接下來是武當、少林二派圍成的二個圈，衝上來的是項中豪率領的天龍武士第二隊。

武當俗家名宿歸二先生一下就截着項中豪，動上了手。

寒雲子率領六十四名弟子，佈下「太極劍陣」，把六十名天龍武士一下圍入劍陣之中，左衝右突，也衝不出六十四支長劍組成的劍牆。

劍陣只是困住他們而已，眞正出手的却是寒雲子，他在指揮劍陣之際，伺機出手，制住一個就摔出陣外，劍陣待會又制住一個，再摔出陣外，劍陣一直在運行不息，困在劍陣的殺手却在逐漸的減少，但這些人都被迷失了神志，依然一無所覺，猛撲不已。另外隨同天龍武士相繼撲攻過來的武林人士，已由少林白衣堂至成、至勤二位大師率同十六名白衣堂弟子，和武當雙環無敵秦大鈞、子秦劍秋、媳白素素，率同二十四名俗家弟子聯手拒敵。

白衣堂住持至成大師截住的是天演子。

白衣堂是少林寺傳授弟子拳術的地方，堂中長老都精通拳術，是以至成大師並未攜帶兵刃(白衣堂弟子佩的是戒刀)，雙手合什，迎着天演子說道：「道長望重武林，何苦……」

天演子不待他說下去，大笑道：「大師父攔着貧道，自然想和貧道動手了，那就不用多說，大師父請吧！」

至成大師道：「道長……」

天演子截着道：「貧道不想多說，大師父的兵器呢？」

至成大師合什道：「道長既然如此說了，貧衲自當奉陪，貧衲從不使用兵器，道長只管請便。」

「哈哈！」天演子大笑一聲，長劍嗆然出鞘，點頭道：「貧道忘了大師父是白衣堂住持，但貧道一生練劍，只好以劍向大師父討教了。」

至成大師依然合什道：「道長請。」

天演子以劍術馳譽武林，連四大劍派(武當、峨嵋、華山、衡山)都不在他眼裡，常說：四大劍派，至今已徒具虛名，可見他如何自大了。

至成大師要以徒手和他交手，心頭自然極惱，因此在至成大師說出「請」字之際，他長劍一指，說道：「貧道有僭！」

他劍指在先，話聲在後，劍尖這一指，就有一股森寒凌厲的內勁從劍尖直射出去，話聲甫落，人已直欺而進，嘶的一劍斜刺而出。

至成大師說出「道長請」三字，依然身軀微躬，雙手合什而立，陡覺一股森寒劍氣猛向身前襲到，心中暗道：「天演子在武林中名頭雖响，但總脫不了旁門左道人士的狹仄心胸，不夠光明正大，你焉知老僧這一式『須菩提聽經』是諸魔不侵，你區區劍氣又能奈我何？」

他任由劍氣直衝到胸前，依然含笑合什如故，但天演子從劍上逼出內勁的人却有了感覺，那是劍氣經僧袍反震，反彈之力極强，這時天演子正好欺身而上，幾乎被震得後退一步。

心中不禁大怒，本來斜刺而出的長劍(他逼出劍氣襲擊，預料至成大師必然向左閃出，故而向右刺出，正是對方左首，如今劍氣被反震回來，那就是至成大師沒有閃出，他就要變招了，一簇寒芒，長短參差，朝至成大師左側急襲過去。

至成大師舉步朝前跨出半步，再旋過身去，正好避開天演子的劍勢，左掌當胸直豎，右拳一翻，屈肱朝前繃出。

這一記，他手肘微屈，拳頭只伸出一半就停住了，但一團拳風却無聲無息的朝天演子頷下擊去。

天演子急忙舉劍封出，但聽劍上發出「噹」的一聲大响，力道之强，幾乎把天演子撞得立脚不住，心頭又驚又怒，長劍連展，劃出一片凌厲劍光，如急風驟雨般襲去。

至成大師依然右掌當胸直豎，舉步跨出，步法忽左忽右，明明劍光一閃而至，可以刺中他右肋，却被他從容避開，有時又明明朝左閃來，天演子的長劍也正好朝左刺到，應該避無可避，但劍光却擦身刺過，差不多是毫釐之差，但畢竟差了毫釐，絲毫傷不得他。

至成大師却在忽左忽右的遊走之際，乘隙出手，右拳隨着擊出，拳風呼然，來回有聲，宛如鐵錘，有時撞上長劍，還把長劍撞開尺餘之多，這回才顯出老和尚的眞正功力來了。

天演子空有一柄長劍，也空負劍術大家的盛譽，居然和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打成平手！

不錯，至成大師身為少林寺白衣堂住持，精擅拳術，有數十年功力，他的拳風擊中劍葉，可以把自己的長劍撞開，這也不足為奇；但使天演子不解的是自己明明可以刺中他的時候，却不知如何長劍只是從他身邊擦過，竟然連他半點衣角也刺不中。

原來，至成大師使的正是「達摩神遊身法」，也就是谷飛雲會的「劍遁」身法。

(谷飛雲從小由頑石大師扶養長大，教他的都是少林武功，但谷飛雲只是頑石大師門下弟子谷清輝的兒子，所以不讓他知道學的是少林武功，把「達摩神遊身法」取名「劍遁」，「彈指神通」取名「彈劍神功」)

「達摩神遊身法」乃是專避各種兵器的身法，是以至成大師穿行天演子綿密的劍光之中，依然可以從容舉步了。兩人這一場搏戰，在外人看來，當眞驚險萬狀，打到三十餘招，依然難分勝負。

天演子已把數十年練劍的壓箱子本領使出來了，依然佔不到一點上風，口中大喝一聲，一道匹練般的精光，直向至成大師當胸射過去。這一劍他已經等候了好久，才覷準至成大師的一點破綻而發，也凝足了十二成功力，自信至成大師絕難躲閃。

至成大師確實沒有防到對方這一劍會來得如此突然，心頭暗暗一驚，急切之間，身形一偏，一道劍光貼着胸口刺過，心頭也不禁有氣，右手屈指彈出，口中沉聲道：「道長似乎該收手了！」喝聲未已，但聽嗆然劍鳴，天演子一柄長劍貼着至成大師胸口刺過之際，突然齊中折斷，半截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天演子不禁呆得一呆，憬然道：「彈指神通！」一下擲去斷劍，回頭喝道：「必顯，隨為師走！」舉步朝外走去，大弟子孔必顯緊跟在他身後離去。

至成大師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若非使着「達摩神遊身法」和「彈指神通」，如憑眞實武功，自己絕非他的對手。

再說歸二先生和項中豪這時也早已打出三四十招。

照說，項中豪不過是天演子門下，劍法縱然熟練，也絕不會是武當名宿歸二先生的對手。

武當派名列武林四大劍派，以拳術聞名天下，歸二先生熟諳「兩儀劍法」，他使的雖是一支精鋼旱烟管，數十年來，取精用宏，不但已把劍法融化在旱烟管之中，還把「眞武指」和「太極掌」也揉雜其中，招術之奇，已可說到了融會貫通之境。

項中豪在三十招以前已見劍勢漸絀，大有縛手縛脚之感；但打出三十招之後，劍勢忽然一變，和先前劍法大異其趣，竟然愈出愈奇，大開大闔之間，一道丈餘長的劍光層層[illegible]，有幾次幾乎被圈入劍光之中。

(未[illegible]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母遭遇可悲　子有父難認

終南山下。

好漢坡前。

在一大片綠油油的田野中，有一座盛開的桃林。

花飛蝶舞，春意正濃桃林深處，別有洞天，從茂密的花叢中望進去，紅磚綠瓦，若隱若現，一棟清幽雅靜的精舍挺立其間。

是個三合院，不大，僅十數間而已，正面是一道高牆，有門可通內外。重門深閉，且已上門，一年之內很難得有幾天是開着的。

院子裡遍植梅蘭竹菊，還有不少花卉盆栽，屋裡屋外，清清爽爽的一塵不染，一眼即知屋主絕非俗人。

主人是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樸素中自有一番雍容莊重，顧盼間仍難掩天生麗質，是不俗，雖是徐娘半老，依舊風姿綽約。

綠野、桃林、雅舍，有如世外桃源，過的是神仙一般的生活，然而，在中年美婦的臉龐上，却絲毫也找不到半點快樂的影子。

有的只是惆悵、迷惘、戒慎、恐懼，甚至是哀傷、悲痛、幽怨與憤恨！

因爲，她，唐雪蓮，是父親心目中的逆女，丈夫心目中的逃婦，必欲殺之而後快。

提起唐雪蓮的遭遇來也實在可憐，本是武林世家的千金嬌女，有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不算，還有一張人見人愛的臉，奈何天妒伊
，武林第一美女的榮寵，並
來好運，反而陷她於萬劫不復之

原因是自從闖王李自成敗亡
麾下有一員悍將黑煞神黑杜長，死裡逃生，做了漏網之魚。此人驍勇善戰，心狠手辣，曾有日斬百人，夜殺八十的驚人紀錄，因而人人畏若虎狼，大家在暗地裡皆叫他「黑肚腸」而不名。

黑肚腸的野心不小，亡命之徒仍不甘隱姓埋名，欲圖東山再起，獨霸江湖，稱尊武林。鳩集了一班牛鬼蛇神，一夜之間連挑黑道四十八舵，登時轟動江湖，震駭綠林，其餘各舵莫不望風而降，闖王餘黨亦爭相歸附，一時聲威大振，輕而易舉的登上了七十二舵的總舵主寶座，從而也使黑道的氣焰大熾，如日中天。

合該唐雪蓮倒霉，被黑肚腸偶然撞見，驚爲天人，欲娶她作壓寨夫人，而且即說即做，毫不拖泥帶水，馬上派人往唐家下了聘。

唐家乃是名門正派，在一宮、二門、三世家中舉足輕重，老堡主神指唐威當然不答應，當場斷然拒絕，將下聘的人逐出門外。

孰料，事情並未結束，黑肚腸色膽包天，一怒之下，摸黑潛入唐家堡，將唐雪蓮强行擄走。

羊入虎口，結果不問可知，軟硬兼施，霸王强上弓，可憐的唐雪蓮，

不明不白的就這樣做了黑肚腸的壓寨夫人。

神指唐威自然不肯就此善罷甘休，領着三個兒子唐子敬、子明、子剛，以及數十名高手，大興問罪之師。

惡戰一場，落得個兩敗俱傷，黑肚腸固然損兵折將，唐家同樣也未曾討回公道，女兒依然在別人的懷抱之中。

唐雪蓮脫離魔掌，是在半月以後，還用了不少心思，假意屈從，巧言迎合，方使黑肚腸疏於防範，得隙夜遁。

重返家門，得見父兄長，全家人皆喜極而泣。

可是，好景不長，不久便發現，自己已經懷了黑肚腸的孽種。

此事無異晴天霹靂，立使唐家陷入愁雲慽霧之中，老母爲此憂急而死，老父亦態度大變，給了她一包墮胎藥，一條繩子，一把刀。公然明言，唐家絕對容不下黑肚腸的孽種，叫她立即服藥墮胎，不然只有死路一條，不是上吊，便是飲刀！說甚麼也不允許未婚的女兒做媽媽。

唐雪蓮的想法則大不相同，儘管懷孕的事給她帶來莫大的痛苦，黑肚腸更是她深惡痛絕的人，但孩子畢竟是無辜的，却說甚麼也不忍心戕害自己肚子裡的這一塊肉。

因而，她未飲刀。

亦不曾懸樑上吊。

也沒有服墮胎藥。

而是選了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帶着不少金銀細軟，在兩名貼心女婢春香、秋月的陪伴下，離家出走，想找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將孩子生下來。

他們來到了終南山好漢坡。

買下了現在的這一棟房子。

孩子也生下來了，是一個胖小子。

未隨父姓黑，亦未隨母姓唐，唐雪蓮認爲，黑肚腸的心太黑，唐家的人又心太狠，情願讓自己的兒子做一個無姓之人。

也沒有正式的學名，常常掛在母親嘴上的不是小龍、便是寶寶，無疑是希望他日後長大成人，能夠成爲一條龍，是母親心目中的心肝寶貝。

春香、秋月則概以小少爺相稱。

同時，唐雪蓮早有定見，從小就讓小龍兒遠離拳掌刀劍，要他埋首苦讀，博覽羣書，以備爲官仕途，莫在江湖上過刀口舔血的日子。

不是嗎？此刻，北正房內正傳出琅琅讀書聲，小龍少爺在三位女人的悉心呵護下，已過了十五寒暑，生得英挺俊拔，宛若臨風玉樹。

隨着年齡的增長，麻煩亦接踵而至，小龍已意識到，他沒有爹，只有娘，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

曾不止一次向母親跟春香、秋月請教，結果卻千篇一律，不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便是顧左右而言他，誰也不敢將這個可怕的謎底揭穿。

直至有一天，桃林之內來了四位不速之客，謎底方自不揭自穿。

是唐雪蓮的老父神指唐威。

還有她的三位兄長子敬、子明、子剛。

神指唐威好兇，一照面就沒好話，指着聞聲而至的小龍，怒沖沖的問唐雪蓮：「這就是黑肚腸的那個孽障？」

唐雪蓮嚇一跳，忙不迭的擋在寶寶的身前，矢口否認道：「不，不是他，絕對不是他。」

神指唐威當然不信，厲色道：「那是誰？」

唐雪蓮極力分辯：「是別人家的孩子。」

「妳肚子裡的那一塊肉呢？」

「早已胎死腹中。」

「是眞的？」

「女兒斗膽也不敢欺騙爹爹。」

「胡說，瞧他賊眉賊眼的那個樣子，與黑肚腸一般無二，分明是他的親生骨肉，休得巧言詭辯，待老夫取他性命來。」

話落人起，猛一個大跨步，劈面就是一掌襲來。

春香與秋月睹狀大駭，急忙挺身而出，堵住去路，咬着銀牙硬接下來，異口同聲的道：「老爺子請息雷霆之怒，此子確非小姐親生，務請手下留人。」

唐子敬上前一步，語冷如冰的道：「妹妹，黑肚腸與咱們唐家，早已勢不兩立，水火難容，唐家的人絕不允許養育黑家的兒子。」

子明的話更露骨，拔出一把尖刀來，往地上一丟，惡狠狠的道：「雪妹，請即刻大義滅親，手刃此子，爹爹願不究既往，歡迎妳重返唐家堡。」

唐子剛語帶威脅的道：「如其不然，事情恐怕就難辦了。」

雪蓮戰戰兢兢的追問道：「怎麼樣？」

神指唐威的答覆好冷酷：「你們四個一個也活不成！」

唐子敬拾起地上的刀子，在手裡掂一掂，往唐雪蓮的面前一送，道：「快，拿去，殺了這個孽障，就可以保全咱們唐家的清譽。」

二弟唐子明補充道：「有這個臭小子的存在，等於是唐家的奇恥大辱，他必須死。」

直驚得唐雪蓮透體生寒，惶悚不已的攤開雙手，護着兒子，連退數步，苦苦哀求道：「爹，哥，你們要殺就殺我吧，孩子無罪，不該死。」

神指唐威勃然大怒道：「是黑肚腸的種就該死該死！」

「可是，孩子是無辜的。」

「唐家的肚皮，黑家的種，就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女兒離家出走，已經不是唐家的

人……」

「住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是鐵的事實，永遠改變不了。」

「恕女兒斗膽直言，但有一口氣在，誰也不能傷害我的心肝寶貝。」

「放肆，想死老夫就要妳死！」

從來沒見過這麼狠毒的父親，死字出口，招已出手，而且是殺着，必欲置人於死地而後已，春香、秋月擋不住，雪蓮已不敢還手，說時遲，那時快，悶哼聲中，唐雪蓮已吃了一掌，被震飛出丈許之外。

唐威好快的動作，一不做，二不休，像老鷹抓小鷄似的，左手疾探，立將小龍的衣領抓住，怒吼一聲：

「殺！」

小龍乃一介文弱書生，對武功一道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這一掌劈下那還有命在？驚得唐雪蓮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不顧一切的衝上來，緊緊的抓住老父的雙手，撲跪在地，聲淚俱下的道：「千錯萬錯，都是做女兒的一個人錯，請你老人家高抬貴手，給他一條生路，爹……」

話未說完，便被唐威憤怒的吼聲掩沒，截口道：「不要叫我爹，老夫沒有妳這樣忤逆不孝的女兒。」

一句話激怒了小龍兒，咬牙切齒的道：「娘，他不承認咱們，咱們也不承認他，跟他們拚了，怕甚麼！」

拚？門也沒有，唐家乃是武林世家，唐威在江湖上屬數一數二的人物，就算小龍兒身懷絕技，依然不堪一擊，逞強的結果，無異是自尋死路。

虎吼聲中，唐威飛起一脚，一口氣踢翻了三個女人，同一時間，亮出來一把刀，照準小龍兒的心窩刺上去。

「爹爹留命！」

「刀下留人！」

雪蓮、春香、秋月呼救無效，也救援無及，被子敬、子明、子剛阻擋在五六尺外。

眼看生死一線，命在旦夕，小龍兒却毫無懼意的道：「砍頭不過是碗大的一個疤，死也要拉一個人墊棺材。」

撇開自身的要害不管，雙手齊出，作勢欲招唐威的脖子。

簡直是燈蛾撲火，螳臂擋車，母親唐雪蓮聲嘶力竭的呼喊道：「傻孩子，還不快逃，快逃呀。」

逃？晚了，唐堡主的尖刀已經穿透外孫的衣裳。

小龍兒好剛烈的性子，也招住了外公的脖子。

眼看一幕人倫慘劇將無可避免，猛聽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劃空而來：「好，有種，老子英雄兒好漢，黑家的子孫當如是也！」

發話之初，人尚不知身在何處，話說一半時，已掠牆而過，飄然落地，濃眉，大眼，紅臉，高個子，年約四十五六，籠着一臉的煞氣，帶着一身的威風，是一條令人望而生畏的漢子，正是黑道七十二舵總舵主，小龍兒親生的爹，黑煞神黑杜長。

可不是單刀赴會，四大護法亦結伴而來，一現身便將唐家父子四人給盯上了。

與此同時，黑肚腸手一揚，早已打出一枚小石子。

好準，噹！的一聲，正中刀身。

力道好大，雖是一枚小小的石子兒，竟將鋼刀震斷，險險救下小龍兒的一條命。

神指唐威臉色一沉，道：「黑肚腸，你來幹甚麼？」

黑煞神的答覆很妙：「帶我兒子回總舵去認祖歸宗！」

「這恐怕辦不到。」

「為甚麼？」

「唐家的女兒不會為黑家生兒子。」

「可惜已經生下來了。」

「可以生他，同樣可以殺他。」

「老匹夫，休出狂言，誰要是敢動我兒的一根汗毛，就叫誰人頭落地，血染黃砂！」

唐子敬聞言大怒，吐字如刀：「姓黑的，聽你的口氣好像想打架？」

四大護法之一的滿天星接口道：

「是有這個意思。」

「打就打，誰怕誰呀！」

「媽的，幹就幹，別光說不練。」

「殺！」

「殺！」

一樣的火爆脾氣，一樣的性烈如火，餘音尚未落地，已經拚了三招。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在場之人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唐子明、唐子剛，以及黑肚腸的另外三名護法一盞燈、撞天王與滾地猥，新仇舊恨皆一齊湧上心頭，也悶不吭聲的動手幹上了。

恰巧給了唐雪蓮一個脫身的機會，領着小龍兒，在春香、秋月的護衛下不告而去。

却逃不過黑肚腸的賊眼，奔沒十步，便被他兜頭截住，沉聲道：「妳想到那兒去？」

唐雪蓮冷聲道：「你管不着。」

「跟我回家去。」

「我早已無家可歸。」

「這是甚麼話，我的家就是妳的家，妳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

「哼，卑鄙齷齪的小人，下流無恥的色魔，我唐雪蓮跟你一點關係也扯不上，休得信口雌黃。」

「誰說沒有關係，起碼我們上過床，睡過覺，再說孩子已經這麼大了，妳是現成的貴夫人，他是現成的少舵主……」

唐雪蓮打斷他的話，冷言冷語的道：「我不想做貴夫人，孩子也不想當少舵主，你另請高明吧！」

頭一扭，正待離去，又被黑肚腸攔下來，道：「坦白告訴妳，在一次惡戰重創後，老子已失去生育的能力，

要是黑家唯一的香烟後嗣，必須認祖歸宗。」

「小龍兒是我的命根子，與你無關。」

「只要我們宣佈結婚，就名正言順。」

「這是不可能的事。」

「唐雪蓮，妳最好不要逼老夫採取强硬手段。」

「甚麼强硬手段？」

「先斃了妳，孩子自然歸老夫所有。」

「辦不到，邪魔孽種絕無存活之理，老夫要送他上西天！」

話出唐威之口，人已電縱而到，左掌右指雙管齊下，猛襲小龍兒全身上下三十六處要害。

黑肚腸所為何來，豈肯袖手旁觀，立與唐堡主大打出手。

一個是為了爭兒子，勢所必爭。

一個是為了殺孽障，志在必殺。

本是親家，變成仇人，在父親與外公的惡鬥中成為夾心餅乾，可憐的小龍兒處境大險，命若游絲，隨時隨地都有被殺被擒的可能。

最可憐的還是唐雪蓮，為了保護兒子，必須兩面迎敵，成為雙方的活靶子。

爭鬥極為慘烈，情勢瞬息萬變，小龍兒腹背受敵，唐雪蓮四面楚歌，春香、秋月與唐子敬、滿天星等人也迅即捲入斷拚的漩渦中。

人倫慘劇！

骨肉相殘！

拚得你死我活！

鬥得驚心動魄！

隨時會有人命歸道山，魂遊幽冥。

突聞唐威虎吼聲中，劈來一掌，唐雪蓮為了保護兒子，吃了老父的一記重擊。

禍不單行，黑肚腸乘虛而入，拉着小龍就走，唐雪蓮抱着不放，又吃了他的一記重拳。

這一拳俱極沉重，唐雪蓮如何能消受得起，頓覺暈頭轉向，血氣翻騰，母子二人仿若殘枝敗葉般，跟跟蹌蹌跌坐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唐雪蓮仍然緊握着愛子的手，迫不及待的道：「孩子，你走，快！快！」

小龍一面拚命的想將母親拉起來，一面聲淚俱下的道：「不！娘，要走我們一起走。」

「傻孩子，娘已經走不動了。」

「孩兒可以抱着娘親走。」

「你還小，抱不動，況且他們也不會答應。」

「不答應就跟他們拚命。」

「這是以卵擊石，我們不堪一擊。」

「那怎麼辦？」

「只有逃命，你一個人逃。」

「娘不走？」

「娘要為你斷後，你要為娘報仇。」

「可是，武學一道，孩兒一竅不通。」

「你可以學。」

「找誰？」

「誰可以教給你第一流的功夫就找誰，同時要記住娘的一句話。」

場中惡鬥正烈，黑肚腸欲活捉小龍兒，唐堡主更想要他的小命，幸虧有春香、秋月捨命抵禦，方使死神的脚步姍姍來遲。

小龍聲急語快的道：「請娘親快說。」

唐雪蓮含着一嘴的鮮血，道：「孩子，你記住，你沒有爹！」

「孩兒知道。」

「那個天殺的黑肚腸是娘最痛恨的人。」

「孩兒也恨他。」

「娘要你殺了他。」

「是！」

「你也沒有舅舅和外公。」

「孩兒也恨透了唐家的人？」

「春香與秋月是我們母子唯一的親人……」

言猶未盡，慘嚎聲起，唐威與黑肚腸打得性起，拔出刀劍，迭下殺手，前者打死了春香，後者將秋月擊斃。

春香腦袋開花，死得好殘忍。

秋月腸肚外流，死得好可怕。

更殘忍、更可怕的還在後頭，二人得理不饒人，奮力前衝，齊將目標指向小龍兒。

眞是奇蹟，或者說是母性的偉大發揮到了極致，唐雪蓮重創之下，依然鼓足餘勇，一方面將愛子推出老遠去，一方面施出所有的力氣來，以血肉之軀欲將二人的去勢阻住，以解小龍的燃眉之危。

「找死！」

「找死！」

可憐的唐雪蓮為了救兒子，當場身首異處，血肉模糊，慘死在丈夫與老父的刀劍之下。

總算沒有白死，小龍兒幸而安然無恙。

「娘，妳不能死，不能死！」

「春香、秋月你們也要活下去。」

「黑肚腸，還我娘的命來！」

「姓唐的，我要你血債血還！」

好倔强的娃兒，本當逃命猶恐不及，反而轉身回撲，欲與唐威、黑肚腸等人玩命。

還好，空際紅影一閃，天神也似的降下一人，大家還沒有看清楚是男是女，來人已一把挾住小龍的腰，飛上牆頭。

黑煞神喝道：「甚麼人？放下我的寶貝兒子來。」

唐威也吼說：「唐家的人在此，休得多管閒事。」

來人動作奇快，早已一瀉而下，

朗聲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何況是自己的親人骨肉，爲甚麼一定要趕盡殺絕？」

口中說話，脚下可未停歇，輕功又超人一等，出桃林，越阡陌，直上好漢坡，深入終南山，一口氣狂奔出十幾里地，見再也看不到半個追兵時，才將小龍放下來。

是一個和尚。

一襲破舊不堪的大紅袈裟，一雙空前絕後的草履芒鞋，禿頭油光發亮，兩眼炯炯有神，年約五旬上下，仙風道骨，飄飄欲仙。

小龍好絕，口出驚人之語：「不謝，不謝！」

和尚一怔，道：「此話怎講？」

小龍一本正經的道：「你救了我的性命，也壞了我的大事，兩相抵消，所以不謝。」

和尚笑道：「小施主打算玩命？」

「母仇不共戴天，捨此別無他途。」

「笨蛋，這等於是自殺。」

「親恩浩蕩，正當以身相殉。」

「書獃子，須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否則，你娘的死就未免太不值了。」

小龍心頭一震，覺得和尚言之有理，忙改口道：「還沒有請教老禪師如何稱呼？」

「阿彌陀佛！」和尚雙掌合什，宣了一聲佛號後道：「老衲一無。」

小龍愕然一楞，反問道：「一無？」

「沒錯，就是一無所有的意思啦。」

「沒有爹娘？」

「早已亡故。」

「沒有兒女？」

「和尚不會娶妻。」

「沒有廟？」

「老衲是個標準的野和尚，到處流浪。」

「總該有一個徒弟吧？」

「你錯了，沒有。」

小龍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有，很快就會有。」

一無和尚眼一亮，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龍不假思索的道：「在下願意拜在前輩門下爲徒。」

可不是說着玩的，話一出口，就要行拜師大禮，一無錯愕一下，連忙搖手道：「且慢，且慢，老衲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呢。」

「我叫小龍，也叫寶寶。」

「是乳名吧？」

「不錯。」

「學名叫甚麼？」

他那來的學名，甚至連姓也沒有，但他爲人極端聰明伶俐，一蹙眉間便爲自己想到一個好名字，道：「學名叫天生。」

「姓黑？」

「不！」

「姓唐？」

「也不！」

「那你姓甚麼？」

「恨。」

「恨天生？」

「恨天生。」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一無和尚再度雙掌合什，望西膜拜，語重心長的道：「好，很好，這個姓名取得妙極了，恨天所生，你的確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小龍恨天生咬着牙齒說：「不幸已經來了，還揹着一身的血海深仇。」

一無和尚道：「孽！孽！這都是孽，好在你已決心皈依我佛，只要一入佛門，便可斷絕塵緣，返璞歸眞，將世上的煩憂拋到腦後去。」

恨天生疑雲滿面的道：「老禪師的意思是要在下出家當和尚？」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那你欲拜老衲爲師作甚？」

「學功夫。」

「幹嘛？」

「報仇。」

「找誰報仇？」

「唐威和黑肚腸。」

「恨天生，你沒有搞錯吧，一個是你老子，一個是你外公呀。」

「我不承認！」

「使不得，使不得，千萬使不得。」

恨天生一怔神，道：「甚麼意思？」

一無和尚振振有詞的道：「不論是唐堡主，或是黑總舵主都是頂兒尖兒的人物，和尚我可惹不起，也教不出足以勝過他們的徒弟來。」

「誰能教得出這樣的徒弟？」

「難啊，難啊，寥若晨星，屈指可數。」

「就麻煩老前輩數數吧。」

「放眼江湖，綜觀武林，除少林、武當、峨嵋外，堪擔此重任者，恐怕只有日月宮主與冷面魔君賀通天了。」

對武林中事，恨天生可謂一片空白，唐雪蓮從來一字不提，聞言茫然的笑說：「不知那一人或那一派距離最近？」

「最近的自然是少林，次爲武當，再次是峨嵋。」

「日月宮呢？」

「日月宮主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詭秘異常，行踪如謎，沒有人知道設宮何處，人在何方？」

「冷面魔君賀通天又如何？」

「提起這位冷面魔君賀通天來可不得了，是一個鬼才，一顆魔星，一名智謀百出、詭計多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更是藝業超羣、冠蓋羣雄、百年難得一見的一朵武林奇葩，多少年來，能夠擊敗龍虎門、風雷門與皖唐、豫趙、鄂歐陽三大世家的武林人

物，以賀通天爲第一人。」

恨天生神色一緊，動容道：「噢，這麼厲害，冷面魔君居然能打敗二門三世家？」

武林中的軼事，恨天生一無所知，認爲能夠擊敗神指唐威的人一定了不起，甚至不可思議。一無和尚以肯定的語氣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唐老兒戰未十合便敗下陣來，其餘各派也無一人能接下賀通天的十招來。」

恨天生精神一振，急聲道：「快說，這位冷面魔君現在何處？我要拜他爲師。」

一無和尚却大搖其頭道：「此人的出現仿若一顆彗星，明亮璀璨，不數年間便如流星般消失，似泥牛入海，無影無踪，誰也不知其生死下落如何。」

恨天生聞言大失所望，昂首望天，默不作聲，神情懊惱，沮喪已極。

一無和尚拍一下恨天生的肩胛，道：「寃仇宜解不宜結，百事到頭總是空，何必苦惱自己，跟老衲出家當和尚去吧。」

恨天生沒答應，斷然決然的道：「不！我好恨，要學藝，要報仇，不論天之涯、海之角，那怕千山萬水、險阻重重，一定要找到冷面魔君賀通天，拜他爲師。」

「姓賀的也許早已骨化飛灰，魂遊九幽。」

「找不到賀通天，還可以去尋少林、武當、峨嵋以及日月宮。」

「明室敗亡，滿清入主中原，張獻忠、李自成相繼潰滅後，天下擾攘未定，武林羣雄並起，少林、武當、峨嵋等名門大派，多採取閉關自守之策，日月宮更是一個極端神秘的組織，十九會白費力氣，不得其門而入。」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到黃河心不死，縱然是希望渺茫，那怕是絕路一條，也必須要闖上一闖，試上一試。」

說來慷慨激昂，豪情萬丈，直聽得一無和尚豎起了大拇指，連聲稱讚：「有志氣，有志氣，老衲只能說祝你好運，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再見！」

「再見！」

老和尚飄然而去，恨天生則步下好漢坡，重回到桃林居處。

唐威、黑肚腸等人早已奔走一空，院子裡，只有春香、秋月與母親殘缺不全的屍體，仍然躺在原地未動。

血漬已乾。

屍骨已寒。

他做夢也沒料到，殺死母親的兇手，居然是他生身的爹。

也是母親的生身父親。

他好恨，恨徹心脾，從頭頂恨到脚跟。

恨黑肚腸以及黑道上所有的人。

也恨神指唐威與唐家所有的人。

更痛不欲生，五內如焚，一進門便撲倒在母親的遺體上，呼天搶地的哭起來。

哭乾了眼淚。

哭啞了嗓子。

哭斷了腸。

哭出了血！

從傍晚一直哭到第二天的黎明。

直至空際禿鷹飛舞，四週蒼蠅麕集，方始意識到人死入土爲安。

找來幾個工人，買了三副上好的棺木，將春香、秋月與母親厚葬後，他才發現，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單單就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了。

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也沒有錢！

跟一無和尚一樣，他已經一無所有。

只有仇！只有恨！

只有血債！只有悲痛！

在母親的墳前，他發下重誓：

要手刃唐威！

掌劈黑肚腸！

然後，在一個細雨霏霏的夜晚，懷着仇，帶着恨，離開居住多年的桃林，投入不可知的未來。

* * *

未來是一個謎，是福？是禍？是敗？是成？他一點把握也沒有。

更嚴重的是現實問題，爲了厚葬亡母，用完了他們家所有的錢財，一出家門，便面臨餓肚子的危機。

爲了三餐溫飽，只好自食其力，在客棧裡當過小二，在餐館內幹過堂倌，在賭場裡打過雜，在妓院裡提過茶壺，甚至在饑寒交迫的情形下，曾淪爲乞丐，做過小偷、扒手。

工作雖然卑賤，收穫却十分豐碩，學到了許許多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恨天生變了，變得機伶慧黠，變得精靈鬼怪，學會了保護自己，也學會了征服他人。

對天下大事，武林大勢，及至江湖趣聞，更是瞭如指掌，儘管年歲尚幼，已是個博學多聞的老江湖。

因而，唐威與黑肚腸，雖然鷹犬四出，千方百計的想殺他捉他，都被他巧妙的避開躲過，履險爲夷。

遺憾的是，虛擲數月時光，到現在爲止，還不曾拜到師，學到藝，僅從一羣不三不四的小混混那兒，學到幾招花拳綉腿。

找不到賀通天。

尋不着日月宮。

少林寺他去過了，早已停收方外的記名弟子。

武當山也去過了，人家嫌他殺孽太重，閉門不納。

現在，僅僅還剩下一個峨嵋派，是他唯一的希望。

已入川，正在西充縣東南的鳳凰山上放步疾行。

正行間，忽然發現前面不遠處，

有一座高大的墳墓，趨前一看，墓碑上清清楚楚的寫着：「大西國王張獻忠之墓。」

墓旁另有一方石碑，上面的字如刀似箭：

天生萬物以養人
人無一善以報天
殺殺殺殺殺殺殺

正是張獻忠當年親筆所書的「七殺碑」。

七殺碑本來應該是豎立在成都的衙門外面，恨天生弄不懂爲何會移來鳳凰山的墓園旁，心說：「管它是怎麼來的，聽說張獻忠殺人如蔴，他手中的七殺刀鋒利無比，人死之後，此刀風聞已隨棺陪葬，何不將它起出，正好取唐老兒與黑煞神的項上人頭。」

心意既決，正欲尋找一件適合的工具來挖墳掘墓，驀見山下冒出兩條人影來，瞬息之間便如怒矢狂鏢般飛奔而至。

清一色的短打黑衣，獐頭鼠目，兇眉惡眼，一望即知必係七十二舵的綠林人物。

一個紅臉，使刀。

一個尖腮，用劍。

這二人似是張獻忠的舊屬，先深施一禮，然後，那紅臉大漢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恨天生，客客氣氣的道：

「朋友可是小龍少舵主？」

恨天生一怔，鎮靜如恒的道：「我叫大毛。」

「姓黑？」

「姓白。」

「不是我們黑總舵主的公子？」

「你認爲像嗎？」

此刻的恨天生，風塵滿面，疲憊不堪，而且在仇恨與苦難的煎熬下，看上去顯得成熟老練不少，二人又與他素不相識，僅憑一張簡陋的畫像辨認，彼此互望一眼，同聲道：「是有點不像，少舵主應該更清秀神氣一些才對。」

尖腮大漢眉尖一挑，道：「小子，你是幹什麼的？」

恨天生隨機應變的道：「打獵的。」

「可曾見到一個年齡身材與你相仿的少年從此經過？」

「沒有，只見到兩隻兔子。」

「兩隻兔子？」

「喏，就在那兒，俺要打兔子去了，失陪。」

眞巧，本是一句駡人的話，確巧在七殺碑的後面跑出兩隻兔子來，恨天生順理成章的狂追而去。

逃，是他近來學會的一項看家本領。

偷人家東西的時候需要逃。

搶人家食物的時候需要逃。

被人追殺的時候需要逃。

脚底抹油，放步疾馳，雖然沒追到兔子，却將那兩個魔崽子給甩掉了。

來到一個山溝裡，狹窄崎嶇的山溝。

猛可間，一陣轟隆隆的暴響過後，只見一側懸崖之上，有人連續不斷的推下來好幾塊大石頭。

巨石撞在石壁上，立即裂成無數碎石，宛若暴雨似的洒下來。

來勢好兇，似萬馬奔騰，只要被其中一塊擊中頭部，保証會腦袋開花，一命嗚呼。

幸好恨天生機伶，躲得快，及時躲進附近的一個洞穴去。

待石雨落盡，鑽出洞穴，恨天生方要舉步時，懸崖上的人已瀉落在地，站在他面前。

是一個身著藍衫，手握寶劍的青年。

恨天生忍下一口氣，道：「借光，請讓一步路。」

藍衣青年却蠻橫無禮：「不讓！」

「剛才的石頭是你推的？」

「對！」

「開什麼玩笑，砸到腦袋是會死人的。」

「死了最好。」

「你是誰？怎麼……」

「是唐家派我來的。」

「幹什麼？」

「追殺你這個雜種、孽障。」

「你知道我是誰？」

「以前的小龍、寶寶，現在的恨天生。」

「錯、錯，區區在下叫白大毛，打獵的。」

「放屁，大爺已盯了你半個月，再換十個名字也沒有用，況且唐老爺子有令，寧可殺錯十個，不可能放走一人。」

「好惡毒啊。」

「同時，懸下重賞，願以一萬兩銀子買你的小命。」

話至此處時，突然拔劍在手，分心就刺。

好快，好狠，也好毒辣，彼此近在咫尺，就算恨天生是武林高手也不見得能躲得過。

果然，慘嘷聲起，血如泉湧，命歸離恨天。

亡命的人並非恨天生。

而是那個藍衣青年。

是被黑肚腸的兩名手下殺死的，二人分從兩側，各給了他一劍一刀，穿膛過肚而出，人已氣絕，仍然架着未倒，手中的寶劍，距恨天生的皮肉僅三分不到。

「謝啦，謝啦。」

恨天生多一個字也不敢說，趁二人尚未拔出刀劍，轉身就走，折入另一條山溝。

人倒霉的時候，當眞喝涼水也會塞牙，誤打誤撞的，竟然踏上絕路，彎彎曲曲的才深入十來丈遠，便被眼見之事嚇得呆住了。

（未完・一一）